

# 海南历史文化大系

名人卷

## 孤鹤驾天风 ——南宗五祖白玉蟾

安华涛 著

◎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51  
804  
4:6  
9298

海南历史文化大系

---

名人卷

---

# 孤鹤驾天风

——南宗五祖白玉蟾

---

安华涛 著

南方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鹤驾天风——南宗五祖白玉蟾/安华涛著. —海口:  
南方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2008. 4  
(海南历史文化大系. 名人卷)  
ISBN 978-7-80760-113-5

I. 孤… II. 安… III. 白玉蟾(1194~1229) — 评传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6105号

## 海南历史文化大系

名人卷

### 孤鹤驾天风——南宗五祖白玉蟾

安华涛 著

责任编辑: 陈晓军

装帧设计: 颜好强 陈哲寻

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和平大道70号

邮编: 570208

电话: 0898-66160822

印刷: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08年4月第一版 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35千字

书号: ISBN 978-7-80760-113-5

定价: 37.50元

# 序 一

卫留成

重视文化工作是我党的一贯方针。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看作复兴中华文化的转折点。建国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自领导了重要的文化工作。十六大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这说明，抓紧抓好文化工作是关系全局的大事，是全民族的大事。各级党委政府是否真正重视文化工作，能否真正抓好文化工作，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态度问题。

文化工作战线长，层次多。其中，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他文化工作的基础。没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艰苦细致、默默无闻的劳动，没有他们在各个学科和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党和政府的决策就没有科学依据，民族文化就得不到很好传承，人民群众的生活就会失去文明要素中最重要的东西。中国历史上，海南长期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发较晚，文化积累相对薄弱。这就更加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倍努力，深入挖掘、研究海南历史文化，宣传弘扬海南历史文化中的优良传统。

可喜的是，我省各级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工作，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负众望，成果丰硕。“海南历史文化大



系”就是诸多成果中较为突出的成就。这套丛书以十卷一百册的容量，凝聚了全省两百多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劳动和智慧。从论证实施到完成，不到两年的时间，牺牲了无数个日日夜夜。这项工程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省社科联组织实施，既是一项全省重大的文化工程，又是一项宏大的民心工程。这项工程的顺利实施，说明我们的党委政府对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领导是坚强的、有力的，我省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是团结的、有战斗力的、有水平的。

“海南历史文化大系”工程的实施，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特区卷十本著作把海南经济特区二十年发展的重要问题作了分门别类的梳理，在我们的头脑中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海南经济特区理论体系。历史卷、社会卷、名人卷、文博卷、民族卷、华侨卷、文学卷等著作为我们展示了海南历史文化的广阔画卷。我相信，随着丛书的出版、发行和传播，我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将跃上一个新台阶，我省的历史文化内涵会有一个新提升，我省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文化含量会更丰富。长远看，随着像“海南历史文化大系”这样的多项具体文化工程的落实，海南的文化形象也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祝愿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取得更大更好的成绩。

2008年1月28日

注：本文作者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

## 序 二

周文彰

实施“海南历史文化大系”编撰工程，既是系统发掘、整理和研究我省历史文化遗产的全新尝试，亦是繁荣和发展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举措。作为这项宏大工程的结晶，“海南历史文化大系”内含十卷，共计百本，涉及百个专题，卷帙浩繁，包罗万象，且各卷自成体系，相得益彰，殊为不易。可以说，这是一座集中展示宝岛历史文化风貌的五彩大观园。如此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鸿篇巨制，由两百余位专家学者披沙拣金、呕心沥血历时两年才最终完成，个中甘苦自不待言。当此大系付印之际，编委会邀我作序。作为大系的策划者和编委会主任，遂感义不容辞。在此，我谨代表编委会，向具体承担大系编撰工作的全体同仁，向关心支持大系编撰工程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海南岛历史悠久，虽长期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在开发建设中也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人民快马加鞭，争分夺秒，又创造了内涵丰富色彩斑斓的精神文化财富。不仅如此，我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甘于清贫，兢兢业业，长期深入研究海南历史文化及发展进程，形成了不少宝贵的研究成果。如此浩繁的历史文化遗产亟待系统发掘、整理和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加以利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海

南的历史文化领域还有诸多空白迫切需要填补。恰逢 2004 年，中央和省委提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我们深受鼓舞，很快酝酿实施“海南历史文化大系”编撰工程，并以此作为我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经过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定大系内容为十卷：特区卷、历史卷、社会卷、名人卷、文博卷、民族卷、华侨卷、文学卷、海南研究精品卷和海南学者学术精品卷。其中，前八卷是新著，最后两卷收录的是研究海南的重要著作和海南著名学者的代表作。

编撰“海南历史文化大系”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系统研究梳理海南开发建设的历程和历史文化脉络。通过十卷百个专题组成的框架，力争把海南开发建设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文化建设成果，作系统的发掘和研究。因此，这既是一项系统的资料收集工作，更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因为许多探索是填补空白的。比如，对冼夫人、黄道婆的研究，将历史上遗留下的零星资料进行全面收集整理，虽仍显单薄和不足，但毕竟是目前最全面的。另外，将海南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亦是为了总结海南开发建设的经验，使海南历史文化传统的脉络进一步清晰。当然，其中也渗透着抢救文化遗产的良苦用心。如果今天不及时发掘整理，有些独特文化现象消失后，再找就相当困难了。二是以实实在在的载体来繁荣海南哲学社会科学。中央和省委空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越来越高，其功能和作用也发挥得越来越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首先不是因为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而是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突破，产生了邓小平理论；苏联解体、苏共倒台的原因之一，不是因为自然科学出了问题，而是与哲学社会科学出了毛病有很大关系。回顾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国家出台的很多方针政策是来自专家学者们在学术上的超前探讨，许多重大决策

也是如此。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哲学社会科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研究优势。我们推出“海南历史文化大系”，就是想借助实实在在的载体，进行集体攻关、兵团式的作战，从而把海南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广度。三是为发挥海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作用提供具体的平台。海南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身在特区，敢为天下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们热情地走出书斋，研究现实问题，热心参与海南开发建设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由于有所作为，他们在有关部门和整个社会中的地位逐年提高，方方面面的委托课题也越来越多。过去我们动不动找外地“和尚”来念海南的“经”，进行各种策划和研究，结果，比较下来还是我们本地的学者更了解情况，提出的措施更适合海南实际。海南学者逐步打出了品牌，有了一支层次和水平很高的队伍。从省委省政府到各部门各市县，领导者在决策中遇到难题，也习惯找专家学者咨询。这是海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奋斗的结果，也是决策层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认识加深的结果，更是对我们队伍的智慧水平的肯定。我们提供编撰工程这个更大的平台，就是为了让海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施展才华，发挥作用，促进我省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海南历史文化大系”是海南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大汇集，是海南文化形象的大展示，是对海南历史文化脉络的大梳理。实施编撰工程是盛世修典，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海南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我们强调历史性、学术性和经典性。在功能上，通过编撰工程，挖掘整理海南的文化宝藏，总结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培养一批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引导海南文化发展方向，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二十周年献礼。在风格品位上，讲究历史性、科学性、史料性、可读性，力争反映海南地方特色、海南经济特区特色和侨乡

特色。在学术史上，是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梳理、概括、总结，代表和展现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成就。大系总称“历史文化”，但这里的“历史”是广义的，不限于“过去”，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南解放后，特别是建省办经济特区二十年来的历史变化。

大系是一个宏伟目标，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组织、机制、保障工作很重要。在组织领导上，我们提出两个保障。一是政治保障。我们成立大系领导小组，由省委宣传部领导班子组成，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二是选题和成果质量的保障。我们实行两级责任制，一个是编委会，一个是分卷主编。编委会要确保一百本书当中的每个选题都有价值，保障研究成果的高质量，保障各项研究要如期完成。而编委会中，我负责创意策划，也负责领导和协调，具体主编责任是曹锡仁教授，我们跟他签约。曹锡仁教授抓分卷主编，分卷主编保证每个作者都能胜任工作。这两层保障，既是荣誉又是压力。这样，我们就形成三级负责体系：编委会对领导小组负责，分卷主编对编委会负责，作者对分卷主编负责。这就是责任制。与之配套的经济措施，简单易行，看得见、摸得着，就是我们事先给作者、分卷主编、常务副主编一定的稿酬、劳务补贴，等有关工作完成后，付清余下酬劳。总体经费少了点儿，但大家同舟共济，以奉献海南文化建设为己任。这也说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只要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真心关心支持，就能得到真情回报。

编撰工程的顺利实施，展示了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界高度的责任心。我们这个工程是海南有史以来第一个系统的历史文化研究工程，所有参与工程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表现了可贵的自豪感和责任心，这个责任心就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后代负责。在史料选取、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以及文字表述上都表现出了应

有的科学严谨态度，保证了大系的较高水准。从总主编到分卷主编再到作者，包括我们领导小组成员，每个人都各负其责，同时相互配合，表现出良好的团队精神。这些说明，我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顾大局识大体，同时又有战斗力和凝聚力，是一支堪当重任的队伍。

编撰工程是系统工程。省委宣传部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障工作，省社科联做了繁重复杂的组织工作，各位专家所在单位给予全力支持。在大系的编辑、印刷、出版阶段，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动员精干的编校力量和设计人员，为大系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还应当说明的是，人民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郑州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了部分书稿版权，在此一并致谢。

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无疑为海南的文化建设吹来了强劲的东风。“海南历史文化大系”的编撰，当是新的历史阶段海南文化建设的重要开端。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持续推进，不断创造新的平台，千方百计把海南文化推广大发展和大繁荣的新阶段。

由于时间有限，大系难免疏漏与不足。对此，编委会将尽快组织修订。在大系出版后，若能听到社会各界的评论，无论赞扬还是批评，每个参与编撰工程的人都会由衷感到欣慰。

谨以此书献给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二十周年！

2008年1月28日

注：本文作者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海南历史文化大系”编委会主任。



## 前 言

白玉蟾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在茫茫的夜空划过，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那美丽的弧线绽放着光彩，但瞬间即逝。后人仰望夜空，企图从中寻觅这颗流星的踪迹，来自何方，去往何处。但夜空平静如水，讳莫如深，除了流星一闪而过的辉煌，其他的都变得迷茫而虚无，就像风吹过树叶，树叶还在轻轻地摆动，风的踪迹却难以追寻。

这位蓬头散发的神仙中人，远远地走来，进入我们的视野，在我们面前展示其才华，让我们有一种高山仰止的钦慕，被他所吸引，目光一直追随着他。但我们看不清，玉蟾离我们越近，他身上的神秘的光彩就越发炫人眼目；我们又不能离之太远，远了，玉蟾那飘然的身姿，泠泠然凌空欲去，入到太虚幻境之中了。

他的到来与离去，同样带有神秘色彩，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猜测。正如同谜语，人们虽然猜不出，但它就实实在在地在那；众说纷纭的猜测，非但没有揭开这其中谜底，反而让这谜语更具有一种勾起人们好奇心的魅力。

在世人的眼中，玉蟾是一位道人，衲衣百结，蓬头垢面，疯疯癫癫，诗酒高歌；在世人的眼中，他也是一位神仙，风神清朗，飘忽不定，内丹精熟，雷法高明。或许，是神仙就应充满神



秘，只是围绕在他身边的谜团有些复杂。

他本姓葛，名长庚，但却以“白玉蟾”闻名天下，此其一。他生于光宗绍熙甲寅年，或高宗绍兴甲寅年，前后相差六十年；六十年一甲子，黑发可以鬓白如雪，在那人到七十古来稀的时代，六十岁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极限，此其二。他飘蓬般的身影，在这里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又离奇般在那里出现；他的卒年是一个绝对的未知数，去世、隐居、远游亦或是升仙。总之，入水而逝，不见得就是去世，或许只是换了一种生活的状态，此其三。

姓名、生年、卒年，可以确定人一生的三个重要支点，在他这里变得摇摆不定，似乎白玉蟾也变得缺乏成立的依据，但他又是实实在在的。

他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文章很美，诗歌更是漂亮。诗歌之美，在那个时代是佼佼者；创作之富，海南文人无出其右。他多才多艺，琴剑书画，样样通晓，书法更是一绝；可以想见他的风采，他喝得酒酣耳热，他掀髯抵掌，他运笔如飞，字如飞龙，诗意酣畅。

他是个文人，但基本不与文人站在一起；他是一位道教宗师。他的诗文告诉我们，他常常拍着栏干，仰望苍穹，像个有家难回的孩子；他自称神霄散史，说神霄是他的家，但他所有的却是肉身。

据说，修炼金丹可以飞升。金丹一粒光陀陀，金丹炼就飞上天。当然是师父告诉他的。师父给了他一个用功的理由，也让他看到了遥远的海市蜃楼，美好而让人艳羡。道度有缘人，他的得意弟子不多，但足以成为一个派别，后人称为金丹南宗。他是五祖，前四祖单线相传，到他这里才根须繁茂。金丹之外，兼传雷法。两者互为表里，共同用力。他既阐发金丹，又宣扬雷法，一

手握金丹，一手行雷法。金丹让他自修，雷法使之济世，他就在两者之间徘徊。

他渴望做神仙，可终究是凡人。他不能忘却生他养他的故乡。故乡总是与童年相连，童年可能是愉快的，也可能是不幸的，但童年终究是让人怀念的。月明之夜，独倚栏干，他总是南望故乡；思乡是一种静静的情愫，不必有拍栏干的激动。回乡跟升仙一样，都是他的梦。

36岁那年，他入水而逝，或曰水解。是否是水遁呢？不得而知。

传言，蜀中有人见过他。但这仅仅止于传言而已。

又传言，海南有人见过他。但这也仅仅止于传言而已。或许，应该相信后者：海南毕竟是他的故乡。

又传言，四周平原坦荡，一峰峭然独起，定安文笔峰竟成了他晚年的选择。毫无道理，惯看山水的他，怎么会选择如此一小丘？或有可能，既济的卦象原理似乎有些道理。其实，他从海南走向世人，再从世人眼中消失，回到起点海南。人生大概就是一个循环。

又传言，文笔峰之升仙崖上有两个巨大的脚印，是他飞升时留与世人的见证。石头坚硬，能踩出脚印，神采自然令人向往。巨大的便是超常的，超常意味着神异。后人看到这石头上两个巨大的脚印，除了赞叹还能做什么呢？那两个脚印仰面朝天，就如同两只盛满了虚无的石钵，你可以窥视，也可以想象，但结果如何，就只能看个人的造化。

或许，这才是原本真实的白玉蟾。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家世溯源及其他	1
一、祖父来琼掌教	1
二、葛家落籍琼州	7
三、玉蟾生而不凡	13
四、母亲改嫁他乡	19
第二章 与大道结缘	25
一、媚道是南北宋的风气	25
二、童子科考试只是诱因	31
三、少年玉蟾云游的缘由	37
第三章 云游抑或逃亡之路	43
一、重返海南	43
二、逃亡大陆	47
三、绝境逢师	53
四、修仙之感	59
第四章 武夷白云深处	64
一、从罗浮到武夷	64
二、九曲风光独好	70
三、与朱熹的公案	76

四、道友之交如水 .....	82
<b>第五章 玉蟾及其弟子们 .....</b>	<b>88</b>
一、瞻彼鹤林在天之涯 .....	88
二、与彭鹤林鸿雁传书 .....	94
三、白氏门庭弟子考录 .....	101
<b>第六章 内丹与内丹南宗 .....</b>	<b>109</b>
一、金丹之意辨析 .....	109
二、内丹兴起简史 .....	115
三、南宗丹法溯源 .....	120
四、内丹南宗法系 .....	126
<b>第七章 玉蟾对内丹道的阐发与规范 .....</b>	<b>133</b>
一、修丹是苦闷的事情 .....	133
二、援禅入道的内丹道 .....	138
三、南宗丹法修炼要诀 .....	145
四、弟子须记道法九要 .....	153
<b>第八章 玉蟾与南宗雷法 .....</b>	<b>159</b>
一、南宗雷法渊源 .....	159
二、雷法理论基础 .....	164
三、玉蟾传播雷法 .....	171
四、被流放的神仙 .....	176
<b>第九章 作为才子的白玉蟾 .....</b>	<b>183</b>
一、山水本无情 .....	183
二、书画可通神 .....	189
三、琴剑助修行 .....	196
<b>第十章 一鸣天下知 .....</b>	<b>203</b>
一、逢国醮而知名 .....	203
二、婉拒君王邀请 .....	208

---

三、武昌见证历史·····	214
第十一章 玉蟾与宋宁宗·····	220
一、在宁宗身影里成长·····	220
二、历史是受伤的刮痕·····	224
三、宁宗升遐玉蟾心伤·····	229
第十二章 何处是归程·····	235
一、江湖有倦意·····	235
二、拳拳桑梓心·····	241
三、飞升如童话·····	246
附录 白玉蟾年谱·····	252
参考文献·····	276
后 记·····	278

## 第一章 家世溯源及其他

白玉蟾祖上的根基不在海南，但他们最终来到了这块神奇的土地。这就是机缘。玉蟾的降生与以后所走的人生之路，或许从他祖父踏上海南岛的那一刻，已经埋下了伏笔。当然，玉蟾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在茫茫的夜空划过，那美丽的弧线绽放着光彩，但瞬间即逝。后人仰望夜空，企图寻觅这颗流星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去往何处，那是后话；还是让我们从来自何方开始吧。

### 一、祖父来琼掌教

白玉蟾，本姓葛，名长庚。祖父葛有兴，福建闽清人。

闽清县毗邻福州，属于福建。自古以来，福建禹贡时属扬州，周朝时为七闽之地，春秋战国时为越地。秦汉交替，中原战乱，福建却相对平静。晋时，先是八王之乱，后是五胡乱中华，北方大家氏族大批南迁，闽地得到进一步发展。秦置闽中郡，中央政权始达于福建。陈朝永定时（557—559年），陈武帝为羁縻陈宝应而设“闽州”，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建制，州治设在晋安（今福州），下领建、晋、南三郡。唐景云二年（711

年)，立闽州都督府，领有闽、建、泉、漳、潮五州。开元十三年（725年），闽州都督府改称福州都督府，为福州名称出现之始。北宋时期，置福建路，行政区划为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及邵武、兴化二军。南宋孝宗时升建州为建宁府。福建路因此包括一府五州二军；府、州、军实际是同一级行政机构，共计8个，故福建号称“八闽”。

两晋以来，衣冠南渡，福州逐渐成为东南沿海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都市。三国时，吴在福州设“典船校尉”。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在福州建立闽国，福州进入了经济、社会、文化空前发展的时期。闽王重仕兴教，延请中原文学之士发展教育。唐末五代以来，因福州城内拥有“三山”，即闽山（乌山）、九仙山（于山）、越王山（屏山），故福州又有“三山”的别称；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太守张伯玉广植榕树，福州绿荫满城，号称榕城。

闽清县原来属于侯官县。汉末，福州设侯官县。唐代贞元年间（785—805年），政府把侯官县西面分割出一部分，设立梅溪场。到了五代后梁乾化元年（911年），闽王王审知把场升格为县。因为梅溪与闽江汇集的地方，江水浊而溪水清，定名为闽清县。又因为前代沿溪多种植梅花，遂把梅作为县的象征，所以闽清县简称为“梅”，县城也取名“梅城”。

闽清县的地势四周高，并逐渐向中部闽江、梅溪河谷降低。闽江号称八闽母亲河，蜿蜒流经境内，支流有梅溪、安仁溪、古田溪等，滋润着闽清的沃土。闽清多山，降水也丰富，用山清水秀来形容恰如其分。闽清山蕴秀色，白岩山雄视南疆，有朱熹手书的“八闽岳祖”四个大字，山本来形胜，得到人的灵气，越发显得与众不同。

葛家所居地方可谓地灵，但是否为书香门第已经无从考证。

葛家到了葛有兴这一代，把读书视为正业。但很不幸，葛有兴没有考中进士。他可能也参加过一两次考试，但都落榜了。最后一次落榜让他心灰意冷。

宋代科举取士，每科的人数都比唐代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的就只有十几人，甚至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即便这样，大部分学子也还是注定会落榜。

抱有雄心壮志的葛有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准备接受这公平又不幸的命运。公平，那是因为都参加了考试，机会均等；不幸，那是因为那么多人都高中了，自己却名落孙山。他看着皇榜上一个个陌生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刺眼的符号，但又是那么值得艳羡；这样的榜已经看过几回了，自己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上面。是失望吗？是灰心吗？可能两者都有一些。葛有兴忍不住长叹一声：学问未必不如别人，但每次都会落榜，那就是命啊。

葛家似乎门庭冷落，并不是那种大门大户的人家，看来也没有强有力的外援，得到外界帮助的可能性很小。他不得不准备接受另外一场考试。落榜的举人可以参加地方教育官职的选拔。宋代地方州学、县学较为发达，教师管理制度也比较健全，对教师的选用相当严格，主要有地方荐举和朝廷任命两种形式。熙宁八年（1075年），过去地方官学教师由地方官吏聘任和在落第举人中选用的做法有了彻底改变，朝廷建立起授予教师资格的制度。

这次葛有兴考中了，他通过了朝廷的考试，取得了教师的资格。但葛有兴被分派到海南的琼州，主管教育。琼者，美玉也。但在宋代，琼州差不多就等于“穷”州。它不但穷，而且边远荒凉，是绝对的畏途。在宋代，海南仍然地广人稀，宋朝官吏在海南也是举步维艰，甚至连县城官衙也为黎人所占据，官员没有



办法，就派人说和道歉，这样才能把衙门要回来。

海南还是朝廷发配重犯的地方。宋朝很多官员被贬到海南岛。他们跋山涉水，渡过海峡，好不容易到达，看到的也是一片人口稀少的情景。苏轼说他来到海南，见到四处都是野兽和飞禽，周围连个邻居也没有。丁谓被贬崖州，他的《到崖州》诗说：

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得到京华。  
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二百家。  
夜听孤猿啼远树，晓看潮浪瘴烟斜。  
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sup>①</sup>

丁谓说自己走了不止一万里路，才来到海南，结果一看还没有两三百户人家。到了夜晚就听到猿的叫声，那么凄惨；早晨瘴气升起，又显得那么凄清。来到县衙，小吏过来见礼，也用当地的行礼方式，哪里有一点中原地区的影子啊！官吏与当地的关系真是融洽，连麋鹿也喜欢到县衙转转。现在看来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恐怕丁谓感到的是荒凉，是原始。

如今，葛有兴要来的就是这样一块土地。好在葛有兴并不孤单，有大批的福建人正在涌进海南。福建在古代也是蛮荒之地，但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都开始发展起来，人口也快速增长。但福建地方局促，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于是大批的福建人又开始向外移居。除了像葛有兴这样的读书人之外，“再有一部分是农渔业移民”。他们“出身于农，为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流入海南，依旧务农为生”<sup>②</sup>。他们从福建出发，向广东的潮州、海南

<sup>①</sup> 丁谓：《有感》，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版，第 1148 页。

<sup>②</sup> 司徒尚纪：《海南开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第 30 页。

岛沿岸以及广西沿海等地开进。海南岛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他们与其他闽籍移民一样，主要分布在岛北部和东部，现在所操语言仍保持浓重的闽音。”<sup>①</sup>

接到朝廷任命，葛有兴不敢耽误，马上收拾行装。葛有兴在琼州的职责是主管琼州的教育。琼州是路的下一级单位，掌管教育的官员是教授。可以推测，葛有兴很可能担任的就是这个官职，因为宋代各路的州学均置教授，正七品，掌学校课试等事。

我们有理由相信，葛有兴是带着夫人上任的。古人结婚一般较早。行装自然由夫人来收拾。葛有兴将自己的书籍整理归类，这是别人帮不了的。离别家乡，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的，但读书人都明白，要想做官，就必须背离故土。

葛家的房子，葛家的土地，都做了相应的处理。父母祖辈的坟都在家乡，葛有兴临行前把坟茔好好地修缮了一番。然后点上香，摆上酒案，给父母磕了几个响头。这一切做完，葛有兴让家人先回去，自己坐在坟边，默默地沉思着，想着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就换来这样一个结局，多少还是有些不甘心。可能几年之内自己无法回家，尤其是过年过节，尤其是清明，也没有人来上坟了。坟茔会显得非常地冷落，会长满荒草，会有狐兔到这里安身。这都是后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但前程也重要，朝廷的任命是不能违抗的。

祭罢祖坟，葛有兴往回走。西边的落日还在天空中留下一抹红色，淡淡的。那一抹淡红越来越淡，慢慢地与昏黑的云接在一起。天色已经有些黯淡，鸟兽也都已经回到自己的巢穴，偶尔传来一两声怪叫。葛有兴一路赶回家。

葛有兴要远行了，他在家中设宴与乡亲作别。乡邻都来贺

---

<sup>①</sup> 司徒尚纪：《海南开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0页。

喜，毕竟这也是做官，从此之后就是公家人了，也是值得高兴的。葛有兴给乡邻中的长辈敬酒，感谢他们这些年的关照。

葛有兴是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上路的。喜的是可以将平生所学施展出来，忧的是从闽清去海南，山高路远水长，还有变幻莫测的海峡，难保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葛有兴一家从闽清出发，一路向琼州而来。从福建到海南路途遥远，葛有兴一家晓行夜宿，迢迢而来。

宋代的海运很发达，有海船从泉州或者福州到达海南。但现在无法确定葛有兴是如何到达海南的。葛有兴可以从闽清沿闽江，顺流而下，直达福州，从福州乘船到广州，然后再到海南。这是一条相对省力的路线，但也要面对海上风云变幻的风险。另外一条路线就是陆路，宋代的官修驿站已经可以连接全国各地，葛有兴可以从驿道到广州，从广州经雷州半岛到达海南。这条路相对要安全一些，但路途的颠簸还是很辛苦的。不管怎么说，要到达海南，一定会用到船，琼州海峡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任何要到海南的人都要通过它，不管是富豪权贵还是平民百姓。葛有兴一家最终踏上了去海南的船。

葛家到海南是做官的，带着朝廷的文书，当地的官吏都会有些照顾，这就比那些商人要好得多，而商人的优势在于有钱能使鬼推磨。上了船，葛有兴安顿好一家老小，自己倒背着手，到船上散步。海风吹来，大海船的桅杆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船也跟着轻微地摇晃。海风夹杂着腥味，扑面而来。海鸟在远处飞来飞去，不时会贴着海面飞翔，那可能是在捕食。

海峡也不是每一天都可以过的，这要看天气。天气晴朗，风平浪静，船夫就会为渡海做好准备；赶上天气恶劣，海面上看不见一条海船，所有的船都进港避风。偶尔海边会有焦急等待的男男女女，那一定是家人出海未归，吉凶未卜。着急也是没有用

的，这样的天气没有人帮忙出海找人，再说大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到海南的福建人，船遇到风浪，情况紧急时，也可能会跪下来，默默地祈祷，希望天妃娘娘会来搭救。

葛有兴一家运气很好。一大早，太阳就从东边升起，红色云霞浓墨重彩，渲染着整个东方的天空，气势磅礴。但船家不会在这时就开船的，他还要等其他的客人到达。过琼州海峡，顺风也要几个时辰，船家要等到太阳有两杆子那么高才会开船，这样过海峡刚刚好是下午天还大亮的时候，客人就有足够的时间找地方住。

这是葛家第一次乘坐海船，难免有些不适应。葛有兴让仆人拿来温水，让家人都洗把脸，然后告诉他们怎样怎样就不晕船了。葛夫人晕得最为厉害，该呕吐的已经都吐了出来，脸色还有些煞白。葛有兴派仆人告诉船家，把船驶得平稳一些。仆人去了，葛有兴就陪着家人，一路上说说话，安慰着。

几个时辰的路途不好过。突然，船上的喊了起来，像是欢呼又像是恐惧。葛有兴赶忙从船舱里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原来，远处出现影影绰绰的一条曲线，看不太真切，但很明显那就是海岸。葛有兴返回舱中，告诉夫人船快靠岸了。葛夫人微微点了下头，她实在是没有力气了。葛有兴吩咐仆人整理好行李。船缓慢地靠岸了，这时阳光已经不那么毒辣了，日头也开始偏西，和风吹来，惬意无比。葛有兴让丫环鬟扶夫人上岸，仆人把行李搬下船，等在岸边。

## 二、葛家落籍琼州

琼州府早已安排妥当，葛有兴与夫人直奔馆驿休息。一夜无话，转眼到了第二天。葛有兴早早地起床，换上官服，前往知州

衙门。琼州州治在府城，宋开宝四年（971年）从旧州治迁到府城。葛有兴拜见知州及各位同僚，大家互相说些客气话。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葛有兴一家得到相应的安置，住进了官家的房子，葛夫人全面主持家里的事务。葛有兴开始了解熟悉琼州的教育情况，慢慢进入角色。

琼州府学当然是琼州最重要的学校。宋庆历四年（1044年），仁宗根据范仲淹、宋祁等人的建议，下令各州县设立学校，并规定在学校学习期满三百天的人才能参加科举考试。琼州就在这一年创办了琼州府儒学，这也是海南最早的最高学府。以后相继创办了崖州、万州、儋州、澄迈、昌化、琼山、临高、文昌、陵水、感恩、乐会等州、县儒学。府学设教授，州县学设教谕若干名，负责具体的教学工作。

琼州地处偏远，但府州县长官对儒学很重视，对学校重大事项，如修建学校，校址选定，校址迁移，增拨办学经费和校规制订等都亲自过问。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政府拨一定数量的田地给学校，由学校出租或雇人耕作，其收入解决师生的口粮、灯油及其它学杂费用。据记载，琼州府学初办时就置办田产，供养学生，之后还陆续增拨学田，解决校舍建设等费用。府学建学初期，先建殿堂、御书阁、两庑、戟门、学儒亭等。后又增建明伦堂，并增设乐器、祭器、文具等设备。州、县儒学的规模稍逊于府儒学，但也有一定的基础。

府城的琼州府学宫和琼山县学宫前有一条河流，叫美舍河。据记载，当时，美舍河别称龙潭水、南溪水、南桥水。明朝时多称学前水和河口河。现在则称为美舍河。羊山地区和海口府城近郊居民的“村话”中，“美”即“母亲”，“舍”即“分给”。美舍河是母亲给子孙后代吃用水的意思。按现代人的说法就是“美丽的母亲河”。它宛如一条玉带，蜿蜒流过城区，为府城增

添了几许灵气。

葛有兴的官职不高，而且是个轻闲的差事，没有多大权力。可能葛有兴也一直感到遗憾，自己的才华并非不如别人，但自己的命运却比不上别人，一直与进士无缘。这是他的遗憾，处在这样一个闲散的职位上，对葛有兴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省去了葛有兴多少的心思，他不用为官场的事情费心劳神，不必去应付官场的是是非非勾心斗角。他可以逍遥自在，可以过着悠闲的日子。他只需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做好的标准之一就是有多少学子考中进士。葛有兴有着福建人的勤奋和聪明，他很快就把琼州的教育理顺了。

但葛有兴也得参加考核。宋代要求地方官学学官要忠于职守，专心教导生徒，不能兼营其它业务。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规定：教授以三年为一任。个别成绩优异、教导有方的学官，允许地方奏明连任，但一般以延一任为限。还没有记载来证明葛有兴到底在琼州主管教育多少年，但从宋代的一些规定来看，他最多只能做两届六年。

葛家的经济情况无从考察。但似乎也不是什么大富之家。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俸较高的时期，完全依靠官俸基本上可以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葛有兴官职不高，而且没有多少油水，葛有兴不可能指望从中渔利。再说，葛有兴是个读书人，一直从事与教育有关的行业，还不知道怎样巧取豪夺，况且这也不符合他的性格。

葛有兴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自己也是个很严肃的学者，对工作对学问都兢兢业业，丝毫不会马虎。这样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坚持原则，不会为了利益或者别的目的就徇私舞弊。这让他赢得了同僚的敬重，学生更是既怕他又尊敬他。葛有兴逐渐获得良好的口碑。

在任职期间，葛家完全可以住在官家提供的住房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葛有兴可能就是在掌管琼州教育期间开始置办家业。不管葛有兴在琼州掌管教育的工作做了几年，葛家最终在琼州安家落户。

葛有兴完全可以在任职期满后，返回闽清老家，但他没有这样做，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者考虑。大概推想来说，不外是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葛家离开闽清的那一刻就再也没有打算回去，可能葛家在闽清已经没有嫡系亲属，势单力孤，回去也没有什么意思。这种情况可能性最大，白玉蟾的诗文集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闽清还有亲属存在。他回到过老家闽清，似乎也没有见过什么人。《闽清醉中》说：

东风正月二，吹我上梅溪。  
白雪方才散，黄莺未见啼。  
半空萌雨意，一蝶访桃溪。  
醉卧黄三店，夜深闻竹鸡。<sup>①</sup>

初春闽清寒意不减，但东风已经透露出些许的春意，天空中云聚云散，似乎正在酝酿着春雨。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玉蟾来到闽清，访友还是寻根？

第二，葛有兴虽然不能连续掌管琼州的教育，去职后仍然可以从事教书工作，可以依靠它来养家糊口。琼州不像大陆文化发达的地区，人才济济，竞争过于激烈。琼州教育在宋代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和大陆仍然不可同日而语，人才还是它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那么，葛有兴在去职之后，只要是琼州地方政府挽

---

<sup>①</sup> 白玉蟾：《闽清醉中》，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31页。

留，完全可以继续在琼州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维持家庭的支出。

当然，这只是猜测，没有证据表明葛有兴在琼州公职之后的活动，只能说葛有兴将家安在了琼州。葛家安家在琼山五原都，今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典读村。

这里实在很难说是一块风水宝地，但却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神秘古村。从远处看，典读山郁郁苍苍，典读河蜿蜒曲折，加上荒凉的古驿道、幽长的石板路，典读村就像一幅油画，色彩凝重中散发着古旧悠远的气息。典读村分为典读村和典读上村，典读村坐东朝西，与典读上村隔田相望。典读上村东边一片古树下，据说就是葛家的故居旧址。如今只有一个“据说的”旧址还在，当年的居室格局已经不复存在。

葛家选择典读村落籍，这种思路还是颇令人有些疑惑的。琼山府城是当时的州治所在地，繁华自然是不在话下，况且在府城置办房产，葛有兴工作起来也方便。而典读村距离府城有三四十里路，可以说距离相当远。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一带是火山地形，当地火山熔岩遍布各处，地表土层很浅，绝对不是膏腴之地。晚于葛有兴两三百年的丘均禄就将家安在府城，葛有兴出于何种考虑将家安在典读村就不得而知了。

或许经济原因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葛家很富有，反过来说，如果富有，完全可以在府城安家立业。选择在石山镇典读村安家，应该是葛有兴的决定。家庭中的大事肯定是一家之长说了算。

宋代，海南曾修过一条环绕海岛的驿道，其中，西线的驿道就靠近典读村。有了驿道，典读村的交通状况就大为改善。闲暇之余，葛有兴会在府城的周边转转，顺便也考察民情。葛有兴视察其他州县儒学，途经典读村，山水交融之地，景致优胜，很快



被吸引了。办完公差，在一个节假日，葛有兴决定重游典读村。

不过，重游典读村的可不是葛有兴一人，还有他的夫人与儿子。他们一路从驿道而来，很快就到了典读村。葛有兴一家边走边看。村头的大树之下，有几个老者坐在那里。葛有兴很恭敬地施礼问好，老人也忙还礼。老者须发皆白，颇有几分仙风道骨；饱经沧桑的脸上，并不见尘世人的市俗气息。那是一张平和而安详的面孔。在几个老者中间是一块打磨粗糙的大火山石，石头的顶部基本磨平，上面放着乡村烧制的粗陶茶具。

树是大榕树，枝繁叶茂，大片的树阴覆盖在地上，坐在下面，凉意很快就传遍全身，无比的惬意。村里的看家狗见到生人，也并不狂吠不止，刚叫了一两声，老人的一声咳嗽，它们便都停止了吠叫。树阴的一边是几头水牛，趴在那里微闭着眼睛，反刍；鸡咕咕叫着，在水牛之间来回走动。

葛有兴坐下来，与几个老者谈天说地。他很坦诚地告诉老者自己的家世，也很快就把典读村的情况搞清楚了，这里纯朴的民风他喜欢，这里秀美的景色他喜欢，他决定在这里安家了。他跟老者说：“我打算迁居到这里，不知几位老丈意下如何？”老者都很欢迎：“你是读书人，来吧，我们村的孩子一直就没有人教他们读书。”葛有兴一口答应。

作别老者，葛有兴指着典读村对夫人说：“夫人你看，这里后边靠山，前有溪水，地势开阔，风水绝佳，将来必定会出文人才子。”

选好地点，剩下的葛有兴就不管了，那要由他的儿子葛振业来完成。在典读村建房，要入乡随俗。当地人建房，都是就地取材，取火山石进行打磨加工，最后制成一块块长方形的石条，石条的一面磨制得非常平整。这些石条就是建房的基本材料。

葛家开始着手准备，乡邻都来帮忙，采石、打制、盖房，主

要工作都由他们来完成。建房的样式也是根据当地习惯，中间是正屋，最为开阔，屋子里面正中一人多高的地方，一条横梁贯穿其上，横梁与屋子的后墙之间搁上木板，谓之“公阁”，供奉祖宗牌位，有些人家的家谱也放在这里。正对着牌位的下方是八仙桌，节日用来祭祀，平时用来放茶具及杂物。

正屋两侧是较为低矮的侧房，或者叫做横屋，主要用作厨房或者是屋仔，屋仔用来存放粮食或者杂物，已经长大的子女也可以居住。正屋的前面是个小院子，可宽可窄。有些人家正屋的后面也有一个后院，后院甚至比前院更宽敞，一般都会栽种一些果树，遮阴并美化环境；家禽家畜等也一般养在后院。

葛振业负责整个建设工作，葛有兴偶尔空闲也会过来看看，但他尊重当地的习俗，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在邻里的帮助下，葛家的新房做成了。葛家不愿意张扬，他家的房子与村民的一样，里面陈设的家具也简单，唯一不同的就是那些书，踏进他的家门就能感到浓浓的书香气氛。

新房还有葛家意想不到的妙处。葛家入住时，正值盛夏，刚栽下的树还不能遮阳。葛家担心住在里面会湿热难当。但情况远没有那么糟糕。原来火山石里面孔隙很多，可以把热空气挡在外边，冬天也能抵御寒冷，真正冬暖夏凉。有了房产，葛家最终要定居海南了。葛有兴成了葛家入琼的始祖，他的“此地必出异人”的预言也即将得到验证。

### 三、玉蟾生而不凡

葛家人丁并不兴旺。葛有兴的儿子叫葛振业，除此之外，就再也不见其他子女的记载。葛振业，他留给后人的就只有一个名

字！我们不知道他是随父亲从闽清远道来海南的，还是出生在海南；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在海南娶妻，妻子是不是海南人。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那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生在诗书家庭，养就了其内在的含蓄和儒雅。这位书生到了婚娶年龄，在父亲的安排下，顺理成章地娶妻生子，享受着家居生活的乐趣。每日读书作文之外，他会在院子里散散步，体味黄昏的宁静；或者与父亲对弈一局，轻松地谈些科举之事。葛有兴或许是一个醉心科举的儒生，儿子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或许儿子很小的时候，他已经在亲自教儿子读书了。其实，“振业”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希望。

但葛振业肯定让父亲失望了，他没有考中进士，甚至不一定参加过科举考试。指望儿子振兴家业的愿望落空了。葛振业或许在读书之余，还要做一些农活，过的就是一种半耕半读的生活。他对此满意吗？无从知晓！所有的这些仅仅只是设想。

宋光宗绍熙五年，也就是1194年，葛振业终于有了一个儿子。据说，葛振业的夫人在生产这个孩子时，做了一个梦。她梦到自己吞食了一个东西，那东西像一只蟾蜍。这就有些怪异。因为，大凡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遇。死生事大，一个人的降生，是其一生最重要的开始。自古至今，那些有大成就的人，都有与众不同的降生经历，神性色彩必不可少。

神性化的手段固然很多，但唯有梦最切近人类社会，也最好用。因为梦来得真切，又无从考证，无从检验，而这正是神性化所需要的。汉高祖刘邦母亲曾经在大沼泽的高坡上休息，就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遇到神了。这个时候雷电交加。她的丈夫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只见蛟龙盘在她的身上，不久就怀孕了，生下来的孩子就是汉高祖。刘邦的降生颇有神异色彩，之后与龙有关的神异现象屡屡出现，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龙，在中国往往与帝位联系在一起，乃君命天授的征象，是所谓“天命”。帝王的降生神话在隋文帝杨坚那里登峰造极。据史书记载，他出生时，紫气充庭。这时来了一个尼姑，说：“这个孩子来得奇异，不能在俗间养育。”尼姑就把他抱走了。杨坚的奶奶要抱孙子，可是抱着抱着，忽然看到孩子的头上长出了角，浑身开始长满鳞片。什么怪物！吓得手一松，孩子掉到地上。尼姑看见了，抱怨说：“吓着我的孩子了，推迟了他取得天下的时间。”不但其降生具有神奇色彩，就连身体也有变异，活脱脱真龙一条。

葛家的孩子不是真命天子，他的母亲也不可能梦见龙，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的母亲梦到的是蟾。蟾，俗称癞蛤蟆。但在民间历来被认为是仙物，它代表着长寿吉祥，蟾蜍长到一万岁，背上就会生肉芝，这样的蟾蜍出现是很吉祥的。古人眼中的蟾蜍长寿而神奇，可以活几千几万岁。在特殊时刻用特殊方法处理过的蟾蜍，可以具有神奇的辟兵作用，可保自身不受伤害且可使所持兵器具有神力或增加杀伤力。在道教中，蟾蜍也是具有神异色彩的事物之一。他的母亲梦到蟾蜍，似乎是在暗示他与道教的渊源关系。

这个梦的不同版本说得更清楚，清代彭翥竹林《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载，他的母亲“梦道者以玉蟾蜍授之，是夕产子，母即玉蟾名之以应梦”<sup>①</sup>。此处与上文彭耜记载有所不同，直接点明了是道人“以玉蟾蜍授之”，方才产下这个孩子，并因为这个梦的原因，葛振业的夫人给孩子取名玉蟾。其暗示的意味更浓。

---

<sup>①</sup> 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页。



图一：白玉蟾像 海南玉蟾宫提供

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中，玉蟾的降生肯定为这个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欢乐。葛有兴这个老儒生心花怒放，可以膝前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更重要的是后继终于有人，香火得以延续。天地之间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

稍微长大一些，葛家给这个孩子取名长庚。“长庚”，金星的别名，也称作太白、启明。看来葛家对这个孩子寄以厚望。这个名字不知是谁起的，但从道理上讲似乎应该是葛有兴。父亲尚在，葛振业理应让父亲来起名字。

玉蟾或长庚从一出生就留给后人一个疑问：生在何年？有人说他生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还有人认为生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这件事关乎重大，兹将两种不同的记载转引

如下：

其一是玉蟾弟子彭耜所作的《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称玉蟾生于宋光宗绍熙甲寅年，即绍熙五年（1194年）。文曰：“先生姓葛，讳长庚，字白叟。先世福之闽清人。母氏梦食一物如蟾蜍，觉而分娩。时大父有兴，董教琼琚，是生于琼，盖绍熙甲寅三月之十五日也。”<sup>①</sup>后出的《逍遥山万寿宫志》即持此说。

其二是清人彭翥撰写的《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称玉蟾生于绍兴甲寅年，即绍兴四年（1134年）。文曰：“玉蟾，本姓葛，大父有兴，福州闽清县人，董教琼州，父振业，于绍兴甲寅岁三月十五，梦道者以玉蟾蜍授之，是夕产子，母即玉蟾名之以应梦。”<sup>②</sup>后出的《广东通志》、《祁阳县志》等持此说。

这两种记载使得玉蟾的生年整整相差一甲子。60年对一个人来说，差不多是其四分之三或者五分之四的寿龄，甚至所占比例更大，尤其是相对于人到七十古来稀的宋代。

一个人只可以有一次出生的机会，两种记载必定有一种是讹误。从情理来推测，彭耜的记载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彭耜是玉蟾的弟子，其《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一文所记玉蟾生辰当为可信。而《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则援引自康熙朝成书的《神仙通鉴》，去宋已远，且为神话小说，不足采信。

其实，玉蟾的著作以及时人对他的记叙，或干支纪年，或兼署帝王年号，其中出现最多的是宋宁宗之嘉定。从嘉定壬申（嘉定五年，1212年）到嘉定壬午（嘉定十五年，1222年），几乎可以逐年编排，其活动情况清晰可见。嘉定之后则仅见理宗绍

<sup>①</sup>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页。

<sup>②</sup> 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页。

定己丑（1229年），此系相传玉蟾解化之年；嘉定之前，则仅见宁宗开禧元年和光宗绍熙甲寅——前者是玉蟾拜陈楠为师之年，后者系玉蟾出生之年。

从嘉定壬申到嘉定壬午，玉蟾的足迹遍及南宋的大部分疆土，所到之处交结朋友，吟诗唱和，传道收徒，极为活跃。玉蟾若在绍熙年间出生，此时正当十几岁到三十岁之间，与其《云游歌》及其他一些记载相符。若将其生年提前六十年，则玉蟾此时已经七八十岁，再作如此广泛的游历似乎于理不通。

当然，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的记载也失之简略，或许作为出家人不愿意过多地提及自己的家事，玉蟾的另一个徒弟紫元子留元长的说法就更加离谱，他说：“是年（1217年）春，遭遇真师海琼君，姓白，讳玉蟾。或云海南人，疑其家于襄沔也。”<sup>①</sup>连老师的家乡在哪里也是道听途说。虽然如此，师徒交往日久，了解也必日深。况且玉蟾与彭耜师徒之外，还如同朋友，彭耜应该不会将恩师的年龄搞错，一差就是六十年。因此，我们取彭耜的记载。

每一个人的人生之路都是从降生的那一刻开始的。降生便意味着与这个世界开始了接触。有人说：出生时的那一声啼哭，便是因为感受到外界的不愉快，在竭力地抗争。这或许有几分道理。据说，人与人是不同的。非常之人的降生与童年，往往与常人大相径庭，他们会以某种骇异的方式，展示他们的非凡，引起世人的重视。玉蟾即是如此，他以后是作为道长或者神仙出现的。时至今日，在典读村仍流传着许多白玉蟾的民间传说。姑引其一。

---

<sup>①</sup> 留元长：《紫元问道集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1页。

传说，玉蟾从小道法就很高明。他帮母亲种番薯，种下不到一个月就可收获，画什么就能变成什么。村里的人请他帮忙，因为村子盗贼很多，没有围墙就没办法防贼防盗。玉蟾答应了，他要求村民吃完晚饭就关门睡觉，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许出声。

夜半时分，村里人果然听到村子周围有很多人来回走动，还夹杂着搬石筑墙的声音。眼看天就要亮了，这时，村里有一位妇女，她耳朵聋，没有听见玉蟾的嘱咐，她的小孩子闹肚子，便开门唤狗。这一出声，村子周围也一下子安静下来。村子的围墙快完成了，就剩下村后还有一个缺口。村民只好种上“刺竹”当屏障。于是，典读村的围墙前面是石墙，后面是“刺竹”，与别的村庄大不一样。至今，围墙和“刺竹”的遗迹仍在。

#### 四、母亲改嫁他乡

典读村民风淳朴，一家有难，八方支援，一家有喜，村里的人也都来道贺。葛家添丁，孩子满月了，少不了也要热闹几天。葛有兴万分高兴，吩咐儿子准备酒菜，款待乡亲。

转眼到了第二年清明，葛有兴在正屋里面把祖宗的灵牌擦拭干净，摆正，吩咐儿子把桌子摆好，祭奠用的东西一应俱全。葛有兴亲自把香点燃，插在香炉里面，然后跪下。儿子葛振业也跟着跪下。磕了三个头之后，葛有兴开始念念有词：“列祖列宗，有兴不孝，自从离开闽清，这么多年都没有回去添土上坟。”说完又是磕头。接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葛家又添新丁，香烟得以延续。孩子取名长庚。列祖列宗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说着说着，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长庚一天天长大。不知那个神异的梦到底能不能起作用，但长庚很快就表现得与一般孩子不太一样。他喜欢读书，而且学东西也快。葛有兴发现了这一点，他把对儿子的希望全部倾注到这个孩子的身上。隔代亲在中国是很正常的现象。长庚也似乎更喜欢与爷爷在一起，他可以趴在爷爷的肩头，也可以坐在爷爷的膝上，可以帮爷爷数胡须，更让他开心的是可以无穷无尽地问爷爷问题，爷爷总是很耐心地跟他说，父亲则不会这样，很快就会表现得不耐烦，然后摆摆手，跟他说：去问爷爷。长庚很快就学乖了，有了想法，第一个去告诉爷爷，有了问题也是第一个去问爷爷。在长庚的心里，爷爷更可亲。一见到自己，爷爷总是翘着山羊胡，笑眯眯的。自己提的问题一点也不可笑，但爷爷经常乐得合不拢嘴。

从启蒙开始，葛有兴一步一步把长庚拉到读书的路上来。长庚到七岁时就可以作诗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这样下去，葛家完全有可能出个进士什么的。但好景不长，葛有兴老了，老人不生病则罢，一旦生病就生死难卜。葛有兴临终把长庚交给儿子，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爷爷的去世打乱了长庚的生活，他还不习惯与父亲进行那样的交流。他怀念着死去的爷爷，不止一次跑到爷爷的坟前偷偷抹眼泪。葛振业的事情很多，没有时间管长庚，但自从父亲去世后，他对长庚明显耐心了许多。父亲临终的嘱托他不能不听。父子二人开始小心翼翼地试着打破原来的僵局。但这种局面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打破，葛振业也撒手人寰。

父亲如同一片残叶，透过它你很难看清那树的影子。而在众多诗文中，这个孩子始终没有提及他的父亲，不知是出家人看淡一切，还是父亲对他也如同一个影子，深深地刻在记忆的最深处，但总是那么模糊，隔着一层厚厚的纱。

长庚的母亲比长庚要痛苦，已经没有一个可以支撑这个家的男人，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还有这个孩子，才这么一点，要依靠谁呢？祖、父相继去世，葛家的天一下子就塌下来了。那个时候，依靠一个女人是很难支撑一个家的，长庚的母亲决定带子改嫁。

长庚的母亲改嫁，这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长庚的弟子彭耜在《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中这样描述：“父亡，母氏改适……至雷州，继白氏后，改姓白，名玉蟾，字以阅众甫，号海南翁……”<sup>①</sup> 说长庚随母改嫁到了雷州。如果是这样的话，长庚到雷州后就从葛改姓白，正式叫做白玉蟾。

白母改嫁原无疑问，只是当白玉蟾走进现代人的研究视野以后，改嫁问题似乎变得重要起来。台湾学者王梦云先生于1967年在《南风》第七期上提出一个新的想法，认为白玉蟾随母改嫁澄迈县老城东市姓白的人家。他举的重要证据是一方石碣，上面刻着“白玉蟾故里”。这种说法后被《海南百科全书》全盘照搬。但是问题马上就来了，这块石碣立于何年？何人所立？能够立块石碣，显然是借别人的名声来抬高身价或者出于纪念，那一定是白玉蟾出名以后的事情。仅凭一方石碣就断言白母改嫁澄迈，似乎有欠妥当。

王梦云的说法遭到质疑，吴庭荃曾著文驳斥这种说法，但对白母改嫁雷州白氏也持疑义，一下子摆出七条理由来辨正：其一，葛家是书香门第，改嫁有失贞洁。其二，作为读书人，白玉蟾成人后绝对不会以继父之姓为姓。玉蟾成人后一直沿用此名，不知是否有忘祖之嫌。其三，吴先生引《日用记》为证，认为

<sup>①</sup>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页。

从白玉蟾的描述中，看不出白玉蟾随母改嫁后生活的“孤寒”。白玉蟾随母改嫁后，十岁那年参加童子科考试，说明白玉蟾这段生活不会太糟糕，首先学业并未荒废，无论是从澄迈还是从雷州参加考试，都须到广州，期间的花费必不可少，家境贫寒恐怕难以承担。随母改嫁必定孤寒，显然是思维定势。还有另外四条理由，姑不转述。其实，白母改嫁也是迫于无奈。试想白玉蟾祖父与父亲先后亡故，白母方才改嫁，看来是无力独自支撑门户，抚养幼子。为了生存还是为了贞操，恐怕是不需要经过大脑的问题。

白玉蟾母亲改嫁雷州白氏，白玉蟾姓氏即由此而来。这当然是有根据的。他在《西湖大醉走笔百韵》中说：

乃先天皇君，万有七千祀。

迄彼大庭时，封于葛天氏。

邈计几何年，是生余小子。

……

谁言空桑生，乃嗣白仲理。<sup>①</sup>

他说我的祖先姓葛，后来跟着继父改姓白。白玉蟾自己并不否认母亲改嫁这件事，他的白姓也是从这里来的。

一个普通的妇女改嫁，原本就是不起眼的一件小事。但白母改嫁却引起了这么多的争议，这恐怕是当初白母从来没有想到的。母以子贵，白玉蟾出了名，他的家庭身世也必定要搞清楚。但是千百年来的疑案，真是越说越复杂。

简单清理思路：葛家已经没有人了，白母改嫁，白玉蟾也跟着走了，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典读村，到了雷州，这是第一个

---

<sup>①</sup> 白玉蟾：《西湖大醉走笔百韵》，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版，第147页。

后果。

葛长庚从此改做白玉蟾，这是第二个后果。

另有三种说法更显离奇，兹录于下，仅作参考：

其一为《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引《江湖纪闻》说：白玉蟾本姓葛，除去草头，以谢天地父母；除去勾曲，以谢兄弟妻子。用中间的日字，加上一撇作为姓。

白玉蟾后来出家远游，浪迹天涯，对上天地父母，对下兄弟妻子，都算有所交待，换得自由的身心，倒也是一说。唯独取中间“日”字加撇为姓，着实令人费解。江湖传闻，如何信得？

其二是南宋《梦蟾图》。这幅图很有民间色彩：月光斜照着高高的山岩，岩石上有一形似蛤蟆之物，雪白色，旁边站着两个道人，手持经卷。梦中人尚在梦中，被告知那白色蛤蟆乃是“上界真人”。蛤蟆即是蟾蜍，于是雪白的蛤蟆就成了白玉蟾从天界下凡的征兆。

白玉蟾后来成为道教一代宗师，是否与此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版本其实来自玉蟾朋友的推测之辞。诸葛琰《跋鹤林紫元问道集》中有一段记载：

近有携梦蟾图一卷惠予，图中且载孔毅甫元祐初年一夕，梦月光斜照，高岩中有物，如虾蟆雪色，旁立二道士，手各持文书。人告之云：“此是上界真人，号娑罗台青莲白衣菩萨。”梦觉，图形事之。淳熙间，周益翁尝刻以遗临江简寿玉。石湖居士赋诗以纪灵。余得此图，始悟先生玉蟾之号，似非偶然者。先生灵踪异迹，在在声闻，其于佛老秘典，及人间所未见之书，靡不该贯，非自真人菩萨地位中来，俦克尔？余复怪先生雨中风帽，朝北海，暮苍梧，所至户屦云集，独于二君有不忍去，岂图中所载执经二道士也

耶？余非好为附会者，以其事有足证，因为之书，以附卷末云。<sup>①</sup>

落款是古武荣桂隐诸葛琰。诸葛琰认为自己不是附会，而是有据可循：一是玉蟾博览群书，融会贯通，不是常人所能；二是玉蟾南来北往，唯独舍不得“二君”，即彭耜、留元长，大概这二人正是图中执经二道士。

其三，吴庭荃《论白玉蟾生平中的两大疑题——与台湾学者王梦云、韩介光先生商榷》一文，他推断白玉蟾之“白”来自海南道人僧和靖，其人号称“白衣慈父”，也备一说。

---

<sup>①</sup> 诸葛琰：《跋鹤林紫元问道集》，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5—506页。

## 第二章 与大道结缘

中国社会是超稳定的。多数人按照似乎已经是事先设置好的轨道平稳地走着。白玉蟾本来也完全可以如此，读书，科举，升迁，显达。但他似乎游离了常规，走上了一条只有极少数人才会走的道路。个中的原因很难讲得清楚，时代风气也罢，被逼无奈也罢，都难以圆满解释其中的疑问。或许是秉赋所在吧。

### 一、媚道是南北宋的风气

唐宋是崇道的时代。唐代，皇帝姓李，老子也姓李，皇族开始与道教攀亲，唐太宗封老子为道教教主玄元皇帝。道教在唐代有“国教”之尊。唐玄宗把《老子》改为《道德经》，《列子》改为《冲虚经》，《庄子》改为《南华经》，并称道教真经。玄宗皇帝还亲受道教法箓，有了道士的身份。上行下效，崇道成为一时的风气。不少文人也采取曲线策略，先成名后成功，司马承祯甚至把这称作“终南捷径”。海南离京城远，又很穷，但多少还是受到一些影响。海南最早的有记载的道观就是唐代所建。

宋代尊奉道教，真宗与徽宗都给道教很多优待措施。宋真宗刚开始似乎并不相信所谓的天神下凡，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宗教

活动。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大臣王若钦对皇帝说：“如果不对辽用兵，就必须有大功业来镇服天下。”什么样的大功业呢？王钦若说：“神道最好。”真宗同意了。

1008年，真宗梦见神人相告，当降天书《大中祥符》，果然如期而降。据称，天书封面隐隐有字，云：赵受命，兴于宋，付于脊，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于是改元大中祥符。从此之后，经常就有天书下来，跟家信一样。海南的官员还奉诏在琼州、万安州等地建有天庆观，这是海南最早的官修道观。当时，琼州天庆观内供奉有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三位大神。

徽宗即位以后，整天忙活他那些花花草草，还让人从全国搜罗奇花怪石，运到京城汴梁，号称花石纲。一块巨石从南方运到北方花费不菲，何况数量巨大。百姓负担沉重，吃不消了，有些人就起来造反。北方出了个宋江，南方出了个方腊。

有个道士王老志帮徽宗策划了一件荒唐的事情。一天，徽宗说自己梦见老子了，老子告诉徽宗他的宿命就是要复兴道教。对这样的话，众大臣半信半疑。后来，徽宗率领群臣到南郊祭天，走到南薰门，徽宗突然问蔡京之子蔡攸：“玉津园的东面好像有层层叠叠的楼台，是什么地方啊？”

蔡攸回奏：“只看见云彩之间有楼殿台阁，隐隐约约好几层，距离地面都有数十丈。”

过了一会儿，徽宗又问：“见到人物没有？”

蔡攸回道：“有道流童子持幡节盖，相继而出云间，衣服眉目，历历可识。”

其实，楼阁看起来都模模糊糊，人的面目怎么能看清楚呢？看来，弄假成真的前提就是首先自己要虔诚。

又过了几年，徽宗开始宠信道士林灵素。某一年的二月，在

林灵素的策划下，徽宗等人炮制了青华帝君降临的神话。到了这一年四月，在徽宗暗示下，群臣及道录院上表请求徽宗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徽宗成为人君、天神、教主三位一体的皇帝。徽宗可谓在众多信仰道教的皇帝中最有创新意识的一个。

神话归神话，读书人不见得信。要使老百姓相信，也还要有实实在在的偶像。徽宗一声令下，全国开始建造道教宫观。政和七年（1117年），林灵素鼓吹徽宗是天上神霄玉清王，号称长生大帝君。徽宗大为欢喜，颁布诏书，命令各州府修建神霄玉清万寿宫，供奉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等神灵。神霄宫就是神化徽宗的所在，都从地方财政拨钱，建设经费不成问题。兴修不力的官员，要给予行政处罚，登州知府宗泽督建不力被罢官。海南的道观也修了起来。

每逢过年过节，爷爷带着玉蟾去琼州万寿宫游玩。万寿宫有一块石碑，碑上的金字是徽宗皇帝亲自题写的。徽宗早年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诸家，出以挺瘦秀润，融会贯通，变化二薛（薛稷、薛曜），形成自己的风格，号“瘦金体”，亦称“瘦金书”，“鹤体”是其雅称。它的特点是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瘦金是楷体写法，但有些连笔字像游丝行空，已近行书。其用笔源于褚、薛，但写得更瘦劲；结体笔势取黄庭坚大字楷书，但舒展劲挺。从字体的形象来说，称作“瘦筋体”更为合适，以“金”易“筋”，是对御书的尊重。

海南偏远，徽宗的书法难得一见，道观中的这块石碑更见珍贵。这时，玉蟾正在学书，见到这块碑自然忍不住描摹一番。爷爷是儒生，但也无法抗拒时代的潮流。闲暇无事，他会给玉蟾讲一些海南道教的故事。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道人占得也不少，



海南也出了一些名山。

第一处是昌化大岭。古称落膊岗、大陈岭，俗名神山，又名峻灵王山。这里秀岩叠起，十里九峰，风光瑰丽，气势雄伟。在半山腰，一巨岩石峰巍峨直立，石峰的顶部盖着一块薄石，恰如皇冠，形态庄严，气魄雄伟。传说，唐代宗曾梦到此为镇国平叛八宝之一，于是山就出了名。

五代时，乡人建峻灵王庙，按时祭祀。元丰五年（1082年），神宗皇帝下诏封山神为峻灵王。苏东坡被贬海南，曾前往祭拜；北归时，再次前往，还作了一篇《峻灵王庙碑》，碑文云：“今此山之上，上帝赐宝以奠南极。”<sup>①</sup> 这里信众颇多，香火繁盛，长盛不衰。

第二处是黎母山。传说黎母山里有神人，会雷法。

第三处是松林岭。又名儋耳山，是儋州北境主山。山上草木葱郁，青松摇曳，风景绝佳。山顶有一石室，由巨石凿成，高可丈许，名为博望台。

玉蟾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打断一下，他问爷爷：“真的有神仙吗？他们真的长生不死吗？那怎么一个神仙也见不到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很难回答。是的，作为一个一生都在研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他也不相信人能长生，当然，他也不能说皇帝的事情是假的，皇帝的话是骗人的，那是大不敬，死罪啊。孩子口无遮拦，万一哪天说出去就麻烦了。但他也不能骗孩子，怎么办呢？想了一想，他对玉蟾说：“我也没有见过神仙，很多人说是见过，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等你长大了可能就知道了。”

玉蟾很不服气，这也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到底有没有长生不

---

<sup>①</sup> 苏轼：《峻灵王庙碑》，苏轼著，孔繁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第511页。

老的神仙？他找一些道书来读，他发现长生不老是和炼丹分不开的，很多人是吃了丹药上天的，可是仔细地研究，也会发现那些人好像吃了丹药就病了或是死了。带着疑问，玉蟾去问道观里的道士，每次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修道可以成仙，成仙可以长生。但疑惑还是没有解开。这就是早年种下的种子，它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发芽。

那个肆意崇道的时代，带给玉蟾很多的反思，还有反感。宗教的神圣在这个时代变得世俗，那么功利，没有丝毫虔诚的精神在里面。一旦入道，很多人直奔财富而去，也有很多人不是为财富而来，他们彳亍了半天，最终一头扎进炼丹窟。

什么是真正的道教？玉蟾迷惑了。迷惑带给他痛苦，带来内心的煎熬。“宗教关心的是人的灵魂与生命，它是一种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说，信仰是不可怀疑的，所以有一种说法说，宗教是对信仰的理解。而且，宗教还要真的来解决每个信仰者具体的生命与生活问题，它承诺永生和幸福。”<sup>①</sup> 没有摸到道教门径的白玉蟾，还只是在宗教的门口徘徊，信仰还谈不上。

玉蟾需要引导，否则他心里的那颗种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发芽、什么时候发芽。或许一个天才的道人就此沦落尘世，一生都在红尘中挣扎，为家为业，为儿为女，过着自己不喜欢的生活。引导白玉蟾的这个人就是陈楠。

陈楠与葛家有些渊源。玉蟾的《谢仙师寄书词》说自己“三代感师恩，十年侍真驭”<sup>②</sup>，从玉蟾上数三代，正好是玉蟾本人、父亲葛振业与爷爷葛有兴。玉蟾感谢师恩，可以理解，但他

<sup>①</sup> 葛兆光：《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第 146 页。

<sup>②</sup> 白玉蟾：《谢仙师寄书词》，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94 页。

的爷爷与父亲又怎么与陈楠扯上关系的呢？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可能就是陈楠曾入黎母山学雷法，在琼州或许与葛家有些交往。

这时，玉蟾或许只是见过陈楠，并没有那么深入地交往。可以推想，葛有兴作为一个儒者，一生仕途不顺，儿子葛振业似乎也不能在科考仕途上有大的发展，自然就将希望寄托在孙子的身上；况且从传宗接代这个角度来说，葛有兴也不希望玉蟾走上这条路。陈楠虽与葛家交往日深，虽然喜欢玉蟾天资聪明，恐怕也不好强夺人意吧。

《谢仙师寄书词》又说：“说刀圭于癸酉秋月之夕。”<sup>①</sup> 癸酉年是1213年，这一年玉蟾20岁。此前，即壬申年（1212年），玉蟾19岁。这一年的秋天，陈楠在罗浮以金丹火候诀授教于白玉蟾，其《罗浮翠虚吟》说：

嘉定壬申八月秋，翠虚道人在罗浮，  
眼前万事去如水，天地何异一浮樞。  
吾将脱形归玉阙，遂以金丹火候诀，  
说与琼山白玉蟾，使知深识造化骨。<sup>②</sup>

“十年侍真驭”，那么玉蟾应该在九岁或者更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陈楠，而这时玉蟾在海南。玉蟾《日用记》又说：“予十有二，即知有方外之学。”<sup>③</sup> 可以推测，玉蟾认识陈楠在先，学习方外之道在后，其间的几年可能有交往，但没有开始学习

① 白玉蟾：《谢仙师寄书词》，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94页。

② 陈楠：《罗浮翠虚吟》，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89页。

③ 白玉蟾：《日用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页。

道法。

大概这时玉蟾还是以读书科举作为正途的，祖、父到底也是读书人，玉蟾又是葛家的独子，何苦要走上一条出家的道路呢？玉蟾需要一个契机，让他断绝尘世的牵绊。

## 二、童子科考试只是诱因

玉蟾应是秉承了祖父读书的天分，是个读书的材料。爷爷在玉蟾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为他打好小学基础，这是玉蟾以后发展的平台。玉蟾七岁的时候就很有诗才，还能背诵九经，“九经”是唐宋科举必考科目，包括三礼、三传、《诗》、《书》、《易》等九部经典，内容庞杂，背诵确属不易。爷爷活着的时候，玉蟾每次写出诗歌，都要拿给爷爷评点。

爷爷对白玉蟾刮目相看，小小年纪诗歌写得相当不错，想想自己忙于准备科举考试，一点诗才也没有。爷爷虽然也想让白玉蟾在科举考试上下功夫，但又不忍心扼杀孩子的天赋，再说白玉蟾还小，等孩子大一些懂事了也不迟。就这样，在爷爷的教导与呵护下，白玉蟾的天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但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很久。不久，爷爷就去世了，接下来就是父亲。祖、父相继过世，母亲改嫁到了雷州。玉蟾跟着母亲赶往雷州。这趟行程从典读出发，到码头，然后乘船。第一次乘船，玉蟾感到非常新鲜。与母亲上船后，母亲坐下，他一个人在船上跑来跑去。大海一眼望去，漫无边际。船慢慢地驶离了码头，海南岛越来越远，先是变成了一条线，只看到弯弯曲曲的轮廓，最后线越来越细，消失在海天的交界处。

玉蟾安静下来，默默地看着海岛变小消失，心里的那种恋恋

不舍隐隐地浮现在眉宇间，因为那里长眠着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还有很多伙伴在等着他回去。临走的前几天，白玉蟾已经与村里的伙伴约好要回来的，大人的事情他们做不了主，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住得好好的还要离开呢？

到了雷州，玉蟾发现，这里的环境跟海南差不多，但没有什么认识的人。雷州白家家境不错，待玉蟾也很好，他们把玉蟾送去学校，让他继续学习。当然有一样是首先要变动的，那就是玉蟾的名字。

玉蟾的母亲一直叫他玉蟾，现在到了白家，葛长庚这个名字不能用了，也不能改为白长庚，白家征求玉蟾母亲的意见，她私下里问玉蟾，你想改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玉蟾想了想，说：“你还是叫我玉蟾吧。”孩子一时还不能接受新的姓氏。这样，玉蟾的母亲用白家的姓加上玉蟾，组成葛长庚的新名字：白玉蟾。

在雷州，玉蟾受到了较好的教育，他的诗才也得到了承认。十岁那年，玉蟾参加了童子科考试。童子科考试要在广州举行，这样，玉蟾不得不从雷州千里迢迢赶往广州，一路上花费也不少。白家见到玉蟾这孩子有出息也高兴，乐得出钱让他去考试。

童子科是唐代特设考试科目之一，又称为童子举。《新唐书·选举志上》：“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诵文十卷，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sup>①</sup>宋代沿袭了这种做法。据史书记载，童子科考试在南宋颇受重视，被停罢的记载较少，仅在临近灭亡时才被停罢。

题目是作一首织机诗。应该说，题材限制得严格，发挥的余地有限。按照儒家的天下生民的观念，织机诗也容易作，无非是

---

<sup>①</sup>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2003年7月版，第1162页。

织就布帛千万匹，遂令天下贫苦者无寒意。但白玉蟾独辟蹊径，他写道：

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

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sup>①</sup>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首诗都很不错，写得也极有气概。但它并不符合儒教“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主考官觉得这孩子太狂傲，就没有录取。白玉蟾平生唯一的一次应试以失败告终，于是他一甩衣袖回家了。

白玉蟾在考场上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位早熟的少年，愤而厌秽风尘，腥臊名利，慕长生久视之道，喜神仙变化之术。仕途不通，改走仙道。这种说法很经典，是中国传统的解读方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也代表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

科场考试的失败堵塞了一条可能的途径，至于说从此之后，玉蟾对尘世失望到了极点，再也不想着功名利禄了，恐怕未必妥当。在玉蟾的现存诗文中，几乎看不到此次科场考试的影响，否则十岁的童子便如此憎恨科举不公，并从而走上离尘绝世的求仙之路，那科举之罪就实在太大了，而白玉蟾也显得过于“早熟”了。古来考进士，屡战屡败者大有人在，屡败屡战者亦不乏其人，何必唯独白玉蟾一试不就，便愤世嫉俗。或许多年之后，玉蟾反观自身，也会有一些愤慨，但不见得是对童子科考而言：

秋声酸我鼻，秋色断我肠。夜深倚西风，清泪如雨露。

世有千里马，可怜无王良。<sup>②</sup>

在一个秋夜，秋风秋声让玉蟾肝肠寸断，难以成眠，在西风

① 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页。

② 白玉蟾：《秋霄辞》其四，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42页。

里黯然伤神。王良是古代善于相马的人，但现在没有了，自己纵然身负奇才，也不会有人赏识。这是玉蟾的悲哀，也是很多读书人的感慨。

童子科考试这件事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没有记载，倒是清代成书的《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记载得很详细，但后者距离白玉蟾年代久远，不知出处何在。

《宋史·选举志二》：“凡童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sup>①</sup>宋代童子举的选拔要经过州郡推荐、皇帝亲试两道程序。在实际操作中，情况略有不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宋朝童子举在州郡推荐、皇帝亲试之间，还要经国子监验试、中书复试二道程序。白玉蟾参加童子科考试，按照程序，应该是州郡初选。

单就这首诗来说，“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着眼点无一在人事；“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想象奇特，决不拘泥于俗世，有天外之想。整首诗有浩然大气，看不到一点人间烟火。白玉蟾凌空飞升之意寓于诗中。

童子科考试没有给白玉蟾带来功名，但有可能带来声誉。能够参加这种考试的人也不是很多，虽然落榜，但在雷州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神话。这首诗也有可能在当地传诵，甚至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广州也有人谈论。成败论英雄，一些迂腐的老儒生听完别人的转述，摇着头，一脸的不屑：这诗太狂，主考官不录那是对的。

茶馆本来就是熟人聊天的地方，外人或者陌生人一般难以插嘴，也许是不想起争执。或许，在这些老人旁边正巧坐着一位老者，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只是静静地喝茶。茶香淡淡

<sup>①</sup>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版，第3653页。

然，心境淡淡然。俗人的俗话他懒得去争辩，但他内敛的目光中还是透露出一丝愉悦，玉蟾的诗竟然比这茶香还淡。

这人就是陈楠。对葛家的变故，陈楠不会一点都不知道，当然葛有兴去世的时候不见得会把玉蟾托付给陈楠，因为葛振业还在。葛振业去世的时候，也不见得会把玉蟾托付陈楠，出家人四海为家，难得一见。或许，白母改嫁的事情陈楠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打听并找到雷州白家也花费了一些时日。此后，玉蟾断断续续跟陈楠有些联系。白母也知道这件事，但考虑到陈楠是葛家的故人，是得道的高人，当年葛有兴、葛振业都很敬重，况且玉蟾在雷州也没有什么朋友，能跟陈楠交往也算是一种补偿。葛家就剩这点骨血，只要孩子在身边，只要能平平安安就好。所以陈楠与玉蟾的交往，白母并没有反对。

一晃就是几年。玉蟾身上的那股灵气，由于没有受到来自家庭的束缚，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保持。他有自己的想法，想说服他不容易；他也很率真，不喜欢勾心斗角，或者把话憋在心里。人的天性不怎么受外界的影响，这一点难能可贵。几乎是看着玉蟾长大的陈楠，很喜欢他这一点。

玉蟾考试的事情陈楠一直在关注，现在结果出来了，他觉得有必要见见玉蟾。茶凉人散，陈楠赶往白家。这次，陈楠并没有多说，大概只是指点一下，万事看缘份。或许会开列一些书目，这些书不外是《老》、《庄》之类，可能还有张伯端的《悟真篇》。

直到开禧元年（1205年），白玉蟾12岁，“予十有二，即知有方外之学，已而学之，偶得其说。非曰生而知之，盖亦有所遇焉。”<sup>①</sup> 这距离玉蟾的童子科考已经过去两年了，玉蟾说是“偶

---

<sup>①</sup> 白玉蟾：《日用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页。



得其说”，这种偶然性或许来自一次讨论。

在玉蟾的内心，世上有没有神仙，能不能长生不老，这些问题始终是他无法跨越的障碍，没有人给他一个圆满的解释。从出生以来，玉蟾就不信有神仙，也不知道有大罗天。听到别人说神道仙，他就掩面偷笑。所谓的七返还丹都是假的，那些话也不可信。虽然世人都说神仙可以飞升，还说可以长生不老。但人身没有翅膀，飞起来也会坠地；一般人活不到一百岁，更不用说千年万年那么长！这些年来，他看到的都是有生就有死，生死循环从来就不会停止。

陈楠这样来说服玉蟾：

人身只有三般物，精神与气常保全。

其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

其气即非呼吸气，乃知却是太素烟。

其神即非思虑神，可与元始相比肩。<sup>①</sup>

也就是说，人生下来，就只有三样东西：精、气、神。精、气、神都不是人身产生的，乃是来于先天，在父母未生自己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要能够保守住这精、气、神，人就可以长生不老。这种解释玉蟾可以接受，从此以后，玉蟾开始慢慢学习道法。

这天正好是中秋，天上的月华比平时更明，银灰色的月光洒落在地上，地上的一草一花看似清楚，又朦朦胧胧。

---

<sup>①</sup> 白玉蟾：《必竟恁地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22页。

### 三、少年玉蟾云游的缘由

白玉蟾从12岁开始跟着陈楠学道，一直到16岁，都在修道中度过。陈楠传授一些口诀，做过一些指点后，便云游四方去了。白玉蟾按照指点，辛勤用功。读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期间玉蟾阅读了大量的道家著作，渐渐明白了其中的许多道理。陈楠不常来看白玉蟾，偶尔路过或者云游到此，就顺路看一下。每次见面，白玉蟾都会有很多问题要问，陈楠总是三言两语点破要义，玉蟾马上也就能领悟。

这几年，白玉蟾都从陈楠那里学了些什么呢？据彭耜说，白玉蟾“得太乙刀圭之妙，九鼎金丹之书，长生久视之术，紫霄啸命风霆之文，出有入无、飞昇隐显之法”。<sup>①</sup>果真如此，那是了不起的成就，道家最精华的本领玉蟾都学会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当初陈楠教给白玉蟾的只是一些修炼的口诀，或者说更有可能是一些道家的入门学问。道教的知识博大精深，玉蟾就是再聪明也不可能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全部掌握。

其实，在玉蟾的修仙求道过程中，还有一个云游的过程。《琼山县志》：“尝于黎母山中遇仙人，授以洞元雷法。养真于松林岭，长游方外，得翠虚陈泥丸之术。”<sup>②</sup>但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民国儋州志》抄袭了上边的说法。两种记载似乎表明，白玉蟾先在黎母山遇神仙，学习洞元雷法，并在松林岭修

<sup>①</sup>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页。

<sup>②</sup> 清·杨宗秉纂修、王秀臣点校：《乾隆琼山县志》卷九杂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336页。

炼，以后才长游方外，遇到师父陈楠，从而学会陈楠的道术。

这与彭耜的记载有出入。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父亡，母氏改适，先生师翠虚陈泥丸先生而学道焉，得太乙刀圭之妙，九鼎金丹之书，长生久视之术，紫霄嘯命风霆之文，出有人无、飞昇隐显之法，始弃家从师游海上。”<sup>①</sup>那么，白玉蟾首先师事陈楠，学习道法，道术学成以后方才游方天下。

彭耜没有给出白玉蟾离家求道的具体时间，而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却言之凿凿：“年十六，专思学仙，毅然就道，囊中止有钱三百。初别家山，不知夜宿何处。”<sup>②</sup>很明确指出白玉蟾弃家求道是在十六岁时。

解放后编的《琼山县志》则既有承袭，又有突破：白玉蟾仕途不通后，于16岁出家学道，到黎母山寻师，养真于儋州松林岭。23岁只身渡海，拜师学道。这样看来，白玉蟾16岁离家真正开始学道生涯，16岁这年只是到黎母山寻师，并在儋州松林岭养真多年，23岁方才离开海南。这与玉蟾自己的说法不符。

彭翥认为白玉蟾16岁那年已经离开海南岛，《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记载很多地名：漳城、兴化军、罗源兴福寺、剑浦、建宁、龙虎、武夷。从文中出现的地名来看，白玉蟾肯定已经不在海南岛。

在众多关于白玉蟾的记载中，互相抵牾的或记载各异的，取彭耜的说法；彭耜未记载的，酌情参考，取其合理者。按照这样一个原则，我们采纳彭翥关于白玉蟾16岁离家出海南岛的说法。这样，又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否则白玉蟾就真如神仙一般，

---

<sup>①</sup>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页。

<sup>②</sup> 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页。

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第一，白玉蟾父亲去世后，随母亲改嫁到了雷州，现在突然又说离开海南，似乎显得很突兀。就算是彭耜的记载也是含混不清的，而且有些逻辑混乱。《海琼玉蟾先生事实》这样记载：

父亡，母氏改适。先生师翠虚陈泥丸先生而学道焉，得太乙刀圭之妙，九鼎金丹之书，长生久视之术，紫霄啸命风霆之文，出有入无、飞昇隐显之法。始弃家从师游海上，号海琼子。至雷州，继白氏后，改姓白，名玉蟾，字以阅众甫，号海南翁，一号琼山道人，一号蟾庵，一号武夷散人，一号神霄散吏，一号紫清真人。<sup>①</sup>

这段记载经过简化，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父亡，母氏改适。先生师翠虚陈泥丸先生而学道焉……始弃家从师游海上……至雷州，继白氏后，改姓白，名玉蟾……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白玉蟾已经跟着师父陈楠学道，离家云游了，为什么还要到雷州做白家的继子呢？难道是先跟着师父云游学道，然后又来到雷州过家居生活？似乎于理不通。如果在雷州，已经离开海南，要出家云游也不必再到海南然后再从海南出发吧。

但白玉蟾的《华阳吟》三十首的第三首却不是这样说的：

一从别却海南船，身逐云飞江浙天。

走遍洞天寻隐者，不知费几草鞋钱。<sup>②</sup>

这可以与他的《云游歌》二首相参证的，表明白玉蟾确实是从海南开始他的云游历程的。那么白玉蟾又为什么要从雷州到

<sup>①</sup>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页。

<sup>②</sup> 白玉蟾：《华阳吟》，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33页。

海南呢？姑且留待下文解说。

第二，白玉蟾在青年时期游历大陆，各种记载基本一致，16岁或23岁都是青年时期。所有的记载都肯定白玉蟾投身道教，为求道而离家远游。而在《云游歌》二首中，白玉蟾详细地描述云游的坎坷。白玉蟾远在他乡，备尝艰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但对白玉蟾来说却是“思欲归乡归未得”，有家不能回。原因何在？白玉蟾自己说是“埋名隐姓有谁知”。<sup>①</sup>

云游的人很多，为什么白玉蟾要隐姓埋名呢？南宋学者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著录《群仙珠玉集》论及白玉蟾说：“白玉蟾，葛其姓，福之闽清人。尝得罪亡命，盖奸佞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称其人，云：近尝过此，曾相识否？余言：不识也。此辈何可使及吾门，李士宁、张怀素之徒，皆殷鉴也。是以君子恶异端。”<sup>②</sup>如此看来，亡命天涯是白玉蟾有家难回的苦衷所在。

陈振孙（？—约1261年），原名瑗，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今属浙江）人。

嘉定十二年（1219年），曾经做过浙江鄞县县学。后升迁为绍兴教官，担任过江西南城县令。

宝庆三年（1227年），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福建兴化军是宋代刻书、藏书非常兴盛的地方，他在这里抄录收集了大量典籍。

端平三年（1236年），他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浙东提举。次年改嘉兴府知府。

嘉熙三年（1239年）调任浙西提举，抚恤邦民，有政绩。

---

① 白玉蟾：《云游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15页。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华公司1999年版，第十二卷。

淳祐四年（1244年）入京为国子监司业。淳祐九年（1249年）前后，以侍郎、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卒年不详。

从陈振孙的为官履历来看，陈振孙与白玉蟾同时而略晚，二人未曾谋面。嘉定十二年（1219年），白玉蟾自洪都入浙访豫王，时陈振孙为浙江鄞县县学。后来，陈振孙任江西南城县令，有人向陈振孙说起白玉蟾，但陈不屑与之交往，并发表了一番看不起白玉蟾的言论。宝庆三年（1227年），陈振孙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这时白玉蟾在罗浮山。当白玉蟾在南宋疆域的海滨和东南一带活动时，陈振孙也正好在这些地方做官，陈振孙必定对白玉蟾有所了解或耳闻，当有人提及白玉蟾时，陈振孙才能很肯定地指出白玉蟾鲜为人知的身世，拒绝与之交往。

陈振孙所言应该有所根据，不会是信口雌黄。从白玉蟾的诗文来看，也可以得到印证，白玉蟾性格当中有任侠的一面，《日用记》云：“予性无他嗜好，平时所与豪侠少年游，特不为轻薄之事，喜谈兵而不喜博弈，喜纵横家而不喜猜搏。”<sup>①</sup>陈说为后人留下了有关白玉蟾身世的宝贵资料，而且为揭开白玉蟾游历原因提供了独特的思路。

前人关于白玉蟾求道生涯的记载，都刻意点明是出于自觉的行动，是白玉蟾道教生涯的重要一步。至于白玉蟾这样艰苦的求道之路，是否还有别的苦衷，则都没有记载。从《云游歌》二首来看，白玉蟾逃亡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坚决地为道而云游，那么就不应该有寄居寺院的做法，况且白玉蟾也不可能是道士的打扮，否则佛寺也不会收留。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投身佛寺，

---

<sup>①</sup> 白玉蟾：《日用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1页。

实在是迫不得已。衣衫褴褛的白玉蟾甚至混迹乞丐，说是求道的执著，那是为尊者讳。而陈振孙作为一名儒生，鄙视白玉蟾，比之为奸佞，自然在评说时不会留有情面，而是直击其要害。

如此说来，白玉蟾的求道之路是以逃亡开始的。

## 第三章 云游抑或逃亡之路

二十戒刚，年轻人容易冲动，宁折不回。其实，人生中很小的一次意外，足以改变人的一生。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吧。命运是一个很难言说的东西，只有当一切已成事实，当人回首往事的时候，那条人生的轨迹才算是命运。命运没有前兆。让命运成为现实的那一个决定，甚至仅仅是一个冲动，总有一天会让人在昏黄的灯影下喟然长叹：命运啊！

### 一、重返海南

在雷州家里，白玉蟾日夜攻读道教经书，辛勤用功，转眼几年时间过去了，感觉自己道法日进，但每次见到师父陈楠都有很多问题要问，师父的几句话就正好说到白玉蟾的心里去。师父似乎发觉了白玉蟾的浮躁情绪，每次都会留一两个问题，这些问题白玉蟾似懂非懂，要绞尽脑汁才能弄明白怎么回事。

但玉蟾似乎难以静下心来，他想出去闯荡一下。从目前白玉蟾遗存的诗篇看，在真正踏上云游之路前，他曾经到过海南。



“一从别却海南船，身逐云飞江浙天。”<sup>①</sup>海南是玉蟾流浪开始的地方。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玉蟾随母改嫁到了雷州，那为何云游时却从海南开始？

在玉蟾的诗文中，承认随母改嫁，但是并没有明确指明母亲改嫁到何地，我们取他的弟子彭耜的说法，毕竟这是玉蟾打算托付衣钵的得意门生。其实雷州距海南琼山并不远，只隔着一条海峡而已。况且，白家的经济情况足以支持这趟旅程。

那么，白玉蟾因何返回海南呢？从白玉蟾的诗文中，我们无法找到答案。或许，玉蟾离家赴雷州时，已经十岁左右，对自己的家世多有了解。琼州到底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况且祖父、父亲都长眠于这方土地。如前所述，玉蟾曾经有一个在黎母山、松林岭修养的过程，这时的年龄已经在16岁以上。16岁，在古代已经是一个接近成熟的年龄。人到七十古来稀，那时的人寿命短，很多人在这个年龄已经独立谋生，支撑起一个家庭了。当然，白玉蟾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他可以安心地读书修行。这时，他或许会向母亲提出回海南祭扫的要求。

那是血脉所在。白母没有理由拒绝，儿子大了，应该回去看看，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旅途的安全，尤其是要过海峡，风高浪急，危险是在所难免的。白母为儿子准备了足够的盘缠，千叮咛万嘱咐，路上注意安全，及时写信回家，等等。她派人将玉蟾送到海边，踏上去海南的大船。玉蟾就让来人回去，带话给母亲，让她老人家放心。

船渐渐驶离了海滨，在大海的中央，偌大的一条船就像一片随波飘摇的树叶，一起一落，随着海浪的起伏而动。船上的人除

---

<sup>①</sup> 白玉蟾：《华阳吟》，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33页。

了等待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人比不上海鸟那样自由，它们在海面上飞来飞去，有时会掠过海面。有些海鸟飞累了，就落在海船的桅杆上。

几年间，典读村没有什么变化，玉蟾轻车熟路直奔祖父、父亲的坟茔。祭奠完毕，玉蟾晓行夜宿，一路往黎母山而来。黎母山，相传因纪念为民开山劈道的一名黎族老妇而得名，原称黎姆岭，后改用今名。这里是黎苗族聚居地。吊灯岭瀑布在吊灯岭上段，一条银带顺着山势左拐右弯，潺潺妩媚，柔情万种；在接近悬崖底端时又轰然落地，声貌动人，狂放不羁。瀑布冲出一个深潭，据说叫仙女潭，这里面的水清澄碧透、清冽甘甜，传说经常有仙女在此沐浴。

在黎母山盘桓数日，一个神人也没有见到。玉蟾虽然料想这趟行程可能会无功而返，但真如所料多少仍不免有些失望。从黎母山出来，玉蟾沿路往儋州而来。儋州古称儋耳，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伏波将军马援征讨海南，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海南岛置珠崖、儋耳两郡，这是海南岛上最早出现的行政建制。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置儋州。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曾到过这里。

当然，儋州最让玉蟾赞叹不已的，是儋州的调声。儋州调声起于西汉时期，发源于儋州北部地区，它用儋州方言演唱，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感情热烈，可歌可舞。体裁近似民间小调。曲调有宫、商、羽等多种调式，旋律进行中还经常出现调式交换和转调变化；曲体结构以传统五声音阶为主体，句式结构有二句、二句半、三句、长句。儋州调声是海南儋州独特的白话民歌形式，歌词流畅活泼，多为三言、五言、七言，词意常常借物抒情，以物喻情，通俗易懂。

自古以来，儋州人就把民歌作为娱乐，在田间劳作休息时，

在佳节喜庆时，在友人聚会时，有人领头三五成群调声，继而便或闲坐慢唱，或摆开阵势，或男女各一排赛歌，场面热闹，独具情趣。早在宋代，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儋州人经常在这一天举行赛歌会，男女少年郊游，对歌嬉乐。

儋州有白马井，井方形，边用石砌，井不深，但泉涌不止，井水清甜。井旁是伏波古庙。相传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此，兵马饥渴，所乘白马用蹄蹰出此泉。后人在此挖井取水，故名“白马井”。

游玩数日，玉蟾继续赶路，路过一座大山，山势雄奇，花草馥郁，一看就是不可多得的修身之处。询问路人方知是松林岭。当年东坡先生被贬儋州，也曾路过此山，还曾有一首诗说：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

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sup>①</sup>

山本身就有灵气，又沾染上东坡先生的才气，尽得风流。玉蟾决定在此处修炼一段时间。他一边修炼道法，一边练习剑术。玉蟾这孩子与众不同，喜欢读书之外，还喜欢剑术，骨子里有一股侠客的气质。但白玉蟾的剑术似乎并不高明，连马术也很一般，他后来回忆说：“旧尝习骑射，马鞍漫伤髀。亦当习剑击，殚櫜屡捣齿。”<sup>②</sup> 练习骑马射箭的时候，曾经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大腿；练习舞剑，剑把也曾把牙齿捣掉。“一个奇男子，万象落心胸。学书学剑，两般都没个成功。”<sup>③</sup>

<sup>①</sup> 苏轼：《儋耳山》，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第2250页。

<sup>②</sup> 白玉蟾：《西湖大醉走笔百韵》，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48页。

<sup>③</sup> 白玉蟾：《水调歌头》，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95页。

当然，玉蟾可能是自谦，他的书法很好，剑法也应该可以。据说，就在这一年，白玉蟾杀了人。为什么杀人？所杀何人？这一切都是谜。白玉蟾成名后也没有对这件事做个说明，于是人们猜测白玉蟾是“任侠杀人”。但“予（玉蟾）性无他嗜好，平时所与豪侠少年游，特不为轻薄之事”<sup>①</sup>，虽然任侠，但并不做一些为乡人所不齿的事情，可能从小受到的儒家教育很好地约束了他的侠客作风。如此说来，玉蟾所杀的人必定不是什么仁人善士。但剑两面有刃，伤了别人也就有可能伤到自己。不管所杀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朝廷都不会允许，白玉蟾要为他的命债逃亡了。

## 二、逃亡大陆

道士浪迹天涯，寻师访道，称作云游。但玉蟾的云游说是逃亡更合适。从海南过海，玉蟾回过雷州白家，他在诗中说：“初别家山辞骨肉，腰下有钱三百足，思量寻师访道难。”<sup>②</sup> 实际情况恐怕不像诗中所说的那么轻松。可以推测，有命案在身的白玉蟾绝对不敢大模大样回家；还可以推测，玉蟾只是匆匆回家拜别母亲，取些盘缠，然后就悄然离开，哪里敢惊动官府？

宋代还没有大规模使用白银，民间白银并不直接流通，往往要先兑换成铜钱，白玉蟾离家时恐怕也不可能带着三百两白银，最有可能的是三百文铜钱。为什么不是三百贯呢？一般朝代一千

<sup>①</sup> 白玉蟾：《日用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1页。

<sup>②</sup> 白玉蟾：《云游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15页。

个钱为一贯，等于一两银子，但是宋朝却不是这样的。“贯”与“文”的比值并不固定，八百或八百五十个为一贯，甚至有以四百八十个为一贯的，并曾下诏以七百七十个为一贯。假设以四百八十个为一贯，三百贯就有十四万四千个之多，恐怕无法带在身上，况且玉蟾还要逃生。

三百文钱可以用来做什么呢？比白玉蟾早半个多世纪的陆游曾经有一首诗：

祷庙祈神望丰年，今年中熟更堪伤。

百钱半米无人要，贯朽何时发积藏。<sup>①</sup>

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说：“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sup>②</sup>也就是一石米九十二斤半，北宋初期，每石在三百文到六百文之间，中期（仁宗年间）需要支付六百文到七百元，南宋初期则需两贯左右。看来玉蟾带的盘缠还是太少了。

对玉蟾来说，逃亡的经历印象深刻，以至于以后他曾经连续创作了两首诗来纪念这段经历，那就是《云游歌》。根据这两首诗，后人大致可以搞清玉蟾的行踪。

从雷州家中出来，玉蟾一路走得匆忙，这里离家太近，认识他的人多，官差捉拿得也紧。每天早晨，他很早就起身，匆匆忙忙就上路了。路上买一点吃的，充充饥，不敢随意停留。这样一路走来，往往天很暗了，才找个旅馆下榻。有时候只顾着赶路，错过了旅店，天黑了，鸟也归林了，他才发现自己还在野外，于是急急忙忙往前赶。

---

<sup>①</sup> 陆游：《太息》，陆游著，钱钟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五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3432页。

<sup>②</sup> 宋·沈括撰，刘尚荣校点：《梦溪笔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0页。

走了几天，到了一个地方，玉蟾在吃饭的时候，向店小二打听，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漳城，早就出了雷州地界，已到福建。但这时白玉蟾的衣服已经典卖得差不多了。原来，三百文盘缠早就用尽了，玉蟾就把随身带的一些衣物贱卖了换口饭吃。走得匆忙，带在身上的衣服也没有几件，经不住玉蟾典卖，到漳城时已经差不多光了。从祖父时，葛家就迁居海南，以后又到了雷州，福建哪里还有亲人？玉蟾谁都不认识，也没有人认识他，他是安全了，但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晚上，他在漳城江边的荒村小店里住宿，月光洒落在苍苔上，周围一片寂静；小店是那么的偏僻，少有人来，台阶上满是飘落的黄叶。此境此情，人何以堪？第二天用完早餐启程，玉蟾随身携带的就只有一把雨伞了。

从漳城继续前行，不久就到了兴化军。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立兴化县，置太平军，不久改为兴化军。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兴化军军治由游洋迁到莆田，辖莆田、仙游、兴化三个县。军治迁移莆田时，曾设置子城城门和门楼，绍兴六年（1136年）门楼因火灾焚毁，知军刘登重建，并在上面安置更鼓刻漏，故称鼓楼。莆田，古称“兴化”、“兴安”，雅称“莆阳”，又称“莆仙”，为八闽名郡。这里文化发达，文物彰明，名闻遐迩，号称“海滨邹鲁”。

能到这样的文化名城一游，白玉蟾也颇感欣慰，虽然肚腹空空，他还是登上鼓楼，临风远望。这时正是晚春时候，风雨一来，萧萧瑟瑟。风中夹杂着雨水，玉蟾衣衫单薄，冷风吹到身上，不由得浑身一颤。回头看看身后的路，烟雨迷蒙；往前，路途遥远，来来往往的行人，表情漠然，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再看看自己，浑身上下满是尘土，身上长满了疥疮，虱子躲藏在肮脏的衣服缝里。这么多天没有吃过什么东西，看着那条长长的路，自己感到双腿发软，浑身无力。那把带在身边的伞已经卖了，换

了几文钱。钱，白玉蟾下意识地摸摸口袋，不用数就知道只有那少得可怜的三两文。还是留着吧，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

那这几天的饭怎么解决呢？白玉蟾茫然无措。清明时节雨纷纷，这天白玉蟾路过一片乱坟岗，家家都在给先人上坟，也有一些坟头什么都没有，有些已经被荒草淹没了，看来这家已经绝后。白玉蟾发现有些乞丐也混杂在人群中，看到哪一家上完坟走了，就一哄而上，争着抢吃坟前的祭品。这样的事情搁在几个月前，玉蟾是绝对不会做的。但现在他太饿了，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了。看着坟前的瓜果面点，他再也忍不住了。他也跑过去，和那些乞丐一起争抢祭品。托清明的福，玉蟾总算吃了几天饱饭。

清明很快就过去了。玉蟾路过罗源县兴福寺。逼不得已，玉蟾来到寺里，找到管事的僧人，说：“求大师开恩，收下弟子，弟子甘愿做寺院的仆人，只求有碗饭吃。”

管事的僧人仔细打量着白玉蟾，说：“做仆人可以，但是没有工钱。”

玉蟾说：“晓得。”

就这样，玉蟾成了兴福寺的仆人。做仆人的工作，打水、劈柴、烧火、做饭，还要伺候寺里有身份的僧人。白玉蟾算是短暂地安身了，做仆人虽然累，但可以吃饱饭。晚上，躺在寺院仆人的房间里，忍不住思前想后，看着僧人每天都在做功课，玉蟾感到自己的修行在日益荒废。

做了不到半月，玉蟾决定离开了。他找到管事的僧人，双掌合十，对僧人说：“多谢大师收留，我还有要事没有做完，我要离开了。”管事的僧人也不挽留，愿意做仆人的有的是，不差这一个。事先已经说好，僧人没有给白玉蟾一分工钱。

玉蟾在《水调歌头》中说：“要去披缁学佛，首下一拳轻快，打破太虚空。”<sup>①</sup>或许就是这个时候，玉蟾在更深的意义上看清了佛教，并从此再也没有动摇过。大概也是在这以后，白玉蟾才是一副道人的打扮。成名后，1219年，白玉蟾自洪都（今南昌）入浙访豫王。僧孤云率诸僧来迎，因为玉蟾博览群书，已经贯通儒释道三家，而且也曾深究佛理，希望玉蟾弃道为僧，将佛法发扬光大，并且已经将衣钵等物备齐。玉蟾笑着回答说：

吾中国人也，生于中国，则行中国之道，理也。若以夏变夷，背天叛道，吾不忍也。禅宗一法，吾尝得之矣。是修静定之工，为积阴之魄，以死为乐，涅槃经所谓生灭灭矣，寂寂为乐是也。吾中国之道也，是炼纯阳之真精，飞升就天，超天地以独存，以生为乐也。故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夷夏之道有所不同，道不同不相为侔也。<sup>②</sup>

玉蟾的意思很清楚，从华夷之辨来说，中国人应该修行中华之道，不能用夷来变乱中华。此其一。禅宗是积阴的、以死为乐的修行，最终的境界是生灭寂寂。而中国之道是以生为乐的。两者的基础、目的都不同。这两点是原则根本性的分歧，无法妥协通融。

这时已经是盛夏，太阳从早晨开始就像挂在空中，把火热的光洒下来，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火烧的味道。在阳光的暴晒下，树木无精打采地站在路边，知了可能是最聪明的动物，一个劲地喊着：知了。提醒路人天气酷热。

路上的石块吸取阳光的精华，变得火热。白玉蟾赤着双脚，

<sup>①</sup> 白玉蟾：《水调歌头》，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95页。

<sup>②</sup>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3页。



在路上奔驰，脚落在石头上，感觉就像火烧一般。汗水从头顶开始，没有向一个方向流淌，而是从脸上、脖子上、背上一直流到腿上脚上。偶尔，白玉蟾会找个树林躲过炎热的中午，到了下午，天气转凉，他又会上路。这对他来说倒是正合适，反正他已经没有钱住店了。

夏去秋来，天气一天天变凉。玉蟾一路走到剑浦。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雨起处，沁入肌骨。玉蟾在荒郊野外，无处容身，又没有蓑笠可以挡雨，狼狈不堪。到了傍晚，看看四周黑灯瞎火，没有一点光亮，不知脚下深浅，无法赶路。玉蟾只好在村里找个茅檐，准备勉强挨过一晚，他对主人说：“老丈，行路人可否在屋檐下借宿一晚？”老翁想都不想，一口回绝。但玉蟾无处可去，好说歹说，老翁终于同意让玉蟾挨着屋檐下站着，等天亮启程。

在路上，他听说建宁这个地方的人最乐善好施，于是决定去建宁碰碰运气。来到建宁，玉蟾就在大街上行乞，路过的人嘴里都很有礼貌地说着：“对不起。”但是哪里有人会可怜乞丐呢？建宁大街上行乞不到什么，白玉蟾就挨家挨户行乞，见到玉蟾走来，站在门口的人低下头，眼睛看着鼻尖，脸上挂着笑容，但一开口就是：“臭要饭的，滚远点！”于是，白玉蟾只好混迹悲田院。悲田院，唐开元二十三年置病坊收容乞丐，后改为悲田养病坊。这是取佛教的说法，供养父母为恩田，供佛为敬田，施贫为悲田。

从离家到现在，“忆着从前富贵时，低头看鼻皱双眉”<sup>①</sup>的白玉蟾，看够了世人的嘴脸，尝尽了世态的炎凉。或许这种体验

---

<sup>①</sup> 白玉蟾：《云游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16页。

会破灭他对尘世所抱有的幻想，坚定他求道的决心。

### 三、绝境逢师

既然俗世无人理会他白玉蟾，那还是到道家门庭走一遭吧。从建宁出发，玉蟾来到武夷山道观。玉蟾自报家门，但接待他的道人并没有因为同是道士就报以同情，他斜着眼瞅了瞅玉蟾：“像你这样穷困潦倒的人也配做道士，简直是玷辱宗风。”一顿臭骂，把玉蟾赶出山门。

福建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玉蟾转而来到江右龙虎山上清宫。这是道家的圣地，玉蟾不敢马虎，恭恭敬敬地先去拜谒嗣师，表明自己想龙虎山落脚，请求收留。管事的知堂并不喜欢他，看他衣服破破烂烂，很是瞧不起他，连一口热乎的饭菜也不给，只给玉蟾一些馊饭冷汤。

道家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天地之大能收留玉蟾的恐怕只有陈楠了。但陈楠又在哪里呢？

离开龙虎山，往北渡过长江，正赶上“淮西兵马起，枯骨排数里。欲飧又无粮，欲喝又无水。”<sup>①</sup>这里不能久待，玉蟾辗转来到江东。江东的三伏天酷热异常，玉蟾无处容身，就在谷穴里面避暑。谷穴地方狭窄，又不通风，里面闷热得很。

在江东盘旋多日，玉蟾来到浙江地界。炎热的夏天结束了，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秋风一起，凉意直透双臂。玉蟾一边讨饭一边寻师访道。眼见得秋风一阵比一阵猛烈，一夜之间树叶枯

<sup>①</sup> 白玉蟾：《云游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17页。

黄，秋风吹来，树叶纷纷落下。早晨起来，踏着落叶，地面上低洼的地方白晶晶的，那是深秋的霜花。

这年冬天，杭州格外的冷，大雪一下就是七天七夜，原野白茫茫一片，雪上偶尔会有动物走过的痕迹。屋顶上堆着厚厚的积雪，有些人家的屋子经受不住，被压塌了。伴着雪花飘落的是呼呼作响的北风。白天，北风把树上屋顶上的雪吹化了，一到傍晚，温度更低了，树上房檐上倒挂着无数的冰锥，晶莹透亮。

破烂的衣衫被风一吹，感觉就像刀子在刮骨一般，这样的冬天，玉蟾只能咬紧牙关硬挨着。幸好跟着陈楠学过一些修养身心的功夫，有精气护体，即便这样仍然冻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夜晚在古庙里面过夜，没有柴可以生火，古庙里面透着一股寒气。一阵风吹来，纸钱乱飞，风吹得庙门吱吱扭扭，鬼哭狼嚎，听来特别悲惨惨人。这样的夜晚如何睡得着呢？玉蟾听着风声，不由得回想起一路的艰辛，“江之东西湖南北，浙之左右接西蜀。广闽淮海数万里，千山万水空碌碌”<sup>①</sup>。自己云游了这几年，很多道友都在笑自己疯疯癫癫：这样游来荡去又有什么成果呢？想着想着，白玉蟾禁不住流下伤心的泪水。

哭了片刻，又反过来安慰自己：求道是大事情，切莫怨天尤人！如果我真的有神仙缘分，肯定会有师父指点迷津。现在多亏老天让我活着，受些饥苦，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想到此，玉蟾一下子觉得天地开阔起来，世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伤心的事情，月圆之夜，就开心地欣赏美景，对月更好高歌一曲，或者月下吟诗也别有一番情趣。

于是，玉蟾西游洞庭。洞庭湖，古称“云梦泽”，意思是神

---

<sup>①</sup> 白玉蟾：《云游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16 页。

仙洞府。这里浩瀚迂回，山峦突兀，湖外有湖，湖中有山，渔帆点点，芦叶青青，水天一色，鸥鹭翔飞。洞庭秋月，远浦归帆，景致绝佳。但玉蟾来得不是时候，正赶上洞庭湖一夜雨，玉蟾无蓑无笠，被雨水一浇，狼狈不已。

从洞庭湖再往西，一直走到蜀地。青城山是必游之地，这里古称丈人山，山林青翠，景色青幽。城外诸峰环绕，山上树木茂盛，山路两旁古木参天，浓荫覆地，群峰环抱，四季常青，故名青城山。青城天下幽，绝不是浪得虚名。玉蟾到此，正是秋月之夜，独自在松荫下吟诗，与他的吟诗声相对的就是周围的万籁俱静，他只能自言自语。

在四川游玩多日，玉蟾听人说：东南海滨经常有异人出现。根据描述，那人似乎就是陈楠。有了一点消息，玉蟾坐不住了，他即刻从蜀地起身，一路往东南赶去。路过潇湘地界，玉蟾特意前来欣赏斑竹。斑竹又名湘妃竹，出于君山和九嶷山。民间传说斑竹是舜的两个妃子的眼泪染成的。这是一个很忧伤的爱情神话。

玉蟾一路寻访师父的踪迹，渐渐来到甬东海滨。甬东指的是舟山，春秋时属于越国，称“甬东”，又称“海中洲”。秦朝的时候，徐福奉命在东南沿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传说中的仙山，希望可以得到长生不老药。他们历尽艰辛来到舟山群岛，发现这里烟雾缥缈，似乎就是蓬莱仙岛。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甬东，玉蟾碰到了陈楠。按照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的记载，陈楠有些疑惑：“你到这里做什么？”看来他并没有听说玉蟾任侠杀人的事。玉蟾回答：为觅金丹。陈楠笑对他说：“身口不给，奚暇求丹，况离家非道，岂必在外得乎！观子衣裳破碎，垢面蓬头，能从我游，当以真金相赠。”这段话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玉蟾与陈楠的这次

会面是他真正拜师的时间。

从浙江出发，师徒二人沿着海滨朝南进发。有了师父的照应，白玉蟾的日子好过了。陈楠挺心疼这孩子的，才十几岁就背井离乡，一个人在外边闯荡逃难，讨过饭挨过饿，受尽了苦难的折磨。不过也好，这样一来，这孩子对人世的理解就远比同龄人深刻了，也许对他以后的修炼会大有好处。

他们很快就出了浙江，进入福建境内。白玉蟾曾经在这里受尽了冷眼。尽管祖上是福建人，到了白玉蟾这一代，已经没有什么福建口音，当地人都把他当作怪物来看。再说了，你就是满口的福建口音又能怎样，天下乞讨要饭的人多了去，人们已经看惯了成群结队的乞丐帮，没有谁会同情他们。偶尔有一两个乞丐讨不到吃的，会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所有的乞丐也跟着倒霉，乞丐在某些人的眼里跟小偷差不多。无论哪里有乞丐出现，人们除了蔑视还要小心翼翼地防范。

当年是从南到北，如今是从北到南，方向截然相反，心情也大不一样。这一路上所到之处，景致似乎都特别漂亮，师徒一边欣赏山水，一边访查民俗，一边谈些修炼的事情。不知不觉就从福建境内横穿而过，进入广东，这是陈楠的故乡，他是惠州博罗县（今广东惠阳东）白水岩人。他的字是南木，也就是“楠”字拆开。他的号是翠虚，自己写诗也称翠虚道人。

陈楠一直靠盘拢箍桶赚钱谋生，每日里给人家做些活，挣碗饭吃。但他从来不与别人争抢，遇到事情喜欢往后面退三步。这就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况且我是退三步。可能，高人往往与世沉浮，不求别人知道自己，他们借此来保全与培养内心的那股灵气。据说，某一天，陈楠突然灵光一闪，作了一首《盘拢颂》：

终日盘盘圆又圆，中间一位土为尊；

磨来磨去知多少，个里全无斧凿痕。

又作《箍桶颂》：

有漏教无漏，如何水泄通？

既能圆密了，内外一真空。<sup>①</sup>

看起来写得简简单单，没有什么。很多人甚至瞧不起，一个箍桶匠能作出什么好诗？不管是不是好诗，陈楠的这几句说的全是修身养性的大道理，是内丹修炼的真谛。

陈楠修道成功，一心要救济别人，经常用土掺符水，捏成小丸，治病救人，无不灵验，人称“陈泥丸”。陈楠告诉白玉蟾，当道士不是说穿上道士的衣服就可以了，那只是表面的。修炼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帮助天下的老百姓，要有慈悲济世的心肠，还有必要的本领。

白玉蟾对陈楠讲：“武夷山碰到的道士，穿得体面，讲话也文诌诌的，就是一片怜悯之意都没有，我是道士，尚且如此，一般的老百姓或者乞丐，那就更不在他们眼里了。”陈楠说：“那也没有什么奇怪。天下修炼的道士多如牛毛，真正修成正果的也没有几个。心里有杂念，还放不下尘世的想法，或者没有仁慈的心等等，都不会有好的成果。那是一群披着道士衣装的俗人，不足挂怀。至少他们让你明白了三界之外也有俗人。”

路过潮州，陈楠特意带着玉蟾去拜访韩文公祠。“潮州”一名出现在隋朝初年，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设立潮州，是因为地临南海，取潮水往复之意。韩文公祠在韩江东岸笔架山麓，为纪念韩愈而建。原韩祠是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潮州通判陈尧佐在金山麓夫子庙正室东厢辟建的“韩吏部祠”，后来迁到城南七里。淳熙十六年（1189年）知军州事丁允元认为，韩公常来笔架山游玩，曾亲手植橡木一株，韩公之祠应该建在这

<sup>①</sup> 转引自徐兆仁：《道教与超越》，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7月版，第129页。

里，于是就把韩文公祠迁至今址。

祠前的橡木相传是当年韩愈亲手所植，这棵树就像华盖，遮蔽屋檐，外面的树皮如同鱼鳞，叶子很细很长，叶脉有棱角凸起。春夏之交时会开花，红白相间，很漂亮，可惜不常开。

韩祠正殿中央是韩文公塑像。正殿的石碑左侧刻着“功不在禹下”五个字。韩愈治鳄鱼，怎么可以与大禹治水相比？其实，这句话是韩愈本人的，他在《与孟尚书书》中称赞孟轲：“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sup>①</sup>本意是说，治人的思想比治水还艰难。但自从韩文公走后，潮州的人就拿他的话来赞颂他。这恐怕是韩文公自己也料想不到的。韩文公一生恭谨正直，这样的评价说不定让他在地下寝食难安，一边搓手一边嘟囔：如何使得？如何使得？

从潮州往西南而行，不久就到了博罗境内，这里是陈楠的家乡。汉代就已经设置，但是称作博罗县，直到晋太康年间，才开始称作博罗。这天晚间，师徒二人夜宿博罗县驿站。但玉蟾睡得并不好，在诗中他这样写道：

虎啸月生海，猿啼风撼山。

梦回三鼓尽，身自九天还。

云气浮窗外，泉声入枕间。

问心宜富贵，为复要清闲。<sup>②</sup>

历经磨难之后，玉蟾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感受周围的环境。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虎啸猿啼，但海上升起明月，也别有一番

<sup>①</sup> 韩愈：《与孟简尚书书》，韩愈著，严昌校点：《韩愈集》，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第233页。

<sup>②</sup> 白玉蟾：《博罗县驿》，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33页。

滋味。直到三更天，他仍不成眠，窗外云汽浮动，枕边泉声浏亮。富贵与清闲的矛盾是今晚的主题。其实，玉蟾别无选择，在任侠杀人的那一刻，富贵已经离他远去。

## 四、修仙之惑

在博罗，陈楠并不停留，带着玉蟾径直来到罗浮山。罗浮山又名东樵山，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民间传说，浮山原本是海上的一座山，后来爱上了罗山，就远涉重洋，来与罗山相会，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于是就成了罗浮山。一首诗说：浮山泛海自东来，嫁与罗山不用媒。合体真同夫与妇，生儿尽作小蓬莱。真是龙生龙凤生凤，仙山的孩子也是蓬莱。《后汉书》说浮山是从会稽浮来的。

罗浮山雄伟奇特，层峦叠嶂，景色秀丽。这里有奇峰怪石，形状各异，千姿百态，像玉女，像罗汉，像狮子，像骆驼。主峰是飞去顶，又叫做飞云峰，因为山顶常有彩云飞渡而得名。

在罗浮，玉蟾潜心修炼。师父会不时加以指点，玉蟾的进步让陈楠直点头赞许。就这样，很快就到了秋天。苏轼说“罗浮山下四时春”，其实是有些夸张的。罗浮山有秋天，它的秋天有特别的味道，不像北方，树叶落尽，满山的荒凉；它在苍翠之中有一丝秋意，也会有些许的凉意。

罗浮山的秋天来得晚些，但终究是要来的。这天，白玉蟾坐在一块石头边的松荫下打坐，他微闭双目，排除心中的一切杂念，慢慢地进入到无我的境界。耳边的鸟鸣与微风掠过树叶的声音，都已经不能进入到他的知觉中来。

突然有什么东西落在他的头顶，虽然很轻微，但玉蟾还是回



过神来。他举起手，从头上把那个轻飘飘的东西取下来，慢慢睁开眼睛：是一片黄叶。那树叶通体金黄，叶脉颜色稍微浅了一些，正好镶嵌在金黄的树叶上，树叶也才显得不单调。他把树叶放在手心，慢慢把玩，树叶落了，它的生命就到了尽头，就要回到泥土中去。人呢？总有一天也会老去，人老了也要回归泥土，从哪里来难道真的要到哪里去吗？白玉蟾怔怔地想着。

这天晚上天气很好，风清月明，夜静烟寒。吃过晚饭，玉蟾跟师父来到岩石边。师徒二人十分重要的一次对话开始了。陈楠坐下来，玉蟾稽首拜了两拜，说：“人生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生与死，但光阴飞逝，人生无常。玉蟾虽然跟随师父没有多久，想想自己也不像是很有福分的人，恐怕缘分很浅。一直以来我都在怀疑自己是否与修仙有缘分。请师父指点。”

陈楠回答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仙，况且是你呢！”

玉蟾接着说：“我不能因为怕师父责备就不问。请问修仙有几种分别？炼丹有几种方法？我很愚钝，还不能分清楚，请师父点化。”

陈楠示意白玉蟾走近一点，然后说：“那我告诉你，修仙有三种等级，炼丹有三种方法。”

先说修仙。第一等是天仙，能变化飞升。资质高的人可以学习。它以身为铅，以心为汞，以定为水，以慧为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凝结，十月结成圣胎，这是上品炼丹的方法。这种方法本来就无卦爻，也无斤两的约束，操作简易，所以是用心传承，很容易就可以成功。

第二等是水仙，能出有入无，能隐身能现形。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学习。它以气为铅，以神为汞，以午为火，以子为水，在一百天之内，可以混合，三年才成象，这是中品炼丹的方法。它虽然有卦爻，但却无斤两的约束，这种方法很微妙，所以靠口头传

承，一旦修炼一定可以成功。

第三等是地仙，能够让身体不死，长留人间。一般的人都可以来学习。它以精为铅，以血为汞，以肾为水，心为火，在一年之间，可以融结，修炼九年才成功，这是下品炼丹的方法。它不但有卦爻，还有斤两的约束，操作复杂，所以用文字来详细记载传承，怕的就是难以成功。

至于丹法，也有三种：上品丹法，以精神、魂、魄、意为药材，以行、住、坐、卧为火候，以清净自然为运用。中品丹法，以心、肝、脾、肺、肾为药材，以年、月、日、时为火候，以抱元守一为运用。下品丹法，以精、血、髓、气、液为药材，以闭、咽、搐、摩为火候，以存思升降为运用。

陈楠告诉玉蟾这几种丹法的妙处大都不是按图索骥，像那些拘泥于法象执迷于文字记载的人，傲慢自大，目空一切，到老了也不能成功。说到文字记载，白玉蟾想到自己阅读经书的感觉，就问：“我读经书多年，经书都很难懂，就像在荆棘中穿行那么难受。到今天终于拨开乌云见明月，总万法而归一，包万幻以归真，只是我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用功。”

陈楠说：“问得好！炼丹的要义就是：以身为坛炉鼎灶，以心为神室，以端坐习定为采取，以操持照顾为行火，以作止为进退，以断续不专为堤防，以运用为抽添，以真气薰蒸为沐浴，以息念为养火，以制伏身心为野战，以凝神聚气为守城，以忘机绝虑为生杀，以念头动处为元牝，以打成一块为交结，以归根复命为丹成，以移神为换鼎。以身外有身为脱胎，以返本还源为真空，以打破虚空为了当。所以可以做到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去来无碍，逍遥自在！”

“原来如此！”玉蟾有些明白了，他接着问：“勤劳而不懈怠，一定会遇到至人。虽然遇到了，但修炼不勤，最后还是会成

为地下之鬼。这样的修丹说法，有没有证验呢？”

陈楠说：“刚开始修炼仙丹时，神清气爽，身心和畅，就连多年的疾病也全部消除了。更不会做梦，可以一百天不吃东西，也可以喝酒不醉。到了这程度，红色的血换为白色的血，体内的阴气已被炼成阳气，身体如同火一样热，走起路来快步如飞，在嘴里就可以把水银弄干，吹出的气息可以把肉烤熟。对景无心，一点也不动，可以指使鬼神，可以呼风唤雷，耳朵可以听到九天以外的声音，眼睛可以看到万里之外的东西，这时全身都是纯阳，金筋玉骨，阳神现形，出入自然，这就是长生不死的全部了。只是担心世人对药物火候的说法执迷不悟，以为有形有为，而不能顿悟。他们哪里知道：天地没有分开之前，哪里有年月日时；父母还没有出生之前，又何来的精血气液。大道本来无形，打比方说是龙虎；大道本来无名，把它比作铅汞。若是学天仙的人，一定要形神俱妙，与道合一。怎么可以被阴阳束缚，虽然在五行之中，也要跳出天地之外，这才可以算作得道的高人。”

如此一来，道法与禅法似乎差不多，难免会让人产生误解。陈楠认为，禅学终日谈演问答，是干瘪的智慧；禅师长年枯兀昏沉，那是顽空。然而道家所谓的天仙之学，就如同水晶盘中的珠子，转漉漉的，活泼泼的，自然圆陀陀光灿灿。所谓的天仙，就是金仙，有不可言传之妙处。如果明白《金刚经》、《圆觉经》，那么金丹的要义自然就会理解。何必分别老与释的异同呢！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何况人人都具备得道的条件，每个人都可以功成圆满。正所谓处处绿杨堪系马，只是走个捷径罢了。

天下学仙的人很多，大都是因为好学但是没有人指点，或者遇到至人又不能实行，或者虽然做了但不够勤苦，以至于到了年老就平淡地死去。他对陈楠说：“这是很悲哀的事情。现在我打算把师父的口诀，刻印出来传播到世间。想想可能会泄露天机，

会不会遭到天谴呢？”陈楠略一沉吟，说道：“我打算点化天下神仙，如果因此获罪，那老天还算是天吗？经书上说：我命在我不在天。有什么可遭天谴的！”

但是祖师张伯端得道后，先后将丹法传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不是丹法的合适人选，张伯端为此坐牢遭发配。丹法不是随便可以传授的。玉蟾很疑惑：祖师三传非人，三次遭到祸患，又怎么解释呢？陈楠回答：“那是他眼力不到，而且用心也不够普济众生。”

仔细一想，师父的话很有道理，天下之大，或者师父在天涯，弟子在海角，相距太远。更何况在茫茫尘世识别可传的弟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把师父的丹诀印行出来，散布天下，那些修炼的人就可以根据文字揣摩意思，妙道奇理也就很明显了，又何必在乎是文字还是口头传播呢？想到此，白玉蟾心中大喜，忙拜别师父，回到房中，将当晚师徒二人的对话，捡一些紧要的写出来，取名《修仙辨惑论》，准备他日刻印出来。忙完这些，天已经很晚了，白玉蟾心地开阔了，他打了个呵欠，睡意一来，于是倒头轰然睡去。这一年是嘉定五年壬申（1212年），玉蟾19岁。

## 第四章 武夷白云深处

从罗浮到武夷并在武夷暂且安身，玉蟾开始了一生中最快意的一段生活。武夷是玉蟾一生流连不已的地方。在诗中，在文中，他始终放不下的还是武夷。或许，这里是他最终得道的地方，抑或武夷神仙辈出，是玉蟾追逐而不得的梦。

### 一、从罗浮到武夷

修道之余，玉蟾会在罗浮山四处转转。罗浮山飞瀑名泉特别多，白水滴、黄龙洞、白水门、流杯池等处风光秀美，在这等地方游玩也是修身养性。泉瀑之外，还有洞天。洞天就是“洞中别有天地”之意。冲虚观是玉蟾必去之所。它背依青山，前有白莲，特有仙气。相传，晋代道教仙人葛洪辞官不做，来到这里修行。

玉蟾在《西湖大醉走笔百韵》中追述葛家的历史，曾经提到葛洪，“有晋勾漏侯，炼丹极地肺”<sup>①</sup>，但言之不详。葛洪，字

---

<sup>①</sup> 白玉蟾：《西湖大醉走笔百韵》，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47页。

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在今江苏省）人。出身官宦世家，但家道中落。后因参与讨伐石冰有功，封为关内侯。完成《抱朴子》后，听说交趾出产丹砂，求为勾漏县令，到达广州，为刺史邓岳挽留，入罗浮山炼丹，即冲虚观。

玉蟾沿白莲湖向上走，经会仙桥，穿过古林，古林荫翳蔽日，走不过百米，便到冲虚观。来到台阶前，拾阶而上，只见扁额上题写着六个大字：敕赐冲虚之观。楹联是：典午三清院，朱明七洞天。典午指的是晋朝，朱明指道教的十大洞天，罗浮山排在第七位，称作朱明辉真之洞天。

沿着道观后右侧的小径，越走越显得清幽，仙人炼丹灶遗迹还在，上面刻着“稚川丹灶”，稚川是葛洪的字。丹灶旁边是洗药池，据说葛洪炼丹所用的药材，就在这里冲洗。传说葛洪炼成九转金丹得道成仙，飞升归天的时候，身体轻灵，就如同羽毛。

在罗浮山北麓，有一处地方，形状如盆，称作酥醪洞，洞的东南有一处建筑，称为酥醪观，也是葛洪创建的。“酥醪”，美酒佳肴的意思。传说秦朝的安期生作为秦始皇的专使，到罗浮山寻找不老药，就在酥醪观的斗台，与神女饮酒。玉蟾来到观内，在酿泉边，用手掬了一捧泉水，细细地品味。酿泉传说是神女遗留下来的。果然，这里的水，一入口就感到一股清凉，清凉之中有甘甜的味道，让人回味不已。

游赏着古迹，满脑子都是古圣仙人的影子，玉蟾不知不觉就陶醉在里面，升仙的古人飘然而去，数百年后，那飞升的身影还是那么轻盈，那么让人羡慕不已；神女本来就虚无缥缈，但又那么的实在，她曾经与古人同台对饮，古人何其幸运！

春天，罗浮山美不胜收，四处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春夏之交，天气晴好，玉蟾到蝴蝶洞游玩。蝴蝶洞是罗浮山的名胜，最好是春夏之交过去，那时团扇大的彩蝶成双成对，在林间飞翔。

蝴蝶的来历也与葛洪老先生有关。传说，因为葛洪常年采药救济世人，罗浮百姓特别爱戴他，当他仙去的时候，百姓听说了，都来送行，留恋不舍。当时、葛洪遗下的道袍顿时化为千只蝴蝶，最后汇聚在云峰岩下，这就是蝴蝶洞。

大约就在嘉定六年（1213年）陈楠离开罗浮山，来到临漳地方，在这里“翠虚假水解于临漳，复出于武夷，悉受诸玄秘，先生尽得其旨”<sup>①</sup>。“水解”是尸解的一种。“尸解术是早期道教信奉的一种弃肉体而去的成仙方式。尸解者或白骨如玉、或紫包结洛、或化为杖、或化为履、或未殓失骸、或衣在行去。”“上清派认为尸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而是得道道士暂时游于太阴。”<sup>②</sup>

玉蟾是从罗浮经螺江去武夷与师父陈楠相会。陈楠是个神秘人物，在政和年间，一度被提拔为提举道录院事。后来回到罗浮，因为道法高强，所到之处为别人治病捉鬼。据说，潮阳有个民女被狐狸缠身，痛苦不堪，陈泥丸就用雷符把狐魅给杀了。他经常披着头发四处游荡，每天可以走四五百里，衣服破破烂烂，打满了补丁，满身的尘土，有时也吃些狗肉，整天喝得烂醉，没有人能知道他的底细。他后来定居长沙，湖广一带的人经常向他讨要诗歌，只见他不用打草，慢慢地就吟出一首诗，还很有文理。但他不肯亲自书写，最终也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关于漳州水解更详细一点的说法是，这一年陈楠到漳州参加鹤会，他预先已经知道自己将要辞世，就留下四句诗，让白玉蟾题写：顶上雷声霹雳，混沌落地无踪。今朝得路便行，骑个无角

<sup>①</sup>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页。

<sup>②</sup> 张崇富：《上清派修道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11月版，第153页。

火龙。这年四月十四日白玉蟾与陈泥丸在漳州梁山，陈泥丸掉入水中，再也没有上来。当时的人称这是“水解”。与此同时，潮州葛县尉却在潭州宁乡县见到了陈泥丸。陈泥丸与县尉的父亲是老朋友，于是就让县尉带信给他父亲。这种说法似乎得到白玉蟾的认同，他在《先师翠虚泥丸真人赞》云：

惠州是生缘，嘉州是得遇。

漳州走落水，潭州没去处。<sup>①</sup>

生于惠州，在嘉州遇到薛道光，学得内丹修炼之术，漳州只是落水，但并没有水解，潭州之后就不知所踪，玉蟾最终也不知道陈楠到哪里去了。

还有一种说法见于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这一年的冬天，陈泥丸回到惠州，浩然叹息说：“帝王将相，皆有尽期，吾何久住于世？”当时玉蟾、蜚虚都来了。陈楠与几个徒弟一起登罗浮看日出，到了夜半，天空就出现金霞光彩，太阳很快就出来了，非常壮观，翠虚端坐，作颂曰：

顶上雷声霹雳，混元落地无踪。

今朝得路便去，骑个无角火龙。<sup>②</sup>

于是尸解，徒众（似乎就是白玉蟾与蜚虚二人，或许还有另外一个，陈楠一生收徒不过三四人而已）商量着把他埋葬在山南，到第二天已化成十二颗泥丸。弟子们就不敢埋了，把陈泥丸存放在干净的地方，以后遇到有人生病，就刮下一些服食，没有不痊愈的。这种说法似乎是在解释泥丸的来历，有些离奇不经。陈泥丸大概活了一百多岁，有人说得很精确，是一百零

① 白玉蟾：《先师翠虚泥丸真人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15页。

② 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9页。



三岁。

其实，陈楠并没有在临漳去世，“嘉定癸酉年，翠虚假水解于临漳，复出于武夷，悉受诸玄秘，先生尽得其旨。”嘉定癸酉年是1213年，这一年玉蟾20岁。“尽得其旨”指的是什么呢？当然内丹与雷法不言而喻，除此之外，似乎还有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因为这之后玉蟾披发佯狂，又开始了漫游，所到之处，救死扶伤，“人有疾苦，或草或木，或土或炭，随所得予之，饵者辄愈”<sup>①</sup>。与陈楠的治疗方式如出一辙。

玉蟾在武夷住了两年多时间。“武夷结草二年余，花笑莺啼春一壶。”<sup>②</sup>到嘉定丙子年，也即1216年，玉蟾23岁，他又收到陈楠的来信，“忽承鹤使，掷示鸾笺，戒回会于武夷。”陈楠与玉蟾约定在武夷相见。于是玉蟾作《谢仙师寄书词》：“先贡菲词，少伸素志，匪伊听谴，感激何言！”信的落款是：“大宋丙子闰七月二十四日，鹤奴白玉蟾焚香稽首再拜。”<sup>③</sup>这次相会的内容，玉蟾没有追记，不得而知，大概还是与炼丹有关。而这封信是目前所见的师徒二人最后的来往资料。

武夷山是道家的圣地，这里有道家修炼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武夷山山清水秀，云雾缥缈，自然造就了仙山的气质，身处其间，已经有了超凡脱俗的感觉；武夷山本身就生产药材，道家修炼者可以就地取材；那么多的神仙传说，自然也让人浮想联翩，认定这里离天界最近。

---

①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页。

② 白玉蟾：《华阳吟》，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34页。

③ 白玉蟾：《谢仙师寄书词》，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93—394页。

玉蟾住在冲佑观。冲佑观，原来也叫武夷宫，唐朝天宝年间（742—755年）在武夷一曲洲渚上兴建的。南唐的时候，元宗李璟的弟弟李良佐出家修道，李璟把宫观移到现在这个位置，起名叫会仙观。到了宋朝，真宗皇帝花费重金，修葺扩建了这座道观。绍圣二年（1095年），京城大旱，武夷山求雨果真灵验，哲宗皇帝很高兴，下旨扩建，改名为冲佑观。

武夷山的来历也很有神仙色彩。相传，唐尧的时候，黄帝的第八代孙因为有功，尧把它分封到彭城，子孙就把彭作为姓，所以彭氏的后裔就遵奉他为彭祖。彭祖当过伯侯。殷末，天下大乱，彭祖就带着彭武、彭夷两个儿子南下避乱。他们来到幔亭峰下，开山种植，安家立业。当时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彭祖的两个儿子便开山挖河，疏通水道。他们所挖的河道就是九曲溪。后人为了纪念他们疏通洪水的公德，就把彭武、彭夷的名字拿来作山名，称为武夷山。彭祖便是武夷君。

玉蟾的记载与此略有不同，他说：

武夷之为山，考古秦人列仙传，盖籛铿于此炼丹焉。籛铿进雉羹于尧，尧封于彭城，后谓之彭祖，年及七百七十七岁而亡。生平惟隐武夷山，茹芝饮瀑，能乘风御气，腾身踊空，岂非仙也耶？铿有子二人，其一曰籛武，其次曰籛夷。因此，遂名武夷山。<sup>①</sup>

山的得名是一致的，只是彭祖从出场便是神仙一样的形象。神仙之山正适合修仙，从玉蟾现存资料来看，在武夷山的两年，是玉蟾潜心修炼的时期，他基本上断绝与外界的往来。不与人来往，便可得清闲。这清闲，在武夷山就是修炼，就是品茶，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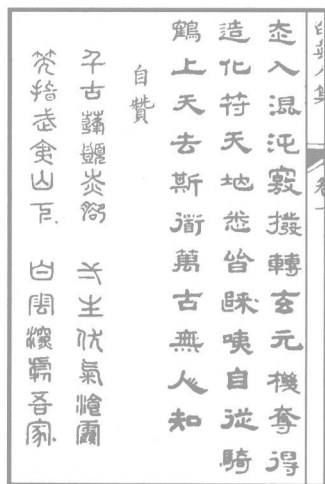
<sup>①</sup> 白玉蟾：《武夷重建止止庵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92页。

漫步于山水之间，就是吟哦诗句。

## 二、九曲风光独好

天下名山僧占多，能与他们一争高下的只有道人。名山来历久远，色彩神秘，这是天时；环境幽胜，宜于修炼，这是地利；世人景仰，供养不乏，这是人和。三者缺一则不足以为名山。武夷山无疑具备成为名山的所有条件，它成为玉蟾的选择也就在情理之中。武夷山的这一段生活，是玉蟾一生中最惬意的。

玉蟾一生喜欢畅游山水，武夷山无疑最切合他的心意。武夷九曲溪一曲就在武夷宫前。自从玉蟾来到武夷宫，他已经被眼前这秀美的风光所陶醉，只是以前忙于修炼，未得功夫，现在丹道有成，雷法修炼也慢慢步入正轨，他可以分出一点心思，用诗人的眼光看看周围的山水。



图二：白玉蟾自赞

炼丹是费神的事情。一天，白玉蟾练功完毕，他活动了一下筋骨，感觉全身舒畅，信步走出武夷宫。晴川一带，地势开阔，视野很好。玉蟾抬头远望，但只见九曲溪水被水中的小洲一分为二，宛如洲渚被清澈的溪水拥抱着。在溪口处，两股溪水又汇合起来，向下流入崇阳溪。

在这里，溪水的岸边长满了青竹。在北岸，大王峰端庄挺拔，显得很威风。南岸是观音岩，怪石堆叠。从南往北，沿着溪流，撑一叶小舟，慢慢地向上游览，白玉蟾觉得此处峰外有峰，静静地罗列在岸边，大王峰最为雄奇，他雄踞崇阳溪入口，颇有王者风范。

在大王峰的半山腰，有很多岩穴，据说历来就有道士在此修炼，他们中的一些或许就是在这里得道成仙的，也说不准。玉蟾禁不住吟诗一首：

幔亭峰下泛仙船，洞口琼花锁翠烟。

一自魏王归绛阙，至今哀怨岭头猿。<sup>①</sup>

很快进入二曲，与一曲不同，这里岩峰峭拔挺秀，群峰夹岸，一段南北走向的峡谷，让溪水一下变得水流湍急。玉女峰就在二曲溪南，她酷似三姐妹，亭亭玉立，峰顶草木葱茏，就如同仙女插花。玉蟾看到此处，不禁暗暗惊叹造化的神奇。

玉女峰与大王峰隔溪相峙，它们中间横亘着黛色岩石，叫做“铁板嶂”。玉女峰右边是镜台，岩上刻有“镜台”二字，字有两丈多高。

玉女峰下有一处水潭，碧水低回，澄澈清丽，叫做浴香潭。潭中一石，方正如印，名曰印石，为大王赠送玉女的定情信物。

---

<sup>①</sup> 白玉蟾：《九曲棹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32页。

旁有一石，形如骨梳，名曰香梳石。不论霜晨月夜，还是阴雨晴日，玉女峰是那么楚楚动人。

玉女峰与大王峰有一段难解的缘分。民间传说在很久以前，武夷山区一片洪荒，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有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名叫大王。他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战胜了水患，疏通了九曲溪。从此，人们安居乐业。某一天，玉皇的女儿玉女驾云出游时，被这里的美景迷住了，于是她偷偷地下凡，留在了武夷山，并爱上了这个勤劳勇敢的小伙子。很不幸，这件事被铁板鬼得知，他就密告了玉皇。玉皇大怒，下今天兵天将捉拿玉女回天庭，玉女坚决不从，一定要与大王结为夫妻。铁板鬼为了讨好玉皇，就施展妖法将他们俩点化成山峰，铁板鬼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大石横亘在他们俩中间，这就是铁板嶂。

王母被他们的深情所感动，她心疼女儿，就用金钗划出一条九曲清溪，绕过铁板峰、浴香潭、镜台石，流经玉女峰前。这样，玉女与大王就可以凭借九曲溪镜台，泪眼相望，以此寄托相思之情。相传潭中的“印石”是大王送给玉女的定情物，右侧的“镜台”是玉女梳妆打扮的地方。

在玉蟾到来之前，有一位大诗人朱熹来到这里，见到玉女峰，便写了一首诗寄托情思，他写道：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

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sup>①</sup>

朱熹不是真正的道人，他是一个理学家，但他总是忘不了那令人神往的阳台一梦。玉蟾则不同，他是真正的道人，而且也算是一个有着较高修行的道人，他欣赏的是眼前的美景：

---

<sup>①</sup> 朱熹：《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7633页。

插花临水一奇峰，玉骨冰肌处女容。

烟袂霞衣春带雨，云鬟雾鬓晓梳风。<sup>①</sup>

完全是一个美人坯子。在玉蟾的眼里，玉女峰虽美，但不俗气，它的烟袂霞衣在春光里，似乎带着雨滴的湿润，它云鬟雾鬓自有晓风梳理。更不用说它冰玉一般的肌骨，那娴静如处子般的容颜。玉蟾笔下的玉女峰，超尘脱俗，自有一段别致的味道。《丫头岩》：“君不见，武夷九曲溪之东，三峰号为玉女峰。当时嫁与大王峰，至今栉雨而梳风。”<sup>②</sup> 似乎又有些同情。

三曲在近雷磕滩处，在这里，溪水折向左，犹如一把弯钩。南岸有小藏峰临水而立，险峻挺拔，数十米高的峭壁悬崖上，一艘艘仙舟或是深藏洞中，或是微露穴外。其实所谓的仙舟，是古代的一种棺木，叫做“架壑船棺”。

有人传说这是仙人升天的遗物；有人说是古越人在悬崖上造屋留下的遗址。无论是什么，只要你走到这里，抬头仰视，可能突发奇想：这或许是古人的聪明之处，躺在这高高的山崖上，沧海桑田尽在眼底。玉蟾把自己的住所就选在这里，是否也是要感悟这种沧桑呢。以后玉蟾云游在外，还不时想起三曲：“二十年，空错过，只飘蓬。这回归去，武夷山下第三峰。住我旧时庵子，碗水把柴升米，活火煮教浓。”<sup>③</sup>

玉蟾更愿意相信那是仙人升天留下的，果真如此，那种飘飘然凌空而去的感觉就太奇妙了：

① 白玉蟾：《九曲杂咏九首·玉女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31页。

② 白玉蟾：《丫头岩》，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00页。

③ 白玉蟾：《水调歌头》，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95页。

仙船停棹架岩头，黄鹤归天今几秋。

满洞桃花人不见，一溪绿水为谁流？<sup>①</sup>

仙人把船停靠在山崖，独自乘黄鹤升天而去，天上一天地下一年，那几个春秋又是多少的历史延伸。当年的仙人已不在，只见到满洞桃花依旧盛开，可是这桃花自开自落，还有这一溪流水，静静地流，但是为谁而流呢？

从卧龙潭到古锥滩为四曲。一东一西隔水对望的两座巨岩堪称奇绝。东边是大藏峰，它秀拔奇伟，半壁覆盖着水面，遮天蔽日。巨峰半壁上下有两个洞穴，上为金鸡洞。据传金鸡洞有一束稻草至今仍未腐烂。峰下的卧龙潭碧水无旋，深不见底。两边与大藏遥遥相对的是仙钩台，逼近溪畔，昂首向天。四曲溪山小景各呈幽奇，号称“真山水”。

宋代朱熹《九曲棹歌》之四曲描绘得很形象：

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露碧毵毵。

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sup>②</sup>

朱熹善于写形，玉蟾长于写神，同样面对这样的美景，玉蟾写道：

万顷秋光无著处，满潭清水莹青铜。

金鸡叫落山头月，淡淡寒烟飒飒风。<sup>③</sup>

四曲特殊的环境，让这里清凉如秋，而那一潭清水却有青铜的光泽，冷森森的。金鸡报晓，山头月落，山间的水汽袅袅升

---

① 白玉蟾：《九曲棹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32页。

② 朱熹：《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7633页。

③ 白玉蟾：《九曲棹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33页。

起，如淡淡的寒烟，风动拂晓，溪水两边的竹林发出飒飒的响声。

再走就进入五曲。九曲溪进入到五曲地段，眼前景观豁然开朗。水如碧玉带，山如锦绣屏，洲地平旷，别有洞天。这让玉蟾觉得心旷神怡，不似四曲那般清峻中透着凝重，这里人可以感到自己是在自由地呼吸，可以纵目骋怀。

你看，那巍然而峙方正如屏的隐屏峰，景色别致。隐屏峰下是一片低阔的平川，朱熹的武夷精舍遗址就在此处。峰右前方依附着一片高耸入云的巨石，尖峭如笋，中有三道横裂痕，虽断仍续，故名接笋峰。

满天沆瀣起清风，白鹤飞来上翠松。

月冷山空吹铁笛，一声唤起玉渊龙。<sup>①</sup>

白玉蟾的诗歌总是有一股仙气，不着人间一点痕。

九曲溪中六曲最短，只有响声岩前的一湾碧水。奔流而下的九曲之水，在老鸦滩变得极其迅疾，滩上礁石累累，激起阵阵浪花，过老鸦滩水势迅速减缓，转入响声岩北壁，水缓波平。溪北是仙掌峰，巍然壁立，横亘数百丈，其中峰顶是天游峰，可以俯瞰九曲全景。

玉蟾尤其喜欢天游峰，在这里有神仙般的感觉。

仙子扣萝上翠崖，岩头旧有炼丹台。

至今石上留仙掌，十指春葱渍绿苔。<sup>②</sup>

仙子尚且是攀藤而上，他们在峰顶修仙炼丹，而今仙子已经不知道何处去了，但炼丹台还在。那印在石头上的手印是谁人留

① 白玉蟾：《九曲杂咏九首·铁笛亭》，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31 页。

② 白玉蟾：《九曲杂咏九首·仙掌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32 页。



下的？是仙子炼丹时印下的，还是临去在石头上留下一点见证？那十根手指就是十根青葱，已经长满了青苔，仙子到底去了多久呢？玉蟾不知，但他可以遐想不已。

七曲獭控滩一带。这里激流汹涌澎湃，浪花翻滚，声音如雷轰鸣。玉蟾觉得这大概是因为水神移到了龙宫里面，一夜风雷齐鸣万山怒吼。

八曲山势渐开，滩浅流急，竹筏在浅浅的河床上滑下，石竹摩擦发出悦耳的响声。急流冲击岩石，浪花声悦耳动听，与溪岸上、丛林中鸟虫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

几点沙鸥泛碧流，芦花两岸暮云愁。

鼓楼岩下一声笛，惊落梧桐飞起秋。<sup>①</sup>

九曲一带山势开远，溪流潺湲，波平浪静。浅滩、竹木、山花与如镜的溪面相接，市镇、拱桥、青山与秀丽的溪光相映。玉蟾不愧是艺术家，有杰出的艺术眼光，在他的眼中，斜阳残辉下的山村，鸡犬开始归巢；远处的稻田有高有低，棋局一般，几只乌鸦正在飞回，田里还有白鹭在飞来飞去，它们一黑一白，相映成趣。

### 三、与朱熹的公案

淳熙九年（1182年）九月，朱熹离提举两浙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任，第二年一月主管台州崇道观，但实际上是回到武夷山。朱熹即在大隐屏峰下五曲之旁建武夷精舍，他亲自规划，召

---

<sup>①</sup> 白玉蟾：《九曲棹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33页。

集弟子准备工具和瓦木等材料，历时数月修成。精舍面溪背山，占地约二亩，其大致布局如下：隐屏峰下，两麓相抱之中，有房室二间，名为“仁智堂”，朱熹自称“堂主”。仁智堂左右各有室一间，左边为“隐求室”，是朱熹之居室，右边为“止宿寮”。山麓之外有一山坞。坞口磊石为门，称“石门坞”。坞内为学徒群居之所，称“观善斋”。精舍四周风景十分幽美，又远离市尘，是讲学的好所在。门人友好前来相会，建宁知府韩元吉为之揆记，陆游、杨万里未能来，寄诗作贺。武夷精舍的建成，启动了闽学的发展时期。

朱熹仁智堂与止止庵旧址毗邻而居。止止庵是武夷山著名道观，传说是皇太姥、张湛及鱼道远都曾在此修炼，尔后又晋代娄师钟、唐人薛邴隐居于此。宋代李陶真、李铁笛、李磨镜等著名道士也接踵来此。南宋名臣李纲曾至此造访。但玉蟾来时，止止庵已经废弃多时，湮灭不见了。

詹琰夫，字美中，世代官宦人家，是个胸宇英杰之人。一天叹息道：“当年太史公穷尽九巍山，韩愈登太华山，那都是思古而胸中有感慨的人，不仅仅是因为好奇。现在世道不清，仕途不顺，还不如结交出世的朋友，学习一些炼丹的学问，说不定可以修炼到飞升或尸解。如果神仙可以通过修炼而成，哪里还敢不用力，不敢说有能力做这件事，只是愿意学习而已。”玉蟾从广闽来到武夷，正有披榛诛茅之意，与詹美中久蕴于心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决定搜访止止庵之地。

“辟几百年不践之苔，剗三五里延蔓之草，于是得其地焉。”<sup>①</sup>神仙已去，遍地黄苔，寻找到止止庵旧址颇费了一番气

<sup>①</sup> 白玉蟾：《武夷重建止止庵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93页。

力。接着，詹美中开始筹备重建事宜，到嘉定九年（1216年）春天，才开始纠集工人，砍伐木材，运送砖瓦。没过多久，玉蟾要去天台山、雁荡山走一遭。

等到玉蟾回来，止止庵刚刚落成，詹美中极力挽留白玉蟾，打算请他住持止止庵。白玉蟾最怕的就是与达官贵人打交道，他对詹美中说：“这座止止庵的建成，都是你的余财余力成就的。这么短的时间就落成了，不是霹雳手谁能做到？现在你只需选择心地纯净，坚持志向的道士，请他来住在这里，让他开拓土地种植花木。等我这次从罗浮山回来，就终身住在止止庵里，怎么样？”这算是给詹美中一个承诺。

“然是庵背倚幔亭峰，面对虎啸岩，左则天柱峰，右则铁板障，人去不数举武，则有朱晦庵仁智堂”<sup>①</sup>，一天黄昏，玉蟾信步闲游，不知不觉来到仁智堂，此时天色已经昏暗，武夷山的晚风吹起来，万木摇曳，发出飒飒的响声，一切似乎都显得有些萧瑟。玉蟾继续往里走，此时的仁智堂早已废弃多时，断壁残垣，野草丛生，在夜晚阴暗的光线下，越发地有颓败的感觉。当年朱熹用来炼制丹药的炉灶，只剩下烟熏火燎的痕迹，在炉灶的深处，还可以看到一些炉灰。

每当夜晚降临时，武夷山的猿猴总是大声地呼叫，一呼百应，那声音凄惨嘹亮。一阵大风吹来，树上的花簌簌地落下，炉灶深处的炉灰偶尔会飞起一些，犹如片片纸钱。玉蟾感到这样的环境不适合久待，就匆匆忙忙离开了；猿猴的叫声足可以乱人心神，更何况花飞灰扬。

回到住处，玉蟾镇定心神，让自己慢慢地回复到最佳状态，

---

<sup>①</sup> 白玉蟾：《武夷重建止止庵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93页。

进入修炼的佳境。但玉蟾还是不能忘怀那天的经历，自己早年研读儒家经书，志向远大，希望能为国家出力，可惜阴差阳错做了道士。朱熹的学问人品自己十分敬仰，当年曾经读过朱熹的著作，明显感到朱熹身上的那股力量。可惜自己不能见朱熹一面。因为朱熹已经归天去了。

但玉蟾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还是和朱熹拉上了关系。当然这关系虽然拉上了，但对朱熹与白玉蟾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是他们都去世几百年之后的事情。这里面有些曲折，须分说清楚。

给白玉蟾与朱熹拉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南怀瑾。南怀瑾名气响亮，在宗教研究界是泰斗。泰斗的话自然没有多少人提出疑问，因为这是一个相信专家的时代。泰斗是专家里面的领头羊。不听领头羊的，那不是要走错道路吗？

南怀瑾在《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这本书里提出一个说法，他说：白玉蟾在福建武夷山隐居，潜心修炼，跟从他的人每天都在增加。这时，恰好朱熹也在武夷山讲学。白玉蟾与朱熹彼此师友之间，互有往来。朱熹从外面看是儒家的东西，但内心里却仰慕道法。他屡次想从白玉蟾那里讨教丹道，都被白玉蟾婉言拒绝。就像明代王阳明向道人蔡蓬头问道，差不多被喝斥，如出一辙。到了晚年，朱熹化名崆峒道士邹诉，竭力研究《参同契》，但是一无所获，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后来白玉蟾给了一些提示，但朱熹却放不下自己的一代儒学宗师的身份，不能诚恳谦虚请教，所以始终不得其门而入。陶弘景所说的神仙有九障，名声算是其中的一项。名利之心太难根除了，很值得感慨啊！<sup>①</sup>

朱熹讲学的地方是武夷精舍，又叫做紫阳书院，就在隐屏峰

<sup>①</sup> 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下平林渡九曲溪畔，风景非常漂亮。书院是朱熹 1183 年建立的。自从书院创建后，朱熹就在这里著书立说，倡道讲学，但这个道是儒道。

南怀瑾虽然这么说，但他没有举出任何证据，也不告诉读者这种说法到底从哪里来的，没头没脑，突然露出一条崭新的尾巴，让人不知是何方神物。其实，南怀瑾就是一个几乎无法超越的大石碑，上边刻的每一个字，即使看不清楚，一般人也不会提出疑问；能刻在这上边的字，难道还有错？

这种说法，乍一看是在褒奖白玉蟾，其实细想，两个古人都被他涮了：两人可曾见过面呢？没有。既然没有，朱熹何必要请教白玉蟾；既然没有，玉蟾也就无须戴着一顶清高或者高傲的大帽子。

学者有时会一厢情愿，他们或许认为，大家都很有名气，互相交个朋友，或者干脆成为至交，那将是多好的事情，差不多就算是强强联手，完全可以成就一段佳话。李白与杜甫就是这种愿望的牺牲品，杜甫经常写诗怀念李白，李白根本没有把杜甫这样的小字辈放在心上。他们之间的刻骨铭心的友谊深深地刻在研究者的心里面，李白却不知道。

白玉蟾与朱熹又是这样，同为大家，而且朱熹是一代理学家，内心仰慕道家，白玉蟾应该有义务提供免费咨询，因此朱、白彼此间应该来往很密切。理论上是如此。更何况朱熹的武夷精舍和白玉蟾的止止庵毗邻而居呢？理论终归是理论，但不能把理论当作事实。

白玉蟾那天傍晚听到那些猿猴的叫声，感觉就像是在哭朱熹一般，很悲伤的味道。有一条铁的证据可以证明白玉蟾到时朱熹已经去世，那就是《化塑朱文公遗像疏》。遗像肯定是对已经去世者的称呼。这篇文章这样说：

武夷文公精舍，欲塑文公遗像，不知当时枢衣者，如之何则可？

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筒生尘，杏坛已草。嗟文公七十一祀，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啼鹤泪。管弦之声犹在耳，藻火之像赖何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兮有像，未丧斯文。惟正心诚意者知，欲存神索至者说。<sup>①</sup>

白玉蟾说得很清楚，朱熹这个哲人就像屋子的大梁坏了，就像泰山倾倒了那样，也已经枯萎了；枯萎是个很形象的说法，花草树木才会枯萎，枯萎也就死掉了。他说竹筒落满了尘土，连杏坛也已经长满了青草。杏坛是教师的讲坛。他还知道朱熹的生命短长，朱熹活了71年，那玉洁冰清的情操也值得仰慕。

不需要多说，仅凭玉蟾的一家之言就可以断定：玉蟾是很想见到朱熹的，但可惜出生得太晚。朱熹死于1200年，而玉蟾生于1194年，朱熹死时他只有6岁。6岁也是有机会见到朱熹的，但又很可惜，他们离得有些远，玉蟾6岁的时候肯定在海南。

当然，玉蟾的生年很复杂，有人说他生于1134年，朱熹去世的时候，白玉蟾有66岁，胡子也应该白了。这样就有可能见到朱熹。但是玉蟾真正在武夷山得到师父的真传，是在1213年。而这时朱熹已逝世13年了。至于玉蟾在武夷山寻访止止庵的时间，是嘉定八年（1215年）。

朱熹与白玉蟾不能见面，未必便是坏事，省去了多少观念之争。古人对他们的古人也报以极大的敬意，或许某一天，玉蟾一

<sup>①</sup> 白玉蟾：《化塑朱文公遗像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97页。

时心血来潮，来到朱熹的故居。朱熹的故居在五夫镇府前村，有一条巷子大约建于南唐（约 930—950 年）时期，是当年朱熹去书院的必经之路。这条路鹅卵石的路面，古屋高墙，玉蟾沿着它一直来到正堂，见到朱熹的塑像。那份虔诚是发自内心的：

皇极坠地，公归于天。

武夷松竹，落日鸣蝉。<sup>①</sup>

大哲已去，只剩下武夷依旧，松竹青青，落日的余晖中，鸣蝉还在唱着那一曲哀歌，如诉如泣。

#### 四、道友之交如水

武夷山对白玉蟾意义深远。他在武夷山修炼，在武夷山游玩，在武夷山得道。武夷山是他停留最久的地方。在武夷山，他还有几位道友值得一提。

黄季长是武夷道士，但生平不详。其实道士是出家之人，闲云野鹤，他们对世事炎凉看得开了，也知道生命的最终追求。富贵是身外物，名也不过是身外物，甚至命也是身外物，唯一的追求应该就是那点先天的东西。

黄季长，我们不知道他生在何年，死于何时，这些玉蟾也可能不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关心过，因为他连自己的往事都忘记了。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黄季长也是少年任侠。曾经游侠于高山旷野，巧遇一位异人，得到专门治疗痼疽的药方。

痼疽，是气血为毒邪所阻滞，发病于肌肉筋骨间的疮肿。玉

---

<sup>①</sup> 白玉蟾：《朱文公像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417 页。

蟾明白痼疽的发病缘由，以及这种病的痛苦，他说：人的身体里，有气息流动，一旦阻滞不通，就会怀脓结血，弥浹凝滞。这种病会让人痛苦不堪，有些人忍不住会连连大呼，有些人就自己把痼疽弄破，弄得满身都是脓血，肮脏龌龊。但这也是人们迫不得已啊。人体之内有四百零四种病，痼疽真是让人酸心的病啊。但天下没有多少医生可以治得了。只有悲天悯人的胸怀还不够，还有能够治病疗疾的本领才行。玉蟾的主攻不在此，但这并不表示他对此不关心；恰恰相反，玉蟾有着一般道人所没有的救难情怀。

黄季长道士得到异人奇方，治疗痼疽不用楷煎，不用针灸和开刀，只是用药物从内部根除，再用药敷在外边。治疗效果很好，就像树叶从枝头落下那样干净，就像花落之后果实生长一样，让人的躯体重新复原。当玉蟾知道疗效如此神奇时，大感快慰，他说黄季长就是古代的神医榆拊、扁鹊；技术是一回事，有没有救人的心是另一回事，黄季长恰恰又是那种乐于救人的道长。

在武夷山云窝一带有一位修道者，叫陈丹枢，不食五谷，年纪已有七八十岁，漆发童颜。没有人知道陈丹枢从哪里来。他整天凝神不语，起床睡觉谈笑都与常人不一样。身上只有一件破道袍，在五曲之间吟唱朱熹的诗句，自得其乐。他在这里铲除茅草，砍伐竹木，建了一座庵，起名叫云窝。

有一天从东阳来了一个女道士，叫刘妙清，年轻时流落风尘，一旦翻然悔悟，毅然做了女道士。她听说陈丹枢的事迹，愿意来作他的徒弟。丹枢先生跟她讲：“出家人要恬淡无为，不能有太多的或者说根本不该有欲求，你早年在繁华之地，如今突然来到这山野之中，能受得了？”

刘妙清说：“繁华都是过眼云烟，欲求正是烦恼的根源。弟



子早已看破红尘，完全可以做到。”

陈丹枢点点头，接着试探，说：“如今风俗薄恶，一个女子在此出现，难免有闲言碎语。况且在岩石山间居住，生活非常艰难，要自己动手砍去茅草，还要从山外化缘，有了粮食还要自己背进山中，非常辛苦，你可要想清楚啊。”

刘妙清思谋很久，很坚决地跟丹枢先生说：“粗糙的粮食可以作粥糜，破旧的织物可以做衣服，藜藿等野菜也可以吃，有干柴可以烧火，只要有很小的地方就可以盖一间茅屋，把兰草编起来可以做蓑衣。很小的火也可以取暖，不要让雨淋到我的头，也不要让霜冰到我的肌肤。父母未生我之前，寒暑冷热没有什么好想的；人死了，尸骨烧化了，也就不去哭诉饥渴。在山中修炼，正好可以思考修道之理。如果不久之后果然修道成功，鸾鹤满天飞来，也很值得庆幸。”

丹枢先生听完，笑着说：“入道很容易，就像走投无路的猿猴奔向山林；叛道也很简单，就像水中的鱼跳到岸上。大道在乎人心，心就是道，你能有始有终，我也觉得很幸运。”于是就收下刘妙清做徒弟。刘妙清就在丹枢先生的庵旁，盖了几间草房，取名做棘隐，也就是在荆棘中隐身的意思，这也是何仙姑诗句的意思。

玉蟾很敬重师徒二人，为之写过《云窝记》、《棘隐记》，因为二人都是甘于贫淡的修行者。道门认为五欲最危害修行，所谓目好色，使人淫乱发狂；耳好声，使人迷塞不能止；鼻好香，使人精神散漫；口好味，使人受罪入网罗；心好爱憎，使人偏邪失正平。出家人远离尘世，就是要去除五欲，做到去奢简欲，清静恬愉，最终才能得道登仙。

刘妙清住在棘隐庵之后，邀请玉蟾前来做客，玉蟾欣然前往。这天正是春天，春风碧草，天刚刚下过雨，水滴沿着竹叶往

下滑落。满眼苍翠，突然一只白色鸟飞来，打破了这浓浓的翠色，但有了这一点白色，整个山都有了灵动的神韵。

妙清在做什么呢？她的庵房在白云深处，那里有些苍苔脱落了，留下铜钱大小的疤痕；庵前的古松，苍老中透着生机，枝叶稀疏却遒劲。在这里，仰首可以看到白云悠悠；在这里，春天的傍晚，用松柏的枝条炊爨，轻烟袅袅，已是神仙一样的洒脱。玉蟾说这是“结庐卧白云，柏子烧春昼”<sup>①</sup>。

但妙清的修炼似乎并不开心。少年沦落风尘的经历在她心中挥之不去，虽然找到了可以收容她的师父，并和玉蟾成了师徒般的好友；师父与玉蟾都是方外高人，对她很好，并没有看不起她。但妙清还是放不下心头的忧伤，这忧伤慢慢地变成一股愤懑。终于在一个黄昏，她跳入武夷九曲溪中。

妙清的辞世，玉蟾很惋惜很伤心，他希望刘妙清能用九曲溪中的水，洗去内心的千愁万恨；只可惜武夷九曲溪，再也无人垂钓，溪水空绿；武夷三十六峰峦，再也无人结草作庵，只剩空山。

陈洪范，字天锡，道号造斋，住在武夷之山冲佑观。他风神骨范，如秋之末霜，如夜之正月，如水之晓绿，如山之春青，一掬精神，已可健羨。平日闲暇，就在轩窗几案之间周旋，心爱之物只有一张琴与一把剑。自己制墨，自己制作毛笔。一般情况下，都是关门谢客，往来不交接俗人。他一生除了嗜好琴书外，就偏偏有橘癖，他酷嗜橘林，又多种橘。

古人有隐于松的，大概是想要显示那孤高峭劲之节；古人有隐于柳的，大概是要彰显他温柔谦逊之志。那么隐于橘有没有说

<sup>①</sup> 白玉蟾：《棘隐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08页。

法呢？玉蟾考察史册杂记，发现橘可贵、可奇、可嘉，可以存孝义，可以入文章，这样看来橘果也是奇异的物产。更为重要的，对于道家来说，还是它大如弹丸，色如朱橘，与金丹相似。故而，吕洞宾就拿它来比金丹。

一天傍晚，陈天锡抚琴长歌，与玉蟾喝酒快要结束了，就取出纸笔，请白玉蟾作文来阐发橘隐之意。此时，风正清，月皎皎，一声猿啼，打破这岑寂。玉蟾想：古时，缙山之仙子有诗：修炼还丹苦，不忍见甘橘。青城丈人有诗：几回误吞橘，便欲升云天。那陈天锡所以隐于橘者，恐怕就是取两位仙人的意思吧。

于是，《橘隐记》满怀仙意，文采很美。结末说：橘成林，橘成林，一亩白云空翠深。空翠深中有仙翁，抱一琴，夫谁知此心。

另一位道友是苏森。苏森、白玉蟾是互相先闻其名而后见面。玉蟾认识苏森时，苏森正是武夷山冲佑观主管。苏森，眉山人，是苏辙的后人。嘉泰年间（1201—1204年）在筠阳做官，后来做衡阳的长官，请求归隐武夷。朝廷恩准了，于是苏森以朝请郎的身份退休了。朝请郎是文职散官，正七品，有名无实。他自号“懒翁”。

他到底有多懒呢，敢于起个懒翁的斋名？据说，琴挂在墙壁上，常常蒙着一层尘土；砚台放在窗间，有时多日里面都没有水。当然是有些懒，但还不是懒的极致。懒翁还有更懒的，他懒得关门，要等着风把门吹合；他懒得铺床，想让月亮来为他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以前并不是这样。据说，懒翁小时候不是很懒，那时青青子衿，对功名事业也是充满信心，一心钻研儒家经典，捉摸韩柳文章。那时，百姓见到他，都会指着他说：这孩子将来必有出息。

但是懒翁还没有一丝白发，已经懒得当官了！现在，懒翁年

事已高，也应该比以前更懒了。懒翁在金华有个家，那是祖先的故居。堂前有一丈多的空隙，于是他就盖了一间仅够容身的小屋，屋子三面开窗，把木板砌好代替砖石，抹上灰泥把墙壁粉饰一下。这就是懒翁的斋房。

玉蟾从武夷山来金华，听说懒翁这么懒，就来懒翁斋拜访。两人一见如故。懒翁早就仰慕玉蟾，玉蟾所著的一些丹经，在广东、福建等处，有很多已经刻印。于是，懒翁拿来好酒招待玉蟾。喝酒喝得高兴了，玉蟾取懒翁的纸笔，大字草书，龙蛇飞动。他问懒翁：“东风柳绿，黄鸟桃花，书斋中也自有春意，你不喜欢到郊外饮酒。这时，你不会懒得踏青吧？幽轩风雨过，明月一池莲，笔下生薰风，此心不受暑。这时，你不会懒得入林小憩吧？落叶孤雁，霜起天寒，满眼秋光。这时，你不会懒得登高吧？梅花倒映水中，点上火炉取暖，煮雪来泡茶。这时，你不会懒得去欣赏梅花吧？”

懒翁很得意，他也有不懒的时候，很高兴地说：“是的。这时候总是赏心悦目的，不像尘垢那样刺眼，名利那样焚心。”懒翁有斋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供饘粥，有子可以嗣衣钵，不与俗交，不与人语。玉蟾甚至怀疑懒翁的前身是不是一个佛法高深的老和尚。在玉蟾的眼里。懒翁就是这样的形象：

醉时枕上化蝶，睡起笔下生蛇。

日长心下无事，饥来只是餐霞。<sup>①</sup>

这哪里还有一点人间的烟火气，难怪玉蟾与懒翁彼此这样欣赏。

---

<sup>①</sup> 白玉蟾：《呈懒翁》，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12页。

## 第五章 玉蟾及其弟子们

玉蟾一生飘摇，所到之处广收门徒，扩大势力。这是他与陈楠以及其他前辈大不相同的地方。但可惜玉蟾解化或者隐退得太早，在其短短十几年的传道生涯中，不可能招收太多的弟子，而知名的就更少。

### 一、瞻彼鹤林在天之涯

螺江是个美丽的地方。螺江有一地方，叫螺洲，本是闽江泥沙冲积的洲地。据说，东晋永和间（345—356年），当地居民谢端娶了螺女，于是此地取名螺洲。螺洲远山近水，风景如画，幽静古朴的渔村，正好成了这山水的点缀。

嘉定六年（1213年），玉蟾路经此地，认识了彭耜。彭耜，字季益，号鹤林。世代居住于三山，官宦人家。他自幼聪敏好学，是块读书的好材料，这一点与玉蟾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遭遇又大不相同，玉蟾童子科考试便铎羽而归，从此绝意仕途，彭耜则通过了进士考试，步入仕途。对这一点，玉蟾曾经写诗给彭

耜，其中说：“我亦白云一逋客，幸不龙门遭点额。”<sup>①</sup>似乎是庆幸自己科考失败的不幸。当然，彭耜也并不热衷仕途，他在一首诗中说：

买得螺江一叶舟，功名如蜡阿休休。  
我无曳尾乞怜态，早作灰心不仕谋。  
已学漆园耕白兆，甘为关令候青牛。  
刀圭底事凭谁会？明月清风为点头。

虽不能确定彭耜此诗作于何时，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在认识玉蟾之后，“自中铨后，恬不问仕。事海琼先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传、九鼎金铅砂汞之书、紫霄啸命风霆之文。归作《鹤林赋》，复作诗”<sup>②</sup>，诗即此诗。但这段记载显然有错误，《鹤林赋》出自玉蟾之手。而此诗也被收入玉蟾的集子，题目是《题天庆观》。但从诗意来看，归到彭耜名下更合适。

彭耜归隐的打算与玉蟾是一个很好的契合点。交往过程中。二人似乎发展了超乎一般的师徒情谊，这或许有同是读书人的成分在里面，因为那种对生命的感悟可以互相倾诉，对玉蟾来说更是如此。

夜色冰凉，野猿哀啼，在青灯下惟有孤影相伴，此情此境，难免让人枯肠九转。人在悲苦的情景下最需要朋友的安慰，若不可得，退而求其次，倾诉也是一件可庆幸的事。这时，玉蟾可以想到的人是彭耜，玉蟾写了一首诗寄给彭耜，诗题是《年逾弱冠又多锦瑟之一弦身坠尘樊，未彻玉霄之半日，醉怀无奈，顾影自怜，抱明月以兴悲，向西风而思远漫，拈秃兔慰心猿寄鹤林

<sup>①</sup>白玉蟾：《久旱得雨，晚凉得月，奉似鹤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01页。

<sup>②</sup>《白玉蟾与彭耜传·彭耜》，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78页。

友》。这是一个很长也很有意思的题目：年增一次，就如同锦瑟又多了一弦。李商隐当年的哀愁很淡很真，透过“锦瑟”二字，溢满全篇。与这种岁月无情流逝相对，从天上神霄堕入尘埃的日子似乎凝滞不动，那回归的希望还很远很远。

人是社会性的，不能长久地离群索居；俗世之人往往会聚居一处。但修道则不然，忍受这种孤独的寂寞也是必不可少的。寂寞是一种心境，即便眼前风光秀美也无济于事。“鸥飞梅山前，翠中一点雪。何处钟声来？云梢推上月。”<sup>①</sup> 满目青山一点白，多么美好的景致。但这里“黄昏杳无人，孤江但翠竹。惟有白鹭鸶，伴我舟中宿。”<sup>②</sup> 玉蟾告诉彭耜：孤江边上只有翠竹，这里的黄昏看不见行人的踪迹，我一个人躺在舟中，陪伴我的只有白色的鹭鸶。鹭鸶飞翔于青山碧水之间，自由自在，但可惜它解不了我的惆怅。

道人好入名山游。山是修行者体道的好去处，但山往往并不适合人们居住，山中不比街市，诸多不便。空山不见人是常见的情形。在一个晚春时节，玉蟾在山中闲暇，不由得想起远方的朋友彭耜，情不能已，便写诗回忆彭耜。距离是一种空间上的间隔，也会造成心理上的模糊，记忆中的东西往往是最美的。玉蟾写道：

碧桃兮花落，青鸟去兮春寂寞。风止兮雪霁，望美人兮天一角。<sup>③</sup>

---

① 白玉蟾：《棹歌九章寄彭鹤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97页。

② 白玉蟾：《棹歌九章寄彭鹤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98页。

③ 白玉蟾：《山中忆鹤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69页。

桃花落去，碧桃悄悄地在枝头成长。桃花红，桃子绿，似乎是流动的色彩在眼前交替。此时的春天是绚烂之后的寂寞，何况那青鸟也一去不返？青鸟是个美丽的传说：王母居住在昆仑虚的北面，倚靠着小案几，头上戴着闪光的玉胜。她的南面有三只青鸟，专门负责为王母觅取食物。后来的《汉武故事》里，王母与汉武帝相会，她先派一只青鸟来报信，另外两只随她一起。这样，青鸟又成了信使。

“青鸟去兮春寂寞”，这是诗人的感受，也是这组《山中忆鹤林》的基调。其实，何止是春寂寞，诗人才更寂寞。风停了，天晴了，但“望美人兮天一角”。角，角落或者那一端，应该很偏远吧。美人，不是美丽的女性，而是玉蟾的朋友彭耜。“香草美人”的传统是从屈原开始的。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sup>①</sup> 青鸟一去，再也不能传递朋友之间的那份牵挂，这哪里是一个“愁”字可以概括的？于是便有了以下的一幕幕哀伤：

无论是花红水暖，还是青山方叠，眼望远方，哪里能够见到思念的朋友？他此刻正在天一涯，或许也正在望着飘荡的白云，看着它孤零零地远去呢。这尚且不够，毕竟还是春光，毕竟还是万物蓬勃的时节。而当苍崖巍然，色彩已经变得很深，有了压迫感。在斜晖中欣赏落花，赏花人的心境比落花更落寞。

玉蟾常年云游在外，有时与彭耜分别很久，玉蟾经常给彭耜写信，但很少收到彭耜的回信，偶尔收到一封，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弥足珍贵：

东望吾彭耜，晴窗坠一蛛。

<sup>①</sup> 李璟：《摊破浣溪沙》，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11页。



万金何足抵？尺纸寄来迂。

夜后灯花喜，朝来鹊语符。

手中舒复卷，久别可长吁！<sup>①</sup>

玉蟾居无定所，古时交通不便，当彭耜收到信再写回信，一来一往，少则十几天，多则几个月，还到哪里去找玉蟾呢？“尺纸寄来迂”，就很好地印证了这种情况：彭耜的信几经周折方到玉蟾手中。

分别是如此，相见又当如何呢？1219年春天，玉蟾回到福建，与彭耜等人相聚。这年的闰三月，师徒一起登东山。东山在今福建闽侯县境内。这天早晨，天气很好，朝霞在东边的天空，绚烂光彩。吹面不寒杨柳风，春天的和风吹来，草木摇曳，发出悦耳的声音。玉蟾与彭耜等相互劝酒。宋人习惯在早晨的时候喝一点淡酒，叫做扶头卯酒，意思大概就是喝点酒清醒一下。卯时相当于现在早晨5点到7点这段时间，人们都刚刚起床。三杯两盏淡酒，尤其是在早晨这个时候，确实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大家都喝得有点微醺。

玉蟾刚打算靠在胡床上，枕着竹枕休息一下，就听前山后山的猿猴哀鸣黄莺啼叫，声音凄厉，让人心神不宁。于是，玉蟾一下就清醒了，他走到凉亭上，凉风习习，抚摸着石龟的背壳，发出长长的啸声，很久之后，山谷里才传来回声。东南的天气多变。带着雨意的阴风吹来，山上的树木摇摆不定，天山的云朵也在逐渐积聚，而且远处的雷声已经隐隐地传来。过了不久，雷声已经到了头部的上方。雷声落下，就像在耳边炸开一样，非常的响亮，刹那间，大雨飞泻而下。

<sup>①</sup> 白玉蟾：《得鹤林书》，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33页。

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干净利落。大雨过后，空气显得特别清新，树叶被雨水一洗，清亮光鲜。就在这时，西北方飞来一群鸟，一共六只，遍体白色，配上那朱红的顶冠与绿色的鸟爪，色彩的搭配和谐而漂亮。他们在树梢飞来飞去，徘徊鸣叫，慢慢地消失在空中。有人说是鹤，也有人说是鹤。主张是鹤的很快受到批驳，因为有人认为，古往今来，只有鹤是六只一群。那群鸟明明是六只，哪里会是鹤呢？这种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既然是鹤，那难道是为彭耜而出现的？彭耜字鹤林。玉蟾也回过头来，对彭耜说：“人如果不是被事务所触动，就不会起感触；事物也是等待时机才出来让别人看到。”

这个故事为后面的家庭式狂欢做了准备。同年同月，在鹤林彭耜的家里举办一次宴会。这次宴会应该是彭耜的父亲彭演主持的。彭演，号觉非居士，曾在吏部做官。彭演晚年归隐乡里，家道虽不至于大富大贵，但也是小康之家，“有田一廛，可农可桑；有宅一区，可憩可息”<sup>①</sup>。有了这样的资本，于是开始放浪山林，寄情大道。虽然年事已高，但闲情逸致不减，一年四季都有令他赏心悦目的事物，春则桃李花开，夏则竹荫清凉。秋则桂花如雨，蝉声凄切；冬则朔风舞雪，琼台霜阙。这是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老人，充满了生命的智慧。玉蟾与之交往，并嘉慕不已。在这个宴会上，频频劝酒的就是彭演的儿子彭耜；彭演酒量不大，“粲然掀髯，饮少辄眩”。

大概作于这一时期的还有《鹤林赋》。不消说，《鹤林赋》是为彭耜而作，文字虽然诘屈聱牙，典故繁多，但内容则相对简单，无非是创造一个神话一般的世界，让人产生出远离尘世的遐

---

<sup>①</sup> 白玉蟾：《东山赋》，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7页。

想，或许也是对彭耜的激励与鞭策。

## 二、与彭鹤林鸿雁传书<sup>①</sup>

玉蟾一生如同水中浮萍，飘摇不定。但这并不妨碍师徒之间书信往来。从目前的资料看，玉蟾在浪迹天涯的过程中，经常会给他的弟子与朋友致信，其中最多的一人是彭耜。当然，玉蟾的信大多散佚了，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有彭耜保留下来的几封信。

书信与诗文是不一样的，书信完全是私人化的写作，不便在其他场合或者诗文中表达的感情，往往可以在书信中得到充分的表述。书信成了人们从一个更加私人化的角度了解作者的窗口。玉蟾遗留下来的书信少之又少，他写给彭耜的书信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玉蟾给彭耜的第一封信是在嘉定十年丁丑（1217年）九月十四日写的。这一年白玉蟾24岁。玉蟾收彭耜为徒是在嘉定六年（1213年），此时玉蟾20岁。1213年玉蟾从罗浮来到武夷，从此在武夷山一住两年多，嘉定八年（1215年）底到嘉定九年（1216年）初，白玉蟾在武夷山有一次传法活动，但这一次彭耜并没有参加。在武夷山，玉蟾、彭耜师徒似乎没有见面。这期间师徒有无书信往来呢？可能没有。

在这些书信的后面，彭耜作了一些说明，他说：玉蟾《海琼集》以前曾经多次散播，到现在已经很久了。又想到以前丁

---

<sup>①</sup> 本部分详见白玉蟾：《与彭鹤林书》，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13—181页。

丑年末春，师父从北边来到南方，这才得以瞻礼。从此之后互相往来，每次参悟道法，中间一定会稍微休息一下，每天在一旁伺候，听到了很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不过是分别正邪，发扬道家玄妙，回来后就记录下来，已经积攒了很多。

这是彭耜整理完玉蟾的书札，连同升堂小参歌颂等作品，准备结集出版而做的说明，时间是淳佑辛亥季冬甲子。淳佑辛亥年是1252年。

1217年，从暮春到九月份，玉蟾与彭耜以及其他弟子之间有一个较长的相处过程。这期间不必书信来往，而应该是经常性的聚会，弟子们面听教诲。玉蟾与彭耜的书信往来始于嘉定十年（1217年）季秋。丁丑年九月十四日给彭耜的信大意如下：

丁丑年（1217年）九月十四日，玉蟾将要到泉山去，于是对吾友鹤林说：分别虽然不久，但心里很惆怅不快。您打算学仙，不是一般的庸常之辈可比，而且晓得万法归一的道理，又不被诸家所愚弄。这是以前古代圣贤的用心，近代很少有这样的。离道不远，不成神仙又成什么？章希玉说：“一皆正法，一皆秘法，一皆妙法，法法常在心，更无别法。”这话虽然说得粗率，但确实有道理啊！以前我们刚刚相见，就希望你修炼金丹大药，只是时节夤缘未到。今日有期，非常信任就不须约定，就像以前作诗唱和的“虎皮竹箨泰华冠”。近来您道位是泰华丹景吏，才领悟以前的诗句，就已经在作现在的这种期待了。凡事应该珍重，圣事应该珍重，一切事应该珍重，已是多口了。呵！呵！请向您的父亲秘阁吏部、夫人蕊珠居士致意，能否相信所说的以及照着做呢？不久前，所嘱咐的今冬来春的安歇之处，只是天开图画也好，有可能来春稍微违背这个约定，不过没多久也可以想见。时间不用苦等，留意符图，好好调养身心吧。如果不这样，将前后所得之法，录成部帙，束之高阁。只与鞠郝做对手，那么

一切事就简单而又灵异。现在只需在这二位使者的香炉前，用我的一道符经常使用，或镇或贴或吞或带，随所祷而用之，无往而不利，也不须多念咒语。这也没有别的，不过是心与神会，用则灵罢了。比如咒水，只要用一简易咒咒之，恰如真龙，但一滴水便成滂沱大雨，哪里用得着这么繁琐呢？纸长，不知不觉缕缕道来，考虑考虑吧！此时住紫枢林时中家。

玉蟾的这封信涉及几件事：一是彭耜的学仙资质与内丹修炼；二是与彭耜一家的交往；三是再见的约定；四是关于符咒。其中殷勤嘱托之意溢于言表。

时隔不久，玉蟾又给彭耜写了第二封信。信末所署时间是“丁丑秋”。也就是说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当在九月十八日以后三十日以前。信中，这种奔波的生活让玉蟾觉得疲倦，“不胜役役，幸形神少宁”，在泉山终于可以略作休整。信中提到的也主要是前一封信中的事情。

到了嘉定十一年戊寅（1218年）三月十五日，玉蟾寓居江州太平兴国宫，在这里又给彭耜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不久前曾经三次写信给你，不知收到没有？现在想来道法精进，法力比以前更好了。鞠、郝二符吏，也还称职吧？不知您的父亲寿体康乐，夫人蕊珠居士、令郎承奉，都还安庆？我今春水陆走了二千余里，到庐山寻隐，幸好四大轻爽，凡事也还随顺。但花晨月夕，倒上杯酒点上炉香，每当这时就很是南中的朋友感怀，而对于你又更加酸心。像我这样的物外人，或凡或圣不把荣辱放在心，也不想着诽谤还是赞誉，只有木精石怪这些东西知道我的为人。《大道歌》、《仙系图》一定已经刊板刻印流传了，很高兴啊。老友还需更加努力。不多说了。珍重！珍重！

嘉定十一年春天，白玉蟾先后在西山与九宫山举行国醮，九宫山的国醮据说神龙现于天，宁宗皇帝要召见他，但是他避而不

见。信中提到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此前玉蟾曾经给彭耜写过三封信，但此处彭耜保留下来的只有两封。二是玉蟾的处境，所谓荣辱毁誉漠不关心，所谓只有木精石怪知道他等等，都可以看出玉蟾其实很孤单，或许还要仍受外界的责难。当然不排除国醮带来的荣耀与赞誉。三是关于一些道教书籍或者自己的一些作品的出版。彭耜在这个环节上，似乎出力颇多。

几个月后，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玉蟾致书彭耜，先叙行踪，“今春到江州，行兴国军，如岳阳，回豫章，过抚州，谒华盖山，下临江军，取道饶信而浙东。以八月一日诣行在，复游绍兴过庆元府，再归临安。”这是一趟辛苦的旅途。在十月二十日这天，闲行中偶然与萧潜庵相遇，才知道了庵已经去世，如庵已归祥山。这两人都是玉蟾的朋友，《西林架造钟楼普说》中有记载，了庵、如庵均是西林禅寺的和尚。“了庵慈行，如庵法莹。”<sup>①</sup>大有物是人非的感觉，好在“紫壶在，蛰仙无恙”，紫壶是谢显道。

或许是看破生死，了达尘缘，宁国多次相招，玉蟾却不去相见。他自述每日的状态：“每日惟以大饮酣歌饯时光而已，他无所求，亦无所思。”而且从谢显道那里他了解到了彭耜一家的情况，虽然不够详细，但也足以令他欣慰。

然后谈到法术问题，他说现在所用的道法更加灵验。还提到，偶然喝醉了，不小心掉到西湖里面，法印都丢失了。但玉蟾并不难过，而是觉得这值得大笑一场。他告诉彭耜，自己打算前往天台，在临行之前已将雷法传授给潜庵。

以上这几封信均有明确的时间标志，下边的这几封信则没

<sup>①</sup>白玉蟾：《西林架造钟楼普说》，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04页。

有。从整体来看，彭耜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但以下的这几封书信基本上是玉蟾回复彭耜的，这与前面的几封是一个区别。

下边的这封信是玉蟾回复彭耜的。前面诗中曾经提到，彭耜的来信让玉蟾非常激动；在信中，他形容说：“忽辱侔来，甚慰三秋之别。”这次随同书信一起过来的还有《清净经》，玉蟾对这部经书评价很高：“夹颂字字诣道，言言契真，虽荷窳易见囑，然已谛当，实无可指斥者。”《清静经》应当就是《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后来玉蟾为这部经书作注，所用底本想来应该就是彭耜赠送的这本。

某年的秋天，玉蟾“惘然一影，黄塘分携。君随南去雁，我逐北飞云”，与彭耜会面之后，又一次分别，一南一北。这一年是哪一年呢？信中玉蟾说：“神霄归路，距今十年。”十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按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年十六，专思学仙，毅然就道。”<sup>①</sup>则此时玉蟾26岁，正好是嘉定十二年（1219年）。《登山记》云：“岁在己卯春月闰三，白子与客联镳而游东山之上。”<sup>②</sup>则这一年的春天玉蟾尚在福建。据周伟民教授所编《白玉蟾年谱》，当年有《琴乐序》：“葛峰黄冠师王君怀琴于西湖之上，琼山白玉蟾自吉而杭适与相会，相与一筇而坐。”<sup>③</sup>八月份又有《浙江待潮》、《西湖大醉走笔百韵》等诗，正符合玉蟾秋天从南到北的路线。

另一封信也是答复彭耜的。信中玉蟾提到正旦祭祀诸天诸

---

① 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页。

② 白玉蟾：《登山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77页。

③ 白玉蟾：《琴乐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3页。

神，并说自己已于当日忝受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门下纠录典者，签押雷霆都司鬼神公事，仍受上清驱役鬼神宝印。或许《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集注》就作于此前后。“《雷霆玉经》想已刊了，可施十本，以传江西之士”，这恐怕是玉蟾传法不限于福建的明证。

最后一封信应当写于嘉定十五年（1222年）或以后的某年八月五日，理由很简单，玉蟾的书信是写给彭耜与其夫人的，如果彭耜的父亲还活着，玉蟾不可能不闻不问。而嘉定十五年正月十五，玉蟾应彭耜之邀为彭耜的父亲行黄籙事。故此，可以推断此信写于嘉定十五年以后。

在这封信中，玉蟾谈论了这样几个事情：一是勉励彭耜夫妇，这是玉蟾一贯的做法，以鼓励为主。二是对身份地位以及将来之事的解释：“某名造西台之籍，身尘玉府之班，夙命玄图，骨相有分，纵复不德，死还本曹。溯想前生，亦无大过，自此还尽世缘，顺偿业债，年月该满，促归旧司，必矣！是亦私有所恃也。”三是“故凡起雷，必西台为命令之所由出”。纠正时下流行的错误观念。四是关于成仙的资质问题。玉蟾认为彭耜可以成仙的原因有七点：一则妻子债轻，世缘淡泊；二则赋性冲灵，识事几先；三则眼发骨相如林侍晨；四则心专一司，如人放箭；五则旦夕焚修，救治无缺；六则动与道合，无甚违真；七则所得已圆，年事未艾。

看似啰嗦的信件，正好反映出玉蟾与彭耜之间的亲近关系，难怪《鹤林赋》后面说：“紫元与玉蟾同师事于翠虚泥丸先生，乃兄弟之列也。鹤林乃玉蟾之徒，嗣道之子也。”<sup>①</sup>玉蟾在36岁那年突然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没有对身后事做出安排，玉蟾之

<sup>①</sup> 白玉蟾：《鹤林赋》，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32页。



后的宗教领袖是谁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段话似乎也可以提供一个设想：玉蟾之后，彭耜实际上领导了内丹派南宗。

但孤证不足以说明问题，还需要别的证据。翻检玉蟾留存的诗文，还可以发现一些线索。上引《寄三山彭鹤林》是四言古诗，前后四章，组成一个整体，在一唱三叹之中，师友之情表达得含蓄而又深沉。在这一组诗的前面有一个小序：“鹤林，彭耜自号也。玉蟾于彭耜，则仙家父子也。”这在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彭耜继承衣钵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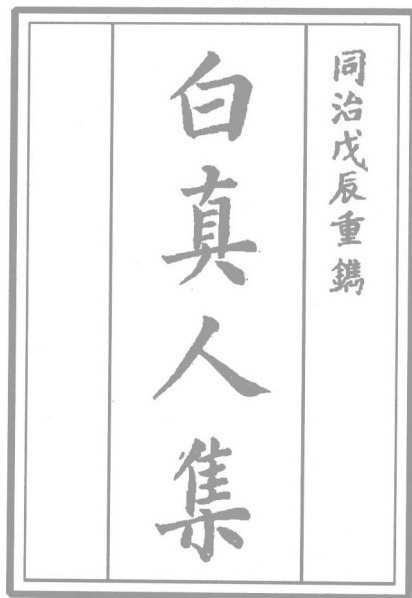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玉蟾 36 岁以后不知所踪，遗稿的整理就由彭耜负责，整理完成后，它写道：

耜于先生受知独厚，每见嘱以诸集，皆一时率然而作，亦有托附于其间者：“吾子他日为我择之。”耜不敢忘先生之遗言，手自校勘，妄加纂次，并以诸贤诗文录于篇末，凡四十卷。<sup>①</sup>

可见彭耜在玉蟾弟子们中的重要性 with 特殊地位。

---

<sup>①</sup>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14 页。



图三：清代《白真人集》书影

### 三、白氏门庭弟子考录

彭耜之外，玉蟾弟子尚多。嘉定六年（1213年），在罗浮螺江收彭鹤林为弟子。两年之后，嘉定八年（1215年）秋，在武夷山收陈守默、詹继瑞为徒，事见陈守默、詹继瑞所作《海琼传道集序》。又两年，即嘉定十年（1217年），遇紫元子留元长，收为徒。这是白玉蟾一生收徒而有明确时间的三次。

在玉蟾的众多弟子中，留元长的地位很特殊。留元长，字紫元。《紫元赋》等六篇大约作于嘉定十二年（1219年），《鹤林

赋》后面有记云：“紫元与玉蟾，同师事于翠虚泥丸陈先生，乃兄弟之列也，鹤林乃玉蟾之徒，嗣道之子也。故以紫元赋列于赋之首，以鹤林赋收于赋之后，包括六赋中之造化，中有隐语，元秘在焉。有道眼者观之，则得之矣。”<sup>①</sup>

考陈楠的收徒情况，“翠虚之门，有鞠九思、沙道昭、白玉蟾，皆心传口授，其高弟也，是三人者，不可得而见，幸白公岁一逢焉”<sup>②</sup>。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与此略有不同，沙道昭作“沙道彰”，而且增加一人：黄天谷。

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没有把留元长算在陈楠的弟子里面，不知白玉蟾这样说的证据何在。但玉蟾与陈楠关系非同一般，“翠虚之道，得白公而益显”<sup>③</sup>，玉蟾被公认是陈楠的高弟，则玉蟾这样说必然有其道理，只是说得不够明白，让后人不知所以。而后世几乎所有的道教史都把留元长列为玉蟾的弟子。

玉蟾与留元长关系也很亲近，他的《忆留紫元古意二首》其一云：

东风若有情，吹我梦魂飞。灯前半夜醒，枕上三山归。

二子相与言，相执不相违。何处一声钟，寒泪滴征衣。

玉蟾漂泊在外，在一个春天的晚上，梦到了自己回到三山，见到留紫元，执手叙话，不忍分别，但奈何远处钟声响起，梦醒时分，不禁寒泪沾衣。这样解说远没有原诗的意境，在玉蟾那里，梦似乎是因为若有情的东风，它把梦魂吹到三山故人处。

---

① 白玉蟾：《鹤林赋》，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32页。

② 陈与行：《跋陈泥丸真人翠虚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8页。

③ 陈与行：《跋陈泥丸真人翠虚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8页。

其二云：

为山莫太高，太高常苦寒。恩爱莫太深，太深别离难。  
黄鹤今何之？白云不复还。暗想紫仙堂，月照双飞鸾。<sup>①</sup>

其他的都不消说了，一句“恩爱莫太深，太深别离难”，已经说尽别后的相思之苦。

秋天是一个悲凉的季节，但春天也易于让敏感的人们伤怀。这一年的春天，玉蟾给留紫元写了《伤春词寄紫元》四首，其三云：

孤村古馆雨凄凄，客里愁闻乌夜啼。

枕冷衾寒才闭目，春风吹转梦魂迷。

一方面是客居他乡的凄苦，孤村已显寂寞，偏又夜宿古馆，又逢春雨凄凄。到此也就罢了，夜半无眠，乌鸦的啼叫更增添了无穷的哀愁。另一方面则是夜梦又起，“春风吹转梦魂迷”，那梦魂到哪里去了？诗人没说，也不必说。

其四云：

望眼生花泪已枯，青衣也合递归书。

客情无奈春风雨，更问春空有雁无？<sup>②</sup>

春天的风雨既可以润泽瓦屋，也可以启发游子的思绪，但游子面对春雨又能怎样呢？无奈！这时，朋友的消息或许更让人欣慰，但那天空中有传递书信的鸿雁吗？

玉蟾大约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作《紫元赋》等六赋，将《紫元赋》列于六赋之首，也可见算是给予留元长特殊的地位。但玉蟾似乎无意传衣钵给留元长，他把留元长看作莫逆之

① 白玉蟾：《忆留紫元古意二首》，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4页。

② 白玉蟾：《伤春词寄紫元》，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58页。

交，但认为“紫元稟赋怯”<sup>①</sup>，大概无法胜任掌教的重任。玉蟾三十六岁以后不知所踪，彭耜负责整理玉蟾的遗稿，整理完成后“荷清湘史君紫元留兄，偕诸同志，喜其成书，相与铍梓”<sup>②</sup>，留紫元也是出过力的。

林伯谦等编《鹤林法语》记录嘉定十五年壬午（1222年）上元，玉蟾为彭耜的父亲做黄筌事的情况，以及事后师徒之间的问答。后面附留紫元绝句三首。这三首绝句不知是否作于这一年，但从诗意来看似乎不是。其一云：

止止庵前九曲溪，我来倚棹对斜晖，  
逢人还问师归未？但见龙蛇壁上飞。

诗后有留元长的小注：真师墨迹飞动壁间。在一个傍晚，留元长乘小船来到止止庵前，九曲溪的水还是那么清亮，在斜晖里倚船而待，但不见师父的踪迹。碰到有人过来，就忙着打听师父回来过没有。所有的行人都是摇头，只见止止庵的墙壁上，师父的字还是龙飞凤舞，洒脱自如。这很像玉蟾不知所踪之后，留元长前来寻踪，但失望而归的情景。

其二似乎也可以印证：

飞步来寻换骨岩，空余遗蜕窆琅函。

紫元岂是无仙分，底事凭谁为指南？<sup>③</sup>

留元长的追寻无果而终，仙人已去，至少在当时玉蟾被认为是水解，水解也是成仙的一种方式。那么对留元长来说，“空余

---

① 白玉蟾：《送朱都监入闽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6页。

②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4页。

③ 林伯谦等编：《鹤林法语》，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89页。

遗蜕窆琅函”，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师父已经仙化，难道自己没有成仙缘分？他也不禁在心里追问。如果有的话，那成仙之事要由谁来指点呢？

陈守默，嘉定八年（1215年）秋，与詹继瑞同时被收为徒，第一次相见在武夷山。嘉定十一年（1218年）春，玉蟾伏阙上书，之后远走番阳，又到庐山，陈、詹二人即是在这时与玉蟾相会。

这次相会时间在清明后三日，人数众多，“刀圭子陈守默、憩霞子杜道枢、真静子洪知常、紫芝子詹继瑞、玉华子王景溢，从者二百，指问蟾溪主人之居，饮翠麓华亭之上”。师徒之间饮酒赋诗不亦乐乎，“陈刀圭歌黄宁羽融之章，詹紫芝作崆峒虚步之声，杜憩霞拍手而舞，洪真静隐几而酣，王玉华醉而归，玉蟾乃作清夜吟”<sup>①</sup>。玉蟾还作有《翠麓即事》：

千峰万峰翠入门，一树两树啼断猿。

山后山前鸠唤妇，舍南舍北竹生孙。

烟迷洞口苔三径，风吼松梢月一痕。

芍药未花春未老，客来到此倒芳樽。<sup>②</sup>

《太平兴国宫记》还提到这年清明前后玉蟾曾到过太平兴国宫，宫牧陈至和热情接待，并“承遣道士陈守默、陈如一，约为文以记其宫”<sup>③</sup>，于是玉蟾作了《太平兴国宫记》。大约就是这一次陈、詹二人遇到了洪知常。

① 白玉蟾：《翠麓夜饮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2页。

② 白玉蟾：《翠麓即事》，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51页。

③ 白玉蟾：《太平兴国宫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0页。

洪知常，字明道，自号坎离子。他对内丹外丹都很留意。曾经“千师万友，参究已遍；千经万论，搜括无踪”。一遇到玉蟾，一经玉蟾指点，“半句之下，金镌刮膜；片晌之间，玄珠成象”。洪知常打算隐形遁迹，杜门绝交，坐进火候，以圆圣胎，于是将玉蟾所传的“《金丹捷径》一篇、《钩锁连环经》一卷及《庐山快活歌》二章，刊行于世，总而名之曰《传道集》，欲天下共之”<sup>①</sup>。请陈、詹二人作《海琼传道集序》。在序言中，陈、詹二人称洪知常《传道集》所收内容系得自“吾师”，似乎洪知常此时尚未入玉蟾门户。

在西山，玉蟾“与道士罗适庵胥晤良密，既而与彭玉隆作道院记”<sup>②</sup>。这时“友人止庵胡士简适领宫事”<sup>③</sup>，先后嘱托玉蟾为云会堂与道院作记。胡士简，字止庵，主管玉隆万寿宫。胡士简后来也加入到玉蟾的雷法队伍里来，职位是太上三五都功法箓弟子奉行天心正法驱邪院判官兼干五雷使院事。

嘉定十一年（1218年）十月，《传度谢恩表文》是玉蟾雷法传授过程中较为重要的一次传法活动，本次传法的弟子包括彭耜、留元长、林伯谦、潘常吉、周希清、胡士简、罗致大、庄致柔等人。潘常吉职位是太上三五都功职箓神霄玉府左侍经，罗致大是驱邪院事兼雷霆都司事，庄致柔是太上正一盟威法师行灵宝天心玉晨五雷大法九灵飞步仙官主管驱邪黄箓院事，以及上文提到的胡士简，均出现在这次活动中。

---

① 陈守默、詹继瑞：《海琼传道集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76—877页。

② 白玉蟾《玉隆万寿宫云会堂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61页。

③ 白玉蟾：《玉隆万寿宫道院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66页。

潘常吉，玉蟾有《赠蕊珠侍经潘常吉》

一点红尘惹人心，蕊珠殿上堕遗簪。

当时同降瑶台路，只是于今彭鹤林。

梦到人间不知退，夜夜窗下调玉琴。

笑指神霄归未得，绛阙清都烟霭深。<sup>①</sup>

“当时同降瑶台路，只是于今彭鹤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同时被贬下人间的可能不止玉蟾、彭耜两人，但别人都已经回到天界，而今只剩下玉蟾与彭耜。是哀伤吗？

另，周希清的职位是太上三五都功职箓神霄玉府右侍经，玉蟾曾经写过《赠紫华侍经周希清》：

螭首蛾眉天上人，不知何事到红尘。

神霄蕊笈今谁侍？紫府琪花不敢春。

无梦去陪王母宴，前生多是紫虚身。

寄言寻取蓬莱路，风送双鸾上太旻。<sup>②</sup>

嘉定十五年（1222年），玉蟾应彭耜之邀，自浙而闽，为彭耜之父行黄箓事，参加这次活动的人员及安排是虚夷赵汝涪为高功，紫枢林时中为都讲，紫光林伯谦为盟斋芝房，吴景安为侍经玉灵，邓道宁为侍香玉华，陈弥隆为侍灯紫壶，谢显道为直坛紫琼，赵牧夫为看班。其中赵牧夫是玉蟾的弟子，林伯谦是再传弟子。其他人员都是朋友。

又有《天籁堂》一诗：

到此令人玉骨寒，四围紫翠玉回环。

玲珑苍壁竹敲竹，重叠画屏山间山。

<sup>①</sup>白玉蟾：《赠蕊珠侍经潘常吉》，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92页。

<sup>②</sup>白玉蟾：《赠紫华侍经周希清》，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93页。



猿笛晓闻冥漠外，松涛夜吼有无间。

我将唤起陈知白，蜕却尘躯跨彩鸾。<sup>①</sup>

诗中提到陈知白，此人也是玉蟾的弟子，但生平不详。

其他，叶古熙等录《武夷升堂》，记录玉蟾在武夷山师徒问答的情形；《金液还丹印证图诗》是玉蟾所传授，龙眉子述，涵蟾子作注。叶古熙、龙眉子等也是玉蟾的弟子，但缺少更详细的资料。从整体上来说，玉蟾收徒人数并不是很多，但这足以组成一个门派，为区别北方的全真教，历史上多把玉蟾一派称为内丹南宗。

玉蟾提到的人数较多的集会只有两次，一次在庐山，跟从者有二百多人，可参阅《翠麓夜饮序》一文。另一次是嘉定十六年（1223年），玉蟾在江西一带，自盱江至渝这一段水路，在船上与黄天谷联句。有《盱江舟中联句》一诗，题目下有小注：“嘉定癸未（1223年）仲秋之朔，偕黄天谷道盱而渝，舟中联句。”又有《泊舟浮石寺前，有善士百余辈拜迎，因联句于水滨民居之壁》一诗，诗题本身表明欢迎的人很多，这恐怕也是玉蟾嘱托彭耜赠送江西道士经书的原因，可见玉蟾在江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人很难说都是玉蟾的弟子。

---

<sup>①</sup> 白玉蟾：《天籁堂》，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49页。

## 第六章 内丹与内丹南宗

陈楠、玉蟾以及玉蟾的弟子们修炼的都是金丹，或者说内丹。但内丹不是自陈楠开始的，在陈楠之前有一个复杂的传承体系。玉蟾师徒修习内丹，自然也想搞清楚这其中的脉络。

### 一、金丹之意辨析

陈楠、玉蟾甬东相见时，玉蟾告诉陈楠自己此行是“为觅金丹”而来。金丹也就是陈楠所说的上品丹法，修炼成功可以成为天仙。此前，张伯端也就这个问题发表过看法，他说：“学仙须是学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sup>①</sup>天仙，形神俱妙，与道合真，聚则成形，散则成气。金丹指的是金液大还丹。古人认为，金是药母，金吐其液，复回丹田，称为金液还丹。

玉蟾对自己学金丹的历程如此描述：“说刀圭于癸酉秋月之夕，尽吐露于乙亥春雨之天。终身怀大宝于杳冥，永劫守元珠之

---

<sup>①</sup> 宋·张伯端撰，王沐浅解：《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年10月版，第3页。

清静。”<sup>①</sup> 癸酉年为 1213 年，白玉蟾 20 岁；乙亥年是 1215 年，白玉蟾 22 岁。也就是说，陈楠并非一次将金丹的要旨全盘告诉玉蟾，而是经过了两年的时间，从道理上讲这也符合逻辑，金丹作为道家修炼的重要方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修炼的方式上，都非常复杂，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掌握的，陈楠肯定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而陈楠则说嘉定壬申年八月在罗浮“遂以金丹火候诀，说与琼山白玉蟾，使知深识造化骨”<sup>②</sup>。壬申年为 1212 年，这一年白玉蟾 19 岁。那么，综合来看，白玉蟾师从陈楠学金丹，前后花了几年的时间，至少是两年。

“心花结成一粒红，渠言只此是金丹。”<sup>③</sup> 陈楠如是交待玉蟾。心花为何物？不可见不可闻。秉承师父此意，玉蟾告诫世人：“世人若要炼金丹，只去身中求药草。”<sup>④</sup>《谢张紫阳书》又说：

谓夫修炼金丹之旨，采药物于不动之中，行火候于无为之内，以神气之所沐浴，以形神之所配匹，然后知心中自有无限药材，身中自有无限火符，如是而悟之谓丹，如是而修之谓道。<sup>⑤</sup>

似乎并无实在有形的药物存在，修炼也似乎是在体内完成。

---

① 白玉蟾：《谢仙师寄书词》，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94 页。

② 陈楠：《罗浮翠虚吟》，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889 页。

③ 白玉蟾：《云游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18 页。

④ 白玉蟾：《快活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21 页。

⑤ 白玉蟾：《谢张紫阳书》，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91 页。

但玉蟾在谈到许逊炼丹时，情形又有些不同：

旌阳归去太康年，石灶灰寒古洞前。

笑斩白龙横蓼岸，醉骑黄鹤步云天。

金丹玉屑不复得，铁白石函犹宛然。

四十二口家何在？猿啸西山柏树烟。<sup>①</sup>

许逊的金丹有体有形，炼丹所用的器具也是可见之物，石灶、铁臼、石函，在历经几百年之后还在，可能已经长满了青苔，散发着古旧的气息。

同为金丹，缘何差别如许？这须从金丹的发展历程来说。中国的炼丹术源远流长，根据现存资料，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西汉时更进一步发展。《史记》载李少君曾经对汉武帝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sup>②</sup>此处的黄金可见可闻，还可以制作成器皿。这种炼丹之术又称为黄白之术，黄白就是黄金白银。晋宋以后，道家进一步发展炼丹术，在药物的采取、药性、炼丹设备、服用丹药以及禁忌等方面日渐成熟，士大夫也逐渐加入到炼丹服食的行列。葛洪是其中的佼佼者。“陶弘景也是一个著名的炼丹家，并且擅长医学和药理学。他曾经用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合成飞丹，色如霜雪。”<sup>③</sup>

这里所谓的金丹或者飞丹，其实就是外丹。外丹是以铅汞为主，配制其他药物作原料，在炉鼎中烧炼而成的化合物。初步炼成的叫“丹头”，只作“点化”之用，不能服食。继续烧炼，便成服食的丹药，即道教所谓的金丹或者叫做仙丹。

① 白玉蟾：《题玉隆宫壁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73 页。

② 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中华书局 2006 年 6 月版，第 101 页。

③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66 年 2 月版，第 237 页。

唐代外丹仍然兴盛。唐代的帝王都信奉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也自然不在话下。高宗笃信长生，悉召方士，化黄金治丹，后来听从叶法善的劝谏，将百余人全部罢免。后来高宗亦打算服用胡僧卢伽阿逸多的丹药，大臣郝处俊援引太宗服药中毒的事例来劝止，事见《旧唐书·郝处俊传》。“玄宗初即位，亲访理道及神仙方药之事，及闻变化不测而疑之。”<sup>①</sup>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唐玄宗即位之初便显露出对炼丹术或长生术的痴迷。二是所谓金丹大药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应是世人所共见，也使得玄宗产生了疑虑，但这并不能扼制唐玄宗对炼丹术的狂热。

上行下效，唐朝皇帝追求长生，支持炼丹的努力和实践，在社会上起了示范作用，服食金丹一时成为社会之风气。那些家境富足的达官贵人起而效法，结交道教方士，炼制丹药，服食金丹，竟成风尚。唐代大诗人李白更与道教有着极深的渊源，后来在齐州紫极宫正式受道箓入教。李白诗中与金丹有关的诗篇可百篇左右。《草创大还赠柳官迪》写道：

姹女乘河东，黄金充轘輶。  
执枢相管辖，摧伏伤羽翮。  
朱鸟张炎威，白虎守本宅。  
相煎成苦老，消烁凝津液。  
仿佛明窗尘，死灰同至寂。  
寿冶入赤色，十二周律历。  
赫然成大还，与道本无隔。<sup>②</sup>

对于金丹烧炼似乎见解很纯正，也可见其在炼丹术上的用

---

<sup>①</sup>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方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106页。

<sup>②</sup> 李白：《草创大还赠柳官迪》，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9月版，第536页。

心。杜甫也曾于丹药用力颇多，晚年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达炼丹不成的遗憾：

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

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sup>①</sup>

这其中有一人与玉蟾渊源很深，那就是白居易，他的《寻郭道士不遇》诗云：

郡中乞假来相访，洞里朝元去不逢。

看院只留双白鹤，入门唯见一青松。

药炉有火丹应伏，云碓无人水自舂。

欲问《参同契》中事，更期何日得从容？<sup>②</sup>

诗中流露出寻访不遇的惆怅。

炼丹所用药材主要是铅、汞、硫、砷等一类矿物及其化合物，这些东西本身就含毒。铅对人体无任何生理用处，其毒性很大，人体血液中最理想的状态是不含任何铅或铅的化合物。据科学研究，人体吸入0.04克铅即会引起急性中毒，成人口服1克重的铬酸铅便可导致死亡。铅中毒可损害大脑、神经、消化系统和肾，表现为性格改变、神经错乱、剧烈头痛、错迷等症状，严重者有丧失生命之虞。汞是另一种更具毒性的物质，中毒后反应更为强烈，它直接损伤人的中枢神经，表现为失去知觉，手脚麻木，口腔麻痹，由于神经受损，常伴有肌肉抽搐，痉挛等生理障碍。硫经过烧炼，可合成各种硫化物，具有较强的毒性。砷，本身有毒，它的氧化物是剧毒。砷中毒会出现皮肤出血、呕吐腹痛、惊厥昏迷等症状。道教练丹家用这些本身有毒的东西，妄图

<sup>①</sup> 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清·仇兆鳌注：《杜少陵集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2097页。

<sup>②</sup> 白居易：《寻郭道士不遇》，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483页。

炼制金丹，这样的实践必定是失败的。

但真正吸取教训的人并不多，皇室父死子继，晚唐宪宗、敬宗、武宗等都死于服食丹药。皇帝的暴亡吓不倒皇子皇孙，当然也吓不倒朝中的大臣。《新唐书·杜伏威传》载：杜伏威好神仙长生之术，服食云母中毒，后暴亡。韩愈《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记载，李于服食金丹，服之往往下血，是铅中毒的症状。其实，韩愈也未能免俗。白居易《思旧》诗说：

退之服流黄，一病迄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  
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sup>①</sup>

“退之”是韩愈的字，“微之”是元稹的字，“杜子”可能不是指杜甫，有人以为是杜元颖，“崔君”是崔玄亮。这四人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当然，白居易也没有完全说实话，他也曾参与服食，大和八年，白居易 63 岁，《早服云母散》：

晓服云母漱井华，寥然身若在烟霞。<sup>②</sup>

大有飘飘欲仙的感觉。但从总体上，白居易是反对服食成仙的：“莫学长生去，仙方误杀君。”<sup>③</sup>这也代表了晚唐时人对炼丹服食的态度。外丹受到的怀疑与批判越来越多，衰弱是其必然的趋势。

“炼丹术和丹药在观念上给人提供了现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幻想，起码给人一种希冀和暗示，让人们幻想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延续，幻想能够超越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从而鼓励人们做出

① 白居易：《思旧》，《全唐诗》，中华书局 1999 年 1 月版，第 5137 页。

② 白居易：《早服云母散》，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版，第 240 页。

③ 白居易：《不如来饮酒七首》之五，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版，第 419 页。

知其不可而未知的追求和努力。”<sup>①</sup>但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努力必定不能维持长久，人们在实践中开始产生怀疑，慢慢变为否定；否定之余，人们也在寻求新的长生之法，于是内丹就发展起来，内丹也称金丹。

内丹就是以人身体为炉鼎，精、气、神为药物，经过一定时间的修养锻炼，以神运炼精、气，达到三位一体，凝集成丹，称为“圣胎”。在白玉蟾这里，阴丹、阳丹也统称内丹。丹就是心，心就是神。阳神称为阳丹，阴神称为阴丹。

“道教内丹道与外丹道虽有内外之分别，但它们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则毫无二致。从它们依据的根本道论到学理法则、工夫节次、名词术语，甚或超越境界，内外丹道之间都存在着一致性。二者之不同仅在于外丹的合炼系在人体之外进行，其使用的鼎器、药物、火候法度等是有形可见之物。又其通过合炼所获得的丹也是看得见，摸得到的。而内丹修炼则与之不同，其所谓的炼丹实际上只是一种譬喻，系以外丹合炼之事为模本，以人身为炉鼎，以精气为药物，以心神为火候，通过参证天地大宇宙的阴阳造化规律以测度一己之身的血气运行节律，从而据此确立内丹修炼的时候。至于其修证的丹，通常又称为内丹。”<sup>②</sup>

## 二、内丹兴起简史

内丹兴起于何时呢？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认为“道教内丹修炼的兴起，以致过渡到完全取代外丹，这一过

<sup>①</sup> 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07页。

<sup>②</sup> 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3页。



程正发生在五代宋初这段时间”<sup>①</sup>。并否定陈国符先生内丹始于隋代的说法。张广保先生则认为，内丹的兴起肇始于中唐，叶法善、罗公远及僧一行是其开创者。这些观点看似众说纷纭，细析之下，又并无多少矛盾之处：陈国符先生将内丹上推至隋代，认为自隋代苏元朗始有内丹之称。但苏元朗只提大丹，且多是取阴阳五行之说来说解释外丹。而任继愈先生拈出“内丹”二字，认为始于五代，并在宋初已经完成外丹向内丹的过渡，似乎来得太过突然。张广保先生则将内丹的萌芽定于中唐，而以钟吕作为内丹道发展的一个更为成熟的时期，大概更合乎实际情况。

隋代苏元朗也好，唐代叶法善、罗公远及僧一行等也罢，都为内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只能说他们尚且处在内丹丹法的萌芽和开创期，完整的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内丹理论要等到钟吕内丹道的出现。一般而言，钟吕被认为是中国道教正统内丹学的开创者。

在一个外丹盛行的时代，内丹理论的发展是适应外丹烧炼术的需要而产生的。外丹发展到唐代，弊端日益显露，服用金丹发生不测的情况时有发生，连唐玄宗也因此传闻而犹豫不决。于是很多道士对之进行反醒，进而转向自身。但外丹修炼的方式无疑刺激了内丹理论的发展，后者参考前者，并与道教各种传统的内修方式如胎息、服气、存思、导引等相结合，在实践中赋予它以理论性的解释，从而上升为内丹理论。钟吕内丹道无疑是其中的最为成熟的理论形态。

钟吕是从天地阴阳的运动开始构建其内丹理论的。他们认为，乾坤者，阴阳也。乾坤运行不息，天地万物才得以生成；只有乾坤升降运行，天地才能得以永久长存。而阴阳者，道也，所

---

<sup>①</sup>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447页。

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天地间永恒的至理。阴阳交替，万物化生。这种生生之理，阳极而阴生，阴极而阳生，且阳自阴中来，阴中含阳；阴自阳中来，阳中有阴，阴阳互动。天地即阴阳，乾坤即阴阳，只要有阴阳的存在，便会有生生的动力。正是因为天地本身即阴阳的这种阴来阳往阳来阴往的无休止的运动，天地才能得以长存。

天道是他理论的基石，天人感应则成为沟通天道与内丹的桥梁。他在《灵宝毕法·匹配阴阳》中说：

道生万物，天地乃物之大者，人为物中之灵者，别求于道。人同天地，以心比天，以肾比地，肝为阳位，肺为阴位。心肾相去八寸四分，其天地覆载之间比也。气比阳而液比阴。子午之时，比夏至、冬至之节。卯酉之时，比春分、秋分之节。以一日比一年，以一日用八卦，时比八节。子时肾中气生，卯时气到肝，肝为阳，其气旺，阳升以入阳位，春分之比也。午时气到心，积气生液，夏至阳升到天而阴生之比也。午时心中液生，酉时液到肺，肺为阴，其液盛，阴降以入阴位，秋分之比也。子时液至肾，积液生气，冬至阴降到地而阳生之比也。周而复始，日月循环，无损无亏，自可延年。<sup>①</sup>

这段话至关重要，有两点尤需注意：其一，钟离权肯定人与天地其出同源——道。何者为道？一阴一阳之谓。既然天地与人同出于道，那么，无论是物之大者的天，还是物中之灵的人，都应该秉承了道所赋予的特性：阴阳循环交互。其二，钟离权注意到，人与天地，或称阴阳的同步可比性。天地与人有内在的类似

<sup>①</sup> 唐·施肩吾撰，沈志刚注译：《钟吕传道集注译灵宝毕法注译·论丹药第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42—144页。

结构，而阴阳二气之运行次第亦与人相同。这就肯定了人与天地的同构结构。因为道生天地与人，作为道的产物天地与人都秉承了道的特质：阴阳交替，周而复始，运行不息。既然人、天地与道同源，那么，人也就具有了长存不死的根基。

从理论上讲，人与天地同构，则人应与天地同寿，天地可以长久，而人的生命为什么如此短促呢？庄子对生命长短的感觉是如白驹之过隙。人之所以不得长存，原因在于人体内阴阳的消耗。人之阴阳升降、气液相生本都与天地、日月相同，但人往往不知节制，在处理损益上缺乏一个合适的度，从而造成阴阳交替转化失机，出现阴阳盈亏。而阴阳的盈亏则会直接影响到以后阴阳的再循环交替，并进而造成阴阳再盈亏，长此以往，人体内的阴阳必不能和谐，而人也便失去了长存的机会，人的寿数便不再是无限的，而是被圈定在一个范围内。

克服人体阴阳盈亏的途径是进行内丹修炼。所谓内丹，在《道枢·灵宝篇》中，认为内丹是心中正阳之液与肾中真一之水相互交合的产物，那么：“内丹之药材，出于心肾，是人皆有也。内丹之药材，本在天地，常日得见也。火候取日月往复之数，修合效夫妇交接之宜。”<sup>①</sup>内丹与外丹的不同，所用药材的不同，内丹药材皆取之自身，为人人之所共有，推而论之，每个人都具备修炼内丹的条件，都可以说持之有物。而内丹修炼也是参照天地日月而来，取其往复循环之数；其炼制过程则模仿阴阳交合夫妇者，阴阳也。只要修炼得体，则“圣胎就而真气生，气中有气，如龙养珠；大药成而阳神出，身外有身，似蝉脱

---

<sup>①</sup> 唐·施肩吾撰，沈志刚注释：《钟吕传道集注释灵宝毕法注释·论丹药第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42—144页。

蛻”<sup>①</sup>。阴阳交合，圣胎告成，也即是身中之身，就像龙体内的宝珠，且金丹（大药）炼成，阳神使可出窍，阳神便是人体外的独立的存在，它可以独立于人体而存在，人的躯体便如同蝉蛻，孤零零地留在世间，很快衰朽。

钟吕通过内丹理论创建，使流传已久的内修术得以系统地呈现，并以一种较为成熟的姿态迅速成长。钟吕的这种历史作用不容抹杀。钟吕之后，内丹道教蓬勃发展，流派众多，其承传也众说纷纭，但内丹各派莫不推钟吕为祖师，其中包括全真派和白玉蟾开创的内丹派南宗。白玉蟾所谓“钟吕启金匱以相传”<sup>②</sup>，便是对钟吕内丹理论传承的肯定。

玉蟾的内丹理论来自陈楠，实际上是钟吕内丹道的进一步发展，他对彭耜解释内丹修炼的要旨：

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往古来今本无成坏。第以生死流转，情识起灭，如浮云之点太清，如黑风之翳明月。圣人悯世浇漓，诏人修炼。使从无入有，谓之成，以有归无，谓之了。其运用之要，有动之动，出于不动，有为之为，出于无为，不过炼精成气，炼气成神，炼神合道而已。若有作用，实无作用，似乎静定，即非静定。如龙养珠，如鸡抱卵，可以无心会，不可以用心作，可以用心守，不可以劳心为。此乃修丹之要，入道之元。<sup>③</sup>

根本的理论基础与钟吕内丹道完全相同，但具体的修炼方式

① 唐·施肩吾撰，沈志刚注译：《钟吕传道集注译灵宝毕法注译·论丹药第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42—144页。

② 白玉蟾：《太平兴国宫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1页。

③ 白玉蟾：《鹤林问道篇上》，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84页。

则有不同。“可以无心会，不可以用心作，可以用心守，不可以劳心为。”顺其自然的意思更加明显。

玉蟾得到师父陈楠的指点，在罗浮山修行，将这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应用到修炼中去：

有一修行法，不用问师传。教君只是，饥来吃饭困来眠。何必移精运气，也莫行功打坐，但去净心田。终日无思虑，便是活神仙。不憨痴，不狡诈，不风癫。随缘饮啄，算来命也付之天。万事不由计较，造物主张得好，凡百任天然。世味只如此，拚做几千年。<sup>①</sup>

罗浮是道教的仙山，玉蟾在这里也真是过着神仙日子，渴了就喝，饿了就吃，困了就睡，但每日的修炼并不放松；不好好修炼，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地下之鬼，这个警钟时时都在玉蟾的耳边响起。

### 三、南宗丹法溯源

从陈楠到玉蟾，这只是丹法流传的一个环节。陈楠之上还要有许多这样的环节相连，否则丹法的流传就会中绝。几年之前，陈楠带着玉蟾来到霍童山。霍童山又称作霍童支提山，在福州南两百多里。“支提”为梵文“聚集福德”之意。霍童山原名霍山，因西周时霍桐真人到此修炼，故名。唐天宝六年（747年），册封天下名山时，将霍童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一。这里是道教的洞天福地，有大童峰、小童峰、霍要洞、摘星台等，遨游其间，

---

<sup>①</sup> 白玉蟾：《水调歌自述十首》其三，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64页。

如入仙山琼阁的境界。

陈楠此次前来，是要带玉蟾祭拜他的师父以及师父的师父。陈楠指着二人的塑像说：“此为杏林祖，彼为毗陵祖。杏林是石泰，毗陵是薛道光。杏林祖传法给毗陵祖。”

“那杏林祖之上还有谁呢？”玉蟾问道。

陈楠点点头，说：“毗陵祖传法给我，我传法于你。而毗陵祖之上是杏林祖，杏林祖之上是紫阳祖师。到你是第五代。”

紫阳祖师，叫张伯端，字平叔，得道之后改名用成。他是天台人。他活了90岁以上，升仙而去。浙江是个好地方，物阜民丰，是江南水乡之地，物产富庶之乡。好读书是宋人的特点。张伯端也涉猎儒释道三教的经书，甚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也都留心详究。从张伯端故乡向南三十余里有盖竹山，是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十九洞天，乃道教圣地；向北百余里有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为佛教圣地。张伯端置身其间，也难免南游北上，感受宗教的纯净。

但这并不妨碍张伯端早年专心攻读进士。科场如同战场，并非都能如愿。科场失败之后，张伯端不得不沉郁下流，很不得志。张伯端在故乡做府吏几十年，直至60余岁时才开始醒悟，而他的醒悟颇具戏剧性。

传说，张伯端特别喜欢吃鱼，几乎不可一日无此君。一日，家中婢女送饭来，恰好张伯端外出，同僚便将其中的鱼藏在屋梁上，同张伯端开了个玩笑。张伯端回来后，食无鱼，便怀疑婢女偷吃，回家后便拷问她。婢女无法辩解，一气之下悬梁自尽。几天后，屋梁上的鱼腐烂生蛆，掉下来的蛆虫，提醒了早已忘记藏鱼之事的同僚，他们赶紧将事情真相告诉张伯端。张伯端听后大惊，震惊之余开始反思，觉得纵是满腹经纶，也只是碌碌一生，

实在是官场误人。

或许是要示自己入道的决心，或许是要了断尘缘，张伯端将公文付之一炬。但张伯端并不能因此而超脱尘世。按宋代律令，焚毁文书者要流放。张伯端自然难逃一劫，不久即充军岭南，获释后便在此云游。虽被流放，张伯端在心灵上却开始获得自由。

决意入道的张伯端，在求道的道路上并不顺利，因为金丹派秘密传授，前人著述又语焉不详；后世迷徒胡乱作注解。于是，张伯端就广泛游历，但并未遇到名师，以至精神憔悴。张伯端得遇名师是在成都，所遇真人是何方神圣却没有明说，这可能与金丹私相传授有关。这就有两种情况，一是张伯端不愿或不敢泄露真人名号，二是有可能是不知。

名人最好是透明的。张伯端不言明他的老师是谁，给后人留下一个谜团，也就留下了猜测的可能。主要的猜测有两种，一种是南宋丹家翁葆光认为张伯端成都所遇师乃青城道人。这显然是得地缘优势。第二种南宋陆思诚，陆思诚是陆洗的后人，张伯端就是跟着陆洗入川的。他猜测张伯端成都所遇之人是刘海蟾。他在《悟真篇记》说：张伯端在成都遇到的异人难道不是刘海蟾吗？显然是猜测之词，语气并不肯定。

陈楠不敢妄断张伯端的师父是谁，但任何一种思想不可能一下子就膨胀起来，让后人无法望其项背。张伯端肯定是从老师那里学来了很多的东西。张伯端所处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期。始于中唐，至于北宋，中国三大思想都处于蜕变之中，儒学向理学发展，佛教衍生出禅宗，道教最为弱小，则向儒、释靠拢，尤其是释教理论，更多地为道教所吸收。受这种思潮影响，张伯端进一步发挥三教归一的思想，但这三教归一并非是三者的大拼盘，不是一二三甲乙丙的拼凑，而是以内丹为中心，以性命之学来融合三教。

在张伯端看来，释氏顿悟圆通而见性，但于命则有偏颇；老氏以炼养可跻圣位，但又限于保全躯体，于本性则未明。而儒者则将其重点放在人伦、仁义、礼乐之上，对于性命之学则以比较委婉的《易》象、徵言出之。那么如此一来，贯通三教的根本即是“性命”二字。

张伯端的内丹修持分为“养命固形之术”和“达本明性之道”两个部分，并将养命固形之术放在前面，似乎有看重前者之意。但细究就会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张伯端觉察出养命固形之术的不足，因为那样缺少对本源真觉之性的考察。毕竟，“术”是操作层面上的，“道”则是根本。

那么张伯端如何来钻研本源真觉之性呢？张伯端自己说，他潜心研究佛书及传灯录，从中受启发而有所悟。张伯端主张修炼内丹从修命入手，先炼精化气，进而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后三者皆属修性范围，也是内丹修炼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宗详言性而略言命，修命是其短处，而修性是其长处。道教自始祖老子开始，即以修命为归旨，对性的修炼则言之不详，是其短处。道教内丹派发展过程中，觉察到这一方面的不足，自然而然需要寻求借鉴。内丹派环顾各种理论门派，发现儒家济世安民的人世思想，对其修炼内丹无所助益；而释家以性宗立教，它的修性方面的理论与方式，正好合用，拿来为我所用也正好是两者互补的特性使然。

张伯端宗承钟吕内丹学说，在修道过程中，引入禅宗来辅助修性，从而使修性与修命都臻于完满。但张伯端在佛道问题上似乎走得有些远，神仙术仅仅是修炼的诱因而已，而其终极目的则是空寂之本源。空寂境界是禅宗的追求，把空寂作为道的本源则似乎使人产生疑惑：金丹修炼的终极是什么？是长生不死凌空飞腾变化无穷的天仙境界，还是心如止水的空寂境界？如果是后



者，则道教金丹术是修炼的开端，禅宗是修炼的进阶，道释异途而同归。

张伯端悟道后，撰写了《悟真篇》，并开始了传道事业。张伯端的传道事业多次失败，三次因传道而招致横祸。按照古来的说法，是否是真正的衣钵传人是不能强求的，这靠的是机缘，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驿站中遇到石泰，是张伯端传道事业的转机。石泰，号杏林，一号翠玄子，字得之，常州人。有记载说他活了136岁。丹法传授历来隐密，在号称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中，魏伯阳将传授丹法的隐忧和面临的两难处境讲得十分透彻：一是得道而三缄其口，不传授丹法，这样要承担大道中绝的罪愆；二是将之写入书中，一旦泄露天符，也是其罪非小。多方权衡取其便宜之策，便是叙述程度的掌握，既敷陈其大体，又不全部显露，而是以隐喻的方式来表述。这样，丹法流传下来，后人能否彻悟，便看个人的悟性如何。

或许是由于传道太过热心，张伯端经受的磨难似乎要多一些。谚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老人便是张伯端的师父。授与丹诀时，曾告诫张伯端传授丹经需要慎重，只有能够使自己免于枷锁铁镣的人，才可以传授。但张伯端并没有听从师父的教诲，三次传授，都不是合适的人选，结果三次遭受磨难，最终遭发配。而为张伯端解脱枷锁之灾的正是石泰。

张伯端与石泰的相遇纯属偶然。张伯端得道后，收徒不淑，凤州太守很生气，就把张伯端判刑流放了。正好要经过邠州境内。这天，邠州下大雪，张伯端与押送的官差在村肆中饮酒。石泰刚巧也来到肆中，彼此作揖行礼，张伯端邀请石泰一起坐，见其他的人都喝得高兴，唯独张伯端这一桌还没有开始，于是就一起喝酒。

喝得高兴，就问张伯端为何遭流放，张伯端就详细地对石泰说了其中的原委，石泰很同情他，对他说：“邠州太守是我的老朋友，为人乐善好施。离这里不到一百里地，如果能绕远走一趟，或许就可以解脱了。”张伯端就给护送者许下好处，然后一起赶往邠州。石泰先去见过邠州长官，这样张伯端就获得释放。张伯端很感激他：“大恩不报，还是人吗？”他对石泰说：“你一生学道，一无是处，现在我把丹法传给你，你就可以修炼成道了。”于是，石泰就拜张伯端为师，潜心苦志修炼，颇得成就。

1106年冬天，薛道光寓居郿县青镇，听讲佛经故事，恰好遇到凤翔府扶风县杏林驿人石泰。石泰已经85岁了，头发是黑的，脸色红润，神宇不凡。他夜上还要做缝纫。薛道光私下里观察，觉得这不是一般人。闲谈之中，薛道光偶然提到张伯端的诗句，石泰很吃惊：“你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师父。”于是两个人就开始谈论张伯端。

薛道光就是薛式，陕西鸡足山人，也有人说是阆州人（今四川阆中），字太源，一名道源（原）。《陕西通志》说薛式活了114岁，七十岁是古稀，薛式在古稀之后又活了半个古稀。他曾经出家当过和尚，法号紫贤，又号毗陵禅师。他到长安云游，住在开福寺，一天和尚用桔槔打水，听着桔槔吱吱呀呀的声音，他顿有所悟，作颂道：

轧轧相从响发时，不从他得豁然知；

桔槔说尽无生由，井里泥蛇舞柘枝。<sup>①</sup>

据说，他从此之后大彻大悟，跟别人辩论，知识广博而且善辩。

这次相遇之后，非常留意金丹导养之学的薛式，被石泰说

<sup>①</sup> 徐兆仁：《道教与超越》，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7月版，第125页。

服，放着和尚不做，改行做了道士，是为南宗三祖。薛道光后来将丹法传给陈楠，陈楠被尊为四祖。

## 四、内丹南宗法系

金丹派南宗一代一代传下来，本来支脉清晰，没有什么疑难问题要解决。追求简单是人类的本性，但有时追求完整也是人类的本性。其实，玉蟾提到的传法体系就是这样简单：张伯端而石泰而薛道光而陈泥丸而白玉蟾，单线传承。果真如此，这将是多么清晰的一条线索。

但玉蟾也不想就此作罢，他还提供了一条更复杂的传法路径：

大道三十有二传，传到天台张悟真。

四传复至白玉蟾，眼空四海嗟无人。<sup>①</sup>

玉蟾对南宗传法世系做了追述，但语焉不详，按照玉蟾的说法，在张伯端之前，已经经历了三十二代传承。三十二代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那么南宗传法世系应当可以追述到很久远的年代。

玉蟾作《历代天师赞》，共三十二代天师，跟张伯端之前的传法世系相同，可以作为参考。最末第三十二代张守贞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嗣教，最早一代天师张道陵主要活动于东汉末年。大体推算，张伯端卒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而遇异人得传金丹道则在晚年，那么以白玉蟾所言的三十二传的最早一代，应在东汉末年前后。

---

<sup>①</sup> 白玉蟾：《快活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20页。

但白玉蟾对这三十二世系没有做任何说明，张伯端之前的传法世系就像一条高入云霄的风筝，你手里握着系风筝的细线，却看不清风筝在哪里，以至于仰望得累了，拽拽手里的细线：那风筝存在吗？我们不能去问白玉蟾；他肯定会言之凿凿地说：“实有其事！”但张伯端之上是谁，之上的之上是谁，那就没法考证，更不用说验证。

玉蟾说：“先师泥丸先生翠虚真人出于毗陵和尚薛君之门，而毗陵一线实自祖师杏林先生石君所传也。石君袭紫阳祖师之道。”<sup>①</sup>白玉蟾很得意自己条理清晰的图谱，他告诉他的徒弟们：这就是当年师父陈泥丸告诉我的。现在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徒子徒孙，让这世系永远延续下去。

徒弟们应答，但玉蟾还是不放心，又重复一遍：“我们的祖师是张伯端，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陈泥丸，陈泥丸传给我，我传给你们。”除此之外，玉蟾还曾经对这个传法体系做过补充，事关重大，兹全文引述：

昔李亚以金汞刀圭火符之诀，传之钟离权。权以是传吕岩叟，岩叟以是传之刘海蟾。刘传之张伯端。张于难中感杏林石泰之德，因以传之。泰，邠州人也。事成，游毗陵，授之于蜀僧道光。光之门，有行者道楠，号为陈泥丸，即先师也。偶缘道过太平宫，睹壁间张平叔、僧道光之像，感前贤之已蜕，嗟尘世之不仙，思鸾鹤之未来，对江山而无味。张乃紫阳真人太微第四星也。道光姓薛，号为紫贤。石公乃翠元先生。先师则翠虚真人也。海南白玉蟾，因访知宫蔡长

<sup>①</sup> 白玉蟾：《谢张紫阳书》，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92页。

卿，于是乎书。<sup>①</sup>

在张伯端之上，玉蟾引入了刘海蟾。刘海蟾姓刘名操，燕山人。在辽应举，考中进士，跟着燕主刘守光，官至丞相。但平时喜欢谈性命之类的道理，对官位看得不是很重。一天，门人报告：门外有一个道人来访，自称正阳子。刘操一听这名字，知道不是凡人，马上出去迎接。见过面后，道人也不客气，就向刘操索要铜钱和鸡蛋各十枚，在桌上间隔高叠。看着越垒越高，刘操不禁惊呼：“危险！”道人微笑说道：“相公地位比这更危险！”于是，他豁然醒悟，把家财分了，辞掉官职，与家人道别，跟着道人出家云游去了，号为“海蟾子”。正阳子据说就是吕洞宾托名。

刘海蟾往往与吕洞宾联系在一起。吕洞宾，晚唐时人，但在新旧《唐书》及新旧《五代史》中均没有记载，《宋史·隐逸传》讲述陈抟时曾经提到吕洞宾。综合一些道教的记载，吕洞宾，洞宾是他的字，本名吕岩，蒲州蒲坂永乐人，或以为东平人，系唐代礼部侍郎吕渭之后，号纯阳子。

或许就是这“纯阳子”与“正阳子”差别太小，后世往往认他作刘海蟾的师父。当然，吕洞宾名气更高。但出名未必是好事，神仙也难免尘世的纠葛。在宋代，有个叫李教的，从小学习旁门左道，能变形能隐身能飞空，法术精良，同党都服他。李教的奶奶夏天在屋里午休，这时堂前的井里，忽然闪电雷声大作，有黄龙从井里飞出。李教的奶奶非常害怕，逃到床底下，一下子就死了。黄龙是李教的恶作剧。李教的父亲李昱非常震怒，把李教打个半死，赶出家门。没有人管，李教与同党更加行为不检，作恶多端。一天，李教在妓院墙上写道：吕洞宾、李教同游。李

<sup>①</sup> 白玉蟾：《题张紫阳、薛紫贤真人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01页。

教的父亲都官郎中李昱害怕儿子造孽，牵连到家人，就派人四处追捕李教，他无路可走就上吊自杀了。

过了很久，王则在贝州发动叛乱，声称李教是出谋划策的人。朝廷听到这件事，很紧张，把李昱以及李教的妻子儿女与兄弟，全部逮捕下狱。又在妓馆发现李教的题字，下令天下搜捕李教与吕洞宾。不久贝州叛乱被平定，确实没有李教这个人，才相信他真的死了。于是命令只搜捕吕洞宾一人。过了很久，才知道这是假托，实际上没有这个人，这才罢手。

这虽然是一场误会，但吕洞宾到底也被牵连进来，人算不如神算，神算不如天算。吕洞宾与钟离权的师徒关系无需考证，世上一概“钟吕”并称，本身就是一种认可。玉蟾还提到，钟离权的内丹法来自李亚。李亚何许人也，无从考证，也不知玉蟾所言证据何在。至此，可以将玉蟾心目中的传法体系做一个勾勒：

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张伯端——石泰——薛式——陈楠——白玉蟾



图四：海南玉蟾宫之南宗宗坛 海南玉蟾宫提供

这一体系也为玉蟾的弟子们所接受。多年之后，紫元子留元长对他的徒弟如是说：

白君得之陈泥丸，陈得于薛道光，薛得于石泰，石得于张平叔，张得于刘海蟾，刘得于吕洞宾。<sup>①</sup>

原原本本祖述玉蟾的说法。弟子刀圭子陈守默、紫芝子詹继瑞也持这种说法：

昔者钟离云房以此传之吕洞宾，吕传之刘海蟾，刘传之张平叔，张传之石泰，石传之道光和尚，道光传之陈泥丸，陈传之白玉蟾，则吾师也。<sup>②</sup>

同时而稍早的全真教略有不同。全真教的创立者王喆（1113—1169年），原名中孚，入道后改名喆，号重阳子。他是陕西咸阳人。王喆大约在正隆四年（1159年）遇到异人，学得修丹的口诀。“正隆己卯，忽遇至人于甘河，以为可教，密付口诀，又饮以神水。”<sup>③</sup>至人是谁？王喆没有说，更没有说是吕洞宾。

但王喆的门下弟子却不管这么多，谭处端直接坐到实处：我师弘道立全真，始遇纯阳得秘文。纯阳就是吕洞宾。也就是说，师父的道法是从吕洞宾那儿来的。王喆的其他弟子，比如马钰、王处一也都支持这种说法。显然，王喆的弟子是在杜撰传法的世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点都没有说错。全真教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迅猛发展，成就卓越，三人成虎，这一说法得到认同，也便沿袭下来。

---

① 留元长：《紫元问道集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2页。

② 陈守默、詹继禧：《海琼传道集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76页。

③ 刘祖谦：《重阳仙迹记》，《道藏》第19册，第726页。

而白玉蟾、留元长、陈守默、詹继瑞所述的南宗传法世系却没有这么幸运，将张伯端与钟吕连在一起的做法，在南宋就首先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与白玉蟾差不多同时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了白玉蟾《群仙珠玉集》，还引用它的序文，说西华真人把金丹刀圭之诀传给张伯端。

《群仙珠玉集》的序，只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白玉蟾亲自作的。果真是这样，就有疑问：西华真人不知何许人也，如果张伯端之师是西华真人，那么白玉蟾又何苦把钟吕拉扯进来？这是明知故犯。或许白玉蟾并不认为张伯端的师父是西华真人，他在《谢张紫阳书》中也提到“西华”二字，他说：

先师泥丸先生翠虚真人，出于祖师毗陵和尚薛君之门，而毗陵一线，实自祖师杏林先生石君所传也。石君承袭紫阳祖师之道，以今日单传而观，则曩者天台一夜西华之梦，无非后世蒙福，万灵幸甚耶！<sup>①</sup>

“天台”指张伯端，这是以籍贯代称。从原文来看，似乎西华是个地名，张伯端于此做过一个带有启示性质的梦，并因为这个梦使得丹法得以传给石泰。

第二是他人所作。那么作序之人所据何在？不管怎么说，陈振孙既然采用此说，显然便是同意或倾向这种说话。与玉蟾同时的陈与行也这么认为：

西华真人传之张紫阳，张传之石翠元，石传之薛紫贤，薛传之陈翠虚。<sup>②</sup>

可见，这是南宋时人的共识。

<sup>①</sup> 白玉蟾：《谢张紫阳书》，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92页。

<sup>②</sup> 陈与行：《跋陈泥丸真人翠虚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7页。



始自张伯端的南宗传法体系：即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陈泥丸，陈泥丸传白玉蟾，白玉蟾传彭耜，都可以找到文献证据，应该说相当可信。张伯端金丹道四传而至白玉蟾，白玉蟾自己所建构的传法体系到此而止。那么白玉蟾之后呢？彭耜实际上成了南宗的领袖人物。

## 第七章 玉蟾对内丹道的阐发与规范

内丹道发展到南宋已经相当成熟。玉蟾无需另起炉灶，他只需沿着前人的足迹一路走来，在前人没有提到或者没有阐释清楚的地方指点一下，把话说得更透彻明白，让后人更容易操作，仅此而已。

### 一、修丹是苦闷的事情

宗教是一种终极关怀。它必须要面对并解决人的最终归宿问题。玉蟾对人生或者说生命的认识是这样的：

人身如无根树，惟凭气息以为根株。百岁光阴，如梦相似，出息不保入息，今朝不保来朝。虚度岁时，忽然老死，百骸溃散，四大分离，神室魂迷，散堕诸趣。不知来世又得何身，生死轮回，劫劫不息，迷不知悟，懒不知勤。<sup>①</sup>

人生苦短，就像没有根基的树。如果虚度时日，便会陷入轮回之苦。“轮回也叫‘生死轮回’，是指生命的不灭的灵魂在过

---

<sup>①</sup> 白玉蟾：《劝道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07页。

去、现在、未来的存在状况，这同车轮一样，周而复始，回旋不停。”<sup>①</sup>任何生命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肉体可以死去，也可以附着在其他生命体上，但灵魂不会灭亡，于是便有了无尽的痛苦。

跳出这种痛苦的办法就是修道，辛勤一二年，快活千百劫，达到自由自在的状态：

从今收拾，一意无他，眼不外观，耳不外听，节饮食，省睡眠，绝笑谈，息思虑。把茅盖顶，莫求安适，煮米疗饥，莫分微恶，如蝉饮露，体自轻清，如龟吸日，寿乃延长。<sup>②</sup>

其实，这是修炼的基础工作，凝神不分，节食省觉，谈笑不起，思虑不来。在生活上，力求简单，草屋只求容身，粗茶淡饭只求充饥。这与玉蟾崇尚清修有关，当然，修炼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玉蟾时时都在勉励自己。他把司马子微作为榜样。据说司马子微开始学习修仙的时候，把一百片瓦砾放在桌子上，每诵读一卷《度人经》，就拿一块瓦砾放在桌子下面，每天诵读一百卷。他这么勤苦地修行，最终成了神仙。

还有一个榜样是玉蟾本家，即葛洪。据说，葛洪刚开始炼丹的时候，经常是把念珠放在手心，每天坐在丹炉旁边，念玉帝的全称一万遍，坚持的时间长了，最后也成了神仙。与他们比起来，自己也是生长在中华大地，诞生在一个心地善良的家庭，先天的条件很充分，人也还聪明，更应该早早地产生勤苦的念头，早日实现成仙的愿望。

<sup>①</sup> 邱紫华：《东方美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版，第674页。

<sup>②</sup> 白玉蟾：《劝道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07页。

玉蟾内心感到有些焦虑。人生不过百年的时间，总共也就是三万六千日。就这点时间，还要除去应酬，还要除去睡觉吃饭，所剩下的时间也就不多了。用这么少的时间去修炼，本来就显得捉襟见肘，更何况还时时有睡魔来侵扰。

急于修炼的玉蟾，深受睡魔之苦。睡魔一来，元神出窍，涣散无归，就连真气也离开了身体，一呼一吸无有主宰。心天性海都被掩盖或被搅混，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智慧变得痴呆，是非开始颠倒。玉蟾修炼需要保持神清气爽，但这下可好，计划全乱了。

再看那睡魔，睡得特别香甜，就如同喝醉了酒，熟睡不已。那昏昏沉沉的样子，又像是药性发作。那种滋味犹如群鱼进入了罗网，想挣脱又出不来，只好各自用力。那贪婪的睡意，就像是饥饿的老鼠看到画在墙上的香饼，有点饥不择食。鼾声一起，就像群山中的雷霆。

不能总是被它所控制，于是玉蟾想摆脱它。但智慧在睡魔面前无还手之力。虽然玉蟾特别自制，把住处收拾得窗明几净，但是睡魔一来，眼皮就开始打架，很快就如胶似漆，格外亲密，四肢松懈，精神涣散。

睡魔占据了精神，它们高筑营寨，杀害玉蟾的魂魄，埋葬玉蟾的精神，盗窃玉蟾的丹砂，抢劫玉蟾的财宝。这也太嚣张了。不能用符箓来追杀它，也不能用酒肴祭奠它。就算是用尽方法，也无济于事。

于是玉蟾用柳条与草做成车船，装上钱财盛上竹黍，画牛描龙来挽车撑船，见到睡魔三次作揖，然后对它说：“很久就听说你要离开了，我特意选了这个日子，备好了车船，你们应当向我告辞，我这里有几盂饭可以充饥，有几壶酒可以让人沉醉。带着你的朋友一起走，不要再在这里居住。走得越快越好，你们自己

扪心自问，有没有打算要走？”

说完，玉蟾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眼睛内视，想看清体内睡魔的形象。恍恍惚惚之间，就感到睡魔在说话：“睡本来没有魔，只是你的心被自己遮掩了。你冷我不用穿衣服，你饿我不用吃东西，与你没有丝毫的怨愤，却好像有如胶似漆的默契。现在我想回去也无家可归，与你分别又怎么能不落泪呢？我是鬼啊，不是人，哪里用得上船与车呢？又哪里用得了美味佳肴呢？我想吃也没有嘴啊，想穿衣服也没有得穿，想要驾车也没有路，想要乘船也没有岸，你应该反过来想想你自己，我不是你的祸患，你只要心地清静，就可以封闭形神。”

玉蟾对睡魔抱怨说：“你们听说我在静坐，就偷窥我的门窗；见到我在沉思，就来骚扰我。我不是陈抟，不能让梦进入鸿荒；也不是周襄王，可梦游高塘。你们不要来引诱我，否则我用天斧劈你们。”

听完玉蟾的借口和威胁，四五个睡魔面面相觑，说：“我们虽然叫睡魔，但也是你自身就有的一种精灵，你神志清醒时，我们就离开，你神志昏沉，我们就出来了。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你就只让你的形体睡觉，你的精神不能睡觉，把睡魔聚集起来，就是元精，可以让你长保形体，而且可以长生不老。”听完睡魔的一番话，玉蟾忍不住笑了，心里在说，到底是我在驱赶睡魔呢还是睡魔驱赶我？

玉蟾不但是个道人，还是个文人，他在跟大家开一个玩笑：世上哪有睡魔？只不过这样来写东西，好玩，还可以把道理写清楚。其实，这是玉蟾的修炼到了关口，过了这一关，便可大功告成，过不了便有可能前功尽弃。因为自二十三岁以后，他就觉得不似前时那么通畅，身心不再太平，似乎觉得六贼之兵浸盛，三尸之火愈炽。

六贼是佛教用语，指的是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被眼、耳、鼻、舌、身、心等六根劫掠，产生种种嗜欲，故曰六贼。

三尸指道教的三尸虫。一名青姑，号为上尸，伐人眼，让人泥丸空虚，颜色暗淡皮肤褶皱，口臭齿落，鼻塞耳聋，发秃眉薄。二名白姑，称作中尸。攻击人的腹部，让人脏腑空虚，肺胀胃弱，肌肉萎缩，皮肤长癣，肌肉干枯。三名血尸，称作下尸。攻击人的肾脏，让人精髓空虚，腰脊疼痛，腿臀麻木，腕胫痉挛，阴萎精竭，血骨干枯。三尸流毒，则人有性命之忧，死后化作鬼魂，不能进入天庭。道教视三尸为修炼大忌。

总的来看，玉蟾是处在一个可进可退的关口，能否转机就看他以前的修为和造化。对付这种局面，玉蟾采取随心放任的策略。人生虚幻，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它，随着性子任它到哪里，放纵心性，随它想做什么。

自此之后，玉蟾每日很早就起床，轻轻地扣齿数十声，一会儿就觉得玉浆金醴于齿颊之间流出，再做数十次吞咽，慢慢地穿上衣服戴上帽子，懒得梳洗，就直接喝些汤药，用酒送服，有时三杯，有时五杯，有时就从早晨喝到晚上，有时在中午吃很少汤饼。喜欢吃瓜果而不喜欢荤菜，也不喜欢吃猪羊鹅鸭肉，遇到有飞禽和鱼之类的，就饱饱地吃一顿，吃得也不是很多。

如果有客人来访，就整个早晨谈笑不已，或者与他一起喝酒。偶尔有了钱，就拿到市上买酒，如果没有客人，就自己喝，有时有歌娼舞妓，就邀请他们助兴，所有的花费如果不够，就向熟人求助。白天无事，有时就躺在床上，一直到夜里，已经半夜了，就干脆穿着衣服，等待天亮。虽然没有睡觉，但自己觉得神清气爽。一般不做梦，一旦做梦就会灵验。有时谁也见不着，就到院子中仰望天空，胡乱数着星斗。

有人对玉蟾说：“人生在世，就是浮游一世，为什么不快马加鞭，占据有利的位置，将来可以升官发财？”玉蟾一听这话，就很生气：“走吧，你不明白我的心思。”

通过这种方式，玉蟾使得自己的修丹更见成效。玉蟾所修的丹法是金丹，也称作内丹。

## 二、援禅入道的内丹道

自唐代开始，儒释道三教开始出现调和的迹象与趋势。前人论述已多，兹不赘述。这种趋势也为张伯端所接受。他认为，儒释道“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三教都看到了人生苦短，生命易逝，都在思考逃脱业报的方式。最终的结果是释道提出性命之学来教化世人。“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其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要枢，则立跻圣境，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sup>①</sup>当然，对于性命之学，儒家有些先天不足，张伯端认为，儒家的性命之学“其言之常略而不至于详”，有语焉不详的弊端。

因而，在性命之学上，似乎释道两家更有互相借鉴的余地，而且这种借鉴多是道家向释家义理的学习。“两宋内丹道自张伯端《悟真篇》大倡援禅入道之风后，内丹家们在论述内丹修炼的性功时，无不接纳禅宗明心见性之说，以心性透悟作为丹道命

---

<sup>①</sup> 宋·张伯端撰，王沐浅解：《悟真篇浅解·自序》，中华书局1990年10月版，第1页。

功修炼之基础。”<sup>①</sup>“禅”为天竺语 Dhyana 的音译，通常翻译作“静虑”，简称为“禅”。禅定的意思也即是安静地沉思。佛教把禅定看作是宗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但禅宗却完全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其核心教义便是明心见性，其中吸收了儒家与道家心性理论的合理成分，本身就带有三教合流的特点。

内丹南宗一派单线传承，中间经过石泰、薛道光、陈楠，再到白玉蟾，其中薛道光曾经当过和尚，于佛法自然不会陌生。朋友对玉蟾的评价是“莫笑琼山僻一隅，有人饱读世间书”<sup>②</sup>。弟子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说白玉蟾“三教之书，靡所不究”<sup>③</sup>。白玉蟾在对内丹理论进行阐发时，也把禅宗关于心性的理论纳入进来。

张伯端《悟真篇·后序》云：“夫欲免夫患者，莫若体夫至道，欲体夫至道，莫若明其本心。故心者，道之体也；道者，心之用也。”道或曰至道，成为免除有身之患的途径。对至道的体察，则需通过明其本心来实现。心的重要性被提出来，甚至于道的本原即是心，道成了心的功用。按照这种思路，白玉蟾也极论修心的重要，他说：

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道之大不可得而形容，若形容此道，则空寂虚无，妙湛渊默也；心之广不可得而比喻，若比喻此心，则清静灵明，冲和温粹也。会万化归一道，则天下皆自化，而万物皆自如也；会百为而归一心，则圣人自无为，而百为自无着也。推此心而与道合，此心即道

① 张保广：《唐宋内丹道教》，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第 403 页。

② 李訢：《诗赠琼山高人》，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510 页。

③ 留元长：《紫元问道集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501 页。



也；体此道而与心会，此道即心也。道融于心，心融于道也；心外无别道，道外无别物也。<sup>①</sup>

性命双修，形神俱妙，这是内丹修炼追求的善境，也就是通过内丹的修炼，使得形、神两个方面都得到兼顾，实现最终的解脱。《无极图说》：“夫道也，性与命而已。性，无生也，命，有生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生不息。“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穷理尽性而至于命，则性命之道毕矣。”<sup>②</sup>道的构成有两部分：性与命。性是无生，命是有生。是长生久视。空理尽性而至于命，那么性命之道也就达到了极致。在《阴阳升降论》中，白玉蟾认为，“真息元气，乃人身性命之根”，“人能一意守之而不散，则真精自朝，元气自聚，谷神自棲，三尸自去，九虫自灭，此乃长生久视之道也”<sup>③</sup>。玉蟾修炼内丹的终极追求还是要长生，这显然不是禅宗的心性开拓所能实现的。

当然，在传道的过程中，玉蟾使用了一些佛教的参禅方式，比如升堂。这是佛教较为正式的说法活动。《武夷升堂》的一段对话：

天谷问曰：“大道本无名，因甚有铅汞？”

师答云：“显无形之形者，大道之龙虎；露无名之名者，大道之铅汞。”

复问曰：“五金之内，铅中取银；八石之中，砂中取

---

① 白玉蟾：《谢张紫阳书》，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90页。

② 白玉蟾：《无极图说》，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08—109页。

③ 白玉蟾：《阴阳升降论》，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2页。

汞。修炼内丹如何？”

答云：“铅中之银砂中汞，身内之心阴内阳。”<sup>①</sup>

《常州清醮升堂》：

道人问：“欲知火候通玄处，须共神仙仔细论。”

答云：“潘阆倒骑驴。”

进云：“君火、臣火、民火、野火、周天火、卯酉火、天罡火，毕竟如何是大药火候？”

答云：“金乌西沉，玉兔东升。”

进云：“圣人传药不传火。”

答云：“莫怪天机都漏泄，皆缘学者太迷蒙。”<sup>②</sup>

以上两处升堂，虽然套用的是佛教的参学方式，但内容皆是讨论道家内丹修炼的问题。从形式上看，玉蟾的回答深得禅学精髓。所谓直指见性，有时也是模棱两可，让人摸不着边际。

升堂之外，还有小参。小参指禅刹中不定时的说法。“参”是集众说法之意，正式的说法称上堂，或谓大参。小参规模较上堂为小，故曰小。此外，小参多演说家风，故又称为家教或家训。小参起初无定处，全视人数多寡，临时在将堂或法堂升座集众说法。

《东楼小参文》认为，至道在心，心即是道。所以“至道之要，至静以凝其神，精思以彻其感，斋戒以应其真，慈惠以成其功，卑柔以存其诚。心无杂念，可不外走，心常归一，意自如

---

① 叶古熙等录：《武夷升堂》，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51页。

② 白玉蟾：《常州清醮升堂》，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55页。

如。一心恬然，四大清适”<sup>①</sup>。这就是要排除一切杂念，保持心境平和，从而保养真气，凝神全性。

《冬至小参文》则是具体的内丹修炼问题。内丹本无形，但玉蟾却如此形容：

身中一宝，隐在丹田。轻如密雾，淡似飞烟。上至泥丸，下及涌泉。乍聚乍散，或方或圆。大如日轮，五色霞鲜。表里莹彻，左右回旋。其硬如铁，其软如绵；其急如电，其紧如弦。重逾一斤，飞遍三千。遇阴入地，逢阳升天。<sup>②</sup>

看似完全矛盾的或者相反性质，正好是内丹的独到之处。再如内丹的修炼，比作“身中夫妇，云雨交欢”。修炼的感觉比作“如鸡抱卵，暖气绵绵”，就像磁石吸铁那样自然。

借用佛教参学的形式，阐发道家内丹的理论并无不妥。但是，在这种问答的过程中，玉蟾也不得不面对一些佛道优劣的难题。《常州清醮升堂》：

僧问我：“昔释迦文佛，曾为忍辱仙人，未审为仙何以为佛？”

答曰：“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

……

进云：“毕竟神仙何如般若？”

答云：“真鍮不换金。”

进云：“且道，老胡与老聃有何优劣？”

---

① 白玉蟾：《东楼小参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04页。

② 白玉蟾：《冬至小参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05页。

答云：“毕竟水须朝海去，到头云定觅山归。”<sup>①</sup>

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这可以说是玉蟾对待三教的基本态度。释迦文佛曾为忍辱仙人。对于到底是为仙好还是为佛更好的问题，玉蟾的态度似乎并不鲜明，水与花，冷与香，各有特点而已，很难说这是在褒或贬佛教。同样，接下来的两个问题，玉蟾的态度也较为暧昧，似乎有殊途同归的意思。

但在实际上，他仍然尊崇道教，把它放在更高的位置。《武夷升堂》“结座云”部分说：

所以昔毗陵薛真人向禅宗了彻大事，然后被杏林真人穿却鼻孔，所谓千虚不博一实。张紫阳云：“终日行未尝行，终日坐未尝坐。可谓怜儿不觉丑。今辰莫有向行坐中得见悟真篇么？纵饶得见悟真篇，抑且不识张平叔。诸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还知薛真人既是了达禅宗，如何又就金丹窠臼里脑门着地？若识得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若识不破时，唤侍者一声，侍者应喏。”师云：“早上吃粥了么？”侍者云：“吃粥了。”师云：“好物不中饱人吃。”<sup>②</sup>

这一段很有意思。薛真人了悟禅宗之后皈依道教，那是因为禅宗的明心见性终究不能与道家内丹修炼的行超性彻境界相比，禅宗的性悟是虚幻的，而内丹则是实证，最终是要实现生命的长生久视和对自然法则的超越。单单修性无法达到这一境界，其缺憾也就在所难免。千虚不博一实，这是很含蓄的批评。但接下来的说法又有些矛盾的地方：关于薛真人这件事，如果识得破，那就是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似乎又在强调二者的共通之处。

<sup>①</sup>《常州清醮升堂》，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54—555页。

<sup>②</sup>叶古熙等录：《武夷升堂》，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54页。

从道教的发展历程来看，道教具有强调修命的传统，外丹道的长盛不衰便是明证。内丹派兴起后，它注重内修，是对外丹外炼传统的一种反动。内丹理论要想在外丹之外别立一家，必须发扬其优点，克服其修性方面的不足。虽然道家自身精神修炼的理论也不少，但在客观的影响上显然比不上禅宗，而儒家在这一方面则显得薄弱。于是道家内丹派自然而然地向禅宗学习，这种风气越演越烈。

白玉蟾内丹理论极为强调心性的作用，提出“心外无别道”。那么，推而论之，心即道，道即心，修道即修心。道教外丹也好，内丹也罢，其着眼点均在于修命。道家引入修心，无非是要实现性命双修，实现身心的全面解脱。当二者的平衡被打破，当修心超越修命时，白玉蟾的内丹理论似乎就走得有些远了。金丹形如弹丸，色如朱橘。白玉蟾用这样一个图来解释：



老子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这就是老子强名之的“道”，白玉蟾也用它来表示。《鹤林问道篇下》：“夫金丹者，金则性之义，丹者心之义。其体谓之大道，其用谓之大丹。丹即道也，道即丹也。”<sup>①</sup>

<sup>①</sup> 白玉蟾：《鹤林问道篇下》，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87 页。

### 三、南宗丹法修炼要诀

南宗内丹乃是秉承钟吕内丹道而来，中间经过张伯端的发展，四传而至于白玉蟾。在玉蟾以前，内丹术已经相当发达与成熟，自成体系。玉蟾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发挥，将其中的关键展示给世人，作出更加明确的指点。

张伯端虽然强调先命后性，但他吸纳禅宗的修性思想，融入内丹的修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向炼心方向靠拢。玉蟾则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把修性炼心融入到内丹的修炼上来，明确提出修炼的三关：忘形养气，忘气养神，忘神养虚。气是人体内的元阳之气，或称作先天之气，这是生命的根本。其实，在玉蟾那里，神与气并没有什么分别，他在《谷神不死论》中说：“神者，一身之元气也。”<sup>①</sup>

从气到神再到虚，这是一个完整的修炼过程，而“忘”字至关重要。《玄关显秘论》是写给他的徒弟留元长的，在其中，玉蟾认为“归根窍”与“复命关”即是虚无，因为“虚无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一气，一气分阴阳，阴阳为天地，天地生万物，则是造化之根也”<sup>②</sup>。如此，进一步推论，则“无心则与道合，有心则与道违，惟此无之一字，包诸有而无馀，生万物而不竭”，并引用谭真人的话，“只此忘之一字，则是无物也”。这种向“心”与“虚无”靠拢的倾向，还表现在对内丹术语的

<sup>①</sup> 白玉蟾：《谷神不死论》，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0页。

<sup>②</sup> 白玉蟾：《玄关显秘论》，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14—115页。

解释上。“心源性海，谓之华池”，“性犹水也，谓之神水”。而黄芽则是“心地开花，谓之黄芽”<sup>①</sup>。

三关修炼虽然简洁，但不够明了，也不够具体，后学之士往往难以下手。玉蟾另有《丹法参同十九诀》，系统简要地对整个炼丹过程进行解说。

### 1. 采药

诀要是“收拾身心，敛藏神气”。外丹所用药物是真实存在的铅汞、丹砂、水银等矿物，而内丹则不同。张伯端《悟真篇》已经明确指出：“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丹砂及水银”，“草木金银皆滓质，云霞日月属朦胧。”<sup>②</sup>张伯端首先排除实实在在的朱砂与水银以及草木金银，这些外在的东西都是有质之物，而云霞日月，乃是身外之气。那么何谓真铅真汞？张伯端只是用排除的方式，否定了世人的一些误解，并没有给出答案。

玉蟾也否定凡间的药物，“铅出白金汞产砂，丹家便把此来夸。若将金石为真药，犹播禾稊望长麻。坎内黄男名汞祖，离宫玄女是铅家。分明辨取真和伪，产出真铅似马牙”<sup>③</sup>。他认为修炼要从身心的整理开始，要让身心断绝与外物的各种牵连，把心思转到自身，调整精气运行，使神气处于收敛、内藏的状态。所谓“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内观其心，心无其心”<sup>④</sup>。这是修炼

---

<sup>①</sup> 白玉蟾：《丹诀·丹法参同七鉴》，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43页。

<sup>②</sup> 宋·张伯端撰，王沐浅解：《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年10月版，第15页。

<sup>③</sup> 《金液还丹印证图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764页。

<sup>④</sup> 白玉蟾：《玄关秘论》，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16页。

内丹的基础。

## 2. 结丹

诀要是“凝气聚神，念念不动”。这是承接上一步而来。聚神也就是让意念专注一处，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心神静谧，不受外界的干扰。凝气则是调整呼吸。在敛藏神气之后，聚精会神，调匀呼吸，精神集中，存思默想，守护丹田之气，气随神凝，聚结在一起。这是炼形的关键所在。

## 3. 烹炼

诀要是“玉符保神，金液炼形”。玉符是纯净之真心。按照五行原理，肺属金，肺中之液是为金液。用纯净之真心，保养我之元神，神凝一处，寂然不动，而肺液则在按人体周天运行而进入口中，进而润泽五脏全身。这是静炼功夫，强调神凝不动。

## 4. 固济

诀要是“忘形绝念，谓之固济”。“固济者，坚固肾水心火之自然相济。”<sup>①</sup> 其实，忘形是忘记自我客体的存在，绝念则是淡化自我主体意识，从而让体内的气液自由流动，主要是肾水心火之间的对立相济。

## 5. 武火

诀要是“奋迅精神，驱除杂念”。让精神振奋，将干扰心神的杂念驱除干净，这个过程要迅速而彻底，为下一步的修炼打好基础。

---

<sup>①</sup>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6 页。



## 6. 文火

诀要是“专以致柔，含光默默；温温不绝，绵绵若存”。武炼文烹，炼则迅猛，烹则温和，一文一武，刚柔相济。世间万物皆包含一种先天之物，即纯阳之真精，也可以称作元精。通过文火的烹炼，可以使得体内的纯阳之真精生生不息。

## 7. 沐浴

诀要是“洗心涤虑，谓之沐浴”。《修仙辨惑论》中陈楠认为“以真气薰蒸为沐浴”<sup>①</sup>，玉蟾也在《呈万庵十章》中专门谈到“沐浴”的问题，他说：

药炉丹鼎火炎炎，六贼三尸怕令严。

无去无来无进退，不增不减不抽添。

爱河浪静浮朱雀，觉海波深浸白蟾。

一自浴丹归密室，太阳门下夜明帘<sup>②</sup>

看来，沐浴实际上就是修炼一段时间之后，对身心所作的调整，目的在于荡涤杂念，洗涤身心。

## 8. 丹砂

诀要是“有无交入，隐显相符”。“取青龙肝、白虎髓、赤凤血、黑龟精，入土釜，启荧惑，命阙伯，化成丹砂”，<sup>③</sup>也即经

---

<sup>①</sup> 白玉蟾：《修仙辨惑论》，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12页。

<sup>②</sup> 白玉蟾：《呈万庵·沐浴》，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84页。

<sup>③</sup> 白玉蟾：《玄关显秘论》，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18页。

过一系列的修炼，从无人有，无质生质，炼精将成。

### 9. 过关

诀要是“果生枝上终期熟，子在胞中岂有殊”。果生枝上、子在胞中，比喻精尽化为气，也即南宗所谓炼精化气。

### 10. 分胎

诀要是“鸡能抱卵心常听，蝉到成形壳自分”。鸡抱卵者，出于本心；蝉成形时，破壳自出。修炼到一定时候，精化为气，在体内周流，待到成熟之日，无形无质之气自然不需借助精之外壳，可以突破精之形式而独立。这个过程非常的自然，就像鸡抱卵蝉破壳一样。

### 11. 温养

诀要是“知白守黑，神明自来”。《五宝说》：“吕洞宾有四宝：曰无妄，一也；不苟，二也；至诚，三也；守一，四也。”<sup>①</sup>《阴阳升降论》：“不若虚静守中以养也。”<sup>②</sup>或许可以参证。

### 12. 防危

诀要是“一念外驰，火候差失”。修炼的过程，须万般小心谨慎，稍有不慎，则可能满盘皆输。防范之道，唯有持心内观，一念不散。

---

<sup>①</sup> 白玉蟾：《五宝说》，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09页。

<sup>②</sup> 白玉蟾：《阴阳升降论》，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2页。

### 13. 工夫

诀要是“朝收暮采，日炼时烹”。丹法讲究阴阳消长之时序。《武夷升堂》中的一段对话：

（雪岩）复问曰：“前弦后弦，金数水数，二八十六，为一斤药，何方采取？何地烹炼？”

（玉蟾）答云：“前弦金数，后弦水数，采得一斤烹一斤。”<sup>①</sup>

《金液还丹印证图诗》之《和合法象》，其诗云：

二八清源正一斤，休言等分是均平。

不知和合阴阳处，更要参详子午辰。

申上见元当用巳，亥支出处必寻寅。

遇相合处成三五，和作中黄产至真。

涵蟾子注曰：

至人知时采取，候其经罢符至，水源至清之际，采此太极初分之气，龙虎始姤之精，以为大丹之基，即‘乌肝八两兔髓半斤’之谓也。<sup>②</sup>

可见，采取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当然，这个时间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加以调整。《采取诗》注曰：“夫采取之妙，待彼一阳初动之时，鼓动乾坤之橐籥，拒开离坎之枢机，运真水於天河，焚真火於髓海，循刻漏而森罗万象，驾河车而直

---

<sup>①</sup> 叶古熙等录：《武夷升堂》，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51页。

<sup>②</sup> 《金液还丹印证图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766—767页。

透三关。”<sup>①</sup>

#### 14. 交媾

诀要是“念念相续，同成一片”。交媾，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其实乃是心中意与肾中精的交融，最终不分彼此，实现完全的融合。

#### 15. 大还

诀要是“对景无心，昼夜如一”。《快活歌》二首说：“忘形养气乃金液，对景无心是大还。”<sup>②</sup> 修持之时，须不受外界影响。这个外界或是人或是物，或者称之为“景”。如果修持到了对景而心念不动，则可以达到大还的境界。

#### 16. 圣胎

诀要是“蛰其神于外，藏其气于内”。外界变幻莫测，但神蛰伏于外而不动，气藏于内而不泄，是则保养元神，珍藏精气，最终结成圣胎。所谓圣胎，即是阳神。彭耜曾经就阴丹、阳丹的问题请教玉蟾，玉蟾回答说：

外丹难炼而无成，内丹易炼而有成。所谓阴丹阳丹者，即内丹也。丹者心也，心者神也。阳神谓之阳丹，阴神谓之阴丹，其实皆内丹也。脱胎换骨，身外有身，聚则成形，散则成气，此阳神也。一念清灵，魂识未散，如梦如影，其类

---

<sup>①</sup>《金液还丹印证图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769页。

<sup>②</sup>白玉蟾：《快活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19页。

乎鬼，此阴神也。<sup>①</sup>

## 17. 九转

诀要是“火候足时，婴儿自现”。婴儿，即上文所说的圣胎的外化，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也就是修炼而成的阳神。《驻云堂记》：“所谓乾坤坎离者，即天地日月也。喻之为丁公黄婆，名之为婴儿姹女，假之为黄芽白雪，不过阴阳二字。”<sup>②</sup>

## 18. 换鼎

诀要是“子又生孙，千百亿化”。《冬至小参文》：“移炉换鼎，以子生孙，得道尸解，陆地神仙。”<sup>③</sup>但何谓换鼎，仍然不够明白。《修仙辨惑论》中陈楠强调的炼丹要诀“以移神为换鼎”<sup>④</sup>，或许即此。

## 19. 太极

诀要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万法归一歌》：“多少老儒学周易，岂知太极归无极？”<sup>⑤</sup>《钩锁连环经》：“金丹即是汞，汞即是铅。……两仪即太极，太极即太上。……元始即一气，一

---

① 谢显道编：《海琼白真君语录》，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73页。

② 白玉蟾：《驻云堂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3页。

③ 白玉蟾：《冬至小参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06页。

④ 白玉蟾：《修仙辨惑论》，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12页。

⑤ 白玉蟾：《万法归一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29页。

气即虚空。虚空即虚无，虚无即混沌。混沌即金丹。”<sup>①</sup> 这样互相参证来看，所谓太极即是虚无。钩锁连环，顾名思义，起于金丹，迄于金丹，从金丹开始可以无限循环，从而金丹似乎可以推出“虚无”之义。其实，这正是内丹南宗的“炼神还虚”。

从第一到十九，即是内丹南宗的内丹功法。整个修炼过程，步骤清晰，法则简易，不拘泥于道教练丹繁琐的年月时辰、卦爻斤两的约束，但其体系完整，更易于修炼者把握。而且自始至终，都把心与神放在重要地位，强调修心与炼神。

#### 四、弟子须记道法九要

无规矩不成方圆，道教虽然以清静作为宗旨，但道教要发展，就不能不广收徒众，扩大规模。但是如此一来，难免鱼龙混杂，中间有一二不受清规戒律之徒。那么，制定相应的律条就在情理之中。

玉蟾曾经就“堂”这种传法方式提出一些看法，他认为相对于“堂”来说，道是根本，从古就有，是万物之祖、万法之宗。而堂却是最近兴起的一种传法方式，但也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力。这是延请贤能的举措，不能被那些败教之徒所玷污。否则，“不惟道众生嫌，且被俗人厌贱”。那应该怎样做呢？玉蟾认为：

既掌教，即当阐教而知堂务；要开堂，先明正己之方，以作律人之法。汰去冗顽之辈，剔除老病之徒。不惟饱食无

<sup>①</sup> 白玉蟾：《钩锁连环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31—432页。

庸，抑又醉颠作闹，口里尽无规之语，胸中皆不检之谋。七尺堂堂，自是凶徒之恶少；三餐哄哄，只多游手之奸雄。<sup>①</sup>

玉蟾提出两点建议：一、堂主或者掌教者，应该阐明教规教律，使人知道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禁止的，而且作为领导者，还要以身示范，给别人做出榜样。二、要去除教内那些“冗顽之辈”、“老病之徒”，因为这些人不能带来好的影响，他们终日饱食，无所事事，还醉颠作闹，口无遮拦，影响恶劣。这样做的目的，玉蟾打个比方说，就如同牧羊要先去掉其中的败群之羊。这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说。

玉蟾还对比了古人与今人的差异：向来前辈，皆千辛万苦以成真；今者后生，惟杂工异术以从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也应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道士也是人，也有好色贪财之念，玉蟾希望通过严肃道堂纪律，让这些道人产生“乐天知命之心”，潜心修炼，结就丹砂。

关于道与法的关系，玉蟾认为：有一样东西，生于天地之前，混沌未开之始，因为没有办法命名，就勉强把它称作道。从道又衍生出度化别人的法。法可以拿来参悟天地的玄机，可以搞清鬼神的道理，也可以辅助国家安定百姓。济生度死，本来是从道这里衍生的。道离不开法，法离不开道，道法互相一致，就可以济世。但近来学法的人，不去推究道的本源，只知道参悟符咒。

面对这种情况，玉蟾把多年的修道心得整理一下，总结归纳出九件最重要的事项，传授给徒众，希望他们从中得到启发，早日修道成功。这九件最重要事项是：

---

<sup>①</sup> 白玉蟾：《道堂戒论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03页。

第一是要立身。有幸降生为人，应当每天焚香，皈依道教。要怎样做呢？首先要把以前的罪孽说清楚，祈祷自己可以自新。还要广泛地阅读各种文献，尤其是道家经典，把害人之心彻底清除，建立起好生救人的信念。全心向善，任何事情都要搞清真相，香火要虔诚尽心。孝敬父母与尊重贵人长者，也是必需的。行为要端正庄重，仪表要严肃。不要产生邪恶淫荡的念头，也不要烟花柳巷游乐，不到杀戮的现场，不去停放尸体与肮脏事物的地方。这样做是为了清心寡欲，远离恶党。其实，立身之始，就应该寻师访道，请教高人。刚刚开始修炼，应该遵循这些。

第二是求师。先要自身立正了，然后才可以求师。因为只有遇到真师，才可以皈依。首先要考察揣度这个师父，是不是确实有精妙的法理，师承源流清楚真切，然后才可以亲近，要经过很长时间，表达自己的恭敬的心情。其次，要准备信香，对天地盟誓，还要歃血为盟，这样师父才能传授秘诀。虽然得到了师父的真传，也不能马上便离弃师父，应该经常跟在师父的身边，把那些口诀的玄奥搞清楚，自然行使起来就会灵验。

古时祖师也有很多徒弟皈依，师父也要考察徒弟，其中，心术不正的不传授，不够诚实的不传授，忤逆的不传授，有疾病的也不传授，当然，小吏府曹狱卒以及开始很勤劳慢慢懈怠的也不传授。其中肯定会有徒弟与师父的心意相同，气味相投，有幸得到师父传授的，也要用惭愧的心来对待。有一天师父试探弟子，用一些难做的事情为难弟子，或者有时不答应弟子的请求，弟子也切莫怀恨在心，否则难成大器。况且如果怨恨师父，上天也会怪罪，迟早会有报应。汉代张良三次到圯桥之下，替黄石公拿上鞋来穿上，黄石公见他很有诚心，就传给他素书，张良后来成了帝王师。如果要求师，就要深究这个道理。道法的学习，师父要始终心意如一，弟子也要始终如一，这样自然无魔。所谓的弟子



求师容易，师求弟子很难，确实是这样。

第三是守分。何谓守分呢？人生天地间，各有各福分，这都是命定的，都应该遵守。要常常反省，常常产生惭愧的心，而不能起贪念。富人自富，穷人自穷，都是几世的积累，不要心怀嫉妒。学道的人只要解决温饱就足够了。若是不守本分，想着从外边求得好处，祸患马上也就到了。颜回那种生活态度就很好。如果因为外求而道修不成，法也就不灵了。如果能够安分守己，法也就自然在其中了。

第四是持戒。行持，就是按照道法要求来施行，按照禁戒持守。学道要先学受戒持斋，神明自然辅佐。玉蟾给徒弟们讲了一个故事：当年，萨真人火烧犼神庙，庙里的恶神暗地里跟随了一十二年，但真人没有纤毫犯戒，这个恶神就皈降为辅将。如果真人稍微一犯戒，恶神必定会报仇。今人学习的榜样是许逊许真人。因为他布德施仁，济贫救苦。一次，有一家人来告诉他家里有人患病，真君仔细询问，知道是因为贫穷的原因。就把钱包在符牒里面，告诉来说：“把这符交给患者打开。”回家，患者打开符牒，见到钱，正好来救急，病也就好了。

第五是明道。道可以超凡入圣，福资九祖，也可以在无碍之乡逍遥，在有玄之境逸乐，而且它聚则成形，散则为风，不属于五行，超离了三界，这是虚无的无上妙道。要想达到这种境界，要先修人道，去除妄想，灭尽六识，通晓玄牝根基，分清阴符阳火，就像鸡孵卵那样，等到功成行满，自然也就修成了正果。这是修道的第五要点。

第六是行法。法的作用就是呼风召雷，祈晴请雨，行符咒水，治病驱邪。要求雨，须先择龙潭江海、碧壑深渊、云龙出没的地方，依照成法书篆，用铁札扔进去。如不应，才去动用法部雷神，指明日期，登坛发用。祈祷晴天，一定要诚心静念，运动

阳神，召唤风部的神灵，扫除云雾，救民疾苦。驱邪的道法，须先端正自己的心态，不生妄想。如果是驱赶祟怪，一定不可发送酆都，死后恐有连累。戒之慎之！如果是治病，应该仔细观察病症，给符水治病。

第七是守一。近来往往可以见到许多修行者，有时根本就不灵，呼召神将也没有回应，这是为什么呢？刚开始修道的人屡次灵验，而广泛学习的人却反而比不上，这不是道法不灵应，而是因为学习的人多传广学，反而不能纯一，这样元阳就分散了，登坛行法的时候，精神集中不到一处，行法也当然不能灵验，有志于行持的人，一定要持守一种法，这样自然能够与天地同感。如果只是贪多求全，反而不好。上古祖师的书很多，那是留下来开导凡俗的。岂不知祖师心中自有持守一法的妙处，只是不让人知道。而且行法用的印也不能太多，应该专心使用一种法印，驱使一个神将。当然，每次登坛，都必须非常虔诚，一定会获得灵验。这就是所谓守一之法。

第八是济度。学道之人，应该不乐奢华，不嫌贫贱，也不能被尘俗累心，更不能让爱欲左右。一定要恬淡自然，逍遥自在，和光同尘。首先要用符篆治病救人，普渡众生。这样就不至于沉沦。祖宗要先度，然后是五道。用自己的法力，拯救那些沉沦的人。

第九是继袭。学道之人，得遇明师，传授秘法，修之于身，行之于世，人天敬仰，末学皈依，这不是小事情。应当感念天地生育之恩，国王父母抚养之德，度师传道之惠，对他们不能违背怠慢，否则怎么能够修成真正的道法？神明也不会保佑。道法修成，也不能让它断绝，可以选择可以传授的人传给他。当然，这在平日就要细心考察，可传就传，不可传也不能勉强，否则也会得罪上天。一旦师徒相授，口诀必须准确，不能添字不能删节。

如果实在没有人可以传授，就用石匣藏在名山福地等处，世运到了，自然就会出世。

## 第八章 玉蟾与南宗雷法

南宗修习雷法，始自四祖陈楠，陈楠将雷法传授给了玉蟾。金丹为体，雷法为用，这是陈楠、白玉蟾师徒传法修行的共同特点。体与用，轻重自然分明。但玉蟾并不轻视雷法。在玉蟾这里，雷法是与上天沟通的媒介；而且，雷法来自神霄，神霄也似乎解释了玉蟾的身世。

### 一、南宗雷法渊源

玉蟾小时候在海南最早见到的宫观是万寿宫，全称神霄玉清万寿宫，它的修建是奉宋徽宗的《神霄玉清万寿宫诏》之命。当然这不仅仅是个名字，它还是一个雷法的派别——神霄派。神霄派是道教的一个分支，它传行的是自称出于天上神霄玉清府的神霄雷法。神霄雷法的主要创始人是王文卿。王文卿（1093—1153年），字予道，或曰述道，号冲和子，江西南丰人，被封为“冲虚通妙先生”。据说，他还年轻的时候，在扬子江遇到汪火师，汪火师传授给他飞神谒帝的法术，后来又在清真洞天得到一个老年妇人的传授，学会了呼喝风雨的法术，再后来经过汪真君（火师）的指点，学会役使风雷，呼风唤雨。

那么，汪真君或者汪火师又是何人呢？据说，他姓汪名子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出生，是蔡州汝阳县人（今在河南）。他本来是个儒生，学问也不错，但屡次参加考试，总是落榜。于是就放弃儒学，专心学习道家。他转益多师，这些老师中有特别有本事的，也有本领较弱的，但汪真君还是认真地学习自己所没有的。在德宗贞元五年（789年）修炼成功，飞升上天，去到九重，或者说九霄，而最高的一层就是神霄。神霄是神仙居住地最高仙境。在飞升三百多年后，他又降临人世，将雷法传给了王文卿。

当时比较出名的还有林灵素。林灵素，温州人，原是东华派道士，略懂雷法。后被推荐给徽宗，他迎合上意，对徽宗说，徽宗皇帝就是神霄玉清真王降世。神霄玉清真王系元始天王之子，号称南极长生大帝或者扶桑日宫大帝，是神霄万雷的总司。徽宗本来就是神霄府的最高统治者，因为要解救人间的疾苦而降临，成为人君。这样，徽宗皇帝就同时具有天上与人间的双重身份，成为二者最高的主宰者。徽宗身边的大臣以及后妃，也都是天上的神祉。徽宗很高兴，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

徽宗崇信道教也加速了北宋的败亡。林灵素多行不义，招致祸患，神霄雷法也被连累。高宗皇帝曾经下令没收林灵素家产，还把全国的神霄宫都罢免了，甚至没收神霄宫中的钱粮。即便如此，神霄雷法在东南一带仍相当盛行。王文卿看破红尘，退居乡里，仍传授弟子，但多是家居者。他不喜欢与道人及达官贵人结交。他的徒弟有新城高子羽，传授给临江徐次举，再到金溪聂天锡，其后得到他的真传，而且名声显赫的是临川谭悟真，当时的人不敢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只是把他叫做谭五雷。

但陈楠的雷法不是来自王文卿。玉蟾介绍说，乃狼牙猛吏雷部判官辛汉臣授予先师陈楠。更为详尽的说法是，嘉定戊辰（1208年），陈楠到黎母山游玩，碰到一个道士。这个道士笑着

对陈楠说：“你虽然学会了薛式的太乙火符之旨，但还不知道太乙雷霆之法，也很可惜啊。”陈楠担心自己能力不够，不敢贪多，就对道人讲：“我只是仰慕道法而已，不打算学习很多，反而让自己心志分散。”

道人并不赞同这种说法，笑着对陈楠说：“你多么愚笨啊！只是自己修身，不能让世上的人与物受益，神仙也不这样做。所以张正一在西川地区驱鬼，许逊斩杀大蛇，施舍灵药，都是为民谋福，从古到今都在传颂。”听他一说，陈楠觉得很有道理，就稽首行礼，说：“我一贫如洗，没有什么见面礼。”道人点点头说：“遇到合适的人就传给他，还讲什么有利有用呢？你如果能奉行，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也算是我有些功劳。”

于是，道人领着陈楠来到一块岩石下面，打开一处石穴，从里面取出一本《都天大雷法》交给他，说：“只有五雷不能轻易使用，原始天尊每到劫运的时候，就命令五雷下凡，使世间免遭劫难。古时阴六属于水，尧有九年的灾难，就事先命三山雷火君降生，生在鲧的家里，这就是禹。火伯风霆君降世为后稷，教民播种五谷。你应该妥善保有它，他日有了劫难可以借此解脱。”

陈楠连连点头，仔细记下。道人临走，说：“我不是凡人，我是雷部都督辛忠义。我的老师汪火师亲自传授，现在交给你。”然后回过头去，纵身上了云端，不见了踪影。

这段记载详见于《道法会元》卷一零八所载白玉蟾《翠虚陈真人得法记》。辛汉臣与辛忠义是否为同一位神人，不得而知；陈楠所遇到的应该是某位传行神霄雷法的道士，陈楠所传行的也是神霄雷法。1212年，陈楠将太乙雷霆之法传授给玉蟾。后来，白玉蟾建立新教派南宗，被人尊为“南宗五祖”。南宗是一个以传行内丹为主，兼传神霄系雷法的符箓教派。玉蟾在这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陈楠更注重个人的修行，弟子并不

多；玉蟾则不同，他广收弟子，并按照一定的模式组织起来，嘉定十一年（1218年）十月，白玉蟾率众弟子上《传度谢恩表文》，乞请神霄玉清真王准其传度授以雷部神职。玉蟾已经有了神职，称作高上神霄玉清府雷霆令统五雷将兵提领雷霆都司鬼神公事。玉蟾不需要再求神职，他是为他的弟子们向上天请求的，主要人员及神职有：

上清太华丹景吏神霄玉府西台令行仙都风雷判彭耜；

上清大洞玄都三景法师太乙雷霆典者九灵飞步仙官签书诸司法院鬼神公事留元长；

太乙正一盟威法师允驱邪院判官南昌典者九灵飞步仙官兼管雷霆都司鬼神公事林伯谦；

太上三五都功职箓神霄玉府左侍经潘常吉；

太上三五都功职箓神霄玉府右侍经周希清；

太上三五都功法箓弟子奉行天心正法驱邪院判官兼于五雷使院事胡士简；

太上正一盟威法师行上清混元天心五雷大法差充主管驱邪院事兼雷霆都司事罗致大；

太上三五都功紫虚阳光秘箓弟子行上清北极天心正法金阙内台炼度典者驱邪右判官陈守默；

太上正一盟威法师行灵宝天心玉晨五雷大法九灵飞步仙官主管驱邪黄箓院事庄致柔。

其他的不一一列举。玉蟾上报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长生大帝，希望得到恩准，付以道法，使他们可以“掌心握印，笔下飞符，役使风霆，区别人鬼，济生度死，辅正除邪”<sup>①</sup>。这很重要，表

<sup>①</sup> 白玉蟾：《传度谢恩表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32页。

明玉蟾正式建立起神霄雷法组织，改变金丹派偏重自修性命的偏颇，在完善自我的基础上，替天行化，济世度人。

组织有了，还要有传道的活动场所。林伯谦是彭耜的弟子，白玉蟾的徒孙。彭耜曾经对他说：“尔祖师（白玉蟾）所治碧芝靖，予今所治鹤林靖，尔今所治紫光靖。大凡奉法之士，其所以立香火之地，不可不奏请额也。”<sup>①</sup> 林伯谦的衙头是福州天庆观管辖兼都道正。南宋道教所建的宫观，都必须奏请政府批准给额，看来林伯谦应该是得到了政府的批准。

彭耜有鹤林靖，白玉蟾曾为之作《鹤林靖铭》。玉蟾首先讲了一个梦：彭耜，字季益，乙巳年生，这与张定一有某些巧合，张定一也是乙巳年生人。彭耜年轻时，梦见自己到了一个地方，恍如洞宫，匾额上写着“鹤林”。醒来后就记下来，但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后来做官，拜大都功，领治本竹，恰好张定一隶本竹长乐，方才知道这里的山上有很多瑞竹，又与鹤鸣山相联，这才明白早年那个鹤林之梦。于是开始潜心学仙。这样，玉蟾得出结论：鹤鸣、本竹之间，藏经上记载不断有羽人蜕仙，那么彭耜的征兆在未拜篆之前就已经有了，进一步说，彭耜就是鹤鸣、本竹间异人。

玉蟾为鹤林道靖作铭说：

进雉后人，应此梦不？武夷令昭，洪崖老抗。皆簪流霄，代有仙况。今之鹤林，古仙化形。元命真人，南岳先生。都功三五，盟威正一。法掌东华，职居南极。手绾雷玺，足蹑枢罡。水火金液，刀圭玄黄。<sup>②</sup>

<sup>①</sup> 林伯谦等编：《鹤林法语》，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85页。

<sup>②</sup> 白玉蟾：《鹤林靖铭》，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09页。



当年，錢鏐进雒羹于尧，被封于彭城，后世称之为彭祖。彭祖活了 777 岁，一生都在武夷山炼丹。彭祖之后，彭氏子孙繁衍，家族之中修仙得道的不在少数。从亲缘来说，彭耜的远祖可以追述到彭祖。那么，现在彭耜是不是古代仙人的化身呢？或许可能吧。彭耜不但修炼内丹“水火金液，刀圭玄黄”，而且还精通雷法，“手绾雷玺，足蹑枢罡”，法术也相当精良。彭耜的雷法也应是神霄一派雷法。

## 二、雷法理论基础

陈楠、玉蟾师徒所传授的雷法，属于自北宋以来盛行一时的神霄雷法。神霄雷法是以承认有一个独立于人世之外的世界存在为前提的，这个独立的世界高高在上，统治着人间。神霄的世界有一个最高的统治者：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长生帝君。前面提到的白玉蟾《传度谢恩表文》，就是上呈给玉清真王的。

玉清真王所统治的地方称作神霄玉府。在《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说玉枢宝经集注》中，白玉蟾对玉霄一府所统的三十六天内院中司、东西华台、玄馆妙阁、四府六院及诸有司，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天中有五殿，又有太一内院、可韩中司、东西二台、四曹四局，外有大梵紫微之阁，仙都火雷之馆，皆有玉府。其中，高上神霄天中玉清真王府，居三十六天之上。其中的真仙真伯、卿监侍宸等雷神官君将吏，上统三十六天。下镇三十六垒，每方有九阳梵气，以应一年三十六气。四府则指九霄玉清府，东极青玄府，九天应元府，洞渊玉府。六院者，太一内院，玉枢院，五雷院，斗枢院，氏阳院，仙都火雷院。诸有司者，天部霆司，蓬莱都水司，太一雷霆司，北帝雷霆司，北斗征伐司，

北斗防卫司，玉府雷霆九司及诸曹院子司。

同书，玉蟾还认为神霄“玉府在碧霄梵气之中，去雷城二千三百里。雷城高八十一丈，左有玉枢五雷使院，右有玉府五雷使院。天有四方四隅，分为九霄，惟此一霄居于梵气之中。在心曰神，故曰神霄，乃真王按治之所，天尊临莅之都”。<sup>①</sup>

这是一个相当规整的神仙机构，组织严密，层层约束，各尽其职。从中很容易发现，它实际上是按照五行的原理设置的。不管怎么说，白玉蟾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庄严的上界神仙统治模式。

其实，雷神的崇拜起源很早。远古时代，雷电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超强的能量释放，深刻地震慑着人类心灵。《十月之交》中说：“燂燂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率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sup>②</sup>这种强大的威力对古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惧的。孔子也是“迅雷风烈，必变”<sup>③</sup>。“变”就是脸色凝重，以示虔敬。《周易·颐》：“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sup>④</sup>而且，雷还可以长养万物，《周易·说卦》：“动万物者莫疾乎雷。”<sup>⑤</sup>因为雷电往往与雨水联系在一起。水是生命之源，雷电能带来雨水，那么雷神应该就是主管降水与干旱的天神。

最早刻画雷神形象的应该是《山海经》。在《海内东经》里有这样的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

① 白玉蟾：《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说玉枢宝经集注》，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674页。

② 程俊英、蒋元之：《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版，第575页。

③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第107页。

④ 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95页。

⑤ 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281页。

西。”<sup>①</sup> 龙身，大概与古代云从龙的说法有关。云往往能带来降水。“在以人类主体为一方和身外万物的自然客体为另一方的互动关系中，原始先民的精神文化的重心在于天人关系。而天人关系的本质则是雷电和人的关系。‘上帝’一词在卜辞中屡见，其原型为雷神居于天庭。”<sup>②</sup>

在遇到干旱天气情况时，先民往往开展求雨的活动。《淮南子》记载了商汤求雨的故事：商时，七年大旱不雨，商王汤剪发断爪，把自己作为祭祀的牺牲，在桑林祷告，终于感动上帝，天降大雨。这恐怕是较为原始的求雨之术，但应该是后世雷法的源头吧。当然《淮南子》的出现较晚，难说不受汉代思想，尤其是天人感应的影响，汤求雨是靠感动上帝，已经暗含着天人之间的交感。

对于天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提到一个人：董仲舒。董仲舒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将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人感应说系统化并加以创新，适合时代形势的发展。天人感应，概言之：“人承受着无处不在的阴阳之气的浸润，同时也以自己的阴阳之气与天地感应，以其阴阳之气反作用于天地之阴阳。”“人气可以干预天地之气，同时也证明了天、人之间存在着以气相感的平等互动的关系。”<sup>③</sup> 气或者说阴阳之气，成为天人之间沟通的媒介。

董仲舒没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他还针对这种理论完善求雨的仪式。既然天人的构成基础相同，上天可以对人产生影响，那么人也应该能够对天施加影响。干旱是因为阳气盛阴气衰，求雨的关键就是要强化阴气，消减阳气，也就是“开阴闭阳”。当

<sup>①</sup>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 1996 年 10 月版，第 381 页。

<sup>②</sup> 徐山：《雷神崇拜》，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年 6 月版，第 16 页。

<sup>③</sup> 熊开发：《天人关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版，第 122 页。

然，还有一系列的环节，每个环节又要符合阴阳五行的要求，以此来达到损阳益阴的目的。这也为后世道教所吸纳。

在玉蟾之前，神霄雷法已经非常成熟。陈楠将雷法传授给玉蟾，玉蟾进一步在理论上进行了阐发。《雷府奏事议勋丹章》：“阴阳二气，结而成雷。”从本原来看，雷也是阴阳二气的互相激荡的结果。这秉承了自远古以来的关于雷的观念。这对内丹家来说是件好事情。内丹家认为，人之所以通过修炼内丹可以长生，就在天地万物的生成都是由于阴阳互动而成，因而人与天地及万物都有着相同的先天物质基础。天地可以长久，人也可以长久。由此推论开去，人与天是可以互相影响的。

《玄珠歌注》中，玉蟾对“五雷”这样解释：五雷者，金、木、水、火、土，在人乃心、肝、脾、肺、肾。显然这是阴阳五行学说的简单比附，并把它们与人的器官相联系。五行之间运动不息，相对应的人的五脏也要呼应运动。反之，人如能控制自身的五脏运动，也可以对上天产生影响。那么雷的发生原理何在呢？胆在肝中，内有青气。胆怒，赤气聚五气，运入胆宫，水火相搏，雷声动也。胆雄肝怒，忿气成雷，天怒大叱，雷声霹雳。

有了雷，还须有云气方能降雨。于是，从五行来看，右肾属阴，为月；左肾属阳，为日。云雾才起，先闭肾中日月，然后吐出，遮蔽天地。肾水、心火相搏，雷声大作，行持之际，以两手擦起心火，顷刻屯蒙发雷，电光现矣。风巽，方火木相克，木在东，火在南。肝怒则火发，巽风大起，可嘘青气向巽方，狂风大发。金肺水肾，运肺液灌满肾中，方生雨露。这是金水相生。

在这一过程中，神或者说“元神”的作用至关重要。《玄珠歌》注中说：“神乃五气之精，精存则神灵。气乃养精，精气神

全，何法不灵。”<sup>①</sup> 这是发挥天人合一论的说法。留元长曾就神女三千六百、身中三万六千神等问题提出疑问，玉蟾解释说，人身中有三宝，即精、气、神。其中神是主，精、气是客。道经上所说的神女三千六百以及三万六千神，都是精气所化。现在的人心猿意马，况且沉迷酒色，眼随色转，耳被声瞞，导致神光外散，气力四驰，哪里还能有神女三千六百？“万神一神也，万气一气也，以一而生万，摄万而归一，皆在我之动也。”<sup>②</sup>

强调元神，也即强调内丹修炼要以神为主。雷法是以内丹的修炼为基础的。“内炼成丹，外用成法”<sup>③</sup>，这是内丹南宗对待雷法的根本态度。雷法是他们实现救民水火的工具。而内丹的修炼，也即心性的修炼，通过炼形，炼气、炼神三关，才能获得成功。此时，元神已然上通天庭，旁骛八方。这元神“乃自己元神。存精则气全，存气则神全。非纸画泥塑之比，世人错认者多”。“自己精气神全，何施不可？向外求神，实非明理。空将酒物祭祀神明，真气耗散，外神不灵。”<sup>④</sup> 这样，就把人的元神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

玉蟾的雷法理论得到了应验。据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记载，丙子年（1216年）春，天气干旱，一些道士诵木郎咒求雨，没有灵验，玉蟾为之订正，求雨得雨，人们怀疑他是虚靖的后身。虚靖先生，是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1092—1128年），字

<sup>①</sup> 白玉蟾：《玄珠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26页。

<sup>②</sup> 白玉蟾：《海琼白真人语录》，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65页。

<sup>③</sup> 白玉蟾：《玄珠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18—819页。

<sup>④</sup> 白玉蟾：《玄珠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26页。

嘉闻，一字遵正，号脩然子。宋徽宗时，先后四次奉召入朝廷以奏答策问，得赐号“虚靖先生”。还拨款大修龙虎山上清宫。丙子年是嘉定九年（1216年）。《木朗祈雨咒》后柳智通作了一个补充说明：“唐宋以来，皆诵木郎咒祈雨，然旧本错误颇多，白紫祖师特为改正，并加注释。诚心持诵，其感应必矣。唯咒本，世间不多概见。壬戌秋，于道藏全书白真人集内，得此咒本，敬付梨枣，以公同志。”<sup>①</sup>

《木朗祈雨咒》后面附有董仲舒、张天师祈雨科仪节录的《祈雨简便科仪》，其中的神位供奉最有意思：

风云雷雨尊神之位

木郎太乙三山行雨神仙之位，居中

紫清白祖仙师之位<sup>②</sup>

看来，后世是把玉蟾作为祈雨的神仙供奉的。这也许符合玉蟾的实际情况。在玉蟾的诗文集中，多次提到有关祈雨的事情。或许就是丙子年，玉蟾曾在龙虎山祈雨，《龙虎山祈雨早行有作》：

两三条电复无雨，六七星微上云。

鞭起卧龙我骑去，挥戈叱问五雷君。<sup>③</sup>

又有《祈雨伏虎庵》：

梵相无言旱气奢，三农无饭欲蒸沙。

笏头香穗成禾穗，麈尾天花化雨花。<sup>④</sup>

①《木朗祈雨咒》，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64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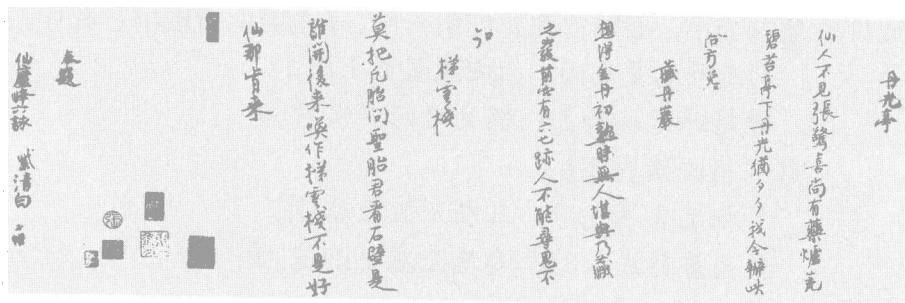
②《祈雨简便科仪》，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644页。

③白玉蟾：《龙虎山祈雨早行有作》，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41页。

④白玉蟾：《祈雨伏虎庵》，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40页。

除了玉蟾，他的徒弟彭耜也有过祈雨活动。《闽清县治祈雨文字》的前面有个小序：“余方在闽清县治祈雨文字，名之曰大宋济世金书。书成，录寄鹤林靖。未寄间，闻本靖亦闵雨诣岳祠有祷，祷且应。诸黄冠皆有诗以美之。余亦以寄之，并为吾法之勉云。”<sup>①</sup>

在那个时代，上自君王，下至百姓，每逢天旱，都会有祈雨活动。祈雨灵验，天降大雨，解除旱灾，风调雨顺，也就天下太平。彭耜求雨成功，很多人做诗来赞美这件事。玉蟾的活动想必也赢得不少的称赞。这恐怕也是很多官僚与文士与之交往的一个原因。名声也是可以膨胀的，大概在当时就已经传到皇帝的耳朵里了，“有人饶舌告人主，未几寻问行雨仙，人在长江一声橹”<sup>②</sup>。即便不像玉蟾所言，也可以推测，玉蟾的名声已经广为传播，这才有了嘉定十一年（1218年）的国醮活动。



图五：白玉蟾书法

<sup>①</sup> 白玉蟾：《闽清县治祈雨文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01页。

<sup>②</sup> 白玉蟾：《祈雨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26页。

### 三、玉蟾传播雷法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乙亥冬，武夷詹氏之居，火光坠其家，延先生拜章以禳之，已而大书一符于中庭，是夕闻户外万马声，有呼云火殃已移于延平某人家，验之果然，信慕益众。”<sup>①</sup> 这一年是嘉定八年（1215年），玉蟾在武夷山。这是目前为止所知的玉蟾最早的雷法实践活动。产生的效果就是信仰和仰慕他的人日益增多。或许就在这以后不久，有更多的人向玉蟾学习雷法，玉蟾也组织过一些传法活动。作于这一年的《武夷道众奏名传法谢恩青词》就透露出这一情况：“以八极炼魂而救苦，以九灵飞步以腾章。天心有三符二印之传，雷府有五社十变之应。”<sup>②</sup> 传授给道教信众的正是雷法一类的道术。

雷霆之怒，可以掌握生杀之机。“雷者，乃天令也，掌生生杀杀之权，动静人莫可测，万神之奉行也。”<sup>③</sup> 正因为凡人不能揣测雷霆，所以雷霆才具有神性的特点：“夫雷霆不可掩之物，人谁不知其有雷也。雷霆者，所以彰天威，所以发道用。”雷霆传达的正是上天的意思。“皇天所以建雷城，设雷狱，立雷官，分雷治，布雷化，示雷刑，役雷神，统雷兵，施雷威，运雷器，

①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页。

② 白玉蟾：《武夷道众奏名传法谢恩青词》，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48页。

③ 白玉蟾：《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说玉枢宝经集注》，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673页。



是皆幹赏罚之柄，宰生杀之权。”<sup>①</sup> 阴阳二界都在皇天的统治之下。

皇天或者上帝不可能直接对人间进行管理，他要将行使雷法的权力下放给某些合适人选，由他们代表上天行来驱灾禳祸考召鬼神。具体地说，就是祈晴祷雨，召雪兴云，摄呼雷电，驱风降雹，封山破洞，伐庙除魔，诛斩蛟龙，制伏狼虎，驱禳水火，遣逐旱蝗，为民禳灾，驱邪治病，行遣符命，显现报应。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些，行法者也算是替天行道。

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机会接触雷法。雷法的传人也是经过选择的，而且传授雷法还要有一定的仪式。要通过焚香来表达对天庭的诚心，还要饮丹泉并且要发誓，经过了一系列的程序之后，方能将雷法传给此人。传法完毕，还有一个向天庭汇报的程序，感谢天庭同意传法给某人。

1215 年末，玉蟾很郑重地写了一个奏章：《雷府奏事议勋丹章》。这是写给赤帝真人的。玉蟾在奏章的开头，自称神霄典雷嘯吏。典也就是主管的意思。他熟悉自己所掌握的各种雷，又佩戴雷霆之书，深知各种雷的使用方法。即便这样，他也有疑惑。雷法是神霄真王用来统治上天、人世与阴间三界的，但名称却各书记载不一样。比如五雷就有十种不同的记载。如果说其中只有一种是对的，那其他的就是错误的。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对呢？很难说清楚。三十六雷也是记载各异。雷法的这种混乱局面，对学习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玉蟾对此很不满，他根据自己的一些判断，把星宿与雷法联系起来，可能还真是有些创新。他认为箕星掌管天雷，房星掌管

---

<sup>①</sup> 白玉蟾：《雷府奏事议勋丹章》，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528—529 页。

地雷，奎星掌管水雷，鬼星掌管神雷，娄星掌管妖雷。这才是真正的五雷。但玉蟾的努力毕竟对当时的混乱局面影响不大。其实，北宋灭亡后，神霄雷法在民间流传，以讹传讹，混乱在所难免。

古时候也没有酆都法，一直到唐末大圆吴先生，才有这部法传到世间，来考查、召唤鬼神。其中只有八员天将，三道符法，四种咒语，以及酆都总录院的大印。后人不断增加，搞得无比的麻烦。这是后人对雷法的胡乱增益。

后来，玉蟾与弟子们讨论雷法时，留元长也提到，当时有灵宝法、圆通法、混元法等盛行，门类众多，咒诀繁琐。玉蟾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三者在道法来说，跟正一法也差不多。名称虽然不同，但其实是一样的，就像杜鹃，有人说是子规，有人说是谢豹，有人说是白帝魂，有人说是映山红，有人说是捣药禽，有人说是蜀鸟，其实就是一杜鹃而已。

彭耜对圆通法印有些疑问：

彼之法印，内圆外方，中有五行，外有八卦，省府司院，列于四方，以“灵宝圆通”四字为宗，以“混元玄秘”四字为本，其间掇拾诸法符图咒诀，创为一家，谓之圆通大法。

对这种以形取义的做法，玉蟾无法认同：

神无方，故曰圆；气无体，故曰通。古者圆通之说，即是神气混合，出入虚无，还返混沌。今若以形器卦数为之，其与真个圆通，不亦远乎！<sup>①</sup>

当然，玉蟾的这道奏章，一是议事，将自己的意见反映给赤

<sup>①</sup> 谢显道编：《海琼白真君语录》，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74页。

帝真人，一是为五雷将吏请赏。人有人道，仙有仙班。虽然五雷掌握赏罚生杀大权，但也得接受天庭的考核，也是按照表现来升职、平调还是降级，甚至是贬下人间，那就很有些流放的味道了。

在嘉定八年（1215年）十二月份至嘉定九年（1216年）正月之间，玉蟾在武夷山冲佑观主持了一次传度仪式。《忏悔朱表》、《法曹陈过谢恩奏事朱章》、《表奏法坛传度首过谢恩朱章》等几篇章表，都作于此时。这是一个完整的传度仪式。

首先是忏悔。作为一个凡人，施某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犯了多项罪责，有贪爱，有干犯方隅之罪，如此等等，最终的结果是很恐怖的，三官追魂，四府隶咎，恐怕连命也不保。但上天给人忏悔谢罪的机会，当然得有个中介。通过中介，虔诚地向上天忏悔，不但可以免除各种灾难，“玄冥除瘟疫之孽，瑶光灭水火之灾。却神煞土气之侵袭，纠司命灶君之注射。酆都削籍，狱府除名。官符、病符、口舌符，顿然殒灭；报障、业障、烦恼障，自此驱除”。甚至可以降下天药，让世间的凡人享受到上界的医疗条件，“法疗功曹，锡梵府六晨之药；天医使者，降仙都九转之丹”<sup>①</sup>。

忏悔之后，道士施某有了学习雷法的愿望，乞行传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学习雷法，施某也是一样。玉蟾首先对要施某进行一番考察，看其是否具备传授雷法的条件。考察的结果还不错：大宋国施某命系某生上属某星系天师某治某气。这样的身世已经注定可以传授雷法。于是，谨取当月某日，虔就武夷山冲佑观东南隅升真玄化洞天，修设三界高真谢恩清醮，授以蕊殿琅

<sup>①</sup> 白玉蟾：《忏悔朱表》，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23页。

书，心传口诀。这是陈过、谢恩、奏事三位一体，所奏之事就是恳请上天准许于某年某月授予施某道法。

奏章得到准许。在传法的这一天，施某焚香祷告，玉蟾就传授给他这样几种雷法：

传太上九灵飞步章奏大法一阶。可以腾神飞章，朝谒关奏；

传太上紫枢玉晨洞阳飞梵炼度大法一阶。可以摄召幽寻，行持炼度；

传太上五雷大法一阶。可以祷雨祈晴，呼风召雪，封山破洞，伐庙除邪，斩馘蛟龙，制伏狼虎，驱除旱魃，扫荡蝗螟，疗病禳灾，赏善罚恶。

有了这三种雷法，本领就非同一般。太上九灵飞步章奏大法就可以将问题直接反映到天庭，取得了与神霄对话的资格；太上紫枢玉晨洞阳飞梵炼度大法可以驱使阴界诸灵，可以行持炼度，有了与下界沟通的可能；太上五雷大法则可以在人世间大有作为，造福百姓。至此，传度得以圆满结束。

在这次传法活动中，表章中玉蟾所署法职有所不同：

《忤谢朱表》：上清大洞宝箓弟子五雷三司判官知北极驱邪院事。

《法曹陈过谢恩奏事朱章》：上清大洞宝箓弟子五雷三司判官。

《表奏法坛传度首过谢恩朱章》：泰玄都正一平气系天师清微天化气南狱先生赤帝真人神霄玉府五雷副使上清大洞宝箓弟子。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上清大洞宝箓弟子。这是白玉蟾的授箓法位，它表明玉蟾具有最高的上清法位。道士通过授箓提升自己的道位，最终达到一定程度，取得传道度人的资格。道教的高功法师具有一定阶次的法箓，才有资格主持大型斋醮仪式。上清大

洞箓是法箓中的上品。

嘉定十一年（1218年）十一月，玉蟾主持了一次大型的传法活动，其主要弟子彭耜、留元长、林伯谦、潘常吉、周希清、胡士简、罗致大、陈守默、庄致柔等均在列。

从嘉定八年（1215年）到嘉定十一年（1218年），玉蟾有过两次重要的传法活动，传法人员已经包括了他的重要弟子，这些弟子均被授予雷法法职，如彭耜为上清太华丹景吏神霄玉府西台令行仙都风雷判官，留元长为上清大洞玄都三景法师太乙雷霆典者九灵飞步仙官签书诸司法院鬼神公事，周希清为太上三五都功职箓神霄玉府右侍经等。可以看出，彭耜与留元长的箓位在众弟子中为最高。而林伯谦则最为特殊，他是彭耜的弟子，玉蟾的再传弟子，但他也在这一行列，不知他的雷法确是得自玉蟾，还是得自彭耜，只是从玉蟾这儿取得法职。可以推测，玉蟾为首的南宗派就是在这一时期组织起兼传符箓的教团。

#### 四、被流放的神仙

道教创造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神仙世界。神霄的仙界是其中非常美丽的一个。白玉蟾记忆中的景象是这样的：“太华宫中多白莲，以金为花玉为根。上有琼甲金丝龟，夜吸珠露花间眠。紫琅殿深不可诘，时有火铃飞出入。殿中仙君乘云輶，三千玉娥傍侍立。”这还只是太华殿的景象。但印象是非常深刻，以至于下界多年，玉蟾仍然：“此殿景象犹未忘，所以思念时悲伤。”<sup>①</sup>

<sup>①</sup> 白玉蟾：《赠陈高士琴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85页。

那样一个神奇的地方，相对人间来说，充满了诱惑力。渴望成为神仙，渴望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成了道教指引凡人的精神动力。当然，仅仅有动力远远不够，凡人的平凡不能看得足够远，他们知道得到这样的生活需要付出努力，但这努力总是要有一个边界，能够让人看得见希望所在，或者说知道哪里，大约在哪里就是成功的终点。

神霄太遥远。但道教不能让世人失望。它创造了一个天界，它还要创造到达那个天界的梯子。否则，那个天界可望不可即，会让人留恋地看上一会儿，然后扭头走开。世人不能守着琼楼玉宇的倒影生活一辈子！

那个梯子是必要的，这就是世人的向道之心，就是世人求道的艰辛和毅力。道教向世人许诺，如此如此，你就可以到达梯子的尽头。梯子的尽头是人们的终极目标，那里是天国，那里有永恒的生命而没有苦难，那里有琼花异草珍禽异兽而没有污秽与肮脏。其实，最吸引人的还是生命的长久。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尤其是在那个七十岁都很少见的年代。生命甚至比不上一根灯草，刚刚点燃，清风一来，烟消灭灭。

能够到天国那里去的，都是人间的佼佼者。大概较早升仙的是黄帝。传说，黄帝铸九鼎，乘龙上天。以后，每一个时期都有人遇到这样的好机会，从而脱离尘世的痛苦。当然，他们解脱的方式差别很大，有人是乘坐灵禽，比如鹤，上天的，有人是尸解，有人更风光，是上天派下銮舆，舒舒服服上天的。

不管怎样说，这些模糊的背影，正是世人前进的路标；他们留下的不甚清晰的道路，布满了追随者的脚印。沿着这样一些道路，天界与人间可以沟通，甚至到达彼此的世界，虽然那些道路都很狭窄，容不下许多人。

与世人到达上界相反的方向，是从上界来到人间。这个过程

是否需要什么媒介或者说什么工具来实现，神仙书里没有交代。想必古人也注意到一个现象：世上的万物，可以说，如果没有外力作用，无一例外都是向下运动的。大概从天庭到人间，虽然路途遥远，但是一个降落的过程，只要保持平衡，便不至于摔得太重。

但事实上，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犯了错的神仙很少是直接从天庭来到人间的；这中间有一个投胎转世的程序。玉蟾也是这样，从神霄府的雷霆大吏投胎到了葛家。这或许只是多次转世中的一个插曲，玉蟾自己交待：“下世两千年，未敢与人说。”<sup>①</sup>就算每一次投胎可以有一百岁的寿命，那也要经历二十次投胎。

那么玉蟾是怎样被逐出天界来到人间的呢？玉蟾有一组《曲肱诗》<sup>②</sup>二十首，连起来看，差不多就是玉蟾从上天到人间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肱，从肘到腕的这一部分。曲肱就是把肱弯起来。大概是从孔子那里得到的启发吧。《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sup>③</sup>玉蟾用它来作诗题，看起来很洒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他三次被逐出神霄。

第一次被放逐的原因是：

昔在青华第一宫，只缘醉后怒骑龙。

倾翻半滴金瓶水，不觉人间雨发洪。

玉皇有敕问神霄，谁去骑龙乱作妖？

自别雷城一回首，人间天上已相辽。

---

① 白玉蟾：《题三山天庆观》，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6页。

② 白玉蟾：《曲肱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61—363页。

③ 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第70—71页。

酒后误事，再一次被证明是天上人间通行的法则。玉蟾的错误在于那瓶水，在天上是半滴，但到了人间已经是洪水泛滥，这恐怕是很严重的事故。因此，天庭的最高统治者玉皇亲自过问，玉蟾难辞其咎，只有被贬下人间。

第一次回归：

谪君尘世意徘徊，炼尽金丹待鹤来。

归去神霄朝玉帝，依前命我掌风雷。

被贬总不是高兴的事情，玉蟾有过徘徊，但最终还是面对了这次苦难，毕竟祸是自己闯下的。他潜心修炼金丹，丹成鹤来，功行圆满，回到了神霄。玉帝倒也不计前嫌，仍旧命他掌管风雷。其实，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第二次被放逐的原因：

太乙天皇谒紫清，翠娥百万拥云辇。

当时不合抬头看，忽见天丁叱火铃。

我不生嗔怨玉皇，翠娥无复舞霓裳。

如何天上神仙女，染污清都一散郎。

这次纯属偶然。按照规定，大臣不能抬头看玉皇身边的仙女。玉蟾就因为抬头看了一下，又不巧被天丁发现，于是第二次遭到放逐。玉蟾很会解嘲，他说自己并不埋怨玉皇，都怪那些天上的仙女，让我蒙受如此的耻辱。

第二次回归：

梦断南柯觉昨非，因缘尽处两分飞。

寒松空锁翠娥梦，我独于今未得归。

玉府官僚无甚人，上皇怜我最辛勤。

忽然诏下催归去，猿叫万山空白云。



这次玉蟾似乎没有修炼金丹，以至于很久都没有机会回到天庭。但运气总是有的。玉蟾不在，天庭也缺少可用之才，再加上玉蟾平时工作卖力，玉皇看在眼里，于是破例下诏催促玉蟾回去。玉蟾很幸运。

第三次被放逐的原因：

瑶池王母宴群仙，两部笙歌簇绮筵。

误取一枚仙李吃，又来人世不知年？

在一个很喜庆的时刻，玉蟾又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不该取那一枚仙李来吃。规矩就是规矩，小错误也是错误，玉蟾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又被逐出天庭，来到人间。不过这次被逐的时间还不长，“我到人间未百年，恰如顷刻在三天”。以前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往昔逍遥在太华，朝餐玉乳看琼花。当年身着六铢服，不识人间有苦麻。”

或许是离开未久，玉蟾虽然“跣足蓬头破衲衣，闷来饮酒醉吟诗”，虽然“抖擞衲头还自笑，囊中也没一文钱”，倒也过得很自在，以致并不着急回去，“却嫌天上多官府，且就人间洞府嬉”。时间过得很快，“这回空过二十年，肉重不能飞上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肉身怎样飞腾？

进入神霄也好，进入天庭也罢，总之，这种向上的极限运动，首先必须要解决身体的问题。道教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尸解是其中一种，可以有效地解释那些人体死亡的事件。或许能给古人更多启发的是那些自由飞翔的鸟，尤其是体形巨大的鸟类。因为体形太小，就有一个难以负重的问题。

鹤能进入人们的视野决非偶然。从色彩的构成来看，无疑它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鹤，尤其是丹顶鹤，白色是他的基调，又有胫部以及一些飞羽是黑色，而头冠则是鲜红色。这三种色彩搭配起来，超乎完美。在中国文化里，白色永远是纯洁、光明、正

直等等的象征，黑色坚硬冷静，给人力量与神秘的感觉。黑白二色对立搭配，色彩强烈对比，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红色是中国的吉祥色，热烈而兴奋，它也是最吸引眼球的色彩。丹顶鹤头冠上的一点朱砂，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使整个身体从凝重神秘变得活跃轻盈起来。而它那“S”形的身体曲线，柔和流畅，加之嘴长身长腿长胫长，身形高挑，优雅高贵。鹤还具有展翅高飞的特点。它的体长可达一米，而双翅伸展则有两米半之长。刘禹锡这样形容鹤的高飞：“晴空一鹤排云去，便引诗情到碧霄。”<sup>①</sup>

其实，随着鹤高飞远去的何止是诗情。王乔是周灵王的太子，喜欢吹笙作凤凰鸣，仙人丘浮公接他上嵩山学道。30年后，王乔见到柏良，对他说：“回去告诉我家，七月七日在缙氏山巅等我。”到了这一天，他果然乘鹤与家人相会，盘旋数日后乘鹤离去。丁令威在灵虚山学道，成仙后化作白鹤飞回家乡，站在华表上说：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旧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道士称为羽士，道服称为“鹤氅”，得道飞升是“羽化”。道士与鹤有着不解之缘。

玉蟾有时也是口不应心，他口口声声说暂在人间逍遥几年，但内心深处又无法忘记那个琳琅的世界。在那里他能充分地施展他的才华，“我昔神霄西台里，雪肌玉肤冰霜齿。长歌一曲惊帝阍，解使八鸾舞神水”。而且可以与神仙为侣，“又尝飞过广寒宫，一见嫦娥琼玉容。不敢稽首便行过，倏复呼我醉瑶钟。水府左仙萼绿华，身居东华帝子家。时以瑶琴鸣五霞，一声弹落琼台花。上元太真安长仙，日事玉皇上君前。玉龙娇痴不肯舞，独自

---

<sup>①</sup> 刘禹锡：《秋词》，《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836页。

奏帝鸣鸾弦”<sup>①</sup>。

但自从被贬，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似乎他熟悉的那个世界已经把他给忘记了。“上界瑶池玉浪寒，凤凰阁下罗千官。紫皇宴坐苍琳宫，岂复知我犹人间？龟台烟冷风萧萧，十万彩女歌云璈。自怜踪迹今尘土，安得金妃复赐桃？青琅真人骑白鸾，日往日复玉京山。不念曾与同僚时，清都绛阙何时还？紫清夫人侍帝轩，朝朝嫣然妙华门。盍思人世此凄苦，金鱼玉雁凭谁传？”<sup>②</sup>上上下下一干人等都忘记了那个在尘世受苦的紫清白玉蟾。心酸之情难以言表。

所以见到一只离群的鹤，玉蟾立马就想到自己的遭遇：

芝田长相依，瑶池长相随。云泥共悲欢，生死同襟期。行啄林莽间，断翅谁与医？往者不可复，病者不得飞。极目青云中，临风翹以思。思深不复啄，一唳天容悲。<sup>③</sup>

“人间何似神霄府？我今面目蒙尘土。年来无梦到神霄，一度伤怀泪如雨。”<sup>④</sup> 离开神霄已久，连梦都没有了，更谈不上归期。

---

① 白玉蟾：《赠陈高士琴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85页。

② 白玉蟾：《赠陈高士琴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84页。

③ 白玉蟾：《孤鹤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37页。

④ 白玉蟾：《可惜》，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02页。

## 第九章 作为才子的白玉蟾

北宋是一个重文的朝代，多才多艺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特点。南宋是北宋的影子，承袭了这种社会风气。玉蟾能诗词文章，兼琴棋书画，这是同代人对他的评价。但他还是一代道教宗师。大概宗教家的身份与文人的才华是一个绝妙的结合点，共同造就了白玉蟾。

### 一、山水本无情

玉蟾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云游，或者说是逃亡，他在回忆这段生活的《云游歌》里一开头便是：“云游难！云游难！万里水烟四海宽。说着这般滋味苦，教人怎不鼻头酸？”<sup>①</sup>后师从陈楠学道修行，主要是在罗浮山与武夷山，然后又是一个漫长的云游过程。玉蟾的一生基本上居无定所，是在游方中度过的。

玉蟾披发佯狂，走诸名山，西则青城山，南则罗浮山，北到九宫山，东则天台山，其他名山，如西山、龙虎山、庐山、笔架

---

<sup>①</sup> 白玉蟾：《云游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15页。

山等等，均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临安天庆陈道士说：“七闽多山水，两淮好风月。潇湘之烟云，巴广之雨雪。收拾归武林，细与令师说。”<sup>①</sup>可见，玉蟾对南宋的山水了如指掌。

纵情山水，只是其创作的一个契机，还需要有较高的文学才华。这一点玉蟾也具备。宋人潘枋曾经作了一个比较：

司马子长、班孟坚、韩退之、柳子厚诸人，及我朝苏明允父子，皆古今号能文辞者。至其自述学业之艰，辛苦万状，或三年成一赋，或足迹遍天下，或谓不敢以轻心掉之，矜气作之；或谓含英咀华、佶屈聱牙，手不停于六艺之文；或谓吾年二十有七，始克务学，又经历几载而后学成。杜子美诗人巨擘，胸中自有国子监，后人得其残编断稿，率一字半句，朝甯暮改不少休；李太白最号豪隽，犹横经籍史，制作不倦，三十成文章；长吉至呕出心肝乃止。前辈虽大手笔，要不可以无心而得，率尔而成也。今有人焉，不由学识而能，不假思维而得，是可以世之常法论乎！盖琼山白公之作是已。<sup>②</sup>

潘枋认为司马迁、班固、韩愈等人的文学创作，不能与白玉蟾相比；因为玉蟾的诗文，不可以世之常法论，他的创作“不由学识而能，不假思维而得”。这种创作状态就是无心而得，率尔而成，“顷刻数千万言。取而读之，放言高论，闳肆诡奇，出入三氏，笼罩百家，有非世俗所能者”。三氏是儒释道，能在创作中运用自由，可以推测，玉蟾读书范围很广。

广泛读书，融通三教，也是宋代读书人的特点之一。《紫元

<sup>①</sup> 白玉蟾：《临安天庆陈道士游武夷赠之》，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37页。

<sup>②</sup> 潘枋：《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原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7页。

问道集序》称玉蟾：“三教之书，靡所不究，每与客语，觉其典故若泉源然，当世饱学者未之能也。”<sup>①</sup>才学与经历的完美结合，使他的山水文学创作异彩纷呈。其中，山水诗的创作更是成就斐然，将之放在南宋文坛，完全可以占据重要的一席。

玉蟾长游方外，遍走名山，纵情山水，在他笔下，山水有了别样的风情。《常山道中》这样写道：

既雨山色晴转佳，望洋雪色脂麻花。

白云无边鸟声暮，目断远水明残霞。

流萤飞出衰草丛，宿鹊走上枯松丫。

行人路上暗回首，月下独对溪头沙。<sup>②</sup>

这是一个雨后的傍晚，刚刚下过雨，雨后山色因为天色转晴显得更加迷人。芝麻开花一片白茫茫的，无边的白云伸向远方，偶尔一两声鸟叫，那是傍晚归巢的欢鸣。远处的水在夕阳下发出明亮的光彩，照亮了天上的晚霞。天色暗了下来，草丛中流萤飞来飞去，树丫上有夜宿的鸟雀。走在路上，不时偷偷地回一下头，月光下，孤身一人，面对着溪水尽头的流沙。这是傍晚的一段时间，诗人观察入微，把各种景物像放电影一样展现在读者面前。

玉蟾的时代，宋金南北对立，终其一生，玉蟾都在南宋的半壁江山活动，南方水乡秀美的风光走进了他的视野。《舟中遣兴》其二：

暮树烟凝翠，秋光雨著黄。

万松罗谷口，一鹤点山阳。

<sup>①</sup> 留元长：《紫元问道集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1页。

<sup>②</sup> 白玉蟾：《常山道中》，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00页。

霜叶梦零乱，云山望杳茫。

眼稍林下寺，仿佛数支郎。<sup>①</sup>

与上边的近距离观察不同，这次玉蟾是在船上，他的视野非常的开阔，所写景物也都是远景，或许，远景更适合山水，那是广角镜头的效果。玉蟾没有功利的目的，他抱着胳膊，站在船头，眺望远山，但见傍晚烟雾开始升起，树林显得更加翠绿，雨滴因为秋叶而渲染了一些黄色。数不清的松树整齐地排列在山谷口，这时，一只鹤飞过山的阳面，在夕阳之下，它那黑白相间的色彩格外醒目，给苍翠的山断面增添了灵动的色彩。岸边近处，经霜的树叶纷纷落下，在风中，就像梦一般凌乱；想必远处的树叶也是一样，在云雾缭绕的山中，杳杳远远。

诗如此，文赋也不逊色。《天台山赋》描绘天台山的气势：“藤萝茑蔓而夜月照白，嵩莽荆榛而晓烟锁青。势吞吴越而峻极紫霄，见彼柳使君之什；地接蓬莱而下临沧海，开于韩择木之铭。”<sup>②</sup> 李白当年说天台四万八千丈，但他仅仅拿天台山与天姥山对比，没有更详尽的描写。玉蟾不但要写出天台山的气势，还要写出它的幽静：“月洞风林之野鹤夜唳，云溪烟陇之山猿晓哀。幽鸟一声兮花落青涧，飞萤数点兮露沾碧苔。丹霞飞华顶之峰，接天峻拔；紫雾锁方瀛之路，峭壁崔嵬。”<sup>③</sup> 因为天台山也是神仙的福地；神仙所居自然要有一些仙气。

江南山水窟，江西风月窝。自古已有定论。这风月不是一般

---

① 白玉蟾：《舟中遣兴》，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37页。

② 白玉蟾：《天台山赋》，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9页。

③ 白玉蟾：《天台山赋》，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29页。

的风月，乃是造化之风月。江西武城即是其中一处。武城之西有一涌翠亭，从涌翠亭上远望，“飞翬际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镜，烟柳云丝，高低如幕，绿窗漏檐，朱檐吸雨，华椽跃凤，鳞瓦铺鸳，四榻无尘，一间如画。玉栏截胜，银海凝清，鸥鹭不惊，龟鱼自乐”<sup>①</sup>。

在这样的山水之间，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结庵》云：“结庵居深山，静中观万物。”<sup>②</sup>深山已经很静，山静人心也静，在静中观察万物，万物都那么自在。或者《靖通庵》云：“野鸟无心一声晓，岩花有意四时春。”<sup>③</sup>其实，鸟也好，花也罢，都是无心之物，但在诗人笔下鸟鸣是无心之鸣，花开却是有意为之。再或者《早秋诸友真率相聚》云：“山水秋来浑是画，宾朋酒后总成仙。”<sup>④</sup>在如画般的秋光与山水中，人不饮酒已然心醉，更何况已经微醺，已经醉意绵绵。山水是神仙的乐园，酒后的人们也都成了山间的醉仙，飘飘然。

其实，《隐山文》中玉蟾还是对善隐山与知隐山作了区别：

善隐山者，不知其隐山之乐，知隐山之乐者，鸟必择木，鱼必择水也。夫山中之人，其所乐者，不在乎山之乐，盖其心之乐；而乐乎山者，心境一如也。对境无心，对心无

① 白玉蟾：《涌翠亭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8页。

② 白玉蟾：《结庵》，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2页。

③ 白玉蟾：《靖通庵》，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39页。

④ 白玉蟾：《早秋诸友真率相聚》，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73页。



境，斯则隐山之善乐者欤！<sup>①</sup>

他认为，善于隐山者并不知隐山的乐趣，而那些知道隐山乐趣的，对所隐居的山水就会有所选择，如同鸟择林鱼择水一样。而隐山真正的境界应该是心的乐趣，隐山实则隐心，做到对境无心，对心无境，心境如一。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也带有很强的禅宗色彩，他让心灵深处的道心禅意，在那烟水苍苍的古渡头，在那野花啼鸟的深山坞，得到净化，体会生命的自然状态。

这大概就是一种心灵的状态，《心远堂记》所赞赏的心远：“心一也，人自岐之，所谓溺褻于利禄之途，无得而远矣。有如穷蹙飘零之士，志在枫宸；有如孤迥峭拔之士，志在烟霄，是皆其心远也。然不若四境红尘，万灶青烟，处此闾闾，寂若林泉。”<sup>②</sup> 超越功利，以纯审美的眼光看待山水，与山水保持了一个合适的距离，其欣赏与创作的心态，都应该是平静的。

山水给以玉蟾的是诗意。就连在病中，也难以割舍对山水的那份情愫。他说：

我爱山水清，淘洗诗中俗。竭来山水间，白昼卧茅屋。  
天公知此癖，复还我以病。病中玩山水，诗句觉愈胜。我欲  
抱病吟，生怕病忽愈。铜口莫汤药，静对山水语。君看病中  
句，不特苦且清。长如酒后时，雄吟畏酒醒。竹带琼台云，  
随风下山去。回首山上庵，记在猿啼处。<sup>③</sup>

山水带给玉蟾的是诗意的脱俗。玉蟾认为在病中所作的山水

---

① 白玉蟾：《隐山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98页。

② 白玉蟾：《心远堂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91—92页。

③ 白玉蟾：《病起》，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5页。

诗“愈胜”，以至于怕病突然痊愈而不敢做诗，于是静静地对着山水自言自语。病中山水好在何处呢？“不特苦且清”，苦与清成了他审美的一个标准，而且病中也是良好的创作状态，就像酒后一样，诗如泉涌。

山水可以成为心灵顿悟的媒介，顿悟后的心态应该是空灵的，这大概是道家修心的妙处。反映到创作过程中来就是“竹月光中诗世界，林风影里酒生涯”<sup>①</sup>。或许说得更明白的是他的《武夷有感结末》一诗：

诗人心与物俱化，对景无思诗自成。

诗句自然明造化，诗成造化寂无声。<sup>②</sup>

“驿酒沽来满满斟，现成诗句不须寻。”<sup>③</sup> 这最现成的诗句就是自然。修道之人重在修心，当心与物互相观照，达到俱化的状态，面对着眼前的美景，诗思自然涌动，诗句自然在胸。这样的诗句能够直透造化的本质，因此“诗成造化寂无声”，也不需再多费唇舌。

## 二、书画可通神

玉蟾多才多艺，诗文之外，兼擅书法与绘画。其实，宋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代的文人大都多向度发展，苏东

① 白玉蟾：《醉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68 页。

② 白玉蟾：《武夷有感结末》，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74 页。

③ 白玉蟾：《北山》，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75 页。

坡即是诗文书画造诣都相当深。时至南宋，这种风气的影响仍然强大。但玉蟾的书法作品传世极少，难得一见。这应当与他的身世行迹有关。玉蟾一生在漂泊中度过，诗文以及书画多是率性之作，随手散去者甚多。在突然不知所踪之前，曾经多次将诗文托付给彭耜，但似乎并不包括书画在内。

现珍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仙庐峰六咏诗》，是玉蟾的行书作品。纵31.5厘米，横157.4厘米，分别吟咏庐山的丹光亭、藏丹崖、梯云栈、听鹤台、宣诏石以及整衣坛等六处景观。该卷有朱彝尊“竹垞审定”、曹寅的“楝亭密玩”等鉴赏收藏家的印。

关于玉蟾的行书流传，叶恭绰在《宋白玉蟾尺牍跋》中云：

长庚墨迹至罕，余所见惟关伯衡、吴湖帆所藏各一卷，及余所藏《仙庐峰六咏诗》卷子耳。四十三代天师题跋，谓其字与昔所见如出两人，余亦颇有同感。第思昔人纪载，皆谓长庚善草书，有鸾翔凤翥之势，余所见三卷皆行书，劲逸而略纤瘦，有贞白图南风致。<sup>①</sup>

叶恭绰见到过三卷玉蟾的行书真迹，但现在能够见到的只有《仙庐峰六咏诗》。四十三代天师指的是张宇初，自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任天师，一直到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年），任天师三十余年。他所作的题跋指出，玉蟾的行书与以前见过的如同两人所作，差别很大。叶恭绰认为玉蟾行书劲逸略纤瘦，很符合玉蟾书法的特点。其笔法飘逸而俊朗，恬淡而冲和，洒脱自如。

但真正奠定玉蟾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的是他的草书。《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中彭耜如此评价：“大字草书，视之若龙蛇飞动，兼善篆

---

<sup>①</sup> 叶恭绰：《矩园余墨·序跋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18页。

隶。”<sup>①</sup> 玉蟾自鸣得意的也正是草书：“得句直疑无李白，草书真个过张颠。”<sup>②</sup> 张颠即张旭，唐代著名书法家，后世誉为“草圣”。

《寄题足轩》是玉蟾的行草作品，是为朋友周奕夫高士而作。诗中说：“宝庆丙戌万事足。”宝庆丙戌指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这一年玉蟾33岁。相对36岁而言，也算是晚期的作品。

该卷后有明代项元汴的跋：

宋葛长庚自号白玉蟾，闽人，性嗜酒，苦吟，善草书，名称当时。传于后世，以尤其实也。予仅得此足轩时帖。用意超逸。作书有晋人格度。殆亦是能品。<sup>③</sup>

指出了玉蟾这一卷行草与晋代书法的关系。此作品鉴藏印中有清代乾隆内府诸印，是传世的珍品。

玉蟾的草书在当时已经得到承认，他也将书法作为礼物赠送友人。杨长孺有《奉谢琼山白逸人惠草书千字文》，透过诗题不难看出，玉蟾用草书书写《千字文》送给杨长孺。《千字文》是当时的一种启蒙读物。杨长孺做诗答谢，诗一题两首，其一云：

草圣龙蛇字满千，真仙游戏笔清圆。

孔融枉却知元德，杜甫何缘有一钱？<sup>④</sup>

玉蟾所书《千字文》已散佚。杨长孺以草圣来比玉蟾，称其草书笔法“清圆”。

除了赠送之外，玉蟾的书法还出现在一些道教的宫观墙壁

①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4页。

② 白玉蟾：《次韵送秀才》，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4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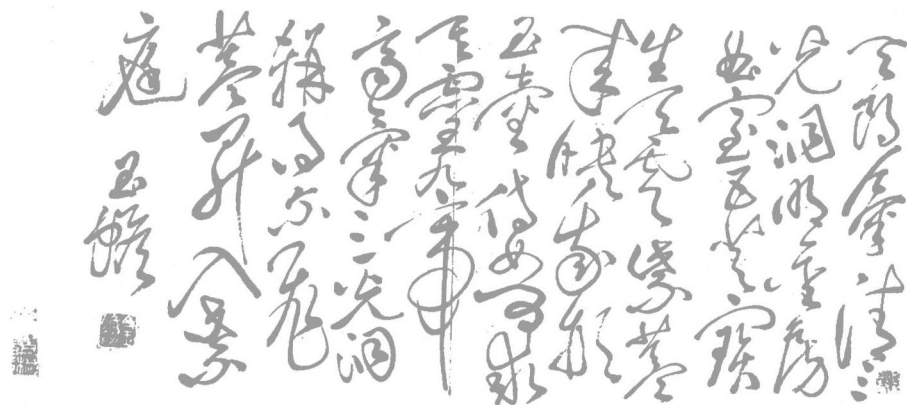
③ 徐邦达编著：《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88页。

④ 杨长孺：《奉谢琼山白逸人惠草书千字文》，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11页。

上,《题福州天庆观壁白逸人诗后小序》记载,庐陵杨长孺在福州时,一天在天庆观祷祈,见壁间有白玉蟾题诗,“大书草圣,有吕洞宾之笔法,喜而貌之,标为大轴以归。因成五言古句,跋其后,盖嘉定庚辰也”<sup>①</sup>。嘉定庚辰是嘉定十三年(1220年)。到了壬午年,即嘉定十五年(1222年),这年腊月,玉蟾自临川笔架山寄书法作品给杨长孺。但可以断定这次寄给杨长孺的不是《千字文》,似乎内容是道教修行一类的作品,因为其中有“持以归野处,揭之伴枯禅”<sup>②</sup>之句。

玉蟾尚有《四言诗帖》,凡十一行,共五十字,款署“玉蟾”,当可代表玉蟾书法的最高成就。诗帖内容是:

天朗气清,三光洞明。金房曲室,五芝宝生。天云紫盖,未映我形。玉童侍女,为求其灵。九帝齐气,三光洞耕。得尔飞盖,升入紫庭。玉蟾。



图六:白玉蟾书法

<sup>①</sup> 杨长孺:《题福州天庆观壁白逸人诗后》,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11页。

<sup>②</sup> 杨长孺:《题福州天庆观壁白逸人诗后》,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12页。

是诗，文采淡雅之中透着灵气，细细品味，似看到薄雾笼罩中的幽谷岩岫，或香烟环绕的佛宇道观。更是书法，神采清虚荡漾俊逸流美，笔画龙翔凤翥，飘然飞动，看来似随意疾徐，任情挥洒，漫不经心；但却笔笔精神抖擞，处处合于法度。

此帖“结体动静交错，波澜起伏，时而低昂回翔，翻转奔逐；时而若狂风大作，万马奔腾，壮其声萧飒而澎湃，抒其情深沉而豁达。牵丝引带虽飘逸而不浮，虽流走而不滑，沉着痛快，笔笔精妙；字形大小相同，自由穿插，或俯仰或揖让，各有情态，各得其所；行气并非端如引绳，而是左摇右曳，有欹正，有疏密，跌宕变化，富于奇趣意韵。作品以其清新疏朗，逸淡古雅，给人一种高山流水、清泉洗心之感，由于线条回环往复的轻盈旋律，又使作品具有蓝天白云般的抒情怡意之趣味”<sup>①</sup>。

《四言诗帖》，现存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玉蟾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应该很多，尤其是在道教宫观墙壁上的作品。与玉蟾同时的刘克庄就曾经见过玉蟾的作品。刘克庄（1187—1269年），字后村，南宋江湖派诗人。刘克庄比玉蟾出生还早七年，但玉蟾36岁以后就不知所踪，而刘克庄则活到了82岁。他在《王隐君六学九书序》中说：“近世丹家如邹子益、曾景建、黄天谷，皆余所善；惟白玉蟾不及识，然知其为闽清葛氏子。邹不登七十，曾、黄仅六十，蟾尤夭死。”<sup>②</sup>这当作于晚年。

刘克庄曾经在罗湖道观中见过玉蟾的书法，《罗湖题咏》下有注：“罗湖道观中有白玉蟾字屏怀黄天谷。”可以推测，刘克

<sup>①</sup> 明·董其昌著，周倜主编：《中国墨迹经典大全》第十三卷，京华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0页。

<sup>②</sup> 刘克庄：《王隐君六学九书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宋·刘克庄：《后村集》，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华公司1999年版，第十八卷。

庄对玉蟾的了解来自黄天谷，嘉定十六年（1223年），玉蟾曾与黄天谷道盱而渝，舟中联句。但这时黄天谷也已经去世，见到玉蟾的书法，引起刘克庄对黄天谷的怀念。诗说：

浪迹人间状似癡，草书壁上笔如椽。

吾许二士皆奇绝，未是神仙是鬼仙。<sup>①</sup>

前两句，描写玉蟾的行径似癡在先，夸赞玉蟾的书法在后。末两句有些意思，也是刘克庄的评价：这两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但他们都不是神仙，而是做了鬼仙。可能，像这些修仙的人不长寿，而他刘克庄反而活得比他们都长久，真是讽刺！

书法之外，玉蟾兼擅丹青。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称：“尤妙梅竹，而不轻作，间自写其容，数笔立就，工画者不能及。”<sup>②</sup> 彭耜告诉我们：一、玉蟾擅长画梅，但不轻易创作；二、绘画技能很高，工画者也比不上。《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说得更为详尽：

亦善丹青，尝自写其容，数笔立就。自赞云：千古蓬头赤脚，一生伏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又题云：神府雷庭吏，琼山白玉蟾。本来真面目，水墨写绡缣。<sup>③</sup>

与他的书法命运相同，玉蟾的传世画作也不多，但诗画相通，玉蟾的诗中有一些题画诗，也可以见出玉蟾对绘画的见解。《赠画鱼者》：

---

① 刘克庄：《罗湖题咏》，《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宋·刘克庄：《后村集》，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华公司1999年版，第二十四卷。

②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4页。

③ 彭耜：《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8页。

纸上溶溶一溪水，放出鲦鲿二三尾。金鳞锦鬣红玉髻，围围洋洋戏波里。小鱼如针同队行，唼啜水面随风萍。掷头掉尾浮沉势，三聚二散游跃意。笔分浓淡计万鳞，划鬚点眼匀墨痕。状如抛天量波练，复似穿梭掷水纹。宛然鱗鱗巢青藻，渔翁未钓先吹火。壁上鱼跃水不流，稚子睥睨敲针钓。<sup>①</sup>

注意到了鱼的数量、大小、聚散、静动等等，没有经过绘画的训练，很难做到这么仔细的观察。《题欧阳氏山水后》：

八九山家云水村，白蘋红蓼数渔船。沙寒石瘦木叶落，一钩淡月照黄昏。小桥跨水碧溪浅，苍壁丹崖半苔藓。<sup>②</sup>

白蘋、红蓼、碧溪、苍壁、丹崖，色彩繁多而搭配和谐，各得其所，这是视觉。而沙寒、石瘦，又是秋天叶落月挂黄昏的特定感觉。

《画中众仙歌》可以说是当时的绘画史，重点画家及重要领域与特点，玉蟾都用简洁的语言加以概括。如王维：“王维笔下多山水，千山万水一弹指。万顷玻璃碧欲流，千层翡翠波上浮。有时画出几枯木，一片落霞间飞鹭。有时画出古涧泉，浪花滚滚人不闻。有时花落鸟啼处，正是千林依秋雨。有时日暮鸦鸣时，烟际钟声催月迟。有时移却潇湘岸，移入洞庭彭蠡畔。有时掇过天台山，相对雁荡烟雨寒。”<sup>③</sup> 山水是王维的专长，但又不囿于一格，或枯木，或涧泉，或落花啼鸟，或日暮鸦鸣。

① 白玉蟾：《赠画鱼者》，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98页。

② 白玉蟾：《题欧阳氏山水后》，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89页。

③ 白玉蟾：《画中众仙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26页。



绘画如何达到至善的境界，玉蟾提出通过修炼金丹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酒力安能夺化工，先生炼就金丹红。一粒阳光照肺腑，森罗万象罗心胸。<sup>①</sup>

### 三、琴剑助修行

玉蟾描述了自己的形象，蓬头赤脚尚可想见，伏气餐霞就不好想象，或者本来真面目，水墨写绀缣，真面目是什么其实也没有说清楚。后世对他的印象主要来自他的弟子和朋友的记载。《紫元问道集序》中留元长这样描述：

时又蓬头赤足，以入廛市，时又青巾野服，以游宫观。……真草隶篆，心匠妙明；琴棋书画，闻或玩世。……时人多见其囊中，曾不蓄铢铜粒黍以自备，或醉甚辄呼雷，或睡热能飞章。或喜或怒，或笑或哭，状如不慧。<sup>②</sup>

他的朋友苏森《跋修仙辨惑论序》：

蓬头赤足，其右耳聋，一衲百结，辟谷断葷，经年不浴，终日握拳闭目，或狂走，或兀坐，或镇日酣睡，或长夜独立，或哭，或笑，状如疯癫。性喜饮酒，落魄不羁。心通三教，学贯九流，多览佛书，研究禅学，参受大洞法篆，奉

---

① 白玉蟾：《题赵太虚画竹石》，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175 页。

② 留元长：《紫元问道集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501 页。

行诸家大法，独于雷法尤著验焉。<sup>①</sup>

这两处的记载都很客观，而大意相同，都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才多艺，但又疯疯癫癫的道人形象。琴棋书画，或许是古代文人除科举以外的基本文化素养；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兼具。书画，前面已经论及，毋庸赘言。棋，他“有时而棋，剥啄玉声，纵横星点”，但似乎非其所长。对于“琴”，玉蟾诗文中多处提及，但似乎一直在欣赏别人的演奏。

赵琴士，不知何许人，他曾为玉蟾弹奏过一曲：

初如雨滴芭蕉夜，久坐梧桐猿啸罢。宛然幽涧听鸣泉，偶杂修篁夏清夏。先疑易水渡荆轲，已转似劝无渡河。美人金帐别项籍，壮士铁笛吹孟婆。不然双雉两南北，或者妇牵苏武服。弦中何似湘妃怨，指下为甚明妃哭。又非林下感蟋蛸，更非胡笳叫晚秋。自然雁声下遥塞，忽觉蝉噪过南楼。<sup>②</sup>

琴声给以玉蟾的是一系列的感觉。芭蕉夜雨，猿啸梧桐，都是无比的凄凉。幽涧鸣泉，修篁清夏，又似乎很惬意。但马上琴声转换，易水荆轲是悲壮，公无渡河是哀伤。美人别项籍，壮士吹铁笛，双雉南北飞，苏武别胡妇，是断肠的别离。琴声中有湘妃哀怨，也有明妃哀哭。

玉蟾听懂了琴中的弦外之音，“君休弹终我畏听”，因为“满怀今古兴亡病”。但琴声仍然继续，“一声一声复一声，不管世间银发生。弹尽天涯夕阳影，又向山中弹月明”。这样哀怨的曲调，一声声催人变老，就算是满头华发，天涯的夕阳已经落

① 苏森：《跋修仙辨惑论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3页。

② 白玉蟾：《赠赵琴士鸣弦》，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11页。

山，它仍旧哀怨地弹奏着，有谁来听呢？它大概是弹给山中的明月吧。

也有让玉蟾心旷神怡的琴声，葛峰黄冠师王仲章，与玉蟾在杭州西湖相遇，玉蟾仰望长空，俯看湖水，禁不住嗟叹说：“望长天兮烟空，顾远水兮风寒。眇身世其如寄，若有赘乎两间。”大意是说，远望天空云淡如烟，风从远处的水面吹来，夹杂着寒意。身世缥缈，就像寄托在水天之间。

王仲章领会玉蟾之意，于是整好衣帽，危坐凝神。把琴调试好，指尖在琴弦上轻轻拨动，美妙的乐声悠然响起，像春天小鸟在树枝上鸣叫，那声音是黄鹂般的清脆，慢慢地乌云四起，夹杂着寒意的雨丝飘零，雨丝织就的那张天网笼罩着，直到远处的小洲。

突然，琴声一转，仿佛十指刚从凉水中取出，立刻感到春天的暖意。琴声悠悠扬扬，你可以感到花开的细微的声响，也可以听到林间的鸟雀的欢鸣。你正沉浸在花香鸟语之中，突然琴声又转，那是温暖的南风，傍晚家燕归巢，在帘栊之间喃喃细语。不必听懂，它们的细语是倾诉是切切的私密。琴弦一撚一抹，琴韵那么虚豁，就像在池亭之上，周围莲花盛开。

夏去秋来，琴声唤作羽调，凄凉之意，从心头涌起，不由得使人凝眉。那琴声或悠长或短促，就像秋天的天空，远处的孤峰上猿猴哀鸣。秋云一起，所有的树林变得阴暗。那琴声越来越低沉，就像是树林发出的哀号，又像是群山隔断云烟，天色黯淡，寒意凜然，给人冰雪般的感受，细细品味，又像是夜宿竹屋，屋外雪声霏霏。

玉蟾赞叹不已，说：

观子之琴，倏忽万象，顷刻四时，能使枯木寒泉之士，斗然长啸，酥珠琼翠之女，戚然颦眉。在子之心，上契太

古，内合无为，何其乐哉！<sup>①</sup>

这种快乐是可遇不可求的。“上契太古，内合无为”，有这样修为的演奏者并不多，能把人生看淡看开的就更少了。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多数的人生都是一曲悲歌，哀怨悠长。于是，当玉蟾沉浸在“从前湖海几酸辛”的回忆之中，陈高士的琴声正好道出了玉蟾的“多少平生事”，以至于玉蟾对他说：“此曲此曲君休弹，老眼无泪徒悲酸。”<sup>②</sup>

在玉蟾这里，琴剑是不可分的。《劣隐》一诗云：

世态炎凉觉鼻酸，洞门空掩绿烟寒。

仗三尺剑临风舞，把一张琴对月弹。

斫竹数竿容水过，倚松半日执经看。

山林心绪得闲处，好炼长生不死丹。<sup>③</sup>

看破世态炎凉，隐居深山，三尺剑、一张琴，成了修身养性的伙伴。玉蟾还携剑云游，嘉定十一年（1218年），玉蟾“携剑过玉隆，访富川，道经武城。双凫凌烟，一龙挑月，憩武城之西，望大江之东，抚剑而长呼，顾天而长啸”<sup>④</sup>。

携剑云游，恐怕不完全是防身之用，剑在道教中还有驱魔降妖的用处。玉蟾曾经为许逊作传，以剑斩蛇，为民除害，是玉蟾大书特书的一笔。这也是玉蟾的渴望。他参观许逊故居，看到晋时栽下的松柏还青翠旺盛，看到唐人刻板印刷的真人诗歌：“想

① 白玉蟾：《琴乐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3页。

② 白玉蟾：《赠陈高士琴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85页。

③ 白玉蟾：《劣隐》，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79页。

④ 白玉蟾：《涌翠亭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88页。

得真君剑，犹余蛟血腥。”<sup>①</sup>

他为许逊作赞云：

曾传谶母炼丹诀，夜夜西山采明月。

壶里满盛乌兔精，剑尖尚带蛟龙血。

一自旌阳县归来，拔宅腾空入金阙。

但留件道八百年，未教他吃东华雪。<sup>②</sup>

许逊一生可圈可点的地方甚多，但玉蟾特意提出斩杀蛟龙这件事。

另一个用剑斩杀蛟龙的人是张华。张华（232—300年），西晋时人。《题诸葛桂隐书堂》说：“令人忆着张华剑，三百年来无血腥。”<sup>③</sup>《双溪馆》又说：“楼前为忆张华剑，八百年来无血腥。”<sup>④</sup>从张华到白玉蟾，其间有九百年左右的一段时间。三百也好，八百也罢，张华的宝剑确实大有功劳。

传说，晋初，牛、斗之间常有紫气照射。雷焕告诉张华：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张华命雷焕寻觅，结果在丰城牢狱的地下挖到两把宝剑，一名龙泉，一名太阿。后来，这两把宝剑没入水中，化作双龙。《晋书·张华传》有记载。玉蟾所追忆的应该就是这两把剑。

嘉定十四年（1221年）十月十六，玉蟾“小舣长桥，将如

---

① 白玉蟾：《许旌阳故宅》，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09页。

② 白玉蟾：《许旌阳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16页。

③ 白玉蟾：《题诸葛桂隐书堂》，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63页。

④ 白玉蟾：《双溪馆》，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53页。

虎丘”。<sup>①</sup>虎丘位于苏城西北，丘石奇特，景色秀丽。相传吴王阖闾死后，他的儿子夫差把他安葬在这里，三日后有白虎雄踞其上，因而得名。

虎丘山有三绝九宜。

三绝：虎丘山看起来不过就是一座小山，跟岗陵差不多，但如果登山，就会发现层峰峭壁，气势可以与千仞高山媲美，这是一绝；它靠近城郭，在一片平原上拔地而起，旁边再无其他山陵相连，所有景色尽收眼底，四面看去，穹庐天高，北垣海虞，震泽沧州，云气出没，廓然四顾，指掌千里，这是二绝；剑池一汪清水，似乎与海相连，云朵倒影，它不盈不虚，清澈见底，这是三绝。

九宜：宜月、宜雪、宜雨、宜烟、宜春晓、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阳。可以说，一年四季，阴晴雨雪，致趣各异但都相宜。

在千人石正北石壁上，镌刻着四个大字“虎丘剑池”，据说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真迹。当然也有传说，现在的“虎丘”二字已经不是颜氏原书，而是后人补书刻上去的，当地流传着“真剑池、假虎丘”的说法。

崖壁下一条窄如长剑的水池便是剑池。相传吴王阖闾墓就在这里，里面有吴王喜爱的鱼肠剑和其他三千把宝剑，故名剑池。剑池的宝剑曾经让很多人垂涎，秦始皇、项羽、孙权，还有晋代大司徒王旬兄弟，他们大动干戈，四处开掘，可是一无所获。

在剑池，玉蟾并不觊觎那些宝剑，那鱼肠剑毕竟是杀人之物，沾着吴王僚的鲜血，而不像张华、许逊等人的宝剑用来除

<sup>①</sup>白玉蟾：《诏建三清殿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6页。

害。他在《剑池》一诗中说：

人间无处着青蛇，池水清冷浸落花。

几度清风明月夜，怅然无语忆张华。<sup>①</sup>

道家虽然出尘，终极目标是成仙飞升，但这个过程并不离世索居，把自己排除在这个社会之外，不再承担社会责任。相反，社会民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这也是成仙之路。玉蟾《旌阳许真君传》记载，许逊做了很多善事之后，玉皇派使臣宣诏：

上诏学仙童子许逊，卿在多劫之前，积修至道，勤苦悉备，经纬愈深，万法千门，罔不师历。救灾拔难，除害荡妖，功济生灵，名高玉籍。众真推仰，宜有甄升。<sup>②</sup>

那么，剑就成了行善修仙的工具，与上界有了联系。于是，“腰悬龙泉剑，背负寒玉琴”<sup>③</sup>，琴与剑，琴为修心，剑为行善，二者共同完成道人的修仙之路。《舒啸》：“倚剑呼黄鹤，遽然发长啸。”<sup>④</sup> 大概就是功行完满后，做飞升的准备。

---

① 白玉蟾：《剑池》，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31 页。

② 白玉蟾：《旌阳许真君传》，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442 页。

③ 白玉蟾：《赠侯先生》，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159 页。

④ 白玉蟾：《舒啸》，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141 页。

## 第十章 一鸣天下知

生命如花绚烂，但终究花期有尽，要凋谢枯萎。绽放须当春，出名须趁早。当然，玉蟾修为很高，于名利似乎略不关心。但该来的挡不住，无法躲避的国醮，在玉蟾的主持下，进行得有声有色，祥瑞现于天，玉蟾的名声也直达天听。面对荣耀与最高统治者的召见，玉蟾反而犹豫了，并最终选择了逃避。

### 一、逢国醮而知名

嘉定十一年（1218年），玉蟾的身影出现在江西西山。西山又叫逍遥山，是净明道的祖庭。净明道供奉的祖师是晋代的许逊。许逊，字敬之。宋徽宗正和二年（1112年），他被封为“神功妙济真君”。

许逊出生在吴赤乌二年（239年）。传说，他的母亲梦到金凤衔珠，掉到手中，就拿着把玩，不小心吞入腹中。等到睡醒了，腹部就有了感应，因而怀孕生了许逊。许逊长得高高大大，姿容秀伟，从小就很聪明。

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许逊的人生。许逊少年时喜欢打猎，曾经射中一头母鹿，母鹿腹中的小鹿掉了出来，母鹿回过头来舔



舐小鹿，没有做完就死了。许逊大受刺激，从此感悟人生。于是把弓矢丢开，专心学习。

他读书很多，特别喜欢神仙修炼之术，造诣很深。他听说西安吴猛，从圣人丁义那里学得神方，就前往拜师学艺，学得全部本领。于是与郭璞在西山南面的逍遥山金氏宅里修炼。他不想当官，但也迫不得已当了几年官。预知晋朝将要大乱，许逊挂印回乡，百姓送出很远，有些干脆跟着许逊回家，连姓也改作许。

许逊在海昏时，上辽地方有条大蛇，吐气成云，绵延四十里，人畜在毒气中的，就被吞噬，无人可以幸免。许逊听说了这件事，就到山上察看，果然见满天毒气。许逊很同情老百姓的遭遇，就集合弟子前往除害。刚刚进入上辽境内，附近居民三百余人，知道许逊道法高明，都来诉苦。许逊说：“世运周流，这是应该有的劫难。现在我来了，为的就是这件事。一定为你们除掉祸害。”

他把剑插在地上，默默地向天祷告。过了很久，飞泉从地下涌出，一会儿又有赤乌飞过。许逊说：“可以了！”于是，他们来到蛇穴前，仗剑布气，蛇很恐惧，钻进洞穴再也不出来。于是许逊用符召来海昏社伯，让他驱赶蛇，但是法力有限，蛇仍不出来。又召来南昌社公帮忙，终于把蛇赶出洞穴。这条蛇很可怕，抬起头来有十余丈高，眼睛像火炬，吐着毒气。乡民也来呐喊助阵。这时，许逊命令风雷，指呼神兵，使大蛇不能动。他趁机快步过去，一剑砍下了蛇的头。他的弟子施岑、甘战等，也用剑砍蛇。

蛇的腹部裂开了，有小蛇从里面出来，大约几丈长。甘战打算杀掉它，许逊说：“它还没有为害百姓，不能滥杀。”小蛇惊恐地逃走了，走了六七里，听到鼓噪声，仍不住地回头听听，不住地回头看母亲。弟子们打算追上去杀掉小蛇，许逊说：“五百

年后，这条蛇如果为害百姓，我自然会出来杀掉他，但如果没有做什么坏事，也不能无故杀生。”于是，这条小蛇逃到江里去了。大蛇死后，蛇骨聚在一起，变成一片小洲。

既为民除害，又不滥杀，可谓仁至义尽。据说，真君一百三十六岁那年的八月十五早晨，有二仙乘云仗从天上来到真君的院子里，告诉真君的升举日期。到了那一天，两个仙人又驾着七彩云霞来了，空中仙乐飘飘，祥云弥望。二仙告诉真君，能够一起升天的只有六个弟子以及许氏家属。于是，真君坐上升龙车，命陈勋、时荷在前面开路，马广、曾亨驾车，黄仁览以及他的父族侍从，吁烈与母部从仙眷四十二口，同时升举，鸡犬亦一起飞升。没有升仙的弟子以及其他人员，称作逍遥山群仙十三人。

西山万寿宫的宫主胡士简，字止庵，是玉蟾多年的老友。西山万寿宫，始建于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初名许仙洞，南北朝改称游帷观。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升观为宫，真宗皇帝亲笔题写“玉隆万寿宫”匾额。政和六年（1116年），徽宗颁布诏书，以西京崇福寺为蓝本重建，兴建了正殿、三清殿、老祖殿、谶母殿、蓝公殿、玄宗殿和玉皇、紫微、三官、敕书、玉册五阁等建筑。

正殿琉璃瓦干干净净，色彩艳丽，重檐画栋，金碧辉煌，气势宏伟。绣金帷里，真君塑像端坐中央，威严中透着慈祥。12真人分列两旁，吴猛、郭璞像站立坛前。高明殿等三殿之前，6株参天古柏苍老遒劲，最大的那一株相传为许真君亲手所植。宫门左侧的八角井，相传当年许真君铸铁为柱，链钩地脉，以绝水患。这么大的规模，确实是大手笔。

玉蟾将搜集许真君事迹的打算告诉胡士简，事关西山净明派，他当然高兴，还向玉蟾推荐熟知西山掌故的罗适庵。净明派是南宋初年诞生的一个符箓道派，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天下大

乱，社会动荡，于是在当年许逊活动的江西南昌西山一带，尊奉许逊为教祖的净明派应运而生。大概就是在西山这地方，玉蟾完成了《续真君传》、《逍遥山群仙传》以及《诸仙传》等作品。

嘉定十一年（1218年）春天，玉蟾游江西西山，“适降御香建醮于玉隆宫，先生（玉蟾）避之，使者督宫门力挽先生回，为国升座，观者如堵”<sup>①</sup>。醮，指陈设果脯酒物祭祀天神星宿的礼仪。国醮，国家举行的祭祀活动。具体的仪式是：“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sup>②</sup>

从彭耜的记载来看，玉蟾有意要避开这次活动，但是被使者堵在万寿宫的门口，迫不得已才答应主持国醮。而且，彭耜还告诉我们，当时观看的人很多，像墙一样围得水泄不通。国醮毕竟不是每年都有，也不是想看就看得见的。那规格，那排场，是一般的斋醮活动无法比拟的。围观的人多应该符合实际，也是朝廷想要看到的。玉蟾按照国醮的仪式，很有条理地主持着，他那风神气度，赢得了所有观看者的赞赏。钦差很满意，西山万寿宫与玉蟾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们都天下闻名了。

西山国醮结束后，使者又邀请玉蟾一起到九宫山瑞庆宫主持国醮。九宫山因九层山峰形似八卦九宫而得名。相传，殷商末期，太乙真人在九宫山活动。南陈亡国贵族晋安王陈伯恭等兄弟九人，在隋亡后举族南迁，唐初回归江南故里，在九宫山修建了九座宫殿，修道练法。钦天瑞庆宫是主要宫观，刚兴建不久，建筑规模宏大。九宫山开派不久，自然不值得夸耀，但九宫山也有

<sup>①</sup>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3页。

<sup>②</sup> 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8月版，第1092—1093页。

他们自己的骄傲，这里道士的字辈行系是当今宁宗皇帝亲拟的，即道宗元太希，唯天可守之，以智绍祢祖，端显应良师，公子茂中景，叔孙克世时，孟仲季若善，居处自然熙。

祖师张道清（1131—1207年），字得一，号三峰，湖北郢洲（今湖北京山）人。传说他是天上仙子入世下凡，其母感异梦而生，一岁就能说会道，聪颖灵秀。后来，到江东龙虎山，谒拜天师，结识道友皇甫坦。绍熙甲寅年（1194年），也就是白玉蟾出生的那年，齐安郡主发病，皇帝宣召张道清，张道清命弟子王宗成进京治病，郡主的病很快痊愈了。从此就跟皇室拉上了关系。宁宗皇帝封他为“真牧真人”。这些白玉蟾都很清楚，毕竟过去没有多久。

1204年，宁宗亲书“钦天瑞庆宫”，并赐制瑞钦宫铜印一方。张道清缘何选择九宫山，也是大有来头的。传说，玉帝托梦给他，告诉他“星应斗牛，界接衡庐，逢兴则止，遇九而居”。后来他寻访修行之地，来到九宫山，正好应了玉帝的谶言，于是在九宫山开山立派。

据说，1206年，他从九宫回长森湾省亲，正遇金兵入侵京西，道士们都跑了，而张道清端坐堂上。金兵拽他，怎么也拽不动；用箭射他，但箭都落在地上。金兵没有辙，但又气不过，就放火烧祠堂，但烟火自己就熄灭了。这些金兵有些害怕，都说：“这是南朝得道仙子，不可冒犯。”开禧三年（1207年），他在长森湾坐化。玉蟾来时，昔人已去。

有了西山国醮的经验，九宫山国醮进行得有声有色。“神龙见于天”，神龙如何出现，彭耜交代得相当含糊，后人只能凭借想象，那神龙大概就是天空云朵的形似吧。但龙是神物，轻易不得见，如今竟然在国醮上出现，应该是大吉大利。钦差马上“具奏以闻”，宁宗皇帝看到奏折，龙颜大悦。“有旨召见，先生

遁而去。”

## 二、婉拒君王邀请

神仙都清高；清高就是与政权保持若干距离：这距离的远近要恰到好处，太远了，该看到的人，尤其是皇帝与大臣看不到，很多优待和好处也就得不到；太近了，就有点亦步亦趋的味道，跟在别人的后面总是显得有些尴尬，清高的形象就不好保持了。

拒绝与邀请都是一门艺术。对最高统治者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或断然拒绝，热脸贴冷屁股，谁也不会高兴。最好是留些余地，比如留书一封飘然而去，既给邀请者留足了面子，也见得自己孤高。下次再见面，大家一打哈哈，一团和气，互不伤神。

下次见面，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偶遇，情景虽美，机会不多；一是相邀。这是最理想的场景，邀请者可以看出是真心诚意，被邀者也名利双收，见到该见的人，这是利；先拒而后无奈同意见面，清高，这是名。光武帝刘秀与隐士严子陵，他们在半推半就之间，默契配合，演了一出好戏。

玉蟾惹不起躲得起，逃跑了。皇帝召见山野之人，这是很多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竟然有人要躲，一时间舆论哗然。读书人，道家之流，读过他的丹书的，吟过他的诗歌的，欣赏过他的书法的，都知道这是位才子，是位书法家，还是一位高道，景慕之情由然而生。

山野小民，见过神龙在天空出现的，都知道这是位神仙，神仙自然可以不用拜君王。古代的神仙虽众，但那都是一些神秘的光环，谁人见过？他们远比不上现实中的神仙，既像是凡人，又法力高强。神仙想走是很难挽留的，他们可以借助水而逃走，叫

水遁；也可以借助土而逃走，叫土遁。“遁”，当然不见得是拿着盾牌逃生，但必定有逃走的意思。白玉蟾应该不是水遁也不是土遁，他只是看看没人，很潇洒地抖抖尘土，唱着自己写的歌上路了。

也不知走了多久，就到了二月五日，这天他来到了番阳。在番阳，玉蟾也有几个老朋友，游德声监税是其中之一。当年分别时玉蟾曾有诗相赠，《暂别游德声监税》云：

风樯小舫水中央，接袖交肩话柄长。

贷粟庄周轻得失，倚楼杜甫重行藏。

情知此去无多远，未别一声先断肠。

排办新诗消遣酒，高吟大笑渡番阳。<sup>①</sup>

但这次玉蟾似乎并没有去拜访他们。“白先生以二月五日，到番阳旅邸，与一举公蔡元德剧谈，且命欲同饮，每问识白玉蟾否？蔡以其状若佯狂，且语言无择，意其不肖子弟也，不甚领略其语，但得其集一编麻沙刊者，又讶其才，且疑且信间。”<sup>②</sup>白先生即白玉蟾。汤于的这段记叙尚嫌太简，戏剧性情节有之，但细节不足。其实，剧谈，意思是畅谈。看来二人谈得很多。大概在这一过程中，玉蟾说的多，蔡元德听的多。蔡元德是文弱书生，也不饮酒，当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蔡从玉蟾的言谈判断，觉得玉蟾大概是不肖子弟。

在这次谈话的过程中，玉蟾不止一次问蔡之德：“你认识白玉蟾吗？”玉蟾的大名他自然是听过的，但先入为主的那种嫌恶情绪左右了蔡元德，他只是把他看作不肖子弟，也就懒得再跟他

① 白玉蟾：《暂别游德声监税》，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63页。

② 汤于：《琼山番阳事迹》，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8页。

谈话，更不会去领会其中的意思。玉蟾从怀里掏出一本书，麻沙刊印，递给蔡元德。蔡虽然惊讶于玉蟾的才华，但仍没有体味到其中的深意，自己回屋去了。

玉蟾一个人继续喝酒，也觉得没意思。当年李白对月举酒杯，邀请自己的影子作陪，所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其实那是孤单至极。影子是不可以交流的。可能，现在的玉蟾就是这种情形。第二天很早，玉蟾留下一首诗给蔡，飘然而去。诗曰：

洞门深锁绿烟寒，来享浮生半日闲。

城北城南无老树，横吹铁笛过庐山。<sup>①</sup>

北宋元丰、元祐时期的郑景璧在《蒙斋笔谈》中记载了童年时从其祖父处听到的吕洞宾的故事：

余记童子时，见大父魏公，自湖外罢官外道，岳州客有言洞宾事者云，近岁常过城内一古寺，题二诗壁间而去……其二云：“独自行来独自卧，无限世人不识我。唯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说者云，寺有大古松，吕始至时，无能知者，有老人自松巅徐下致恭，故诗云然。<sup>②</sup>

神仙其实也很寂寞，众人肉眼凡胎不知。蔡之德即是如此，大概他见到玉蟾的诗，又是遗憾又是惋惜又是懊悔。这件事不脛而走，很多人写诗赋来记叙这件事。消息很快传到汤于的耳朵里。以前，汤于在龙虎山上清宫见到很多玉蟾的题诗，很佩服这人的才华，可惜无缘见面；前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玉蟾竟托人送来《群仙珠玉集》一册。汤于大感惊讶，但一直无缘相见。

---

① 汤于：《琼山番阳事迹》，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8页。

② 转引自张保广撰：《唐宋内丹道教》，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1页。

谁曾想玉蟾近在番城，却又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于是，汤于也作了一首诗：

白玉蟾来调蔡经，端如侯喜逆弥明。

五更援笔留诗去，惆怅番江月满城。①

左思右想，这件事终究让人放不下，他就去见谯提刑，请他派人去庐山寻找。谯提刑叹了口气，说：“庐山周围几百里，这人海茫茫的，可到哪里去找？”汤于也只好作罢。

庐山是块宝地，“九江故郡，千古庐山，乃仙灵咏真之洞天，实紫元景曜之神府”，是个出神仙的地方。据说，“周时康子孝佩雷玺于林间，晋代许旌阳飞铁舟于木杪。刘越掩赤城于石里，双户凝紫金；董奉种红杏于溪东，千朝腾碧落。蔡李举玉棺而冲去，钟吕启金匱以相传。马瀑溅湿刘混成之衣，虎溪淘碎陆简静之句。”②真是代不乏其人。

其实，庐山的得名就充满了仙意。传说，早在周初，也有说在周威烈王时候，有一位匡俗先生，在庐山学道求仙。周天子知道了，请他出山相助，匡俗不愿做官，就潜入深山之中。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藏着个把人，到哪里找去？匡俗无影无踪，众人猜测他成仙去了。成仙是件美事，后人也乐得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三人成虎，说得多了，匡俗就真的成了神仙，他修炼求仙的地方就被称为“神仙之庐”。这样庐山因人而显，也就跟着称为匡庐。

还有一种传说：在周武王时候，有一位方辅先生，同老子李耳一道骑着白色驴子，入山炼丹，二人成仙后，山上只留下一座

① 汤于：《琼山番阳事迹》，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09页。

② 白玉蟾：《太平兴国宫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0—41页。



空庐。人们把这座“人去庐存”的山，称为庐山。但是老子与武王并不同时，这个传说多少有些拙劣。

第三种传说仍然与匡俗先生有关，只是这次出生得较晚。据说，匡俗的父亲东野王，曾经同都阳令吴芮一道，辅佐刘邦平定天下，东野王不幸中途牺牲。朝廷封东野王的儿子匡俗于邬阳，号越庐君。越庐君匡俗有兄弟七人，爱好道术，他们就到番阳湖边大山里学道求仙。这座山就是庐山。

庐山太平兴国宫宫主是陈至和，他用好酒招待过玉蟾，又托道士陈守默、陈如一，请玉蟾为太平兴国宫作记。《快活歌》二首大约也是作于此时，其中说：“偶然放浪到庐山，身在白蘋红蓼间。一登天籁亭前望，黄鹤未归春雨寒。”<sup>①</sup>时间上相符，都是春天时节。“偶遇太平兴国宫，白发道士其姓陈。平生立志学铅汞，万水千山徒苦辛。一朝邂逅庐山下，摆手笑出人间尘。翠阁对床风雨夜，授以丹法使还元。”<sup>②</sup>这个陈道士恐怕就是陈至和。

追随玉蟾的，有他的弟子陈守默、杜道枢、洪知常、詹继瑞、王景溢等。这天晚上，天气晴好，天空没有一片云，洁净如水。不久，月亮升起，就像落在树梢上，苍老的松林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林间，萤火虫飞来飞去，田里，青蛙大声地叫着。清风阵阵拂来，非常惬意。酒可以助兴，飘飘然的感觉跟月光很相宜。陈守默唱起了道家的歌曲，杜道枢拍着手翩翩起舞，洪知常则很安静，靠在案子上，酣然入梦。

月是故乡明。可能是月光勾起了玉蟾的思乡之心，情绪反而

<sup>①</sup> 白玉蟾：《快活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18—219 页。

<sup>②</sup> 白玉蟾：《快活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20 页。

很凄凉：

蓬莱兮归未得，有酒兮饮到三更静。三更静兮天沉沉，  
烟幕幕兮风露深。风萧萧兮吹我衣，露冷冷兮滴我襟。望故  
人兮千里，思归兮伤心。<sup>①</sup>

招待他们的主人周元礼，端上一些野味，还把儿子元龄、永龄等喊出来，给大家敬酒。但这并没有冲淡玉蟾伤感的情绪，他把酒临风，说：“吾家琼山万里遥，白杨青草几春秋。”<sup>②</sup>几春秋呢？这一年玉蟾 25 岁，离开海南已经十几年了；假设从 16 岁算起，也已经快十年了。

在庐山，有一天然石洞，人称仙人洞。洞中供奉着吕洞宾。沿仙人洞上行，一块巨石凌空兀立，称作“蟾蜍石”。在这块石头前面，玉蟾默默地站了很久。他在想什么？或许，看到蟾蜍石，玉蟾想到了老家，也想到了自己：

家居琼馆海山隅，腹内包藏三教书。  
明月清风为活计，蓬头跣足走寰区。  
玉炉丹熟斟琼醕，金阙朝回唱步虚。  
要识我侬真面目，广寒宫里看蟾蜍。<sup>③</sup>

① 白玉蟾：《翠麓夜饮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2 页。

② 白玉蟾：《翠麓夜饮序》，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2 页。

③ 白玉蟾：《次李侍郎见赠韵》，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52 页。

### 三、武昌见证历史

庐山之后的几年，玉蟾南走江西，北至江浙。嘉定十五年（1222年），玉蟾伏阙言天下事，沮不得达。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留待后面叙述。玉蟾又开始了云游，在宁宗皇帝驾崩的那一年，他来到了武昌。

宁宗驾崩，是一段历史的结束，另一段历史的开始。有人说，瞻仰古迹，是为了祭奠一段历史，或者寄托一种情感。这样说来，武昌绝对是个值得徘徊的地方。这里有前代的历史痕迹可供凭吊，这里有诗人之死可供扼腕。当然，那远去的黄鹤，以及随着黄鹤一起飞走的仙人，也笼罩着历史的薄纱。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当然，白云下面，那黄鹤楼还在，还耸立于武昌蛇山。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223年）。传说，孙权提出以武治国而昌，在武昌筑城为守，建楼瞭望，武昌因此得名。

现在的黄鹤楼只是一个空架子，徒有其名而无其实；那只黄鹤已经飞走了！昔人是谁？黄鹤又去了哪里？崔颢写的是诗，他不必落到实处。传说就更详尽。黄鹤楼自然与黄鹤有关，关键是驾鹤而去的那个人是谁呢？有几种说法，其中之一，古代传说，曾有一位叫子安的仙人，乘黄鹤经过此地，所以命名为黄鹤楼。子安是谁？仍然很不清晰。子安就是一个符号，是个仙人的符号。

第二种，昔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还憩于此，遂以名楼。又有人说：蜀费文祎登仙，尝驾黄鹤憩此。

费祎实有其人，《三国志》有传。费祎，字文伟，江夏人。

父母双亡，跟随同族父辈费伯仁生活并入蜀。与汝南人许叔龙、南郡人董允齐名。费祎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诸葛亮收复孟获，任命费祎出使吴国，得到孙权的器重。但费祎最后不是尸解。253 年年初大会上，魏国降将郭修手执短剑，杀害费祎。

那个仙人费文祎，是不是就是这位蜀人费文伟呢？不见其它记载，不得而知。玉蟾大概也没有搞清楚二人的关系，他在诗中说：

白云黄鹤迹成遗，何独当年丁令威？

洞里不知朝市改，人间再到子孙非。

笛声吹断秋江黯，月影飞来夜漏稀。

大醉依楼呼费祎，蓬莱山下几斜晖。<sup>①</sup>

自从崔颢题诗后，黄鹤楼前笔墨多。但似乎很少有人能够超过他。据说李白本想也题诗一首，但看到崔颢的诗，这位大诗人搁笔了。他说：“绝妙！”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给玉蟾上酒的酒保，神秘兮兮地告诉玉蟾：“当年李白写诗了，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看到酒保认真的样子，玉蟾倒是好奇心上来了，他问酒保这首诗是怎么写的。酒保故作神秘，吞吞吐吐，不太想说。玉蟾明白了，取出几个铜板放在桌子上，说：“你把那首诗背诵出来，这些就是你的了。”

酒保立刻眉开眼笑，说：“使得使得。”酒保低声告诉玉蟾，这首诗是这样的：

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sup>①</sup> 白玉蟾：《武昌怀古·黄鹤楼》，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42 页。

看来这首诗还可以赚不少的钱。玉蟾觉得好笑，他相信李白是搁笔了。不能超越，就不如放弃，这显然是后人的附会。附会，自然就没办法考证。

从黄鹤楼一眼望去，大江之中有一块小洲，洲上芳草萋萋。这就是鹦鹉洲。鹦鹉洲的得名与祢衡有关。祢衡（173—198年），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少有才辩，长于笔札，恃才傲物，不畏权贵。

献帝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与孔融友善。孔融很欣赏他的才华，就上表推荐。曹操想要召见他，但祢衡一身傲骨，因不满曹操的为人，称自己生病，不肯前往。曹操怀恨在心。后来，曹操借刀杀人，把祢衡派到刘表身边。刘表看穿了曹操的意图，不愿落下骂名，转而推荐给江夏太守黄祖。黄祖军旅粗人，不能容忍祢衡的狂傲，杀掉了他。

听到祢衡被杀的消息，刘表嗟叹不已，命人把祢衡葬在鹦鹉洲边。唐代著名诗人胡曾有一首诗：

黄祖才非长者俦，祢衡珠碎此江头。

今来鹦鹉洲边过，惟有无情碧水流。<sup>①</sup>

很为祢衡惋惜，祢衡之死就像明珠破碎。但这只是祢衡的身世而已，鹦鹉洲的来历远比这要复杂。

相传三国间，刘表荐引祢衡给江夏太守黄祖。祢衡创作了《鹦鹉赋》，赋中说：

这是来自西域的灵鸟，身姿自然而奇特。洁白的羽毛体现它绝妙的气质啊，火红的嘴喙闪耀着明亮的光辉。性情智慧而善于人言啊，才智聪明而常有预见。因此它嬉游于高山峻岭，栖息于幽谷深林。高飞时不胡乱合群，翱翔时必选择佳林。深青带赤的

---

<sup>①</sup> 胡曾：《江夏》，《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635页。

脚趾配以红红的嘴，碧绿的衣衫饰以青翠的彩衿。神采熠熠的美丽容颜，更有清脆美妙的鸣声。虽同属于鸟类一族，却有着特殊的智慧和不同的心性。它可以与凤凰相媲美，其他的鸟儿怎么能与它相提并论呢？

据说，黄祖怕祢衡以后得志对自己不利，就借故把他杀害了。玉蟾看到的也是那个江心的小洲，只是因为祢衡的原因，更多的人光顾凭吊而已。祢衡是后世读书人的一个梦想，当然这个梦有些黯淡和恐怖。在祢衡的身上，很多读书人会发现自己的影子：怀才不遇，或者生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

祢衡被杀，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黄祖在战船上举行盛大宴会，祢衡出言不逊，黄祖感到羞惭，就呵止他。祢衡却盯着黄祖说：“死老头！你说什么？”黄祖大怒，命侍卫把他押出去，打算施杖刑。祢衡依然大骂，黄祖非常恼恨，于是下令把他杀了。黄祖的主簿一向忌恨祢衡的才华，立即就把他杀了。黄祖过后也后悔了，厚葬祢衡。

祢衡处在一个不适合他的时空，却不知道抽身后退，性格刚烈，不管面对谁，话不投机动辄谩骂，最终丢掉了性命。黄祖杀祢衡，正史有记载；正史之外，还有个野史，或者叫做稗史。各种记载都叹息不已。三国是多事之秋，生命脆弱得像风中之烛。祢衡只是一个缩影。

当然，战乱时期的历史都很精彩，因为多了波折。玉蟾从江西前往武昌时，途经赤壁。赤壁是古战场，遗址在大江南岸，隔江与乌林相望。赤壁由赤壁山、南屏山和金鸾山三座小山组成，它起伏相连，苍翠如海。在赤壁山西南临江处，有一段峭壁，怪石嶙峋，苏轼形容这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赤壁早已经成为往事，战场的血腥味早已退去，几百年了，江流还是那么平静，日复一日，冲刷着战争的惨烈。当年杜牧曾

经来过，在大江之畔还捡到了一截断戟。残破，或许跟历史联系得更加紧密。杜牧突发幽思，在江边找块石头坐下，端详半天，然后在石头上开始打磨。打磨什么呢？历史经不住时间的消磨，总有尘埃遮住历史的真面目；诗人要磨去遮蔽，寻找部分真相。杜牧如愿以偿，前朝历史的影子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历史很严肃地写完了这一段，曹操失败了，很有尊严地回到了北方：三国的局面一役而定。

赤壁之战后，吴国定都建业。建业也称金陵，传说始皇帝东巡，途经此地，望气者说此地有王气，始皇帝就命人埋金来镇压。三国最终成为往事，还离不开西塞。西塞山又名矾头山，是吴头楚尾，位置险要，地形险峻，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命王濬从蜀地组建楼船，顺江而下，讨伐吴主孙皓。孙皓用铁链封锁长江，在江底设置很长的铁锥，以确保长江的安全。王濬制做大竹筏数十个，从上游顺流而下，铁锥碰到竹筏，就深深地刺进去，江水推动竹筏继续前进，铁锥就被竹筏一起带走了。对付封锁长江的铁链，王濬也自有办法，他命人做了一些大船，船上装满柴草桐油，遇到铁链就点火，熊熊大火很快就把铁链烧断了。

看来败亡是命中注定。多年之后，唐朝有个诗人贬官赴任，途经这里，写了一首诗，诗的前几句说：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①

但西塞山除了是古战场，还有雄奇清丽的风光。这里也有玉蟾钦慕的古人——张志和。张志和，本名龟龄，金华人。做过翰

---

①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版，第122页。

林待诏。后退隐江湖，自号烟波钓徒。张志和诗作不多，最出名的就是那首《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①

清新易懂，或许这首诗因此才流传久远。在西塞，玉蟾也写过一首诗：

落尽桃花水满湖，西山西塞长新蒲。

斜风细雨今如许，青笠绿蓑谁又无？

圣主龙飞邦有道，醉仙睡到日高梧。

何时尧舜无巢许？我也人呼粘壁枯。②

斜风细雨，青笠绿蓑，看似洒脱，但那是盛世的产物。“粘壁枯”是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③蜗牛的蜗涎虽不算多，但足以够滋润身体，使自己活下去，享受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快乐。一旦它不知足，最终粘在墙壁上枯干了。

---

① 张志和：《渔歌子》，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版，第 25 页。

② 白玉蟾：《武昌怀古·西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44 页。

③ 苏轼：《题雍秀才画草虫八物·蜗牛》，清·王文诰辑注，孔繁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 2 月版，第 1302 页。



## 第十一章 玉蟾与宋宁宗

玉蟾一生的大半时光生活在宋宁宗赵扩时期。宁宗其人如何，可以不做评价。但这是唯一一个与他产生了联系的皇帝，玉蟾对宁宗还是深有感情。那么宁宗与玉蟾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 一、在宁宗身影里成长

玉蟾的一生差不多与宋宁宗相始终。

他出生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 年）三月十五日。这时皇帝还是宋光宗，但三个月后皇位就转手了。接班的人就是宋宁宗。原来，他的父亲宋光宗即位的第二年，就生病了，普通的病也就罢了，但光宗生的是精神疾病，朝政是管不了。但皇帝还在，首先要想办法治疗，这样一拖就是三四年，光宗病情不见好转，朝中无主，皇室与朝中大臣都在物色新的人选。

人选是现成的，这就是赵扩。赵扩生于 1168 年，这时已经 26 岁，年富力强，正合适。更有利的条件是，1190 年他已经被立为储君。牵头做这件事的，当然也是极有权势的人，一个是知枢密院事赵扩的本家赵汝愚，一个是外戚韩侂胄，当然少不了后

宫的支持。

赵扩是当皇帝的命，但他不愿意当皇帝。据说，当太皇太后命赵扩穿上黄袍时，他吓得绕着殿柱逃避，边跑边说：“儿臣做不得！儿臣做不得！”父皇还在，自己就要做皇帝，是有些忤逆。但形势所迫，推辞也没有用处。太皇太后令大臣挟持着赵扩，强迫他穿上。

命运就是这样：一旦被人按在龙椅上，不想做皇帝都不成。赵扩即是宋宁宗。

这时的白玉蟾还在襁褓之中，周围的事情虽然重大，但实在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宁宗不愿做皇帝，恐怕也是出于真心。史学家惯用为尊者讳的伎俩。有个故事这样说：

一个年轻的史官要为一位尚在人世功绩卓著的大臣作传。这位大臣出身低微，曾做过屠夫，以杀猪为生。史家要实录。这一段不写不成，写吧又怕惹上麻烦。这个年轻的史官踌躇多日，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去请教一位退休的老史官。听完原委后，老史官呵呵一笑，指点道：“为什么不这样写：少年操刀，有割宰天下之志？”

这大概是借用了《史记》的故事，《史记·陈丞相世家》：“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sup>①</sup>有志不在年高。

但史书似乎对宋宁宗没有留情面，直书“不慧”。“不慧”二字，也就是不聪明。当然宁宗也有优点，那就是好学。未即位之前，他的父亲就让黄裳、彭龟年等担任他的老师。这些人在当

<sup>①</sup> 司马迁：《史记·陈丞相世家》，中华书局2006年6月版，第365页。

时都是儒学的顶尖人物。当了皇帝，宋宁宗还是很好学。他开列了十部经史书目和一张十人的名单，对彭龟年说：“我读的书太少了，打算把讲官增置到十人，每人各专讲一书。”

这张十人的名单，很值得玩味，这里面既有原来的黄裳等人，也有他仰慕已久的大儒朱熹。朱熹能进入名单，是因为赵汝愚的推荐。宁宗即位后，赵汝愚是宰相。他比较推崇儒学，认为朱熹是当代的儒宗，把朱熹推荐给皇帝，担任侍讲和焕章阁待制，就是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这对朱熹也很重要，能够培养一个好皇帝，那是发挥自己政治理想最好的途径了。所以，上任之前，朱熹是满有一番雄心壮志的。

一个朋友就提醒他：在皇帝身边要慎言，伴君如伴虎啊！但朱熹听了也就忘了，在给皇帝讲课的时候，他建议宋宁宗要离小人远一点，暗指当时的权贵韩侂胄。宋宁宗正信任他，哪里听得进意见，就把朱熹驱逐出朝。朱熹只当了46天皇帝老师。

当然，这里面少不了权力之争。赵汝愚与韩侂胄在宁宗即位后，矛盾就开始显现，二人之前的利益联盟很快土崩瓦解。赵汝愚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荐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名为宋宁宗讲道学，实际上也是要联合朱熹，排挤韩侂胄。

但韩侂胄也不好对付。韩侂胄主张抗金，以此树立个人的威信，参知政事京镗等主战派官员支持他。竞争的结果是韩侂胄一派最终获胜，先后将朱熹、赵汝愚罢免出朝。韩侂胄一派执政后，授意朝中大臣，揭露朱熹道学的欺骗和虚伪，并称道学是伪学。这样，在政治的高压下，朱熹辛苦经营的道学迅速瓦解，道学一片声名狼藉。

韩侂胄大肆搜罗“伪学逆党”，最终制定了赵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四人为首，包括朱熹、彭龟年、叶适、吕祖泰、蔡元定等，共五十九人的“伪学”名单。庆元四年（1198年）五

月，宋宁宗颁布诏书，禁止伪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

党禁对读书人的影响很大。但这未必是宁宗的意思。因为尽管宁宗好学，但他似乎是那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类型。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对书中的内容与意义不见得有多少见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

即位不久，群臣的奏疏就堆积如山。宁宗的批复太慢了。彭龟年很着急，他建议：让负责进呈奏疏的通进司把奏疏开列成单，呈给皇帝，皇帝需要亲自过目的在单子上注明，其余的就可交由三省、枢密院处理。多年的帝王师，他对自己这位学生的天分了解颇深，他干脆做好了单子的格式附在奏折后边，以便宁宗能够照葫芦画瓢。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彭龟年该做的也就是这些，但宁宗几乎没有任何改进。不知宁宗是看不懂，还是嫌麻烦，最终没有采纳。但宁宗后来自己想出了更好的办法，远比老师彭龟年的建议操作起来简单，那就是所有大臣的奏章，他一律批“可”。省劲是省劲了，时间也省了不少，但苦了大臣们，因为两位大臣的奏章哪怕针锋相对，皇上的意见却只有一个：可。到底该听谁的呢？天晓得！

节俭倒是宁宗的优点。他穿戴朴素，并不过分讲究，饮食器皿也不奢华，酒器都是以锡代银。有一年元宵夜，宁宗独自端坐在清冷的烛光下，一个宦官便问：“上元之夜，官家为什么不大摆宴席庆祝一下？”官家是宋人对皇帝的称呼。宁宗愀然答道：“你知道什么！外面百姓没有饭吃，朕怎么能有心思饮酒呢？”

有人评价宁宗，说他无声色犬马的供奉，也不过分饮酒，更不会出去打猎。他不喜欢奢华，也不追求货利，不做暴虐的事情。这差不多是一个圣人君主。帝王做到这个份上，自然不容

易；但宁宗缺少致命的一样，那就是做君王的才能。

当然这些事情对玉蟾没有什么影响，玉蟾只是在宁宗统治期间默默地成长。从小就在宁宗的统治下生活，或许这是玉蟾对宁宗的最初情感。

宁宗的那几个年号，玉蟾是相当熟悉的。首先是庆元，那是玉蟾的幼年与童年，是与他的幸福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那时有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疼爱着，他就是那个可以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孩子。他也有男孩子的野楞好动，当然，他也喜欢读书。据说，庆元的最后一年，他7岁，已经可以赋诗了。

接下来是嘉泰，一共四年，玉蟾8岁到11岁。这一段的日子是变故的开始，他的祖父、父亲相继去世，母亲改嫁。他参加了童子科考试，但落第了。似乎就是在这时，他开始接触陈楠的道法。他的生活处在一个三岔路口，可左可右，选择的权力在他。

再下来是开禧，只有短短的三年，玉蟾做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他开始修炼内丹，走上了道家修行的道路。但只是一个开始。

宁宗最后的一个年号“嘉定”，跨度很长，足足17年。这也是白玉蟾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他的活动基本上集中在这一段，有流浪的辛酸，也有游历的乐趣，也有无上的荣耀。

年号只是一个符号，不能给玉蟾带来什么，但玉蟾的酸甜苦辣，玉蟾的生命痕迹，都不知不觉中与这些符号联系在一起。没有这些符号，人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描述白玉蟾；其实，离开了这些符号，他白玉蟾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一个时空。

## 二、历史是受伤的刮痕

宁宗的一生信任过两个大臣，一个是韩侂胄，一个是史

弥远。

史弥远与韩侂胄素来不和，在后宫皇后的册立上两个人也是铆足了劲，要一争高下。这时韩侂胄具有极大的优势，位居枢密都承旨，加开府仪同三司，执掌朝政大权，权位在左右丞相之上，加上曾有定鼎之功，深得宋宁宗信任。

但是在册立皇后的竞争上，韩侂胄输给了新册立的杨皇后，也就彻底得罪了她。这时，史弥远是礼部侍郎。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皇后与史弥远两人自然一拍即合，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韩侂胄。

朝廷中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也十分激烈。金国国力日衰，韩侂胄想借机北伐金国，收复中原，做一番大事业。最重要的是，来自杨皇后的威胁让韩侂胄寝食难安，他需要建立盖世功名，来进一步建立个人的威信，巩固自己的地位。

宁宗皇帝的信任，加上韩侂胄位高权大，朝堂之上风向逐渐一边倒，主战派占了上风，宋朝决定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和战的斗争不是一天就分出胜负来的。嘉泰四年（1204年），朝廷采纳韩侂胄的建议，追封岳飞为鄂王。当时朝中大臣反对的大有人在。但这是主战派占上风的征兆。

开禧二年（1206年），宋军要出征了，为了激励士气，韩侂胄削去秦桧所封王爵，改谥号“忠献”为“谬丑”，意思是荒谬丑恶。这顺乎天地人心，一时间人人拍手称快。

京城的消息传到海西，需要很长的时间。岳飞在南方的影响有多大，现在已经不可能知道，但人们还是获得了有用的信息，那就是宋金要开战了。北方的战争对南方毕竟没有太大影响，要说有影响，可能也是几年以后，南方的负担更加重了。

玉蟾任侠的性格，少年气盛的特点，或许也会让他有所分神，战争是年轻人的本能嗜好。玉蟾仅仅是关注而已，他不会去

参战，他还小。开禧与嘉定初年，玉蟾正忙着修炼，神仙事业更具有吸引力。

宋朝北伐，反响强烈，对金廷的震慑也极大。蒙古在北方崛起，金廷后方吃紧。北伐时机正好。但宋朝也面临严峻的问题：近四十年不动干戈，无可可用之将。韩侂胄又何尝不明白，他起用了一批主战派人物，其中就有辛弃疾；辛弃疾毕竟老成谋国，深思熟虑后，他觉得目前战机未到，不可草率行事。韩侂胄功利之心急切，哪里会听辛弃疾的？辛弃疾被派往江防要地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任后，辛弃疾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却忧心忡忡。

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命令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勇将毕再遇攻取泗州，初战告捷。五月初七，宋宁宗正式下诏伐金。宋军北伐格局：主力分布在江淮和四川两翼，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负责指挥东线作战，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负责指挥西线作战，东西两线互相呼应。军事布局也还合理。

但一条线总会有薄弱的地方，宋军的弱点就在吴曦身上。吴曦为抗金名将吴玠之孙。吴玠、吴玠兄弟当年在四川抗金，功绩显著，以至于蜀人只知有吴氏二将，不知有宋廷。可惜，吴曦没有继承祖先的忠勇。

面对气势汹汹的南宋军队，金廷也很紧张，如果宋人的军事部署运转顺畅，金廷将很难应付。他们需要瓦解宋人的军事部署。他们选中了吴曦。很快一封信送到了吴曦手中，信的大意说：你的两个先祖都有大功，朝廷应该给予相应的待遇，但宋廷并不放心。威名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让皇帝感到威压的人就危险了，功劳太大了就没法封赏，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这些话说到了吴曦心里了，宋廷确是对他一直有所防范和猜忌。

在吴曦之前，岳飞被杀了，岳飞的威名战功天下皆知，一旦

被猜忌，性命难保。金人告诉吴曦：您的功劳比岳飞怎样？处在一个危急的关头，还不想办法保住脑袋，做得好了还可以干一番大事。这些话都点在宋廷的痛处：从来不信任武将。吴曦被说动了，他派人密通金国，提出了他的方案：献出阶、成、和、凤四州给金廷，金廷封他作蜀王。金廷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得到四个州，何乐而不为？不就是蜀王吗？随你去做！交易一拍即合，金廷命吴曦按兵不动。

吴曦叛变，金军已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在东线作战。宋军东线战场一败涂地。不久，金廷封吴曦为蜀王，按照协议，吴曦献出关外四州。但人心所向，他的叛变遭到强烈反抗，部属杨巨源、李好义等联合军民，杀掉了吴曦。杨巨源、李好义推随军转运使安丙为首，出兵收复了阶、成、和、凤四州。李好义又打算乘胜进取秦陇，安丙不同意，还铲除异己，杀死杨巨源、李好义等人。西线的大好形势又葬送在安丙手里。

韩侂胄几度易帅，但没能扭转战局，宋廷议和的呼声逐渐高涨。韩侂胄派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向金人请和。金军也无力再战，却趁机开出了高昂的议和条件：割让两淮，增加岁币，赔偿军银。这些条件，韩侂胄也能够接受，但金廷还有更苛刻的要求：献上韩侂胄的人头。这是韩侂胄万万不能接受的，他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

然而，一场政变就要发生了。史弥远等人妄图弹劾韩侂胄，但宁宗依然信任他。最后的杀招出自杨皇后，在宁宗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她铤而走险，命杨次山与史弥远设计杀掉韩侂胄。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初三，史弥远矫称有密旨，令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率兵三百，埋伏在六部桥侧，等韩侂胄入朝时，将其劫至玉津园夹墙内活活打死。

宁宗听说韩侂胄被劫，急忙写手谕赦免韩侂胄。杨皇后拉住



宁宗哭泣道：“陛下若下谕旨，请先让妾死在这里！”宋宁宗就此作罢。后来临安府报告韩侂胄死亡的消息，宁宗竟然不信，事情过了三天，还坚持说韩侂胄没有死。群臣方知韩侂胄之死并非宁宗的旨意。宁宗也没有治史弥远擅杀大臣之罪。

战争虽然在北方，但玉蟾还是有些印象。他16岁离家游方天下，当他到淮河时，正赶上战争，满地都是尸体。战争就是这么残酷，这架机器一旦开动，人就成了绞肉机里面的肥肉。尸体就意味着死亡。生与死，绝对的对立，两者只能选一，或者说就看运气如何，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许，这经历对玉蟾刺激很大，他的人生无常感日益加重了。

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议和，签订嘉定和议。主要条款为：金、宋改称伯侄之国，赔偿金廷白银30万两、绢30万匹、钱300万贯，函韩侂胄首于金；金退出所占南宋的淮南、陕西等地。这就是嘉定和议。

从此，史弥远大权独揽。秦桧得以恢复爵谥，谥曰“忠献”。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死，死后还被追封为卫王，谥“忠献”。“忠献”是秦桧最早的谥号，后被韩侂胄改为“谬丑”。

史弥远谥号与秦桧谥号相同，从字面上看，是褒奖，而其中的贬义是不言而喻的。端平二年（1235年），史弥远死后仅仅一年多，诗人刘克庄在给宋理宗的札书中，已经将史弥远与秦桧相提并论，说他们淆乱天下。

朝政怎样混乱，那不是玉蟾能够改变的，朝廷那么多的大臣都噤若寒蝉，没有人说句公道话，也就不能要求白玉蟾挺身而出。况且，玉蟾算什么？山野道人而已。

在史弥远当政期间，玉蟾开始与朝廷有了一些关系。他在嘉定十一年（1218年），先后在江西西山与湖北九宫山，主持国

醮，据说灵验异常，引起了宁宗的兴趣，他要召见白玉蟾。宁宗给玉蟾一个封号：养素真人。在宁宗眼里，玉蟾也是一条神龙，其实说到底，也是符瑞。符瑞很多，芝草、嘉禾是符瑞，灵兽如麒麟，也是符瑞。龙是皇权的象征，皇室的男性自称是龙子龙孙。天下最大的符瑞是龙。

当年孔子见到老子，回来后感叹：“神龙见首不见尾。”龙给人们的印象，永远是这么神秘难测。玉蟾的行迹其实跟这倒是有些相像，但玉蟾不是龙，更不是符瑞。符瑞只能当花瓶来摆设。自由惯了的玉蟾可不像花瓶那样，端端正正地摆在那里供人欣赏。玉蟾开溜了。不管什么原因使得玉蟾避而不见，但皇帝召见，毕竟荣耀无限，玉蟾一下子名满天下。他对宁宗还是心存感激。

### 三、宁宗升遐玉蟾心伤

玉蟾不愿接受皇帝的召见，恐怕还是不愿意皇帝把自己当作能兴风作雨的术士看待。这样的先例并不少见。

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召见陈抟，询问炼丹飞升之术。陈抟回答说：“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政治为念，为什么要留意黄白炼丹这样的事呢？”后来，宋太宗召见他，他也提了一通意见，主要是远招贤士，近去佞臣，轻赋万民，重赏三军。

道人自己是不能不修炼的，但他们分得很清楚：皇帝的职责不在于修炼，他要管好整个国家和百姓。这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每个人都要遵守，尤其是皇帝。

中国道人虽是方外之人，但从来就没有几人能放得下身外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中的百姓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百姓这个庞

大的群体一眼望去，无边无沿，但是他们都服从一个人的管理，那就是皇帝。

救百姓于水火，道人的力量很有限。但他们很快发现，百姓之上是官吏，官吏之上是皇帝，皇帝居高临下，可以发号施命。救百姓最好的方式就是给皇帝一些好的指点。这只是一个想法。皇帝住在宫殿里，号称九重。九重有多深？没有几个人能知道，但想见到皇帝是很难的，尤其是方外之人。

不过召见玉蟾的宁宗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一个贤明的君王。都说老子英雄儿老汉，这话很难经得起验证。宁宗皇帝就不像他的列祖列宗那么有本事，先后信任了两个大臣，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

从嘉定十一年（1218年）到嘉定十五年（1222年），宋朝没有好转的迹象。它已经是垂垂西归的病人，病根深入膏肓，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就可以起死回生的。嘉定十四年（1221年），蒙古已经很强大了，金国在它面前连吃败仗。金国已经无暇南顾。

史弥远看到了这个机会，他想建立一些功业，他派人去联合蒙古，夹击金国。蒙古同意了。于是，宋朝又开始与金国作战了。机会摆在那里，谁都看得到，关键是谁有能力争取到这个机会。史弥远或者史弥远的幕僚，满以为有把握重创金国。想法很对：蒙古在北疆有力的攻击，已经让金国难以招架。那么，大宋的军队一出，金国必定左支右绌，难以招架。

此前，蒙古强大起来，已经开始了扩张。到1215年，金朝的中都和辽东、河北、山东八百六十余城，全被蒙古军攻占。面对这样的形势，金朝也在考虑出路，无非有两种：一是联宋抗蒙，一是南侵软弱的宋朝，在南方扩地立国。金宣宗认为后一种更可行。1217年金兵分道南侵，宋朝又面临着危机。宁宗下诏京湖、江淮、四川等地，抗击金兵。

金兵南侵，虽有不少胜利，攻陷不少州县，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四川一路，都统吴玠、张威抗击获胜。在京湖一路，京湖制置使赵方以及孟宗政、扈再兴等统领军民击退金兵。在江淮一路，江淮制置使李珣与抗金民兵首领李全等也多次反击获胜。

这样，金国的如意算盘也没能实现。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襄阳之战、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至十一年（1218年）三月以及嘉定十二年（1219年）七月的枣阳之战、嘉定十四年（1221年）正月的仆散安贞攻宋之战，大大小小的战役，双方互有胜负，但都没有办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难怪宋人要联合蒙古，但是宋人没有正确估计自身的条件：大宋军队的战斗力。战端一起，局势就不是什么人能左右的。面对南北两线同时作战的金军，宋军仍然是不堪一击，节节败退。

同样是战争，玉蟾已经不是当年的玉蟾。他已经是道法高超名满天下的人物。但玉蟾没有忘记天下，没有忘记百姓，他教育徒弟，处处强调济世救人的重要性。

这几年玉蟾也一直在观察思考宋金的形势：靖康之难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宋金之间不时还会挑起争端；但是金灭不了宋，宋也拿金无可奈何。双方的力量没有什么悬殊的差别，互相攻击，倒霉的只能是两国的老百姓。而宋朝国内，史弥远大权独揽，排除异己，做的比韩侂胄更过分。当然，史弥远更有心计和手段。韩北伐失败，输掉的还有自己的脑袋；嘉定十一年，史弥远也失败了，但输掉的只是战争，他还在他的相位上坐得稳稳当当。这就是史弥远的高明之处。

玉蟾也没有打算要动史弥远，那不是他能办到的。他的目标是皇帝，是宁宗。

嘉定十一年（1218年）以来，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边疆

的形势，他希望有个机会，他希望认认真真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宁宗；他不希望别人尤其是宁宗，把他当作方士来看，如果那样，他白玉蟾就只能说些修养的事情，于国于民无补。

那年，他逃走了，他要的不仅仅是皇帝的召见，他要的是足够的重视，他要有发言权和发言的分量。但宁宗老了，他竟然再也没有想起过他白玉蟾，这不符合邀请与婉拒的规则。

天下是多事之秋，容不得等待再等待。玉蟾决定采取主动。他要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发表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奏折的内容是什么呢？现在不得而知，但从南宋面临的困境来看，恐怕还是和与战的主题，玉蟾对自己的评价是：“喜谈兵而不喜博弈，喜纵横家而不喜猜搏。”<sup>①</sup>“逸人习剑得其决，时见岩前青石裂。何如把此入深番，为国沥尽匈奴血。”<sup>②</sup>那么，他所议论的问题恐怕就在于此。他要让宁宗对现实的问题清醒一些。当然，对史弥远也是不能不有些微词；激烈的言辞是不合适的。

嘉定十五年（1222年）春，玉蟾以总监备员为黄箬之事，虚夷以高功相贰。虚夷是太宗派下汉王赵位八世孙赵汝洽，也算是皇室宗亲，只是离得太远了。做完黄箬之事，玉蟾有一段时间可以静下心来，把自己的思路想清楚，他详尽地准备了面圣的说辞，希望一举成功。

这年的初夏，玉蟾来到临安，他带着自己的奏折，准备呈交给皇帝。但他还不是那套官僚体制中的人，他没有权利直接将奏折交给皇帝。这天，他来到午门，趴在那里，高高地举着手上的奏折。衙门的官吏收下奏折，就打发玉蟾离开。

---

<sup>①</sup> 白玉蟾：《日用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1页。

<sup>②</sup> 白玉蟾：《习剑》，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69页。

其实，像玉蟾这样的奏折，很难到皇帝的手里。那要经过多少人的手，最后的当政者还要审查有没有影射皇帝，或者污蔑大臣，即便你是为国为民。玉蟾的奏折早就中途夭折了，大概那里面全是对国家局势的看法，有些相当的忌讳。战争是道士可以随便议论的吗？大臣是道士随便评价的吗？指责战争失利，就是在指责当朝的权臣，就是指责史丞相；联蒙攻金那可是他的主张！况且，你白玉蟾是何人？胆敢公然议论当朝的要员：那些很微妙的话，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这样的奏折怎么可能到皇帝的手里？玉蟾注定要失望了，他知道自己多年的心血就是那几张废纸，再也不会有人看了，更不用说皇帝了。他很失落，来到一家酒馆，要了几壶好酒，自斟自饮。酒逢知己千杯少，但不愉快时，特别容易喝醉。玉蟾不知不觉中就喝高了，他开始手舞足蹈，开始放声高歌。天色快要黑了，付了钱，从酒馆出来，这时街上还是灯火通明，一派繁华的景象。玉蟾摇摇晃晃，边走边吟诗高歌，嘴里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醉话。他在临安的大街上又唱又笑，唱着唱着又开始号啕大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临安的捕快也注意到了。他们把玉蟾给捉起来，带到京尹。这一晚，玉蟾一直就在酣醉中。玉蟾被捕，消息不胫而走，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衙门倒也没有把玉蟾怎样，毕竟玉蟾只是醉酒而已。第二天，玉蟾就给放出来了。

但总有些大臣小题大做，他们向宁宗皇帝进谏：“白玉蟾惯于用左道惑众，经常纠集数百人，很值得注意啊。”左道惑众，这个罪名不小，《礼记·王制》：“执左道以乱政，杀。”<sup>①</sup>但宁宗还是老一套，听完就听完了，没有说什么意见。臣下当然也就

<sup>①</sup>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9月版，第183页。

不好拿玉蟾怎样，他们也怕引起骚动。但是，终究要有人背黑锅，这人就是叔监丞，宗教事务是他的职责，出了事他当然难辞其咎。于是，他不再是叔监丞，他管理宫观去了。

玉蟾也是儒家出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有为国出力的道路都已经堵死了，玉蟾不用再为此而伤神。他游历去了。两年之后，宁宗驾崩。得到消息，玉蟾很悲伤，在诗里面说：

唳鹤啼猿怨满怀，烟葵露槿泪盈腮。

一钩桂月千林黯，半夜松风万壑哀。

不御六龙昌宝祚，遽骖八骏驻瑶台。

小臣泉石膏盲子，无任冰肝玉胆摧。<sup>①</sup>

皇帝死了，似乎鹤唳猿啼，连烟葵上的水珠也是哀伤的泪水。皇帝去了哪里？大概是到瑶台去了吧。

---

<sup>①</sup>白玉蟾：《甲申闰月五日闻嘉定皇帝升遐》，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42页。

## 第十二章 何处是归程

36岁之后，玉蟾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有人说他升仙而去，有人说他归隐山林，都是猜测之辞。海南的民间还流传着另一种传说：玉蟾回到了故乡海南。当然，这也是猜测之辞。但落叶归根本在情理之中，谁敢说这不是玉蟾自己的心愿呢？

### 一、江湖有倦意

相忘于江湖是一种状态，但玉蟾还做不到，天下之事他无法忘怀。于是才有了嘉定十五年（1222年）伏阙言天下事。宁宗想见玉蟾的原因，是因为玉蟾主持国醮时，神龙在天空中出现。神龙出现，被看作是祥瑞的象征；祥瑞出现，朝廷也应该能够国运长久。宁宗不善于治国，朝廷每况愈下，他不从自身找原因，找到原因是痛苦，找到原因解决不了就更痛苦。宁宗被迫当皇帝已经感到很痛苦了，他不想苦上加苦。

玉蟾不见宁宗是对的，见了面说什么呢？无非还是解释那些祥瑞啊，灵异的法术啊。除开这些，其他的就免谈。只是没想到玉蟾伏阙言事的结局会更加惨淡，没有进入皇宫大内，倒是去京尹走了一遭。京尹是负责京城治安的。进不了庙堂，玉蟾只能混



迹江湖之上。江湖与庙堂的关系，玉蟾处理得并不好。他其实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庙堂。或许，他还对宁宗抱有一丝幻想吧。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宁宗皇帝驾崩了。虽然一生都没有见过面，玉蟾对宁宗还是很有感情的，宁宗的离世，对玉蟾打击不小。一直非常活跃的玉蟾，突然安静下来。他才思如泉涌，但在宁宗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似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此后的几年，玉蟾也一直不甚活跃，创作明显减少，交游也不那么频繁了。玉蟾一生都跟朝廷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年轻时他主动退却，可等他走近时，朝廷又把他推开了。宁宗一死，玉蟾觉得天下事真的不该是他关心的了。

江湖经年，他也似乎有些厌倦了。

俗世的生活，好就在这个俗字上，俗就是下里巴人，就是绝大多数。大家在同一个层次上，有共同的生活，相近的话题。家可以说是俗世的温床或者代名词。玉蟾却是出家人。出家也意味着抛开俗世生活，进入一个较小的群体；在这个较小的群体，也有一些仅仅就是为了谋生。为谋生而出家，自然就只是离俗世半步之遥，或者说端着出家人的饭碗，欣赏着小河对岸纷纷攘攘的俗世人群。

怎样生活也许并不重要，关键是你想怎样活着。玉蟾从小就表现出较高的文学天赋，但科举对他而言，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他对他的弟子彭耜说：“我亦白云一逋客，辜不在龙门遭点额。”<sup>①</sup>别人龙门高中是天大之喜，他不中则是一生的大幸。因为他如同白云一样，不受拘钳。

他总是把自己看作被贬凡间的雷霆吏，“昔在神霄府，飞云

---

<sup>①</sup> 白玉蟾：《久早得雨院凉得月奉似鹤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84页。

步玉天”<sup>①</sup>。但一旦因事贬下神霄府，一切就都变了。神霄一下子变得遥不可及，玉蟾就成了那个被赶出家门的 child，独自流泪，找不到回家路：“笑指神霄归未得。”<sup>②</sup>笑，是故作洒脱。

“鹤作声时我无耳，鹤振羽时我无眼。蓬莱只是半步许，一生且做老担板。”<sup>③</sup>神霄的路虽很远，一旦机会来临，也可以是很轻松的捷径，但玉蟾错过了，不得不在世间浪迹。

一天傍晚，西风吹过水面的蘋花，天意有些凉了，玉蟾触景生情，不由得想起从前流浪的艰辛，“从前湖海几酸辛”<sup>④</sup>。世上本来是凡人居住的地方，凡人一生追逐的无非是名利财色。“人间红尘刺人眼，世上蜗蝇徒尔乱。”<sup>⑤</sup>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世界，没有几个夜晚仰头数星星的孩子。太远的东西总是看不清。

神仙总是搞不懂：米大功名何足数？鸿毛利害奚自苦？就连下凡到人间的玉蟾也感叹：满城车马来来往往，怎么就没有人知道享受此刻的安宁？玉蟾以及那些还在天上的神仙，往往对人间大摇其头：“不值得！不值得！”值也好，不值也罢，人间的生活就是这样，几个铜板可以让饥渴的人吃顿饱饭。玉蟾的目标不在这里，他有一个遥远的归宿，没有几个人了解他的心事。

春天，玉蟾还在山中寻仙访奇。山中人少，山中生活不容

① 白玉蟾：《步虚》，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62页。

② 白玉蟾：《赠蕊珠侍经潘常吉》，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72页。

③ 白玉蟾：《见鹤吟》，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72页。

④ 白玉蟾：《赠陈高士琴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64页。

⑤ 白玉蟾：《挹爽》，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68页。

易。寻仙靠的是机缘，玉蟾来的不是时候，仙人已去，只有“铁臼石函犹宛然”<sup>①</sup>。这让玉蟾有些黯然神伤，寻而不得的痛苦，“只有春风知我苦”<sup>②</sup>。“山中憔悴人，无绪伤春色”<sup>③</sup>，在一个生机蓬勃的时节，玉蟾也难逃离那悲伤的情绪。夏天，还是这种情绪的延续，“今年寂寞坐空山，空使在世赋辛酸”<sup>④</sup>。

最难熬的时节是秋天。秋风一起，黄叶飘零，回顾四周，空无一人，只影在一方。悲秋的情绪与自己的感受融合在一起，那就一发不可收拾，自己那形单影只的漂泊，又如孤飞雁，虽切切哀鸣求伴，但哪里能够如愿呢？

最难挨的时间是夜晚。白天毕竟有许多事情可做，至少可以游山玩水，独享这山水清风。但每到夜晚，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夜间除了枯坐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禅家可入定，玉蟾恐怕很少这样。他还是个诗人，敏感多情。秋夜坐在窗前，望着明月，向往着那神霄府，哪里能睡得着？剩下的是什么呢？“幽人兮夜坐，孤影兮自怜。”<sup>⑤</sup>

玉蟾一直被深深的寂寞情绪所缠绕，他“遂将郁抑怀，写

---

① 白玉蟾：《题玉隆宫壁诗》，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73页。

② 白玉蟾：《可惜》，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02页。

③ 白玉蟾：《杜鹃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80页。

④ 白玉蟾：《端午述怀》，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07页。

⑤ 白玉蟾：《清夜词》，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71页。

作凄苦辞”<sup>①</sup>。“天上多欢娱，世间厌凄苦”<sup>②</sup>，玉蟾有了归去之心。当然，上天不容易，但从那个充满痛苦的世界隐身，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也不容易。

伏阙言天下事不能遂愿后，玉蟾远走江西临江军。一天，玉蟾与一些朋友在慧月寺江月亭游玩，喝到酒意浓时，从袖中取出一卷诗，交给一起游玩的人。大家接过来，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欣赏，只听扑通一声，众人回头一看，玉蟾跳到江里去了。大家忙喊船夫救人。就在这时，玉蟾浮出水面，摆摆手，示意大家不用救他，然后就沉到水下去了，再也没有上来。临江军一带的百姓，都盛传玉蟾水解成仙了。这只是玉蟾跟世人开的一个玩笑而已。不久，他出现在融州老君洞，度过桂岭，返回三山，又回到罗浮山去了。

绍定二年（1229年）冬，有消息说玉蟾在盱江解化。盱江，江西抚江的上游古称盱江。消息传到彭耜耳朵里，他很吃惊，有些不相信，派一个家人到盱江去打探消息，得到的答复也只是传说而已。第二年，又有从蜀地回来的人告诉彭耜：蜀地很多百姓都见过白道长。彭耜又感到很心慰。但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师父的消息。

晚上，彭耜继续进行早已开始的工作：给玉蟾编校遗稿。玉蟾是性情中人，所有诗篇都是率性之作，他也懒得去整理，经常说：“鹤林啊，我的诗书文稿就留给你来整理吧！”如果消息确切，这岂不就成了遗言了？

师父的两首诗引起了彭耜的注意，一首是《卧病》，看来是

<sup>①</sup> 白玉蟾：《秋霄辞》，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43页。

<sup>②</sup> 白玉蟾：《怀仙楼歌奉呈鹤林尊友》，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1页。

师父在病中所作，诗中说：“只今得病缘身有，待我无身更病谁？”<sup>①</sup> 虽说是玩笑，也到底让人觉得不祥。第二首这样写道：“料我年当三十六，青云白鹤是归期。”<sup>②</sup> 彭耜屈指一算，与师父盱江解化的传言正好相合。

不知过了多少年，吴城卧龙街南徐家药铺来了一个佣工，每天帮药铺做一些供药截药的事情，一干就是五年。徐家的孩子也跟这个佣工很熟了。忽然，有一天，佣工抱着徐家的幼子出门玩，过了很久还不回来，徐家很着急。回来后，徐家询问原因。佣工说：“到福建去了。”徐家不信，佣工就从孩子的袖子中取出鲜荔枝，说：“本地没有，姑且取一些大家尝尝。”徐家很吃惊，再问孩子，孩子说：“他抱着我，用手捂着我的脸，只听到轰轰的声音，不一会儿，他把手拿开，我就在树下了。”徐家人觉得到福建去，有几千里路，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呢？正在迟疑，佣工说：“我不是一般人，因为有夙缘，所以暂且到你这里住几天，现今缘分结束了。我要走了，就稍稍展露一下。”听他这么一说，徐家知道这是真正的仙人，一家老小罗拜，请求给予孙赐福，佣工说：“当为君择墓。”邻居中只有刘盛两家深信，也来求福。

徐家说：“没有别的奢求，只要能世代为医，守住家业就好。”盛家说：“但求子孙平安！”刘家说：“我家累代读书，希望后人能够登科。”佣工就按照他们的要求，给他们选择墓地，盛家墓地选在黄山，徐刘两家在虎丘。佣工单独对刘家说：“你们家七世积德，将来能够当解元头、状元尾。”

---

① 白玉蟾：《卧病》，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69页。

② 白玉蟾：《呼唤体自述》，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52页。

选好墓地，佣工要告辞了，大家请他留个名字，佣工这才告诉他们：“我是白玉蟾。”从此之后，大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此事详载于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

五百年后，顾复来到此地做过一次探访，记载如下：

余登横山，四顾踟躅，东下更折而南行，主山重重开帐，从山之腰腹中抽嫩枝蜿蜒旁落，而结倚穴合迴龙，顾祖之意焉。穴前锅底明堂砂脚，斜飞左出，就徘徊而不能去。土人告余曰：君知紫清真人葛长庚道号白玉蟾者之点穴遗迹耶？山之阳，盛氏之墓也；虎丘之前，刘氏之墓也；此则徐氏墓，为姑苏三大地也。五百年来贵显不绝。刘、盛废于本地，徐则废于外方。徐氏家庙去此一牛鸣地耳，欲进而观之乎？入其祠中，设仙师白玉蟾位，旁列诸显者位，皆废于外乡者也，乃识离乡砂之故尤信。<sup>①</sup>

这大概是在当地流传已久的传说，似乎也可以与彭翥的记载相印证。

## 二、拳拳桑梓心

海南对玉蟾来说相当重要。这里见证了玉蟾的出生，见证了玉蟾的童年。他人生的起点就在这块土地上。多数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规则的圆，你可充分施展你的张力，你可以试图冲破这个圆，但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终点又回到起点。这样一来，人生又似乎是多么的无奈。其实这不是无奈。多数人的回归起点，都是

<sup>①</sup> 顾复：《平生壮观》卷三，《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910页。

自愿自觉的，带着对往昔的追忆。故乡的那口老井，还倒映着童年的身影；那几棵歪脖树上悬挂的，正是童年记忆的碎片。

玉蟾一生大半在云游四方，时间既久，空间又广，但对家乡的怀念之情却深藏在他丰富的心灵世界里，他这样说：

家在琼崖万里游，此身来往似孤舟。

夜来梦趁西风去，目断家山空泪流。<sup>①</sup>

家，故乡，总是像一个港湾，是因为他总是安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该回来的那个人。我们可以远走他乡，可以离开那个温馨的港湾很远很远，因为我们就是一条漂泊的船，而且是一条孤零零的小船。

西风起了，是否可以扬帆回航呢？还不能。它还要不停地漂啊漂，漂向何方，它自己也不知道。能够趁着西风飞回港湾的，就只有那虚无的梦。漂泊的人呢？他眼望着远方的家乡，正独自泪流。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回首，那片水云天的故乡，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亲近了。人在江湖漂泊，漂泊不单单是一个人，还是一颗心，那颗心渴望故乡宁静的夜晚，渴望故乡流淌的小溪，它不时地要回首，回首能看到什么呢？“西风夕照咽悲蝉”，<sup>②</sup>还是那夕阳下的悲哀。

大隐隐于市。玉蟾一边云游一边度有缘人，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朱颜日已改，华发渐复稀。”<sup>③</sup>“虽是蓬头垢面，今已九

---

① 白玉蟾：《华阳吟》，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33 页。

② 白玉蟾：《华阳吟》，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333 页。

③ 白玉蟾：《岁晚书怀》，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139 页。

旬来地，尚且是童颜。”<sup>①</sup> 玉蟾慢慢变老。他的思乡之情更浓厚了。《秋夜》中说：

有客眠孤馆，更阑拥纸衾。  
清风千里梦，明月一声砧。  
素壁秋灯暗，红炉夜火深。  
寒猿啼岭外，惹起故乡心。<sup>②</sup>

客是相对于家来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那是一种无法融入孤独。夜晚清风起处，乡梦悠长；月光之下，那捣衣的砧声让人觉得熟悉而又遥远，在耳边或隐或显，似乎回到很久远的以前。素壁昏灯，红炉夜火，敌不过岭外寒猿的哀啼，撕扯低沉的情绪，惹起无尽的思乡之情。这种思乡情在许多年前就萌发了。而今，它已经长成一条茁壮的大藤，紧紧地缠绕着玉蟾，让他挣扎不得，又无处躲藏。玉蟾决定回乡了。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玉蟾修为已深，年事已高，但他身体精神都很好，仙风道骨增添了许多神韵。玉蟾何时回乡的？没有记载，只有传言。明代海南人王佐《夜宿武夷止庵》序言里面说：“玉蟾，吾琼州府琼山县五原乡人。少时闻诸父兄云，玉蟾姓葛，宋元父老犹及见其还乡者，道其事甚详，此不能悉。”<sup>③</sup> 王佐提供了一条线索，但没有任何细节，你可以想象，可以推测，但不能言之凿凿。

他一路往海南而来。沿路欣赏山水美景，又观察些风土人

<sup>①</sup> 白玉蟾：《水调歌》，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499 页。

<sup>②</sup> 白玉蟾：《秋夜》，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233 页。

<sup>③</sup> 王佐：《夜宿武夷止庵》，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860 页。



情。过海峡必经雷州。雷州差不多是白玉蟾的第二故乡。白玉蟾随母改嫁来到雷州，前后在雷州生活六七年。几十年在外漂泊，一切都变了。是呵，世事变迁，沧海可以变桑田，有什么能抵挡得了时间的侵蚀呢？玉蟾在山间小溪取水解渴，瞥见自己的容颜，也不禁大吃一惊：满头的乌丝都已成了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真比白驹过隙来得更快。在雷州，玉蟾应该去母亲坟前祭拜，了却一桩心事。

沧海一粟，这恐怕是人在大海面前的自我感受吧。16岁那年离开海南，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再踏上海船，年轻船夫见是个须发皆白的老道人，格外尊重，他把玉蟾安排在最好的位置，舒适安全，大海也可以一览无余。他一口一个老道长叫着，满口的海岛味儿。这味儿多少年都没听到了，乍听起来又陌生又熟悉，非常亲切。

海船在码头靠岸。从海岛吹来的柔风夹杂着泥土的气息，那气息很微弱，如丝如缕又如烟。它沿着鼻孔，慢慢沁入心脾，温暖中带着馨香。玉蟾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呼出，仿佛是在缓慢地过滤那气息的精华。到底是生己养己的那片土地，走在上面都会觉得踏实。落叶归根，其实那落叶不是依恋树根，而是留恋树枝下面的土地。树叶落在土里，和泥土混在一起，躺在泥土的怀抱里，那才是最安稳的感觉。

玉蟾回来了，又回到久违的那片土地，再不会有流水落叶般的感觉。他的脚踏在厚实的土地上，他的心安宁下来，平静得可以听得见心跳，或者说，他在用心感觉什么，是什么呢？他说不清楚，他只知道他可以如鱼得水般的自在。

玉蟾沿着驿道回典读村。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人认识他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能够把玉蟾与家乡父老联系在一起的，也就剩那一点乡音了。这乡音不纯，“乡

音无改”那是诗人的理想的想法，但在现实中，哪能一点不改呢？改是必定的，只是还能听懂对方在说些什么，那也让人觉得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典读村原名“显屋”，之所以改为现在这个名字，据说是为了纪念白玉蟾典衣供读的恩德。据说，村口原来有个大门，门上刻有楹联，上联是：典身上能典之物学道忍苦负重，下联是：读天下可读之书求真济世利民，横批是：读书兴国。除了学道求真跟玉蟾相似，其他的怎么看也不像，倒像是儒生的寄托之辞。

典读村在石山镇，当地人多来自福建，又与当地原住民互相影响，方言也就有一些特色，姑且叫做“石山话”吧。典读就是“显屋”的石山语音译。叫什么名字，对玉蟾没有多少影响，在典读，他唯一的感情寄托就是长眠地下的爷爷和父亲。

坟场本来就阴晦，海南雨水丰沛，草木茂盛，更加重了坟场的阴气。一般少有人到坟场来，除了一些祭日和节日。葛家的坟茔位置，玉蟾依稀记得。但这几十年的世事变迁、垦荒、灾荒、暴雨冲刷，周围变化颇大，为了找到祖父与父亲的坟，白玉蟾还真费了不少气力。再看那坟包，风吹雨打，又被杂草侵蚀，已经差不多跟地一般平了。玉蟾用剑掘土，把坟修补好，然后又在坟的四周围上一圈火山石。这样就可以把坟与杂草分开，又可以保护坟包，至于说多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那谁也说不准了。

老道与葛家的祖坟联系在一起，典读村老人猜测：难道葛家的孩子玉蟾回来了？听说他出家当了道士，难道这个道长就是？算来应该很老了。不几天，有小孩子在典读溪嬉水，又有了新发现：溪水里多了一个脚印形状的坑。这个坑大概也是玉蟾留下的吧，村民就把这叫做“仙人脚”。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那个道人，他们相信玉蟾成仙升天了。

当然玉蟾并非在典读溪成仙升天，这实在没有道理，只能说

是村民的猜度之词与良好愿望。玉蟾离开典读村。典读村不是他的永久栖息处。他已经习惯远游，他已经与山与水结缘，他已经无牵无挂，他不能让典读村的记忆缠绕着他。

### 三、飞升如童话

玉蟾在海南游荡。文笔峰能够进入他的视野，或许纯属偶然。文笔峰在琼山境内，原名李家岭。唐咸通五年（864年），懿宗皇帝派遣辛、傅、李、赵四支军队平定黎母山叛乱，返京途中，路过此地，举目远眺，但见一峰挺拔秀美，气象不凡。回京后，奏请懿宗将该山方圆三十里划为皇家禁苑，取名李家岭。明朝中叶，儒将陈英担任两广总督按察司副使，改名为文笔峰，以此激发当地的文人才子。追求斯文的风气一开，文笔峰下的荒烟古道、阡陌小径相继走出一大批颇负盛名的才子。

琼州土产的第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文人，不是别人，正是白玉蟾。这样看来，文笔峰还真的跟玉蟾有缘，虽然那时还叫做李家岭，但文笔峰这个名字更适合这座山，也更适合白玉蟾。

文笔峰四周是红色岩石，红色是火的表征；山顶的岩石呈灰黑色，是水的表征。这样，就形成火下水上的格局。水在《易》的卦象中是坎，火则对应离。坎上离下，组合成《易》中的既济卦相。这是就卦象而言。但就丹法来说，坎卦所表示的水，也就是肾中元精；离卦所表示的火，也就是心中元神。既济卦象，在丹法中正是精气神融会周流的象征，即所谓“三花聚顶”。

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构造竟然符合南宗的内丹修炼法，玉蟾感到兴奋，真是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前缘注定。兴之所至，他禁不住要把这种想法写下来，这即是《酹江月》：

因看斗柄，运周天，顿悟神仙妙诀。一点真阳，生坎位，点却离宫之缺。造物无声，水中起火，妙在虚危穴。今年冬至，梅花依旧凝雪。先圣此日闭关，不通来往，皆为群生设。物物含生育，意正在，子初亥末。自古乾坤，这些离坎，日日无休歇。如今识破，金乌飞入蟾窟。<sup>①</sup>

北斗星在炼丹中举足轻重，根据斗柄的变化，确定炼丹的步骤。南宗的神仙妙诀就在这里：坎位生真阳，来补离宫的不足。也就是火从水中生。只要调整自身阴阳的周流，天地万物自然“含生育意”，可以生生不息。

为什么这样说呢？道家认为，道先天地而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任何事物都是从道这里产生的。道生成万物，依靠的就是阴阳永不停息的运动。

金丹南宗进一步认为，北斗星是天地的枢轴，旋转不息。日月天地交感互动，传阴布阳。而天地日月造化万物是周期性的，一年是一周期，一日也是一周期。在一个周期内，阴阳此消彼长，生生不息。“阴阳消长的周期性，就一年而言，冬至时阴极而阳生，就一日而言，半夜子时阴极而阳生，都是一个旧周期的终结，也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sup>②</sup>

对人来说，人身就是小宇宙，是与自然大宇宙同理的：人之有心肾，就像天地间之有日月。按照大宇宙的模式，则小宇宙就是这样构成的：以头顶泥丸为北斗，以上下丹田为天地，以心神和肾精为日月，以身心静定的状态为冬至或子时，以下丹田静极而动的一阳复生为新周期的开始，从而把肾中的元精炼化为元

① 白玉蟾：《酹江月》，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496 页。

② 卢国龙：《浊世佳公子蟾宫谪仙人——白玉蟾的求道之旅及归隐之乡》，《道教论坛》2003 年第 4 期，第 18 页。

炁，使之升腾向上，补益元神，则人体内的阴阳自然周流互动，生生不息。

文笔峰这样的构造，着实让玉蟾高兴，但他倒不急于决定是否在此山修炼，他要先登上峰顶，看看情形到底如何再作决定。文笔峰不是很高，也不甚险，有两刻钟便可以登上峰顶。这里有一处庞大的巨石群。峰顶上的那块平台，最让玉蟾满意，在此瞻星拜斗，位置绝佳。从峰顶放眼望去，一马平川，四野葱绿，暖风和煦，云雾缭绕。远处的村庄掩映在绿树丛中，田里有点点水牛，不甚清晰。

其实，玉蟾最终隐居文笔峰也只是传说而已。可以推测，即便玉蟾隐居于此，那时候地广人稀，周围百姓不多，玉蟾在山上修炼，一般也难得下山一趟，当地百姓也是慢慢才注意到他的存在。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玉蟾升仙了。这也仅仅只是一个传言。

一天夜里，北辰星分外明亮，但文笔峰周围的云块开始堆积，不断地有云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云块碰撞在一起，慢慢成为一块，像黑色的棉被盖在文笔峰上。雷声隐隐而来，很快就如同炸雷一般在山顶响起。那晚的闪电有些奇怪，总是围着文笔峰山顶那块大石头，像是把它缠绕起来。站在远处遥望山顶，那巨石在闪电的照耀下，巍峨突立，显得那么高大，而云层却似乎在不停地往下扑过来。奇异的景象引来山下村民的注意。

“看呐，山顶上好像有个人呢。”有个小孩说。

借着电光，只是看得影影绰绰，不怎么清晰。

轰隆隆的雷电风雨过了半夜便戛然而止了。从此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玉蟾。但人们还是有收获，有人在山顶巨石上发现了很大的两只脚印。

“这脚印以前就有呢。”一个老人说。但大多数人表示以前

没见过。

年轻的后生蹲下来，仔细观察，说：“像是刚踩出来的。你们看这些痕迹都很新鲜。”大家都点头。

老人有些尴尬，说：“难道我记错了。”

玉蟾文笔飞升的传说，就这么平平淡淡地流传下来；那两只硕大的脚印，还是如同当年一样，静静躺在那里，望着天空，或许是望着那个远去的背影吧。偶尔天降大雨，它们也会盛满无根之水，也会有路过的小鸟停下歇息，它们围着脚印转几圈，喝上几口，然后直冲云霄去了。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文笔峰开始引起世人的注意。或许是要印证一个美丽的传说吧，现在，文笔峰建起了玉蟾宫，作为南宗的宗坛，来纪念那位出自海南的道宗。

文笔峰南坡的自然走势，大致在子午线上，以南坡自然走势为中轴线，以峰顶巨石及制高点为背景依托，以东西两侧为双翼，以园林艺术点缀绵延于古建筑群之间，整体布局生动和谐。生动是整体有腾飞之意，站在峰顶俯瞰，会让人产生驾鹤腾云之感；和谐是建筑疏密合度，庄严而亲和，建筑与园林互为补充，无重复之感。

玉蟾宫建有紫阳殿、杏林殿、道光殿、翠虚殿，分别供奉祖师张伯端、二祖石泰、三祖薛式、四祖陈楠。这四人对于内丹南宗的传承举足轻重。

另有药王殿，供奉药王孙思邈。孙思邈（581—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唐代道士，医药学家。博通百家之学，尤好老庄，兼通佛典。长期隐居终南山，修道行医。主张以预防为先，以药膳为主，以服气健体为常，著有《千金要方》等著作。北宋时加封为“妙应真人”。财神殿供奉武财神关圣帝君。关羽，字云长，协助刘备建立蜀国，骁勇善战，以忠义见称

于后世，被士绅社会奉为重要的伦理准则。

元辰殿供奉斗姆元君及六十位本命神。建于文笔峰东侧。斗姆元君全称为“中天梵气斗母元君紫光明哲慈惠太素元后金真圣德天尊”，又有“东华慈救皇君天医大圣”等号。斗姆元君是北斗七星之母，总领玄黄正气、七元星君，斡运阴阳造化，功沾三界，德润群生，是统领北斗本命星君的尊神。本命神即六十甲子，天宫中依甲子纪年轮流值班，各掌当年出生者的福禄寿命。向本命神祈祷，称为“求顺星”。慈航殿建于文笔峰南侧，供奉慈航道人。在道教的信仰体系中，慈航道人是代表关爱精神、悲悯情怀的尊神。

天后殿供奉天妃、天上圣母，俗称妈祖。北宋时诏封“顺济夫人”。本名林默娘，宋代都巡检林愿之女，出生于福建莆田湄州屿。遇道人传授“玄微真法”，救海难，活民命。黎母殿供奉海南黎族信奉的祖先神黎母。民间相传，黎母由雷神摄卵至琼州而生，为海南黎族各宗支共同祖先。据说四祖陈楠也是在黎母山遇神人而学得雷法。

玉蟾宫的主体建筑是玉蟾阁，供奉南宗五祖白玉蟾。基本造型为八角形楼阁，飞檐，重檐。该建筑轻灵飘逸，正好切合白玉蟾聪颖透脱、超越尘俗的精神气质。阁的中央供奉着玉蟾塑像，塑像庄严而富丽。富丽或许不是特别合适，从白玉蟾一生来看，似乎从来没有与富丽有什么联系。道藏本绘制的《紫清白真人像》与此不同，这里面的白玉蟾手摇芭蕉扇，道服飘飘，赤着双脚，面容沉静，从容中透着洒脱。



图七：海南文笔峰玉蟾宫之玉蟾阁 图片由海南玉蟾宫提供

或许，玉蟾的自赞是最合适的，其一云：

千古蓬头赤脚，一生伏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

这是一个不修边幅餐风饮露的神仙，武夷山深处的白云更增添了无尽的神异色彩。其二云：

神府雷庭吏，琼山白玉蟾。本来真面目，水墨写绡缣。<sup>①</sup>

本来的真面目不是用金水或者宝石装饰的，就是淡淡的水墨，画在薄薄的绡缣上，是神似而不求形似。

或许，上天有灵，某一天玉蟾重返桑梓，看到后人如此浓墨重彩涂绘他，大概也不禁哑然失笑。

---

<sup>①</sup> 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白玉蟾著，周伟民、唐玲玲、安华涛点校：《白玉蟾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8页。



## 附录

### 白玉蟾年谱

在编纂、点校《白玉蟾集》的过程中，我们细读白玉蟾作品和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彭翥竹林《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台湾版《宋白真人玉蟾全集》中王梦云所撰写的《葛长庚白真人玉蟾生平大事纪要》，以及其他有关白玉蟾的论著，发现关于白玉蟾生卒年所记载有异。

首先，关于彭耜的记载。彭耜，字鹤林，白玉蟾的弟子，在《白玉蟾集》中我们屡见白玉蟾与鹤林的诗词书信往来，如《鹤林赋》、《怀仙楼歌呈鹤林尊友》、《谢鹤林见访》、《赋月同鹤林酌别东似紫琼友》、《年逾弱冠，又多锦瑟之一弦，身坠尘樊，未彻玉霄之半日。醉怀无奈，顾影自怜，抱明月以兴悲，向西风而思远，漫拈秃兔慰心猿，寄鹤林友》、《留别鹤林诸友》、《戏鹤林》、《又寄鹤林靖》、《又别鹤林》、《又寄鹤林三首》、《洞仙歌鹤林赋梅》、《又别鹤林》、《又寄鹤林》、《鹤林问道篇》（上下）、《得怪石以赠鹤林仍为之铭》、《与彭鹤林书》等篇章，两人之间来往密切，诗词吟唱，问道对答，书信往来频繁，可见其交情的挚笃与承传之殷望。白玉蟾《鹤林赋》后记云：“鹤林乃玉蟾之徒，嗣道之子也。”又《寄三山彭鹤林》云：“玉蟾于彭耜，则仙家父子也。”元代道士萧廷芝在《道德真经三解》的序言中说：“海琼而后，大道一派，归之鹤林先生，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立法门。”白玉蟾身后十几年，彭耜（即鹤林）为白玉蟾写下的《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一文，明确标示出白玉蟾“生于琼，盖绍熙甲寅三月之十五日也”，应该说是最可靠的。清代的彭翥竹林撰的《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说白玉蟾生年为“绍兴甲寅岁三月十五”。其中“绍兴”应为“绍熙”之误。“绍兴甲寅”是宋高宗四年（1134年），“绍熙甲寅”是宋光宗五年（1194年），其中相距六十年，达一个甲子、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这一点，可能是彭翥书写时的

笔误，也有可能是刻书时刻工的差错；因此，我们今天不能以讹传讹。详说见下文。

其次，白玉蟾于“戊寅春（1218年），游西山，适逢御香建醮于玉隆宫，先生避之”。己卯（1219年），“自洪都入浙，访豫王”。是时白玉蟾应为34岁及35岁，如是1134年生，则已84岁垂垂老矣之年龄了。彭耜在《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中“先生尝诗云，待我年当三十六，青云白鹤是归期。以岁计之，似若相符”。又说“今先生九年道成而仙去，是得道之速也。”可知白玉蟾得道后的时间是九年。而白玉蟾文才横溢，能诗、能文、能书、能画。“大字草书，视之若龙蛇飞动，兼善于篆隶，尤妙梅竹，而不轻作。间自写其容，数笔立就，工画者不能及。”“时言休咎，惊动聋俗。姓名达于九重”。这样一位仙家才子，浪迹于名山大川之间；他信仰执着，一意追求心中的梦想；所到之处，神气灵爽，旷荡逸群。彭耜说：“耜于先生受知独厚，每见囑以诸集，皆一时率然而作，亦有托附于其间者：‘吾子他日为我择之。’耜不敢忘先生之遗言，手自校勘，妄加纂次，并以诸贤诗文录于篇末，凡四十卷。荷清湘史君紫元留兄偕诸同志喜成其书，相与锓梓。因以先生出处之大略，直述于右，期与斯文共垂不朽云耳。时嘉熙改元（1237年）仲冬甲寅鹤林彭耜谨书。”可惜，当年彭耜所编的四十卷白玉蟾集，我们今天已不可复见矣！但这足以证明，上文引彭耜竹林说的“绍兴”应为“绍熙”。

至于白玉蟾卒年问题，也隐约莫辨，在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中提及：“绍定己丑（1229年）冬，或传先生解化于盱江，逾年，人皆见于陇蜀，又未尝有死，竟莫知所终。”的确，白玉蟾身卒于何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谜，后人“莫知所终”，还没有人能考证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彭耜竹林所整理的《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里提到，白玉蟾东游杭州时，与人泛舟西湖，“酒酣坠水，舟人惊呼援溺，玉蟾出水面摇手止之而没”，但又“复见于海丰县矣，后至姑苏咏梅未竟”。这段叙述，未标明时间，但与彭耜所说一样，坠水之后，“摇手止而没”，但地点不相同，而复见情节相近，但地点不相同，一说在海丰，一说在罗浮。惟彭耜则点明：“绍定己丑冬，或传先生解化于盱江。”由此看来，彭耜竹林

也不能说出白玉蟾卒年。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白玉蟾生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八章第六节讲到“东华、神霄、天心正法、清微等新符篆派别兴起”时，也论及白玉蟾，也认为白玉蟾生于绍熙五年（1194年），并说是活到元代，有一百多岁。其中在论证时提及几条史料，有的未能成为铁证，如所提的《白玉蟾全集》新镇南军节度推官潘枋《原序》称：“仆顷未识琼山，一日会于鹤林彭征君（彭耜）座上，时饮半酣，见其掀须抵掌，伸纸运墨如风。”接着《中国道教史》作出论断曰：“序文作于端平丙申（1236年）。”又云：“可见白玉蟾当时尚在，已应四十三岁。”这一说法不科学。因为潘枋的序中此段文字，仅能说明潘枋曾经在彭耜的宴会上见过白玉蟾，给予他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彭耜整理《白玉蟾集》是在白玉蟾“存亡莫得而晓也”之后，潘枋的《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原序》是写于成书之后。此序言写于瑞平丙申（1236年），彭耜成书印出时间是嘉熙改元仲冬（1237年），时间先后一年。《原序》所讲的事是潘枋在某年某一天，一个偶然机会在彭耜的酒宴上见到的白玉蟾生活片段，不能因此而断定是在1236年这一年，更不能说是1236年白玉蟾还活着！正如王居安《奉题杨伯子赠白琼山诗后》所说的：“人言能入水，捉月自临川。杳不见纵迹，复在匡庐颠。变化有如此，谁能测其端？”也如明代南极遐龄老人臞仙在《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原序》中说：“隐显不一，人莫之测。”诚然！信哉。

也有人认为，如果说白玉蟾36岁卒，他这短暂一生浪迹江湖过程中，哪能写出这么多文字呢？须知《白玉蟾集》中大部分是序、记、文、说、论、赋、题、跋、碑、铭、赞、经、传、法语、洞章、语录、注释等。白玉蟾的作品，一部分是道家之言，属于他所承传道教各类法语及悟真玄指之作；而诗、词、文赋之多，说明白玉蟾是一位才子，他以垂露涌泉之笔，洩尽性至命之修，杖策所经，耳目所接，触处皆见端倪。正如潘枋在试白玉蟾才气时所写的：“适有纸数百幅，因取穷之，随叩随响，愈探愈深，犹可决崑注之海，昼夜汹涌有声。童子偶研墨，腕几脱，顷刻数千万言。取而读之，放言高论，闳肆诡奇，出入三氏，笼罩百家，有非世俗所

能者。始大惊异，是所谓不由纪律，不击刁斗，而转斗千里外者也。”从这一则潘耆亲自目睹的描写中，我们了解到白玉蟾是一位顷刻下笔千万言的人物。他把白玉蟾与韩愈、柳宗元、苏氏三父子、杜子美、李白、李贺相比较，认为白氏远远超过这些著名诗人。他“不由学识而能，不假思索而得”，不能以“世之常法论”。白玉蟾是一位天资聪敏的诗人，文思汪洋，顷刻千言立就。所以他遁入道门之后，顿悟成功，也成为道家陈楠的传人。白玉蟾活动的全盛期应在嘉定年间。

由是观之，白玉蟾之生卒年考，我们目前所能做到的，是以同治刻本所载材料，即是以他本人的著作署年及同时人对他的记述为据。这应该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

关于白玉蟾著作的版本问题。白玉蟾著作，就我们见闻所及，成集或散本，有下列几种：

一、宋代太平兴国年间洪知常辑《海琼传道集》一卷。卷前有陈守默和詹继瑞序。本书由《金丹捷径》、《沟锁连环经》和《庐山快活歌》三篇组成，述内丹术。此集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天启四年刻崇祯十五年修补一元化宗本。《四库全书总目·海琼传道集》一卷提要。《正统道藏》正乙部弁字号第55册有此卷。

二、彭耜编纂40卷本《白玉蟾集》。受白玉蟾生前托附，彭耜“不敢忘先生之遗言，手自校勘，妄加纂次，并以诸贤诗文录于篇末，凡四十卷”，于嘉熙改元（1237年）仲冬甲寅刻印，并写下《海琼玉蟾先生事实》。此本已佚，《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一文尚存。

三、端平宋版《海琼玉蟾先生文集》。此集有潘耆写于端平丙申日（1236年）的叙。此版仅剩下潘耆叙，文集已佚。

四、元代王元晖注《清静经注一卷·海南琼琯子白玉蟾方章正误》，又名《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一卷，在《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是字号第28册，台北市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刊印过。

五、明刻本《重编海琼玉蟾先生文集》。此集成于明代正统壬戌（1442年），有南极遐龄老人臞仙序。此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著录白玉蟾著《重编海琼白玉蟾文集》六卷，

《续集》二卷，附录一册。《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云：“重编海琼白玉蟾文集六卷，续集二卷，宋葛长庚撰。按长庚字白叟，福之闽清人。七岁能诗赋，父亡，母嫁，弃家游海上，号海琼子。至雷州，继白氏后，改姓白，名玉蟾。传以为仙去，所著诗文集凡四十卷，具详事实中。此本乃明正統间南极遐龄老人月瞿仙重编书。前有宋端平时推官潘枋原序，及嘉熙元年彭耜所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一篇。”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是集瞿仙序中述及玉蟾有《上清》、《玉隆》、《武夷》三集，内未入者，皆收之。今重新校正，定为八卷，附录一册瞿及霞侣奉酬之元简仍缀诸卷末，而寿诸梓以永其传焉。瞿仙乃明太祖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之号，博古好学，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著述之富，一时无有及者。”这部《重编海琼玉蟾先生文集》，查中华书局印行的《续修四库全书》也没有收入。笔者曾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查到这一孤本，但此书也非原本，书名为《海琼玉蟾先生文集》，署名为南极老人瞿仙重编，山阴新安何继高、王乾行、刘懋贤同校。

六、明朝万历甲午年（1594年）何继高编的《琼琯白真人集》十三卷，现存于道藏本中，有《琼琯白真人集序》，及潮阳林有声的《白真人文集后叙》。

七、清代王时宇编纂的同治戊辰重镌《白真人文集》，署名为琼山王时宇重订，及门林桂同校。集中有潘枋叙。王时宇撰《重刻白真人文集叙》，把白玉蟾生平写为“绍兴甲寅”，与彭翥所辑录的《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所写“绍兴甲寅”生年之说一致，由是引发了后人对白氏生年的论争。在这篇序叙中，叙述白玉蟾集版本刻印历程，指出：“其文集侵于其徒彭鹤林，重镌于明正統南极遐龄瞿仙，万历甲午何继高更为剗削，历年久远，不惟不传于琼，即通都大邑藏书之肆，亦所罕有。”然后自述其编纂重刻白真人文集过程，说：“宇自少闻真人之名，窃心异之。甲午（1774年）与修郡志，读真人诗文一二，意其必有全集，惜不得一见为快。辛亥（1794年）冬，余友定邑莫君明甫，出真人全集相示，叩其所自，则得之外祖乐会王鹤洲公。鹤洲昔为温江令，得之一老生家，阅今垂六十年，剥落过半，嘱宇考订，重为付梓。宇俗人，何能知真人之万

一哉！适郡司马滇西彭竹林先生与真人有夙契，其诗文亦绝相类。宇告之大喜，出行箧中《真人集》四本相质，盖何公所刻，与臞仙之八本分类参差，多寡互异。竹林命宇重为编次，悉心校对，重者芟之，讹者正之，缺者补之。再三读之，其诗文雄博瑰奇，诚真如真人所云，世间有字之书，无不读者。于是知真人固天仙才子，合而为一，洵非操觚家所能及也。噫！真人之所传以不朽者，固不在乎集，而数百年来，重得是集于凋残剥蚀之余，俾后人重而新之，是亦真人之文之不容泯没于是天壤也夫。时大清乾隆辛亥（1791年）仲冬既望，琼山慎斋王时宇谨识。”书后附有彭翥《重刻紫清白真人诗文全集跋》、林桂《重校白真人文集跋》、林有声《白真人文集后叙》，柳承祖《重刻白真人集跋》。

王时宇的刻本，现为广东中山图书馆馆藏。

八、清代同治戊辰（1868年）重刻《白真人集》。集首有许宝珩叙，曰：“余以同治乙丑（1865年）来治琼山，邑为真人桑梓，谗知真人有集，而惜少概见。适江西邹镜湖、楚南周明觉求得是书，字已漫灭，惧其日久失传，亟为募资重刻，而以《道德经注》、《指玄篇解》，《木郎祈雨咒》附刻于后。阅十余月蒔事，请叙于余。余于道无所面，然真人为道之正宗，亦琼之特产，则是集也，为斯道留不传之秘，即为琼人存著述之编，均宰斯土者所不容已也，故乐为书于简端。时大清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秋，知琼山县事善化许宝珩叙。”

台湾萧天石以《白玉蟾全集》（上下）刊出。书首有《影刊白真人全集萧序》。此书是1969年在台湾出版。其编纂过程，据萧序所载，系经多方搜集道藏文字，重新编次而成。萧天石写道：“本书原为名收藏家兼以书画考证名于时之张谷雏老先生所珍藏，六年前余以搜罗道家典籍过港，因梁寒操先生之介，得参观其庋藏古书画，并示以三国时人索统所书老子《道德经》写本。数相往还，畅论道妙，欢契平生。临别承以此书及索《道德经》影本见遗。二者均为连城之赠，殁齿难忘。”可见，此版本之重刻，也来之不易。

此版本于1980年在台湾印行。实际上也是琼山王时宇重订本。并附加收入《道藏》中部分篇什。

九、中山图书馆藏板的壬戌年重刊《白真人集》。此版由王国宪于民国十一年七月刻。王国宪在《重刻白真人集序》中说：“此集刻于宋端平丙申（1236年），再刻于明正统壬戌（1443年），三刻于万历甲午（1594年），四刻于清乾隆辛亥至同治年间（1791—1868年），其板湮漫不存。许荔裳刻于羊城，携其板归湖南，海外遂少传本。今与冯霞樵明经议刻，从拨琼崖志局款为剞劂费，出家藏原本摹刻，周岁完工，藉存宋人遗集，俾海外复见真人之诗文，读之亦大快也。”王国宪时从事海南文献的整理，功及后代。重刻本也按明刻本原貌摹刻，保留了《白玉蟾集》的真实面貌。

十、台湾“宋白真人玉蟾全集辑印委员会”编辑的《宋白真人玉蟾全集》。此版发行于1976年，辑印委员会主任为王梦云。全集从画像、墨宝到内容，都比清刻本多，但同治清刻本中有的内容，王梦云本中缺乏的也不少。王本补遗篇章较多，其辑后语有云：“至其资料来源，承东海大学图书馆林儒行先生借道藏辑要十册，成功大学图书馆刘张文灿女士借重编《道藏辑要》正乙部、洞真部及《武夷山志》，‘中央图书馆’借印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奉旨亲书紫清真人白玉蟾章句《道德经》，香港中山图书馆黄麟书先生印赠白真人传略，香港道教会冯天心先生影赠白真人羽衣龙须道像，及参照《琼山县志》编辑一册，名曰《宋白真人玉蟾全集》。”这一版本所搜集白玉蟾著作，同治刻本以外而被补入的篇章，均不注明出处，芜集无章！“全集”的目录，形式上与清同治本的编排不一，分类参差，多寡互异。书中所作断句，一律用句号；对诗余的断句，多有乖错。书末有王梦云编的《葛长庚白真人玉蟾生平大事纪要》，因其据绍兴四年甲寅（1134年）之说（《纪要》中“甲寅”误为“申寅”），定白玉蟾为96岁卒。其中编年所据，备考处极为笼统，未标明详细出处，不符合学术规范。因此，生平大事纪要存在极大的讨论空间。

此外，我们还搜集到各类丛书中的不同版本。如：

1. 《四库全书》子部五十六，道家类有葛长庚《道德宝库》。
2.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319有白玉蟾撰《武夷集》八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3. 朱祖谋校辑《疆村丛书》第 5 册有《葛长庚玉蟾先生诗余》一卷、续一卷，台北广文出局 1970 年版。

4. 《正统道藏》第 7 册在《修真十书》六十卷中有白玉蟾撰《上清集》八卷。

5. 《正统道藏》洞真部、玉诀类，收字号第 3 册有白玉蟾注《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集注》二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年版。

6. 《正统道藏》第 7 册在《修真十书》六十卷中有白玉蟾撰《白玉蟾〈玉隆集〉》六卷。

7. 《正统道藏》第 7 册在《修真十书》六十卷中有白玉蟾撰《武夷集》八卷。

8. 《正统道藏》正乙部，弁字号；第 55 册白玉蟾撰《海琼问道集》一卷。

9. 《正统道藏》正乙部，弁字号；第 55 册白玉蟾撰，谢显道编《海琼白真人语录》四卷。

10. 《道藏精华》二，白玉蟾述、（清）董德宁辑《紫清指玄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11. 《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斯字号第 32 册有白玉蟾授、彭相受《全华碧丹经秘旨》二卷。

12. 海南师范学院复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复印本嘉庆《道藏辑要》有关白玉蟾作品多种。

除此之外，在各类道家丛书中，有白玉蟾集或有关白玉蟾道学著作多种，这里不一一列举。

如上所述，白玉蟾著作成集的或散本留传于世的版本繁多。我们对《白玉蟾集》的整理，取作工作底本的是许宝珩叙同治戊辰重刻《白真人集》，亦即台湾文山遯叟肖天石主编的《影印白真人全集》。同时，我们还附录了这个工作底本以外的一些散本、散篇作为《补遗》附印，以供读者参考。当然，我们在将散本、散篇附印时，也作了取舍，如《先天雷经隐书》符箓《事上景霄三五混合都天大雷琅书》及《洞玄秘旨》等皆



删。而有些篇什，如《道法会元》108卷所收白玉蟾《翠虚陈真人得法记》等，一时无法收入，只好留待以后。

## 年 谱

宋光宗绍熙五年甲寅（1194年）三月十五日，白玉蟾生。

案：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先生姓葛，讳长庚，字白叟。先世福之闽清人。母氏梦食一物如蟾蜍，觉而分娩。时大父有兴董教琼瑄，是生于琼，盖绍熙甲寅三月之十五日也。”

何继高《琼馆白真人集叙》：“真人名玉蟾，号琼瑄，世为福之闽清人，大父董教琼州，而真人生于琼。”

王时宇《重刻白真人文集叙》：“海琼白真人，琼山五原人也。生于绍兴甲寅，迄今六百余年矣。”（王时宇此序写于清乾隆辛亥1779年，此序文持“绍兴”说。）

南极遐龄老人臞仙《重编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原叙》：“先生葛姓，继白氏。母以玉蟾应梦，遂为之名。讳长庚，字白叟，一字众甫，又字如晦。”

彭翥竹林《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玉蟾，本姓葛。大父有兴，福州闽清县人，董教琼州。父振业，于绍兴甲寅（1134年）岁三月十五，梦道者以玉蟾蜍授之。是夕产子，母即玉蟾名之以应。稍长，又名长庚。祖、父相继亡，母氏他适，因改姓白，号琼瑄。”

宁宗庆元一年乙卯（1195年）二岁。

庆元二年丙辰（1196年）三岁。

庆元三年丁巳（1197年）四岁。

庆元四年戊午（1198年）五岁。

庆元五年己未（1199年）六岁。

庆元六年庚申（1200年）七岁。

案：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七岁能诗赋，背诵九经。父亡，

母改适。”

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天资聪敏绝伦，韶龄时背诵九经。”

嘉泰元年辛酉（1201年）八岁。

嘉泰二年壬戌（1202年）九岁。

嘉泰三年癸亥（1203年）十岁。

案：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十岁自海西来广城应童子科，主司命赋织机诗，应声咏曰：‘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主司意其狂，弗录，遂拂袖归。”

嘉泰四年甲子（1204年）十一岁。

开禧元年乙丑（1205年）十二岁。

始悟“钟吕皆参元”之道。

案：《白真人集》卷四《必竟恁地歌》：“开禧元年中秋夜，焚香跪地口相传。”

知有方外之学。

案：白玉蟾《日用记》：“予十有二，即知有方外之学，已而学之，偶得其说。非曰生而知之，盖亦有所遇焉。”

开禧二年丙寅（1206年）十三岁。

开禧三年丁卯（1207年）十四岁。

嘉定元年戊辰（1208年）十五岁。

嘉定二年己巳（1209年）十六岁。

专思学仙。

彭翥《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年十六，专思学仙，毅然就道。囊中止有钱三百，初别家山，不知夜宿何处。鸟啼林晚，匆匆投止而已。行数日至漳城，衣服卖尽，举目无亲。”

《琼山县志》：“尝于黎母山中遇仙人，授以洞元雷法，养真于松林岑，长游方外，得翠虚陈泥丸之术。时士大夫欲以异科荐之，弗就。”

《民国儋州志》：“尝于黎母山中遇仙人，授以洞元雷法。养真于松林岭，长游外方，得翠虚陈泥丸之术。”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父亡，母氏改适，先生师翠虚陈泥丸先生而学道焉，得太乙刀圭之妙，九鼎金丹之书，长生久视之术，紫霄啸命风霆之文，出有入无、飞昇隐显之法，始弃家从师游海上。号海琼子。”

作《云游歌二首》。

嘉定三年庚午（1210年）十七岁。

嘉定四年辛未（1211年）十八岁。

嘉定五年壬申（1212年）十九岁。

是年秋天，陈泥丸在罗浮以金丹火候诀授教于白玉蟾。

案：泥丸真人《罗浮翠虚吟》：“嘉定壬申八月秋，翠虚道人在罗浮。眼前万事去如水，天地何异一浮枢。吾将脱形归玉阙，遂以金丹火候诀，说与琼山白玉蟾，使知深识造化骨。”

作《修仙辨惑论》，问师成仙之道。文中曰：“海南白玉蟾，自幼师事陈泥丸，忽已九年。偶一日在乎岩阿松阴下，风清月明，夜静烟寒，因思生死事大，无常迅速，遂稽首再拜问曰：‘玉蟾事师未久，自揣福薄缘浅，敢问今生有分可仙乎？’陈泥丸曰：‘人人皆可！’”

嘉定六年癸酉（1213）二十岁。

泥丸向白玉蟾说刀圭之法。

案：《谢仙师寄书词》：“说刀圭於癸酉秋月之夕。”

作《沁园春·又题罗浮山》。

作《贺新郎·又罗浮作》。

作《酹江月·又罗浮赋别》。

作《行香子·题罗浮》。

东泉曾治凤有诗《罗浮冲虚观壁间紫观道人诗笔，因用赠邹知观韵作此寄》诗，言白玉蟾已名字远播。诗云：“闻君名字久，疑是谪仙人。诗酒偶留意，形骸一任真。炉中丹有诀，袖里笔能神。切戒才为累，无心与道邻。”

在罗浮螺江收彭鹤林为弟子。

有四言诗《寄三山彭鹤林》。其序曰：“鹤林，彭耜自号也。玉蟾于彭耜，仙家父子也。相别久之，故作是诗。”诗曰：“瞻彼鹤林，在彼无

诸。鼓山之下，螺江之隅。瞻彼鹤林，在彼长乐。嵩山之上，螺江之角。”

在武夷山受翠虚（陈泥丸）诸玄秘，尽得其旨。

案：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嘉定癸酉（1213年），翠虚假水解于临漳，复出于武夷，悉受诸玄秘，先生尽得其旨。乃披发佯狂，走诸名山，足迹几遍。人有疾苦，或草或木，或土或炭，随所得予之，饵者辄愈。”

作《年逾弱冠，又多锦瑟之一弦，身坠尘樊，未撤玉霄之半日，醉怀无奈，顾影自怜，抱明月以兴悲，向西风而思远，漫拈秃兔，姑慰心猿，寄鹤林友》。

嘉定七年甲戌（1214年）二十一岁。

在武夷山。

作《临安天庆陈道士游武夷赠之》诗：“七闽多山水，两淮好风月。潇湘之烟云，巴广之雨雪。收拾归武林，细与令师说。”

作《曲肱诗二十首》，其十六云：“这回空过二十年，肉重不能飞上天。抖擞衲头还自笑，囊中也没一文钱。”

嘉定八年乙亥（1215年）二十二岁。

在武夷山。

案：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乙亥（1215年）冬，武夷詹氏之居，火光坠其家，延先生拜章以禳之。已而大书一符于中庭，是夕闻户外万马声，有呼云火殃已移于延平某人家。验之果然，信慕益众。”

作《游简寂观》诗。有句曰：“手把武夷竹。”

作《结庵》诗。

作《武夷歌》。

武夷重建止止庵。

《武夷重建止止庵记》：“忽有琼琯白玉蟾自广闽出而至武夷，适有披榛诛茅之意，盖亦契券詹美中之臆素，从而搜访止止庵之地。辟几百年不践之苔，划三五里延蔓之草，于是得其地焉。岁在嘉定丙子之王春，始鸠工斫梓，僦夫运甃。然而开创之难未几，而白玉蟾拂袖天台雁荡矣。玉蟾言旋，而庵始成。”

作《武夷有感十首》。

作《九曲杂咏九首》。

作《九曲棹歌十首》。

作《华阳吟》三十首。

作《水调歌头·又和懒翁》二首。

作《满江红·咏武夷》。

作《云窝记》。记末有“嘉定乙亥（1215年）九月望烟霞叶古熙如是”。

遇陈守默、詹继瑞于武夷山。《正统道藏》第五十五册陈守默、詹继瑞《海琼传道集序》：“……陈泥丸传之白玉蟾，则吾师也。乙亥之秋，遇之于武夷山。”

作《武夷歌》。

作《武夷有感结末》。

作《水调歌自述》十首。其十末句有“此恨凭谁诉，云满武夷山”。

作《武夷道众奏名传法谢思青词》。

作《题天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仙都雷霆玉经》。该经首句讲及“武夷”。

作《雷府奏事议勋丹章》，并献上此文。文中有“约于今年十二月辛亥日遣令五雷官吏将兵预赴元应太皇府录功纪绩，并于丙子年正月初一天腊之晨径上玉清朝谒”句。可见是在丙子年（1216年）前一年即乙亥（1215年）所写。

作《棘隐记》。文中有“武夷五曲”之句。

作《题精舍》。

嘉定九年丙子（1216年）二十三岁。

正月，上《忤谢朱表》。《正统道藏》第八册《修真十书武夷集》卷十七四、《忤谢朱表》末云：“太岁丙子嘉定九年正月，上清大洞宝箓弟子五雷三司判官知北极邪院事臣白某表奏。臣姓白，系金阙玉皇选仙举进士，见在醮坛所伏地听命。”

过江东，憩龙虎山。诵《木郎祈雨咒》。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丙子春，过江东，憩龙虎山。先是，宫主王南圮感梦甚异，夙兴而先生至。上清篆才一阅，记诵无遗。至于符篆，亦不少差。岁旱，诸羽流诵木郎咒弗应，先生乃为改正，诵之果雨，人疑为虚靖后身。”

《白玉蟾全集》卷十《木朗祈雨咒》咒文后有后柳智通识文：“唐宋以来，皆诵木郎咒祈雨，然旧本错误颇多，白紫祖师特为改正，并加注释，诚心持诵，其感应必矣。唯咒本世间不多概见，壬戌秋于《道藏全书·白真人集》内得此咒本，敬付梨枣，以公同志。”

陈与行《跋陈泥丸真人翠虚篇》：“嘉定丙子，余来金华，海南白公，比岁再遇，邂逅辄弥日欵！议论滚滚，无非发明其师之道，平生出处甚悉，盖泥丸学者徒也。”

作《水调歌头·又丙子中元后风雨有感》二首。

作《松岩序》。因是年白玉蟾在江西，《松岩序》首句曰：“江西纪待者自号松岩，人各诗之颂之，琼山居士顾谓之曰：四时常青，岁寒不改，岂非松乎？分仞悬崖，虚空独露，岂非岩乎？”

悟道更深。

《日用记》：“自二十三岁以后，似觉六贼之兵浸盛，三尸之火愈炽，不复前日身心太平也。然幻缘如此，冷眼知之，任其所如，纵其所欲。”

作《龙虎赋》。应在龙虎山时作。

与桂隐诸葛琰相适。日偕鹤林、紫元二真士发挥元阃，朝夕问答。

桂隐诸葛琰《跋鹤林紫元问道集》：“海琼先生，人耶仙耶，世不得而知也。丙子岁（1216年）余于华阳道院有一笑之适，已而追从乎墨池笔冢间，凡三数月，莫能窥其际。今先生少憩无诸，日偕鹤林、紫元二真士，发挥元阃，朝夕问答，集以寄予，诵之终日，真奇书也。”

是年与鹤林、紫元问道。

作《鹤林问道篇》（上下）。

作《谢张紫阳书》。

作《谢仙师寄书词》。文中云：“忝维先师泥丸翁翠虚真人，拓世英雄，补天手段，心传云雨深深旨，手握雷霆赫赫权，顾玉蟾三代感师恩，

十年待真驭，说刀圭于癸酉秋月之夕，尽吐露于乙亥春雨之天。终身怀大宝于杳冥，永劫守元珠之清静。先觉诏后觉，已铭感于心传；彼时同此时，愈不忘於道念。忽承鹤使，掷示鸾笺，戒回会于武夷，有身被沮；将捐躯于龙虎，无翅可飞，行雨卧风餐，奔归侍下，且此山瞻斗仰，甚切愚衷。”

又回武夷与懒翁苏森仲严为友。

作《懒翁斋赋》。

《白真人集》卷三《懒翁斋赋》：“懒翁有斋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供饘粥，有子可嗣衣钵，不与俗交，不与人语。翁之身前乃一老禅也。既见武夷白玉蟾，遂喜而终日与语，玉蟾喜而赋此斋。时乃嘉定丙子初夏十有五日也。”

作《水调歌头·又和懒翁》。

作《见懒翁》。（卷五）

作《赋呈懒翁二首》。（卷五）

作《薄暮抵懒斋，醪醑至醉，迟明有诗以控感怀》。

作《呈懒翁六首》。

是年白玉蟾已道学颇有影响，作品甚多。

懒翁苏森《跋修仙辨惑论序》：“旧有《群仙珠玉集》，乃先生著述丹诀也，广闽诸处多有文集刊行。偶来金华洞，森一见如故人，延归蜗舍，从容扣之，始觉其方寸一点浩然，发为词翰，已无烟火气。一丈草书，龙蛇飞动，诗章立成，文不加点。与森酬唱，仅百余篇，已板行矣。其他处吟咏，不可胜数。及在罗浮山、霍童山、武夷山、龙虎山、天台山，多遇异人，颇著符瑞，每所到处，间有异应，人有愿学之者，不可得而与语。独自往来，日行二三百里，人见其踪迹，多疑张虚靖即其前身。森汨没尘俗，徒起敬慕，及见《修仙辨惑论》，披读之余，知先生骨已仙矣。森晚节末路，方锐意为方外之游，得此岂非天赐也！……森愿尾其后尘。嘉定丙子中元日，朝请郎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懒翁苏森仲严述。”

别苏森于武夷山冲佑观。

作《日用记》。记中有“二十三岁以后”句。

作《驻云堂记》。记末有“嘉定丙子雨水后两日，援笔为记云”。在铅山作，（铅山，江西省铅山县西）。

写《武夷重建止止庵记》。记中有“嘉定丙子之王春”句。

嘉定十年丁丑（1217年）二十四岁。

遇紫元子留元长，收为徒。

案：留元长《紫元问道集序》：“幼时业爱修仙，鞭心于兹，不觉壬子（应为丙子）又丁丑矣。人间岁月如许，头颅皮袋又安以顿哉。天贷其逢而于道有可闻之渐。是年春，遭遇真师海瑀君，姓白，讳玉蟾，或云海南人，疑其家于襄沔也。时又蓬发赤足，以入廛市，时又青巾野服，以游宫观，浮湛俗间，人莫识也，自云一十有四矣（应为二十有四之误）。三教之书，靡所不究，每与客语，觉其典故若泉源，然当世饱学者未之能也。真草隶篆，心匠妙明，琴棋书画，间或玩世。所与交者，尽时髦世彦，虽敬慕者，不可得亲。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踏遍江湖，名满天下，其从之如毛也。时人多见其囊中曾不蓄铢铜粒黍以自备。或醉甚辄呼雷，或熟睡能飞章。或喜或怒，或笑或哭，状如不慧。或亦出言与休咎合观，其济世利人之念汲汲也。彻夜烧烛以坐，镇日拍栏以歌，晨亦不沐，昼亦不炊，经年置水火于无用。称其身贲目眇，或对客以牙宣为辞，未审厥旨也。无酒亦醉，睡醒亦昏。诸方士夫刊其文碑，其言多矣。”

冲尚老人黄胄《跋鹤林问道集》篇末云：“嘉定丁丑腊日冲尚道人黄庸子至书跋于后。”

又遇陈与行论道。

陈与行《跋陈泥丸真人翠虚篇》：“翠虚之门有鞠九思、沙道昭、白玉蟾，皆心传口授，其高弟也。是三人者，不可得而见，幸白公岁一逢焉。翠虚之道，得白公而益显，而白公浮游飘忽，又将离世绝俗而立于独。吾忧其不可得见也，故併书以贻好事。嘉定丁丑六月初伏日，承议郎通判婺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陈与行书于风月堂。”

作《丫头岩》。

作《与彭鹤林书》。文中第一句“丁丑九月十四日玉蟾将如泉山”。

与彭耜相会。《正统道藏》第55册《海琼白真人语录》卷四《彭耜



后记》：“先生海琼集，顷尝累次传之久矣。载念囊岁丁丑暮春，师轶南游，得遂瞻礼。由是云鹤往来，每一参际，必有少憩，日待丈席，闻所未闻，无非分别正邪，发扬玄妙。返而笔之，灿然盈帙。”

致书彭耜言近日行踪。《正统道藏》第55册《海琼白真人语录》：“九月十四日自螺江沂潮而南，以十八日次泉山。”

嘉定十一年戊寅（1218年）二十五岁。

游江西西山，适降御香建醮于玉隆宫，先生避之。

案：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戊寅（1218年）春，游西山。适降御香建醮于玉隆宫，先生避之。使者督宫门力挽先生回，为国升座，观者如堵。又邀先生诣九宫山瑞庆宫主国醮。神龙见于天，具奏以闻，有旨召见，先生遁而去。”

二月五日到番阳旅邸。

汤于《琼山番阳事迹》言戊寅二月听到的白玉蟾在番阳活动的情况：“白先生于二月五日到番阳旅邸，与一举公蔡之德剧谈，且命欲同饮，每问识白玉蟾否。蔡以其状若佯狂，且语言无择，意其不肖子弟也，不甚领略其语，但得其集一编，麻沙刊者，又讶其才，且信且疑间。明日五更留诗云：‘洞门深锁绿烟寒，来享浮生半日闲。城北城南无老树，横吹铁笛过庐山。’后题‘玉蟾’二字。语邸翁曰：‘候蔡解元起，以此呈之。’遂翩然而行，亦有其徒数人相追逐。蔡大怅惜。诸公多赋诗纪其事。于尝游龙虎山上清宫；见其题咏甚富，前年又荷其寄群仙珠玉一册，竟然未识之。兹寓番城，又失于一见，感蔡君之事，亦赋数句云：‘白玉蟾来调蔡经，端知候喜逆弥明。五更援笔留诗去，惆怅番江月满城。’亦稟谯提刑，或可遣人往庐山物色之，然恐未易寻。今因何德来问其详，漫书之。戊寅二月十一日从事郎新南剑州州学教授汤于述。”

庐陵杨长孺《华文杨郎中札子》：“读戊寅年《笔架山二十咏》，今五年矣。”

游于庐阜之下。

作《翠麓夜饮序》，记庐阜之游感受。其文首句云：“戊寅之春，清明后三日，有客白玉蟾来自琼山，游于庐阜之下。”

在庐山。

作《太平兴国宫记》，首句“皇宋嘉定戊寅清明，福州灵霍童景洞天羽人白玉蟾袂香趋敬九天御史台下”。

作《太平兴国宫地主祠堂记》。

与陈守默、詹继瑞复于庐山相会。《正统道藏》第五十五册《海琼传道集序》：“戊寅之春，复于庐山相会，过太平兴国宫。”

作《笔架山云锦阁记》。

时在临川笔架山。

与道士罗适庵胥晤良密。

作《玉隆万寿宫云会堂记》。记中有句：“昔余嘉定戊寅来西山，与道士罗适庵胥晤良密，既而与彭玉隆作《道院记》，凡宫观冠倡之原，亦曰可考矣。”西山：在今江西省。

作《玉隆万寿宫道院记》。

作《云山玉虚法院记》。

作《福海院记》。记中言“天下最胜福地曰庐山，距浔阳以南，山前后庵岩三百六十，其尤胜者，今福海也”。

作《游仙客记》。记中有“所适上清宫之三华，谒云谷君于薄暮”之句。

作《笔架山》。笔架山在江西临川。

作《题上清法堂壁》（卷五）。龙虎山上有上清宫。

作《题玉隆宫壁诗》。

作《龙虎山祈雨早行有作》诗。

作《传度谢恩表文》。文中有“玉蟾言以今月十五日，伏为上清太华丹景吏神霄玉府西台今行仙都风雷制官”句，该文末有“太岁戊寅嘉定十一月日具位臣玉蟾表奏”字样。

作《神霄吟》三章，应与表文为同时作品。

携剑过玉隆，访富川道，经武城。

作《涌翠亭记》。文中有云“嘉定戊寅琼山白玉蟾剑过玉隆。访富川道，经武城”。

作《授墨堂记》。首句云：“浔阳乃天下江山眉目之地，庐山盖仙灵咏真洞天虎溪谷福地也。”

作《题笔架山积翠楼》诗。

作《遊山诗》。

作《有宋庐山养正先生黄君仙遊碑》。

嘉定十二年己卯（1219年）二十六岁。

自洪都入浙，访豫王。

案：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己卯，自洪都入浙，访豫王。僧孤云率诸僧来迎，以先生博极群书，贯通三氏，昔究禅槌，欲求其为僧以光丛林，制衣钵，物物备具。先生笑曰：“吾中国人也，生于中国，则行中国之道，理也。若以夏变夷，背天叛道，吾不忍也。禅宗一法，吾尝得之矣，是修静定之工，为积阴之魄，以死为乐，涅槃经所谓生灭灭矣，寂寂为乐是也。”吾中国之道也，是炼纯阳之真精，飞昇就天，超天地以独存，以生为乐也。故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夷夏之道，有所不同，道不同不相为侔也。孤云奇其言，亦从事于道焉。于是释氏来求诗文者踵门如市。

与客联镳而东山之上，作《登山记》。文中云：“岁在己卯春月闰三，白子与客联镳而遊东山之上。是日也，朝曦暖燄，东风浩荡，吏兵百千，前呼后唱，草木无恙，溪山有光……”东山：在今福建省闽侯县。

作《紫元赋》等六篇。《鹤林赋》后记云：“紫元与玉蟾，同师事于翠虚泥丸陈先生，乃兄弟之列也；鹤林乃玉蟾之徒，嗣道之子也。故以紫元赋列于赋之首，以鹤林赋收于赋之后，包括六赋中之造化，中有隐语，元秘在焉。有道眼者观之，则得之矣。”由此观之《紫元赋》、《金丹赋》、《怀仙楼赋》、《东山赋》、《天台赋》、《鹤林赋》应为一时之作。

作《栖霞》诗。

作《在霄观风竿轩》诗。

作《西湖大醉走笔百韵》。

作《怀仙楼歌奉呈鹤林尊友》。

作《戴月游西林》。

作《浙江待潮》。

作《短歌行》。诗首句为“我适越”。

作《华阳吟》三十首。诗中有“海南一片水云天，望眼生花已十年”，“一从别却海南船，身逐云飞江浙天”句。从十六岁离开海南求仙至二十六岁，刚好十年，而这第十年他刚好在浙江。

与诸道友会集于溪山蛰仙庵。

作《蛰仙庵序》。首句云：“己卯之春三月，适闰，溪山已夏，草木犹春。琼山白玉蟾游于鼓山之下，饮于蛰仙元庵，前瞻右盼，崇罔复岫，丰泉茂树。诸友皆贤哲，不减兰亭之集也。”

作《琴乐序》。序中有句：“葛峰黄冠师王君怀琴于西湖之上，琼山白玉蟾自吉而杭适与相会，相与一箴而坐。”

嘉定十三年庚辰（1220年）二十七岁。

作《阁阜山崇真宫昊天殿记》。记中云：“梓人执輿轮之役，陶氏运埏埴之工，始斫于壬申（1212年）之冬，终讫工于乙亥（1215年）之秋，首尾四年。经营万力，伟哉，亦难事也。嘉定庚辰（1220年），维时季暑，予来阁阜山，适冲妙师朱季湘辖宫，遂以前此六年新昊天殿为告，俾予记之。”末句云：“是年七月朔，琼山白玉蟾敬于殿中书。”

杨长孺有《题福州天庆观壁白逸人诗后并序》，序中言在天庆观“见壁间有白玉蟾题诗……盖嘉定庚辰也”。

作《牧斋记》。记中首句“阁皂黄冠师刘贵伯以牧名斋，属予为记”。

嘉定十四年辛巳（1221年）二十八岁。

从武林至姑苏，在苏州到虎丘，过自祖庭，观察天庆观正殿。

案：《诏建三清殿记》：“嘉定辛巳窗月既望，臣小舫长桥，将如虎丘，过自祖庭，目其正殿，伟为诸郡冠。”

在姑苏，于十月四日与四众共结纯阳会。

作《结座云》。

《结座云》首句云：“皇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秀萝纪月清和天。湖山已还武林债，风月复结姑苏缘。姑苏其月十有四，四众共结纯阳会。”追念纯阳真人的一生。

作《仙槎序》。序中写永嘉美景。永嘉，姑苏一带胜地，谢灵运曾穿齿屐登临此处。

作《天台山赋》。赋中有“赤乌吴王之修崇”句。

作《纯阳会》诗。

作《赠天台老樊》。

作《泛舟松江》。

作《吴王宫》诗。

作《将进酒》。《白真人集》卷四《将进酒》：“昔在甲辰尧嗣位，迄今嘉定之辛巳。”

嘉定十五年壬午（1222年）二十九岁。

伏阙言天下事，沮不得达。

案：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壬午孟夏，伏阙言天下事，沮不得达。因醉执逮京尹，一宿乃释。既而臣僚上言，先生左道惑众群，常教百人。叔监丞坐是得祠。”

作《虚夷堂记》。

案：《虚夷堂记》：“嘉定壬午王春，适玉蟾以总监备员为黄箬之事，虚夷以高功相贰，一见如平生欢，莫曾同僚玉府，或已趋事琅霄也。且属玉蟾为文以纪堂之始末。”

青社譙令宪为他作《松风集序》。

案：《松风集序》：“白君玉蟾之诗，汗漫成集而名之曰松风者以此。余持节宪江东之日，尝相契于庐山之阳，及其祠廩也，时过我于茗溪之上。……嘉定壬午春青社譙令宪序。”

自临川笔架遗介惠书。

案：杨长孺《题福州天庆观壁白逸人诗后并序》：“庐陵杨长孺伯子，在福州时，一日祷祈天庆观，见壁间有白玉蟾题诗，大书草圣，有吕洞宾之笔法。善而貌之，标为大轴以归，因成五言古句跋其后，盖嘉定庚辰也。壬午腊月己亥，逸人自临川笔架山遗介惠书，非偶然者，录以寄之，逸人未通书长孺已相识矣。”

度师鹤林君之父先吏部觉非先生行黄箬事。

门弟子紫光林伯谦等为他编写《鹤林法语》。

案：林伯谦等编《鹤林法语》：“嘉定壬午上元，祖师琼君以度师鹤林君书自浙而闽为度师鹤林君之父先吏部觉非先生先行黄箬事。是日凌晨至（三山）。”

嘉定十六年癸未（1223年）三十岁。

又见于盱江而渝舟中，有《盱江舟中联句》，其题目标明：“嘉定癸未（1223年）仲秋之朔，偕黄天谷道盱而渝，舟中联句。”盱江：今江西抚江上游，古称盱江。渝：今江西袁江。

又作《疏山舟中联句》。

又作《泊舟浮石寺前，有善士百余辈拜迎。因联句于水滨民居之壁》。

从长江度桂岭，沿途写诗以记。

作《永州花月楼》诗。

嘉定十七年甲申（1224年）三十一岁。

闻嘉定皇帝升遐，作诗表述哀思。

案：《甲申闰月五日闻嘉定皇帝升遐》诗：“唳鹤啼猿怨满怀，烟葵露槿泪盈腮。一钩桂月千林黯，半夜松风万壑哀。不御六龙昌宝祚，遽骖八骏驻瑶台。小臣泉石膏盲子，无任冰肝玉胆摧。”（卷五）

沿路回广东，返三山，复归于罗浮。

作《喜雨堂记》。文中有“嘉定甲申孟秋之朔”句。

作《武昌怀古十咏》诗。

理宗宝庆一年乙酉（1225年）三十二岁。

理宗宝庆二年丙戌（1226年）三十三岁。

作《鹤林问道篇》（上下）。

案：《鹤林问道篇》下：“愚自髫髻时，素有慕道希仙之意，于今犬马之齿，三十有三矣。”

作《龙雷阁记》。记中有云：“龙集丙戌宝庆秋七，是月丁巳，祀雷既休，震烈随响。楼居之上，金蛇跨天，鳞甲蜿蜒绕薄壁柱。如是氤郁，倏复轰轰，龙神跃去，风电犹然，信宿不休……而扁于‘龙雷’之阁。

吁！亦怪矣，是不可不书。”

宝庆三年丁亥（1227）三十四岁。

作《罗浮山庆云记》。记中写道：“宝庆丁亥，道士邹思正，该覃恩霏州家檄之知冲虚观事，兴怀休符，命为记文。”

作《龙沙山会阁记》。文中云：“余自戊寅迄今，已三过西山矣。”

返三山，归于罗浮。

作《初至肇庆府砚岩》。

作《谢鹤林见访》。

绍定元年戊子（1228年）三十五岁。

作《卧病》诗。诗云：“故故抽身入翠微，头昏背病便相随。只今得病缘身有，待我无身更病谁？天际寒云糊远岫，松梢归鹤客枯枝。青灯独照黄错影，且自扶头强赋诗。”

绍定二年己丑（1229年）三十六岁。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绍定己丑（1229年）冬，或传先生解化于盱江。尝有诗云：‘待我年当三十六，青云白鹤是归期。’以岁计，似若相符。”

《呼唤体自述》诗云：“只贪饮酒与吟诗，炼得丹成身欲飞。囊劫曾为观大士，前生又是派禅师。蓬莱旧路今寻著，兜率陀天始觉非。料我年当三十六，青云白鹤是归期。”

绍定三年庚寅（1230年）三十七岁。

彭耜：《海琼玉蟾先生事实》：“逾年，人皆见于陇蜀，又未尝死，竟莫知所终。”

白玉蟾卒年，至今仍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还是他的弟子彭耜说得好：“按尹子曰：十年死者十年得道，是得道之速也；百年死者历久得道，是得道之晚也……今生九年道成而仙去，是得道之速也。凡九年而四方者如牛毛，……后游名山，莫知所之。先生始而蓬头跣足，辟谷断荤，晚而章甫缝掖，日益放旷。不知先生者，往往以是而窃议之。先生亦颇厌世而思远游。其存亡莫得而晓也。”彭耜（鹤林）是白玉蟾的弟子，他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说白玉蟾“存亡莫得而晓”，后世之人，更是莫知所

之了，只好存疑。

我们认为，白玉蟾的活动年代是在三十六岁之前，三十六岁之后死亡或曰失踪或隐逸，无可考，依彭耜记载是可信的。对照《白真人集》中的诗词、文、赋，从白玉蟾自己所写的作品中寻找其一生活动的蛛丝马迹，应是真实可靠的。因此，我们取彭耜的记载，参照白玉蟾作品，从第一手材料中考证白玉蟾一生活活动，而成此谱。

周伟民 唐玲玲  
2005 年新编



## 参 考 文 献

1. 陈高华主编. 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2. 霍然著. 宋代美学思潮.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7.
3. 伊永文著. 宋代市民生活.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4. 白玉蟾著; 周伟民, 唐玲玲, 安华涛点校. 白玉蟾集(上、下册).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
5. 金泽著. 宗教禁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6. 陈荣富著. 文化的演进: 宗教礼仪研究.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7. 陈荣富著. 宗教礼仪与文化.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2.
8. 吴梓明编. 宗教社会角色重探.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2002.
9. 李建盛著. 心灵的空地: 宗教心性与生命情怀.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10. 胡春风著. 宗教与社会.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4.
11. (日) 池田大作, (英) B. 威尔逊著; 梁鸿飞, 王健译. 社会与宗教.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12. 脱脱撰.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3. 孙昌武著. 道教与唐代文学.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14. 南怀瑾著. 中国道教发展史略.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15. 刘仲宇著. 道教法术.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2.

16. 史孝进, 刘仲宇主编. 道教风俗谈.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17. 陈耀庭著. 道教礼仪.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18. 张兴发著. 道教内丹修炼.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19. 王远明著. 道教气功源流与奥秘.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20. 卿希泰, 唐大潮著. 道教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21. 许地山著. 道教史.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22. 詹石窗著. 道教文化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3. 伍伟民, 蒋见元著. 道教文学三十谈.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24. 徐兆仁著. 道教与超越.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25. 金正耀著. 道教与科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26. 葛兆光著. 想象力的世界: 道教与唐代文学. 北京: 现代出版社, 1990.
27. 李养正著. 道教与中国社会.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89.
28. 葛兆光著. 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29. 卢国龙著. 道教哲学.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7.

## 后 记

白玉蟾之于海南，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海南第一位土产的文化名人。他博览群书，精通三教，诗文创作丰富，尤其是山水诗成就尤高，放在南宋文坛可以卓然自成一家。同时，书画也各有所长，其大字草书，龙蛇飞动，是岭南地区较早的书法家。但玉蟾主要是作为道教宗师而出现的，前人较少关注他作为诗人、书法家、画家的斐然成就。

为白玉蟾作传，面临着许多难题，择其要者：生平不详或者说相关记载互相龃龉，莫衷一是，此其一。这需要将相关材料加以对比，作出判断，取舍的标准无非是合情合理。道教内丹自成体系，博大精深，非一二章所能阐明，亦非本人能力可任，此其二。处理的方式是取其要点，重点介绍。其他更深层次的专业问题研究，留待方家解决。

早年，海南大学的周伟民教授、唐玲玲教授为点校《白玉蟾集》，收集了最为全面的第一手材料。他们点校的《白玉蟾集》于2006年10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最为全面的白玉蟾全集，为本书的写作及材料引用提供了方便。同时，周、唐二教授将收集的第一手宝贵材料交给本人参阅，并对本书进行学术指导。此外，他们欣然同意将他们编写的《白玉蟾年谱》作为本书的附录，供读者参考。

本卷主编、著名作家晓剑，高屋建瓴，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海南师范大学阮忠教授、郑朝波教授，海南大学社科中心闫根齐研究员等均给予了莫大的帮助。海南大学曹锡仁教授审阅书稿，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为本书稿的修改指明了方向。滴水涌泉，各位前辈的帮助，绝非一个“谢”字可以表达。另外，符艺杰、王甜康帮助整理图片，海南玉蟾宫也提供了数幅图片及玉蟾宫简介的文字材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安华涛

2007年10月6日于海南大学

# 海南历史文化大系

## 名人卷

根系海南——解惑宋氏家族 □ 廖怀明

黄道婆评传——从织女到先棉的故事 □ 羊中兴 冯衍甫

海隅名臣——晚明王弘诲研究 □ 王力平

固守教坛——陈序经的人生之路 □ 郑朝波

天涯守望——苏东坡晚年的海南岁月 □ 阮 忠

孤鹤驾天风——南宗五祖白玉蟾 □ 安华涛

此生如痕——丘濬传 □ 唐启翠

粤东正气——海瑞 □ 阎根齐 陈 涛

邢宥传 □ 王丽洁

ISBN 978-7-80760-113-5



9 787807 601135 >

定价：37.5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孤鹤驾天风 南宗五祖白玉蟾

作者=安华涛著

页数=279

SS号=12333888

DX号=

出版日期=2008.04

出版社=南方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 第一章 家世溯源及其他

- 一、祖父来琼掌教
- 二、葛家落籍琼州
- 三、玉蟾生而不凡
- 四、母亲改嫁他乡

## 第二章 与大道结缘

- 一、媚道是南北宋的风气
- 二、童子科考试只是诱因
- 三、少年玉蟾云游的缘由

## 第三章 云游抑或逃亡之路

- 一、重返海南
- 二、逃亡大陆
- 三、绝境逢师
- 四、修仙之惑

## 第四章 武夷白云深处

- 一、从罗浮到武夷
- 二、九曲风光独好
- 三、与朱熹的公案
- 四、道友之交如水

## 第五章 玉蟾及其弟子们

- 一、瞻彼鹤林在天之涯
- 二、与彭鹤林鸿雁传书
- 三、白氏门庭弟子考录

## 第六章 内丹与内丹南宗

- 一、金丹之意辨析
- 二、内丹兴起简史
- 三、南宗丹法溯源
- 四、内丹南宗法系

## 第七章 玉蟾对内丹道的阐发与规范

- 一、修丹是苦闷的事情
- 二、援禅入道的内丹道

三、南宗丹法修炼要诀	
四、弟子须记道法九要	
第八章 玉蟾与南宗雷法	
一、南宗雷法渊源	
二、雷法理论基础	
三、玉蟾传播雷法	
四、被流放的神仙	
第九章 作为才子的白玉蟾	
一、山水本无情	
二、书画可通神	
三、琴剑助修行	
第十章 一鸣天下知	
一、逢国醺而知名	
二、婉拒君王邀请	
三、武昌见证历史	
第十一章 玉蟾与宋宁宗	
一、在宁宗身影里成长	
二、历史是受伤的刮痕	
三、宁宗升遐玉蟾心伤	
第十二章 何处是归程	
一、江湖有倦意	
二、拳拳桑梓心	
三、飞升如童话	
附录 白玉蟾年谱	
参考文献	
后记	
封底	